民國叢書

第三編

·38·



民國叢書

第三編

·38·

文化·教育·體育類

國故學討論集 中、下

許嘯天編輯

上海書店

國故學討論集

中

許嘯天編輯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出版

國故學討論集　定價（精裝的—三册—大洋四元二角
平裝的—三册—大洋三元二角）

編輯者　許嘯天
校閱者　孫雪飄
發行者　沈繼先
代印者　中國印刷廠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社
分發行所　北京佩文齋書莊泰山堂書莊及本外埠各大書局

本書據群學社1927年版影印

國故學討論集

許嘯天輯

第三集 書的討論

中文書籍分類法商榷

查修

上篇 歷史背景

本篇的目的；是將我多年研究與經驗所得，平實寫出，以與從事圖書事業之同志討論商榷。我所得結果的好壞，我亦不敢煩斷。試用之後，將來自能證明。至於我作此文之經過，倒也迭經困難與變化，臧勵龢說得好。

其初亦未必其繁難若是，……以爲落落大者，亦不過如是而已。逮任事稍久，困難疊起，端引緒紛，舉甲遺乙，期以欲速，益復不達。乃觸棄舊稿，一以經史，志乘爲根據；旁及他書，爲革新之計畫。顧羣籍充陳，大有一部十

七史不知從何說起之苦。此中困難之點，未易悉數。

這一段的話眞可算是我近年來研究中文書籍分類的注脚。我們爲要了解我們現所處的情形，以及不能不達到的地步起見，歷史的背景據我看來，是萬不可忽略的。我國已往的學者在這門學術上也曾下過絕大的工夫，他們的成績也是很可欽佩的。可惜他們所走方向未能恰對，所以直到現在我們還有不能不另闢途徑之必要，這可算得是莫可如何的事了。

分類知識同書籍分類有絕大的分別，恐怕大家都容易知道。分類知識可以不厭其盡，不厭其深，不厭用邏輯一直追求到底。書籍分類則却大不相同。書籍的內容不是可以折得開的，說的是東，就放在東，說的是西，就放在西的。講科學的書，或許夾着些哲學。論社會的書，或許參着些經濟。述歷史的書，或許傾重在政治。用知識分類的眼鏡戴起來看，科學與哲學，社會與經濟，歷

史與政治，都可以各立門戶。但若談到書籍，情形就大大的不同。每部書裏可以兼論到無數類的事物或思想。差不多每一部書都有他的複雜情形；劃清界限是不能做到的。所以對付書籍分類法的問題，乃在實際的應用，而不在理論的追求。四庫分類法在理論方面，可爲我國歷代分類之結晶，然在實際方面，卻並不適用。反之美國杜威的書籍十類法，其中不合乎邏輯之處頗多；可是在實際方面却是最稱合用。這也足見得分類知識，同書籍分類，是各有各的範圍。對付方法也不能用一樣的辦法就能辦得成功的了。

本着這個眼光，我們就可回頭向我國古代歷史上細看一看，在甚麼時候曾經有過很明顯的書籍分類法，而非純粹的知識分類法？周代爲鄉大夫「敎萬民而賓興之」方便起見，故將當時庶民所必須學習的分爲六類的辦法，這就是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世

所稱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者[三]是。每藝之中，是不是另有專書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在二千多年以前的周代，印刷術尚未發明研究學問大約是多憑口授，這個情形是不難設想而得的。後來到了劉向劉歆來編纂他們的七略別錄的時候，這個六藝却又變成了（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7）論語（8）孝經（9）小學[四]九類，向歆父子是前漢末年人去周代不遠。而周代六藝的名稱，就已經意義不同，並且射，御二門七略之中，並無顯明的類別可以概括。這可見得當時這二類書籍的短少而周代所敎的六藝，乃是側重於知識的分類，而實未嘗有意於書籍的分類，也可以推想而及之。

周代列國紛興諸子競起，各種學術，發榮滋長，蔚爲大觀。據周禮所載，周代一切官家典則，載記等等，都有專官負著作及保存之責。現在我將他們的執掌體舉如下：——

1.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迎也）邦國之治；掌灋（灋有八）以逆官府之治；掌則（則亦灋，亦有八）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要盟的載辭及券書）者，藏焉。以貳六官（藏灋與約劑之書，六官各有一通。這太史亦須有副本一通。）六官之所登（其後有事六官又登[五]。）

2. 小史掌邦國之志（記也），奠（當讀爲定）繫世（帝繫，世本之屬），辨昭穆（宰廟之次：中爲祖廟，其次居左爲昭，又其次居右爲穆。一左一右，順次而下，如天子七廟，則三昭三穆，諸侯五廟，則二昭二穆。）秦漢以後，惟天下稱之。）大祀祭，讀禮法，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以書次之，校比之[六]。）

3. 內史掌王之八枋（同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之灋，以詔王治；……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六敘以官府之六敘正

羣吏）之灋；受納訪（納謀於王）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以簡策書王命。如春秋傳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爲之辭也）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副寫藏之。）[七]

4.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掌四方之志（郎記，如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掌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掌達書名於四方（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得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授使者。）[八]

5.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

治。凡治者，受灋令焉，（爲書寫其治之灋令，來受則授之） 掌贊書，（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爲辭。[九]）

6.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以待四方之使者，（諸侯派來的代表）……若國札喪，則命賻補之。（賻喪家補助其不足） 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槁師並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如春秋定公五年夏歸粟於蔡之類） 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圖也）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十]

7.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

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一一]物。

8.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鄭司農云受財幣之簿書。）使入于職[一二]幣。

9.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一三]之。）

10.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其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庶子之數，以詔王[一四]治。

11.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

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一五)。

12.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督）小約劑，書於丹圖(一六)。（未詳是何物）

13.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一七)。

以上各種雖然不能嚴格的說是書籍，但因記載事物而注重統系的整理，已有書籍衆多的大觀。若用我們現在的名詞翻譯出來，就有以下的書籍等等。

1. 太史所執掌的，有國法及約章，契據，等。

2. 小史所執掌的，有國史，皇族譜系，及上諭等。

3. 內史所執掌的，有命令及政府布告等。
4. 外史所執掌的，有列國國史，古史，及官家新書報告等。
5. 御史所執掌的，有國家政事公文等。
6. 小行人所執掌的，有名位尊卑，政治狀況，及社會狀況，等類書籍。
7. 大司徒所執掌的，有國家輿圖，戶口册子，等。
8. 司書所執掌的，有政事記載，國家輿圖，受財幣的簿書。
9. 大胥所執掌的，是學生名額簿。
10. 司士所執掌的，就是現在銓敘局裏的一切記載。
11. 司民所執掌的，就是生產，死亡一切的統計。
12. 司約所執掌的，爲萬民的契約，大者寫在宗廟彝器之上，以垂不朽；小的書於丹圖。

13. 司會所執掌的，就是國家各項政事公文，及土地輿圖的副本。連副本都另設專官保管，可見得辦事的認眞。

把以上綜結起來，我們就可得下列各類書籍。

1. 政治類第一三，五六八十十二及十三。
2. 律法類第一，五及十三。
3. 歷史類第二及四。
4. 社會類第六七十一及十二。
5. 經濟類第八。
6. 教育類第九。
7. 禮儀類第六。
8. 輿圖類第七八，及十三。

9.文化類第四。

周代的書籍除上列幾類外，若聖賢寶訓，諸子學說，以及民衆作品，自然必尙大有可觀。可是能爲官家所認爲重要的，至少也有上面這幾類。原周代之特設官職，司掌各類事務，並非有意從事於書籍之分類；不過他的分職司掌之法，却於無意中暗寫着書籍分類的方法。這却是周代日月重光，漢書藝文志說：——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一八)

這可算得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收藏書籍，值得一注意的事。這種工作，自孝武朝（西紀前一三〇……九一）起，直至哀帝（西紀前六……

……一）經過了六朝繼續不絕的搜集；劉向，劉歆父子踵替不斷的整理；於是乃有劉家父子所創書籍分類法之產生。據漢書藝文志所載，七略的類別如下：——

1. 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
2. 六藝略：（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樂，（六）春秋，（七）論語，（八）孝經，（九）小學。
3. 諸子略：（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十）小說家。
4. 詩賦略：（一）賦，（有三）（二）雜賦，（三）歌詩。
5. 兵書略：（一）權謀，（二）形勢，（三）陰陽，（四）技巧。
6. 數術略；（一）天文，（二）歷譜，（三）五行，（四）蓍龜，（五）雜占。

7. 方技略：(一)醫經，(二)經方，(三)房中，(四)神僊。

七略之中，第一，輯略，未載一本書，連半個字的敘論也沒有。玉函山房輯佚書內的劉向七略別錄祇有一段校書的方法，二段竹簡製書的方法，而未言其他。其餘六略共有小分類三十五。每略的末尾，則有一篇總敘論。除諸賦略外，每小分類的末尾，又有一篇敘論。大綱節目，互相維繫；辨流別義，序述詳明，法子眞是不錯。惟詩賦這一略，分爲五小類，而每小分類之後，更無敘論。這一點頗難索解。章學誠說：——

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故其敘列諸家之所撰述，多或數十，少僅一篇；列於

文林，義不多讓；爲此志也。然別三種之賦，亦如諸子之各別爲家，而當時不能盡歸一例者耳；豈若後世詩賦之家，裒然成集，使人無從辨別者哉。[一九]

我們看這段，可以知道詩賦略中前三種裏的賦，是像諸子的著作，各成一家言一樣的。至他們彼此之間是怎樣的分家，章學誠也以爲不可考。[二十]不過我們這三種裏的賦，都是人自爲篇，開後世別集的體裁。[二一]『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敘爲篇，後世總集之體也。』[二二]故就賦同雜賦這二類去研究，已足令我們明瞭賦的具有一家言的性質；爲別集，總集分別的淵源所自。至於歌詩與賦的性質，完全兩樣，自然應該分開。我們在這詩賦略裏，還有二層特別的意見，不能不注意章學誠說的最好：——

就其例而論之，則第一種之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及第三種之秦時雜賦九篇，當隸雜賦條下；而猥廁專門之家，何所取耶？按其所以附麗之

故，則以淮南王賦列第一種，而以羣之作附於其下，所謂以人次也。秦時雜賦列於荀卿賦後，孝景皇帝頌前，所謂以時次也。夫著錄之例，先明家學，同列一家之中，或從人次，或從時次，可也。豈有類例不通，源流淆異，槪以意爲出入者哉。

人次的辦法，雖然在世界公認合用的杜威書籍十類法裏不很顯然注重，有時却也狠用得着。時次的辦法，則恐怕分類書籍的人天天都用得着了。哲學，文學，歷史裏有無數地方，用時間來劃分類別，是最合宜的。在二千多年以前我國第一次大規模搜集書籍的時候，就能夠計畫到這樣周密，可是個不容易的事情。這也是值得我們的一點注意之事。此外藝文志還注重處理與事實的分開，兵書，方技，數術，照說也是諸子中的幾種。但藝文志則將他們全行分開。諸子裏講理論的放在一處，而將其餘的又別爲三。我們在今日雖

然不能一定說劉向，劉歆在當日，也是這樣的想。但就事論事，至少必有同樣的感覺。

總括前漢時，我國第一次書籍大搜集，因而發生了書籍分類法的系統辦法，我們所得的要點如下：——

1. 大類別有七，小分類有三十五，極書籍分類的洋洋大觀。

2. 大類別除第一外，其餘都有總敘論。小分類除第四大類別裏面外，又都有很詳細的敘論。大綱節目，互相維繫；辨流別義，序述詳明。

3. 自成一家言的著作，都放在一處。並且個人的著作，與衆人雜合的，也要區劃界限。開後別集與總集體裁的先例。

4. 同一類中書籍排列次序，或以人次，或以時次。

5. 後世所認爲經書類的，在前漢都歸入六藝類中，並不視爲經者常也，天

夫要研究的東西。

6. 諸子略裏不包括兵書，數術，方技，等等書籍，可然是要將理論和實事分開。

7. 六藝略裏的春秋類，包括有歷史類書籍。換言之，六藝略卽爲後世的經，史二部的引子。諸子，兵書，數術，方技，四略，卽爲後世子部的嚆矢。詩賦略卽是後世集部的胚胎。

書籍自西漢大事搜集後，書籍分類法已有系統的組織。嗣後經了王莽(九……二三)之亂，書籍焚燒無遺。光武(二五……六〇)中興，篤好文雅，明(六一……七五)章(七六……八八)繼軌。章帝的時候，石室蘭臺彌以充積。班固編了七略做藝文志他同傅毅並爲校書郎。整理書籍，也是用劉家父子的辦法。故東漢一代，祗是謹守前朝遺訓，並未能另造天地。[三]清代侯康所撰

補後漢書藝文志[二四]不載集部；但載經，史，子，三部已有三十四類了。錢大昭所撰的補續漢書藝文志[二五]分四部，也有十六類。若范曄能撰得有藝文志；或司馬彪續漢書除了八志之外還能給我們一藝文志，則書籍種類之多，自必遠超侯康同錢大昭所能考據之上，不過就這二種考察，東漢所出的作品的洋洋大觀，也已可概見了。

東漢的書籍，既然繼長增加；照說三國時可以因書籍衆多的影響而發生處理書籍的辦法問題了。誰知中遭董卓之亂，書籍散佚。又遭長安之亂，焚蕩幾盡[二六]。在這個時候，幸喜魏武父子尙能於戎馬倥傯之暇，熱心文事，采掇散亡。因之在魏元帝（二六〇……二六四）時，鄭默就制成了一部中經[二七]。後來到了晉武帝咸寧間（二七五……二七九）因着鄭默的中經，荀勗又著就了一部新簿。荀勗在這書裏，大改前人的辦法。他所創的是四部。據隋書經籍志[二八]所

載他的四部如下：——

1. 甲部紀六藝，及小學。
2. 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數術。
3. 丙部有史記，皇覽簿，雜事。
4. 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

總計四部書籍，共二九九四五卷[二九]。但可惜『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三十]。』縹爲青白色之帛，緗爲淺黃色之帛。試默想所有的書籍都是用淺黃色的帛製成，而盛書的囊又爲青白色的帛。在美觀上，還能說是不優尙麼？可惜作者之意，無所論辯，以致書籍的源流及眞價値，不能顯露。重要的書籍，隱晦不見。劉向所撰的別錄乃『條其篇目，撮其指意[三一]。』劉歆的七略乃『總羣書而奏其七略[三二]。』班固的前漢書藝文志乃『漢志分藝

文爲六略，』每略又各別爲數種，每種始敘列爲諸家。猶如太元之經，方州部家，大綱細目，互相維繫，法至善也。每略各有總敘論辨流別義，至詳也。[三三]荀勗能於收藏書籍，計及纇細之用，不可謂不心細；但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三四]』則亦未免輕重失當了。且四部之中，甲部就是後人所稱的經部，乙部就是後人所稱的子部，丙部就是後人所稱的史部，丁部就是後人所稱的集部，不過在集之中又加上汲冢書。以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而論，這部竹書紀年，是完全屬於歷史一類。若汲冢書一大部分是歷史類的，則就不應該放在集部之中；否則當時汲冢書屬集部之著作，應該必定許多。荀勗將七略七類的辦法，改爲四部四類的辦法，闢後世分類書籍者的徯徑，千餘年來勢力之所及，有如破竹，這種偉大的勢力，恐怕當時也未曾夢想得到。

荀勗雖然是四部辦法的首創者，然而定經，史，子，集，的次序，還不是荀勗。

荀勗原定的次序是經，子，史，集。將子移後，史部移前，改爲經，史，子，集，的是李充。平常有的只提荀勗；有的二者並提而不分別他們各人的特別貢獻之處。我以爲都不妥當，而研究中國書籍分類史的人萬不能將此含糊放過。臧榮緒晉書說：——

李充字弘度爲著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删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永制。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三五）。

梁阮孝緒在他的七錄序裏也說：——

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自是厥後，世相祖述（三六）。

清錢大昕，最認得清李充的四部的特點。他說：——

晉荀勗撰中經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猶先於史。至李充爲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而經，史，子，集之次始定。（二七）

李充這種辦法本極簡單。乃後世就倣效他，其法一成不變，所以中國的書籍分類法到現在，還沒有甚麼大的進步可言。

緊跟着李充依樣畫葫蘆的，有謝靈運的四部目錄。謝靈運造成這目錄的時候，是在宋元嘉八年（四三一。）其後到了元徽元年（四七三，）祕書丞王儉就又編了元徽四部目錄。此外儉又別撰了七志。體裁係仿照劉家父子的七略別錄。他以七略實只有六條。劉歆撮書籍指要，著爲七略：輯略即其他六編之總數。所以別立圖譜一志，以完全七志的數目。他這七志的辦法如

下：——

1. 經典志，　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
2. 諸子志，　紀今古諸子。
3. 文翰志，　紀詩賦。
4. 軍書志，　紀兵書。
5. 陰陽志，　紀陰陽，圖緯。
6. 術藝志，　紀方技。
7. 圖譜志，　紀地域，及圖書[三八]。

據隋書經籍志所載，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爲典則[三九]。

王儉除了他的七志之外還有佛道二條，嚴格講起來，簡直有九志了。王儉一方面編四部目錄一方面又創他的新法。他也總算能不拘陋泥古了。

南齊永明（四八三……四九三）中期，祕書丞王亮祕書監謝朏又造了四部目錄。墨守前人遺範，沒有改變。

到了蕭梁建國；祕書監任昉，殷鈞就造有四部目錄。文德殿內別藏的一切書籍，劉孝標重加校進。術數類的書另外分出來，請了祖暅撰出他們的名錄。尚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裏就集了釋氏經論[四十]。四部之外，復有術數及釋氏雜書。門類之廣不止如隋書經籍志所說的五部了[四一]。除了這些以外，高似孫還告訴我們，說有劉遵的東宮四部目錄[四二]。梁代對于書籍既有這麼多的人整理，這也足見得所下的心思不爲不深。此外私人方面值得大注意的，有一個阮孝緒。他在普通（五二〇……五二六）中期，撰有七錄。改變荀勗李充

的辦法。連王儉的七志也加以改良。一切方內，經，史，以至於術技，合爲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他兼採劉氏父子及王儉之長，什麼類應該合併，什麼類應該單獨，名目怎樣區別，何分，他都一一加以審定。[四三]『言必成理』『語必有故』這一類話，眞可做阮孝緒的贊辭。他下了這一番心思的結果，可引他自己的話當一說明：『凡內，外，兩篇合爲七錄。天下之遺書祕記，庶幾窮於是矣』[四四]。

阮孝緒的書籍分類法如下：——

1. 經典錄　紀六藝。
2. 記傳錄　紀史傳。
3. 子兵錄　紀子書，兵書。
4. 文集錄　紀詩賦。

5. 技術錄　紀數術。

6. 佛錄。

7. 道錄。

以上爲內篇

以上爲外篇

世界上的書籍都是物。爲甚麼對付起來，要分內和外？分爲七錄已經很有見識了。爲甚麼再去作一次無關宏旨的區分？隋書經籍志所給這七錄的批評是：『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分部，題目，既頗有次序，可見得阮孝緒是很有些見識。其割析辭義，淺薄不經，則又見阮氏一人所知有限，不免有一點偏陋之處。

南北朝間干戈紛擾，荆棘遍地。雖有一二賢君稍微注重文獻；然而朝不

夕，風聲所播，結果總是零零落落，故能繼阮氏而立新的分類法者竟無其人。直到隋代，書籍始重復走起運來。開皇（五八一——六〇四）之初，卽有祕書監牛弘，上表論書之五厄，而歸結於不能不詔求遺書於天下之急需[四六]。其後平陳得了好多書籍。於是總集編次，補續殘缺。結果就給了我們一個再進一步的分類法。隋書許善心傳說：「十七年（五九七）除祕書丞。於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仿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四七]。」漢書藝文志除第一輯略外，每略都有總敘論。但作者之意不明。類例區分，只可在總敘論中求其線索。晉宋以來，荀勗的四部，王儉的七志，阮孝緒的七錄，但記書名，不能辨其流別[四八]。許善心能於篇首，冠以總敘，復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足見他的七林是進一步的工作。其書雖佚，精神所在，固可概見一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總敘，有提要，明作

者之意，類例區分亦標示清楚。然在千餘年前，許善心却早已計畫到此。四庫辦法，殊不能獨自誇美於後了。

隋代所編成的目錄，除了許善心的七林外，還有開皇四年（五八四）四部目錄，有開皇八年（五八八）所錄四部目，又有煬帝（六〇五……六一七）大業正御書目[49]成績斐然。不過隋代既有許善心去製七林，怎麽還要用四部書籍分類辦法？這正見是得後者的根深蒂固，勢力甚潛，故害人頗久。

唐代承隋餘緒，高祖（六一八……六二六）武德初年，共有書八萬卷。後來漸漸搜集，到了貞觀二年（六二八），祕書監魏徵寫四部[50]羣書藏於內府。長孫無忌撰的隋書經籍志也是用四部的辦法。崔行功，趙仁本，李懷儼，張文瓘，被詔刊正四部[51]，更是依樣葫蘆，默守成法。後來到了玄宗開元三年（七一五），馬懷素，褚無量等都被召去整理內庫。開元五年（七一七）駕幸東都，

乃詔馬懷素褚無量等就乾元殿東府，部彙整比一切書籍。馬懷素與諸儒（即祕書）續王儉的七志五年才成[五二]。可見得唐代的書籍分類，雖然大概是用四部，[五三]但是却又有馬懷素一個的例外。史稱他『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五二]。』據舊唐書經籍志所載，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廂觀之。無不駭其廣[五五]博。馬懷素既做了檢校圖書專使，與褚無量職居纂修，所寫的又是四部，却又偏要去做甚麼續七志的工夫。姑無論論法的優劣，他總是犯了自相矛盾的毛病，這也無怪史家要說他不善著述了。

四部分類法範圍過狹，不能概括一切書籍。所立統系，無伸縮的可能。當玄宗這個時候，四部的辦法，正佔優勝的地位，而他的弊病，却早已一一暴露出來。編目的人，對於那些『有與四庫書名目不類者』，就依劉歆的七略排爲七志[五六]。四部辦法對於新書應用不了，祇得去找範圍大一點的法子。可是爲

甚麼不就直截了當的去用一個範圍較大的法子？這個緣故，却就難以推測了。馬懷素去世以後，殷踐猷，王灣，王愜，韋述，余欽，毋煚，劉彥直，劉仲丘，一輩人都被命重修四部目錄[五七]，成書二百卷，由元行沖奏上[五八]。後來毋煚又略爲四十卷，稱爲古今書錄。唐代藏書以開元爲最盛[五九]，而開元檢校祕書者之中，尤以毋煚爲重要。史稱毋煚：『煚等撰集，依班固藝文志體例。諸書隨部皆有小序，發明其指[六十]。』各書隨部都有序言發明大意，這雖然是仿效班固藝文志有敍論的體例，不過書籍分類法，却還是依舊用範圍很狹的四部，未能脫却前人的圈套！

唐以前書籍分類法，因爲保存的書目太少之故，祇能在故紙堆裏找出一些書籍分類法的材料來研究。唐代以後，因爲用四部分類法者千篇一律，又因爲具體的書目迄今存在，研究倒易從事。四部分類法的式微，直到淸代

末季，才始暴露。那時西學已輸進了不少，關於西學的書籍漸多，四部裏甚麼經史子集都容不下了，於是被人家奉爲圭臬的四庫全書四部的辦法，也就被人家懷疑起來了。結果四部辦法不能不完全解體，我們也就不能不另定方向。現在爲求了解自唐代到現在這一千多年中四部分類法的勢力起見，且讓我將自唐以後各書目所採的分類辦法，製成數表以明梗概。看看四部分類辦法，把牠的勢力維持到甚麼時候，方形力竭；新的分類辦法，應順何種方向前往發展，才始不會蹈前人的覆轍。

藝文志經籍志之屬（表一）

書名	著者	分類方法	類別數	複類數	板本	備註
補後漢書藝文志	清 侯康	經史子	34		廣雅書局	光緒辛卯年（一八九一）
補續漢書藝文志	清 錢大昭	經史子集	17		廣雅書局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

補三國藝文志	清 侯康	經史子	35	廣雅書局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	
補晉書藝文志	清 丁辰	經史子集	39	廣雅書局		釋道二家另分
補晉書藝文志	清 文廷式	經史子集	44	長沙印本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	
隋書經籍志	唐 長孫無忌等	經史子集	40	八史經籍志本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釋道二家另分
舊唐書經籍志	唐 劉昫	經史子集	42	仝上		
新唐書藝文志	宋 歐陽修	經史子集	44	仝上		
補五代史藝文志	清 顧櫰三	混合分類	19	廣雅書局	光緒辛卯年(一八九一)	序稱條例概倣經史子集
宋史藝文志	元 脫脫等	經史子集	44	八史經籍志本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宋史藝文志補	清 倪燦	仝上	44	廣雅書局	光緒辛卯年(一八九一)	
文獻通考經籍考	宋 馬端臨	仝上	57	浙江書局	光緒丙申年(一八九六)	
通志藝文略	宋 鄭樵	經禮樂小學史諸子天文五行藝術醫方類書文	180 127	浙江書局	光緒丙申年(一八九六)	類別次序顯按四部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	清 倪 燦	經史子集	46	廣雅書局	光緒辛卯年（一八九一）
仝上	清 金門詔	仝上	42	仝上	
仝上	清 盧文弨	仝上	46	八史經籍志本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補元史藝文志	清 錢大昕	仝上	48	廣雅書局	光緒癸巳年（一八九三）
明史藝文志	清 張廷玉	仝上	37	八史經籍志本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國史經籍志	明 焦 竑	仝上	48	粵雅堂叢書本	
清通考經籍考	清 三通館	經史子集	51	上海圖書集成局遵武英殿聚珍版印	光緒廿七年（一九〇一）
續通考經籍考	清 三通館	仝上		浙江書局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
清通志藝文略	清 仝上	經禮樂小學史諸子文	59 55	浙江書局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續通志藝文略	清 仝上	經史子集	51 8	浙江書局	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
溫州經籍志	清 孫詒讓	仝上	44	浙江公立圖書館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

台州經籍志	清 項元勛	仝上	60			民國乙卯年(一九一五)
皇朝經籍志	清 黃本驥	內廷書目 經史子集	5		三長物齋叢書本	

官編書目之屬(表二)

書名	著者	分類方法	類別數	複類數	板本	備註
崇文總目輯釋	宋王欽若等 清錢東垣	經史子集	45		粵雅堂叢書本	
宋祕書省續刻四庫書目	宋 祕書省	經史子集	44		葉氏觀古堂本	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
文淵閣書目	明楊士奇等	經史子集雜糅湊合	40		讀畫齋叢書本	
內閣藏書目	明 孫能傳 張萱等	仝上	18		適園叢書本	
永樂大典目錄	明姚廣孝等	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			連筠簃叢書本	
四庫全書總目	清 紀昀等	經史子集	44	63	廣東刊小字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清 紀昀等	仝上	44	63	暢懷書屋印	光緒戊子年(一八八八)

壬子文瀾閣所存書目		仝上	41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	清 沈初等	仝上	44	
天祿琳琅書目	清于敏中等	首別各代板本次分四部類別		長沙王氏刊 光緒甲申年(一八八四)
書目答問	清 張之洞	經史子集叢	36	上海淞隱閣刊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
江蘇採輯遺書總目	清 高晉等	經史子集		見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史部下第二十五頁古學彙刊本

私撰書目之屬（表三）

書名	著者	分類方法	類別數	複類數	板本	備註
遂初堂書目	宋 尤袤	經史子集	44		海山仙館叢書本	
郡齋讀書志	宋 晁公武	仝上	49		長沙王氏刊本 光緒甲申年(一八八四)	
直齋書錄解題	宋 陳振孫	仝上	53		江蘇書局本 光緒九年(一八八三)	
菉竹堂書目	明 葉盛	四部混合	31		粵雅堂叢書本	

世善堂藏書目	明 陳第	經子史集各家	63	不知足齋叢書本
萬卷堂書目	明 朱睦㮮	經史子集	36	葉氏觀古堂書目叢刻本
百川書志	明 高儒	仝上	93	仝上
李蒲汀藏書目錄	明 李廷相	不分類別排列按廚櫃		玉簡齋叢書本
得月樓書目	明、李鶚翀	分經史子集然類別不載明		常州先哲遺書本
澹生堂書目	明 祁承㸁	經史子集	46 258	紹興先正遺書本 分類頗精細
脈望館書目	明 趙琦美	仝上	無	玉簡齋叢書本
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	明 毛扆	類別不清晰	無	士禮居叢書本
千頃堂書目	明 黃虞稷	經史子集	51	適園叢書本
絳雲樓書目	清 錢謙益	仝上	73	粵雅堂叢書本
述古堂藏書目	清 錢曾	四部混合	77	仝上

也是園藏書目	仝上	經史子集三藏道藏戲曲小說	240	玉簡齋叢書本
季滄葦藏書目	清 季振宜	類別不清晰		士禮居叢書本
傳是樓書目	清 徐乾學	經史子集	54	
培林堂書目	清 徐秉義	仝上	68	
竹崦庵傳鈔書目	清 趙 魏	經史子集	22	葉氏觀古堂書目叢刻本
結一廬書目	清 朱學勤	仝上	36	仝上
別刻結一廬書目	清 仝上	首別版本次分四部		仝上
竹垞行笈書目	清 朱彝尊	不分類別		晨風閣叢書本
藝芸精舍宋元本書目	清 汪閬源	經史子集	61	仝上
知聖道齋書目	清 彭元瑞	仝上		玉簡齋叢書本
文瑞樓書目	清 金 檀	仝上	52	讀書齋叢書本

書目	著者	分類	卷數	版本	年代
稽瑞樓書目	清 陳揆	類別不分		滂喜齋叢書本	
江上雲林閣書目	清 倪模	經史子集	46		道光癸卯年(一八四三)
愛日精廬藏書錄	清 張金吾	仝上	41	靈芬閣校印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
鐵琴銅劍樓藏目	清 瞿鏞	經史子集	44	誦芬室校刊	光緒丁酉年(一八九七)
鐵琴銅劍樓藏宋元本書目	清 江標	仝上		靈鶼閣藏版	
持靜齋書目	清 丁日昌	仝上	原編44 續增43		
持靜齋宋元校鈔名本書目	清 江標	首別版本 次分四部		靈鶼閣藏版	
楹書隅錄	清 楊紹和	經史子集			
海源閣宋元鈔本書目	清 江標	首別四部 次分版本		靈鶼閣藏版	
帶經堂書目	清 陳樹杓	經史子集	40	順德鄧氏依閣陳氏原稿本刊	
皕宋樓藏書志	清 陸心源	仝上	43	十萬卷樓版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善本書室藏書志	清　丁　丙	仝上	43	錢唐丁氏刊　光緒辛丑年（一九〇一）	
八千卷樓書目	清　丁　仁	仝上	46	錢唐丁氏聚珍倣宋版	
孫氏祠堂書目	清　孫星衍	經學小學諸子天文地理醫律史學金石類書詞賦書畫小說	12	抄本	完全打破四部
藝風藏書記	清　繆荃孫	經學小學諸子地理史學類書詩文藝術小說	9 33	光緒辛丑年（一九〇一）	仝上
寶書閣著錄	清　丁　白	類別不分		松鄰叢書本	
清吟閣書目	清　瞿世瑛	按版本分	4	仝上	
四庫簡明目錄標注	清　邵懿辰	經史子集	49	邵氏半巖廬刊本　宣統辛亥年（一九一一）	
四庫全書目錄	清　何遵先	仝上	47	郙縣對蒙軒版　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	
四庫書目略	清費莫文良	仝上	44	費氏自刻本　同治庚午年（一八七〇）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清　莫友芝	仝上	44	鉛印本	
共讀樓書目	清　國　英	仝上	7	家刻本	

觀古堂藏書目	清 葉德輝	仝上	45		葉氏觀古堂本	
五桂樓書目	清 黃澄量	經史子集	44		姚江黃氏刊本 光緒丁未年（一九〇七）	
適園藏書志	清 張鈞衡	仝上	42		南林張氏家塾本	

題跋考訂之屬（表四）

書名	著者	分類方法	類別數	複類數	板本	備註
紅雨樓題跋	明 徐𤊹	經史子集碑帖書畫	6		峭帆樓叢書本	
四庫全書考證	清 王太岳	經史子集	4		坊刻本	
讀書敏求記	清 錢曾	仝上	44		海山仙館叢書本	
曝書雜記	清 錢泰吉	考訂諸書不分類別			家刻本 光緒乙酉年（一八八五）	
宋元舊本書經眼錄	清 莫友芝	每卷自分四部			上海還讀樓刊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	
義門讀書記	清 何焯	分經史集惟不標明分類			苕溪吳氏版 光緒甲辰年（一九〇四）	

書名	著者	內容		版本
繡谷亭薰習錄	清　吳焯	存經集二部餘佚		松鄰叢書本
廉石居藏書記	清　孫星衍	與孫氏祠堂書目同		校經山房叢書本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	清　仝上	首別版本次分四部		仝上
經籍跋文	清　陳鱣	全屬宋版經部不分類		仝上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清　吳壽暘	經史子集	5	仝上
開有益齋讀書志	清　朱緒曾	仝上	30	金陵翁氏茹古閣刊　光緒甲辰年（一九〇四）
知聖道齋讀書跋尾	清　彭元瑞	類分四部惟不標明分類		式訓堂叢書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清　黃丕烈	經史子集		上海醫學書局刊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錄	清　仝上	仝上		靈鶼閣叢書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再續	清　仝上	仝上		古學彙刊本
百宋一廛書錄	清　黃丕烈	經史子集		適園叢書本

書名	著者	分類方法	板本	備註
漁洋書跋	清 王士禛	類別不分	嘯園叢書本	
思適齋集	清 顧千里	題跋散見不分類別	春暉堂叢書本	
儀顧堂題跋	清 陸心源	類別不分		
古泉山館舊書跋殘稿	清 瞿中溶	類分四部惟不載明	藕香零拾本	
半氈齋題跋	清 江藩	類分四部及碑帖惟不載明	功順堂叢書本	
歷代載籍足徵錄	清 莊述祖	經部考證類別不分	珍藝宧遺書本	
勞氏碎金	清 勞權 勞檢 勞格	類別不分	吳氏雙照樓刊本	
湖北先正遺書提要	民國 盧靖	經史子集	盧氏自刻本	序壬戌年（一九二二）

日本漢籍書目之屬（表五）

書名	著者	分類方法	類別數	複類數	板本	備註
日本國見存書目	日本 藤佐世	經史子集	40	40	古逸書叢本	

經籍訪古志	日本 澁江全善 道純 森立之 立夫	經史子集醫	48		六合徐氏聚珍版	序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
日本訪書志	清 楊守敬	仝上	16		鄰蘇園刊本	光緒丁酉年（一八九七）

圖書館書目之屬（表六）

書名	著者	分類方法	類別數	複類數	板本		備註
天一閣書目	清 范懋柱	經史子集	46				碑面附後
天一閣見存書目	清 薛福成	仝上	43		無錫薛氏刊	光緒乙丑年（一八八九）	進呈書目另卷
古越藏書樓書目	清 徐樹勳	學部政部	48	333	崇實書局石印本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	打破四部分類洋洋大觀
山東圖書館書目	民國 袁紹昂	經史子集叢書科學外國文山東藝文	81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	打破四部範圍
山東省立通俗圖書館圖書目錄			6		石印本		不按四部
天津直隸圖書館書目	民國 韓補青	經史子集叢	39	160	鉛印本		四部已不能維持
外交部藏書目		經氏子集叢圖			鉛印本	序民國五年（一九一六）	仝上

江蘇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圖書館目錄	民國 馮紹蘇	國學按四部西籍取杜威		油印本	仝上
江蘇省立第二圖書館書目續編		經史子集叢新	39	木刻本 序丙辰年（一九一六）	仝上
京師圖書館書目		經史子集新	四部有42 新書有22 新書有38	油印本	叢書入子部 韻書入集部
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		經史子集	41	鉛印本	
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	清 繆荃孫	經史子集外藏	四部38 外藏4	古學彙刊本	四部已不能維持
京師圖書分館藏書目		經史子集叢藏編輯新例書	59	油印本	四部已不能維持
京師通俗圖書館圖書分類綱目		舊籍新籍外國圖籍	73 113	油印本	打破四部範圍
河南圖書館書目		經史子集叢時務	64	鉛印本	四部已不能維持
南通圖書館第一次目錄		經史子集叢圖外國書	55	南通縣翰墨林書局印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	仝上
孟芝圖書館圖書目錄		叢經史地哲學及宗教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藝術	70	鉛印本 序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	完全新法
江蘇第一圖書館覆校善本書目		經史子集	44	鉛印本	

書名	編者	分類	類數	版本	年代	附註
浙江圖書館觀覽類書目		仝上	47	鉛印本		日文書目另編
浙江圖書館保存類書目		仝上		鉛印本		甲乙編及補遺等過多
浙江藏書樓甲乙編書目		甲編經史子集叢 乙編新籍有類17		鉛印本	光緒丁未年（一九〇七）	單用四部實不夠用
常熟縣圖書館藏書目錄			44	鉛印本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	
涵芬樓藏書目錄		舊籍分經史子集叢 新籍有類14		商務印書館本		單用四部實不夠用
無錫縣圖書館第一次目錄	民國 侯鴻鑑	舊籍分四部新籍分政事學文報章金石書畫外叢書		油印本		仝上
無錫縣立第一高小校圖書館目錄	民國 朱正色	經史子集	43	鉛印本	序民國九年（一九二〇）	
雲南圖書館書目初編		經史子集叢科學	69	鉛印本	序乙卯年（一九一五）	四部已不能維持

綜觀以上數表，我們可得下列各要點：——

1. 經籍志，藝文志，之屬，所用的書籍分類法有的雖然就是混合的分類，但條例已載明是倣效四部辦法。鄭樵在他的通志，藝文略，裏雖然大胆的

不用其法，但類別次序，顯然還是遵照四部。

2. 官編書目之屬，只有永樂大典是「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及書目答問，在四部外另加一個「叢書」部；與天祿琳琅書目，首別各代版本次分四部類別。這三種書之外，其餘的都是遵照四部辦法。

3. 私撰書目，宋以前的已無可考。以書目的數目論，私撰的數實最多。我們於此，很可以見我國人對於藏書的精神及毅力之一斑。我所採用之書目，共有五十一種。內中採用四部辦法分類的，佔了三四種；不分類別的有四種；類別分得不清晰的有二種；類別好像用四部混合但又不是眞正四部的二種；分類按四部但不明言的有一種；按版本分的也只一種；首別版本次分四部的有三種；在四部外另加上類別的有二種；完全打破四部辦法的，只有孫星衍同繆荃蓀二人。繆法實是倣效孫法，故具有

創造之才者，實祗有孫氏一人而已。

4. 清代漢學勃興，考據古籍，鑽研磨勵，蔚爲大觀。舉凡只一代所產生的書籍題跋，考訂之屬，都蘊有很精深的研究。他們直接能給學者以考證的材料，間接又給了我們以分類的觀念。這些題跋考訂，除了不分類；或將碑，帖，書，畫附在四部後，以及孫星衍的廉石居藏書記是用他自己的孫氏祠堂書目辦法外，餘都是用四部辦法。這四部辦法的勢力千餘年來，深入人心，眞是可以驚人之事！

5. 日本的漢籍書目，我所搜集的很少。所見三種之中，只有經籍訪古志是將醫部贅於四部之後，其餘的都是用四部辦法。

6. 最能給我們以分類演進昭著實據的，莫過於清季以來圖書館事業勃興，因而產生的各圖書館書目。編這些書目的人，一方面因新籍茁出，舊

四部方法應付不了，他方面又因書目之編，必須適於閱者應用，所以他們的書目裏，在書籍分類法一方面，頗含有深厚的意義。他們的成績雖然在學者眼光裏，並不甚大。但他們所得到的地步，已很顯示他們所進的方向。資格老一點的圖書館，如天一閣（按天一閣係私家藏書，不過有我國第一等學者如黃宗羲全祖望這些人都曾受過他的惠澤，所以我將這私家的收藏也列在圖書館類，以見圖書館的功用是非常人所限量。）所用的書籍分類法是經，史，子，集。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及江蘇第一圖書館覆校善本書目，因爲善本是多限於歷史上遺下來的古董一類，所以用的方法也還與四部相差不遠。此外除浙江圖書館及無錫第一高等小學校圖書館未能有所建立外，其餘的書目，都就衝破藩籬不能再受四部辦法的束縛了。在四部加上別的類別者，共有十種。將書

籍分爲舊同新者二種；分爲漢籍同西籍者二種。他尚有取純粹的分類者如古越藏書樓的書目。也有卽用杜威方法者，如東南大學孟芳圖書館的書目種種書目，就依我所搜集的三十六種而言，其中祇有七種是完全用四部的辦法。這個很顯著的比較，很能給我們以前途光明的實助，而作進一步的工作。昔年張之洞的書目問答在四部之外，加上一叢書部。人家就以爲很有點創見，很可奉爲圭臬；焉知近來的小圖書館書目，却能給我們以更大的貢獻。他們編目之時，心中未必有垂諸百世之意，然而他們忠實的努力，却能使我們覺悟四部舊法之不能適用。那些小書目在圖書館史中，竟可算是創造的英雄了。

清華學校自有圖書館以來，所用的書籍分類法，也經過很有幾次的變遷。這幾次的變遷，於中文書籍分類歷史，也略有些關係。他們因爲受了各圖

書館辦法的影響與支配，歷次改革，倒似得了一個比較的略爲適用的方法。民國一二年間，我草『編製中文書籍目錄的幾個方法』[六一] 那篇文時，曾將清華學校圖書館在我來前與來後，所用的種種方法，敍述概況。民國一三年間，上海聖約翰大學圖書館，黃維廉先生做了一篇『中文書籍編目法』[六二] 也頗具有同樣的見解。茲特節錄一段，以明書籍分類方法在今日所不能不達到的地位：

民國十年清華學校圖書館之分類法，無採用之價值。因書籍新舊之分，無從劃定；今日爲新，明日爲舊；況今人所著關於古學之書，數亦不少。例如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可入舊籍諸子類，亦可入新籍中國哲學史類。所以新舊問題，不能界劃清晰。且同一圖書館同時並用三種分類法：(一)西書杜威十類法，(二)中文舊籍分類法，(三)中文新籍分類法。則

管理員非但須熟悉三種分類號數，始易找尋；即於讀者方面，亦嫌易誤會而難記憶。例如關於教育之中文書籍，其分類號，迥異於同類之英文書籍，其不便於檢查及記憶也可知。所以改訂杜威原法，終不適於編製中文書籍。是以武昌沈氏及廣東杜氏之仿杜威法均不適用；所堪應用者，僅清華最近之杜威書目十類法補編。

總之，四部：經，史，子，集，的書籍分類法已不適於今日的實用；杜威的書籍十類法亦不能立卽仿用。欲求一比較的適用於中文書籍分類方法，最便莫如將杜威原法加以修改，以便應用。至於修改變通之法如何，我當於下篇詳論及之。

下篇　方法應用

杜威書籍十類法自一八七六年出版到現在，已出版了一一一次。每次都

有增修。費了幾十年專門學者的研究方法，內容包羅萬象。自始至終。類別支配，全以十進。類別雖多，但類別的符號都是數碼。數碼十進法，販夫走卒亦不難知曉。所以不但是類別衆多，有概括世上所有一切書之可能，並且條理整齊，容易記，容易找。類別的複分也有一定的統系。譬如關於歷史的總是歸在數碼9字底下。從1到9類，前後取的，是甚麼標準，全部方法裏都是謹遵而行。大類與小類，彼此之間藉十進辦法，貫通一氣。找着一個號碼，就可追尋其他有關係的類別。書籍的地位本身有一定的所在；書籍與類別因爲數碼的關係，彼此都團結一氣。看見甚麼樣的數碼，立刻就可知道這是甚麼類別的書籍。所以書籍同類別有了那副有統系的數碼作表記，他們的關係就格外的密切了。方法所有類別，無論大小，都有伸縮的餘地。譬如我國的歷史，可放在某數碼底下。但若爲某省的省志，則分類的人很可用杜威原有的伸縮標

準去製成分類表，以便給他一個數碼。若說要放在較大的類裏，則所謂縮小類別的範圍，也不礙事。不過無論伸張也好，縮小也好，統系總在；不像四部辦法裏增減類別，與全法絲毫無關，每類都是死得不能動彈，沒有伸縮的可能。此外因爲類別的排列，有一定的次序。形式類別 (Form divisions) 年代類別 (Chronological divisions) 等等都可隨處挪借移用。加上或減去若干數碼，就又成了一種新的類別。這也增加了杜威原法的可能性不少。凡是現在用過杜法的人，固然都能指出他裏面的牽強地方。可是就大體而論，數系一貫的好處，可以掩藏他的其他壞處。杜法除了上述好處之外，他還有一樁大好處，就是他可用那一整套的數碼，可把書籍流通，借出及收回，一切手續，都弄得簡明易曉。數碼是古今中外人人都知道的東西。不論種族，不論國界，等等，都是一樣用，借書檯上的人，祇要將書籍上數碼一加登記，那本書就無論怎樣

不會失掉，不像那四部分類方法，對於這一層毫無一點辦法，這又是杜威原法的一點特別好處。

杜威的書籍十類法原是就他的美國圖書館事業經驗研究而成，故在美國自然是十分適用，可是要把他用到中國書籍上，那就難免不發生困難，例如『經』在中國是一類很重要的書；但在杜威之中，並沒有特別的位置。可是四庫的四部分類方法，今日亦已不復適用，我在上篇已經說過。現在兩法單用，既各不能混用之法，自然成了一個問題。但是怎麼可以調和混用呢？以我管見所及，可以用下文所列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引言

今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載一切分類原本錄下；而在每類之後再按杜威，書籍書十類法及我所編成的中國歷史年代分類法，及中國地理分類

法(均詳本篇附錄)加上該類應得的類別數碼。其不能用一數碼包括盡的，就加上解釋並說明應放在本法裏的何類。庶幾使分類的人可免檢閱之勞，而得簡捷之效。

四庫分類法中有所謂『存目』者如『易類存目』等等。這種辦法，對與不對，下文再說。現在且看四庫對於他的解釋是如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凡例說：——

至於尋常著述，未越羣流。雖咎譽之咸無，要流傳之已久。準諸家著作之例，亦併存其目，以備考核。

我們分類書籍者的本分，是要察看每書的內容，就將他放在他所應得的頂恰當的類別裏。好，壞，又是一個問題。況且好，壞，都是相對的名詞，界限不易劃清。我們以為是尋常的著述，也許還有人以為是卓越的作品。像這樣主

觀的批評，往往失掉書籍本身的面目，流弊是最易滋生的。所以我們分類書籍儘可將四庫的這種辦法拋開。祗要將『存目』裏所載各書照樣支配就得了。

經部 000

易類 001

書類 002

詩類 003

禮類 004

周禮 .1

儀禮 .2

禮記 .3

- 三禮通義　004
- 通禮　004
- 雜類書　004

春秋類　005

孝經類　006

五經總義　000

四書類　007

樂類　780 及其小分類

小學類　495.1 及其小分類(複分辦法詳下文)

- 訓詁　495.13
- 字書　495.12

韻書　495.113

史部

正史類　屬各朝代的可放在我所編成的歷史年代各分類中。其總括一切的，則用951.

編年類　仝上。

紀事本末類　這類所載，仍爲史事，所以分類辦法，亦可照上。

別史類　或歸入各朝代，或按性質再分。

雜史類　仝上。

詔令奏議類　詔令在君主政治時代，與法律沒有分別，可放在328底下。奏議的主旨，是敷陳政事，國家的政治設施上各節，卽爲奏議產生的淵源。

故將奏議放在350下面也似相當。若欲將某人的文集部放在一處，則可將他的奏議歸在他的文集裏面，亦無不可。

詔令　328。

奏議　350。或個人文集類。

傳記類　集傳用920。單傳祇用『傳』這個字表明，就可以了。如不用這法，用杜威原法(即920,)及其小分類亦無不可。

聖賢　仝上。

名人　仝上。

總錄　92。

雜錄　照傳記類的辦法。

別錄　仝上。

史鈔類　或歸入各朝代，或按性質再分。

載記類　仝上。

時令類　若所載爲史事，則可放在951，及其複分類別裏。若爲純粹科學的討論，則不妨歸入523.5。

地理類　915.1或951。一個是地理，一個是方志，看性質如何然後再定。

　總志　純爲地圖可歸入912.51。純爲地理則可歸入 915.1及其地理的複分類別裏。若爲歷史，卽地方志乘，則可歸入 951及其地理小分類裏。

　都會郡縣　仝上。看其所在處，而給以相當的地理類別數碼。

　河渠　若爲科學的討論，如河渠工程，測量，及疏濬，等等則不妨歸

入627。若爲圖表或地理或歷史則均可照處理總志，及都會郡縣法去辦。

邊防　若爲軍事的，可歸入355.45。餘同上。

山川　與處理總志及都會郡縣及河渠等類一樣。

古蹟　若屬總括一切的則可用913。若屬一定地方的，加上.51(此數係由951數碼，抽去『9』而成)然後再加上該地方地理上應得的類別數碼。例：913.51111 北京古蹟。

雜記　若屬總括一切的則歸入951中國歷史裏或915.1中國地理裏。若屬一定地方的則可按中國地理分類，而入其所在處的地理類別。

遊記　用951而將1加在9與5之間（如是得915.1，）再將地理複

分類別，加於其後。例：北京遊記爲915.1111。

外記　察書的內容，或歸入中國歷史年代分類裏，或歸入地理分類裏。

職官類　350 及其複分類別。

官制　351.1。

官箴　172.2。

政書類　這類包有政治，經濟，法律，工業，等等。所以分類書籍的時候，必須察看書籍的內容，然後歸入他所最相宜的類別裏。

通制　屬各朝的，可歸入中國歷史年代各分類裏。若屬總括一切的，則可用 951 若屬政治類的則可用 320.8 政治彙刊，或用 320.951 中國政治史等。

典禮　察書內容，若屬政治，則可歸入 320.951。屬社會可歸入 300，及其複分類別裏。

邦計　歸入 330 經濟裏，再按性質加以複分。

軍政　歸入 355 軍政裏，再按性質加以複分。

法令　用349.51 中國法制，或 328 制法之法類。

考工　用 600 及其複分類別。

目錄類　目錄平常有二種：一種是書目 Bilbiography 又一種就是目錄 Catulog 書目的主旨在文獻的考查，譬如某科目上曾有多少人的作品；其概括範圍如何，價值高低怎樣，這都是此類之事。故書目的講求，乃是一種向深的方面的進行，而非徒在知道所搜集來的材料的多少問題。論到目錄，

那就大不相同。個人所搜集，或圖書館所購置，祗要是材料，他們的好壞問題，是無關緊要的。編製目錄的人祗要抱定客觀的眼光，忠實的將材料的重要點，標明出來，讓閱者自己去下斷語，編目的能事就可算完畢。故處置書目類書籍，可用 010—016 及其複分類別。處置目錄的書籍，則可用017—019及其複分類別。

經籍　仝上。

金石　用913.51 或 700 裏的複分類別，看性質如何而定。

史評類　若屬總括一切的，則可用900 或 951。若屬各朝代的，則可歸入中國歷史年代分類。

子部

儒家類　這類所包括的甚廣。分類的法子，祇有看書的內容而歸入其最洽當的分類裏，如哲學類，倫理類，論理類，社會學類，等等。

兵家類　用355及其複分類別。

法家類　用340及其複分類別。

農家類　用630及其複分類別。

醫家類　用610及其複分類別。

天文算法類　用510及520和他們的內容而定。

推步　察書的內容而定其類別，或屬天文或屬數學。

算書　仝上。

術數類　用133及其複分類別。

數學　133。

占候　133.5。

相宅相墓　133.3。

占卜　133.3。

命書相書　133.4。

陰陽五行　133.3。

藝術類　用700及其複分類別。

書畫　750。

琴譜　787.75。

篆刻　736。

雜技　察性質如何，而放在700的各類裏。

譜錄類　這類所包括者甚廣。草木，虫魚，鳥獸，遊戲等等，都有。分類法
子祇有察性質而定。
器用　可用600及700和他們的複分類別。
草木鳥獸虫魚　用630及其複分類別。
雜家類　察書的內容按性質分類。
雜學　仝上。
雜考　仝上。
雜說　仝上。
雜品　仝上。
雜纂　仝上。
雜編　仝上。

類書類　　用039.51似最洽當。

小說家類　　895.13或卽用一『說』字代替分類號，亦無不可。

雜事　　若屬史事可放在951中國歷史及其年代分類裏。若屬說部，則處置之法亦可用上節方法。

異聞　　仝上。

瑣語　　仝上。

釋家類　　294.1。

道家類　　299.51。

集部

楚辭類　　楚辭的體裁，完全是獨出的。他內中所描寫的事物，所發揮的情感，與常文不同。然以非純粹詩體，後人遂把他另標一

格名曰楚辭，以示區別。但考其究竟，當詩詞體例未全備的時候，民族所隨情感而創出的文藝，祗要其中心點或精粹點是屬詩，Poetry，我們很可以拿來當作詩看。所以楚辭，很可放在戰國時詩之文藝類裏，895.110143。或用短一點的數碼895.1101 古代詩之文藝亦無不可。

別集類

宜查出著者所居之年代，然後就在 895.1 後加上該年代所應用的分類數碼。

總集類

用895.18 中國文學總集。

詩文評類

895.11 及其複分類別（詳下文。）

詞曲類

詞與曲的分別，最宜注意。戲曲之曲雖發源於詞，或說受了詞之賜，但既爲曲則應該放在戲曲裏了。至於詞的本身還

是詩的變相。我們試思詩的體例爲何要限定字句長短句的詞所備的體例，苟非是一種變相的詩，還有甚麼別的分別？故詞之分類，應入895.11即中國詩詞類裏。若屬那一朝代的詞，則可在895.11後加上中國歷史年代分類的數碼，以示區別。曲之不成爲戲者也可同樣處理。純粹戲曲可用895.12。并可於必要時，在這數碼後再加上中國歷史年代的分類號碼。

詞集　895.11及其複分類別（詳下文。）

詞選　895.11及其複分類別（詳下文。）

詞話　895.11及其複分類別（詳下文。）

詞譜詞韻　895.11或用495.16。

南北曲　895.12 及其複分類別（詳下文。）

案以上所列，不過是標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裏那些類別，可以歸入「杜威書籍十類法裏那些類別」的途徑。在四庫全書裏有非常多的書，若不看內容而祇認定其所在的類，就謂其應該歸在杜威書籍十類法那一類裏，則一定很容易陷於錯誤。閱者祇可把本表當作指南看，決不可爲本表所拘束。分類書籍最要緊的事，是看書的內容而定他所應歸的類別。千萬不要以爲四庫的那一類照表所戴已歸在何類，就連忙歸在該類。這一點請閱者務必注意。

以上不過說明四庫的書籍可以用杜威書籍十類法來分類。溝通的辦法，可算已經有了。現在我們可再進一步，來研究杜威原法裏有些甚麼地方必得擴充，才始夠合中文書籍的用途。杜威原法裏面處處原有伸縮的餘地，

利用這一點伸縮的可能性，解決的辦法就有了。現在且讓我將擴充所得結果，照杜威原法裏數碼的大小依次列舉如下：——

（一）經部

四庫全書第一類『經部』範圍很廣，凡哲學，倫理，宗教，歷史，等等，都有。杜威書籍十類法中並未規定何數碼或何項中諸數碼是爲分類這種書的。其實這一些書既然範圍很廣，就都可以歸在000項下，卽歸在普通圖書類中。僥倖得很；杜威書籍十類法中000—009以內的數碼，已劃給『地方歷史，傳記，等類書籍；必須另放，並不在分類法中固定地位的』[三] 在杜威書籍十類法中000是普通圖書類，是與其他九類無涉的。照邏輯的說法，000—006中各數碼一定不能容受普通圖書性質以外的書籍。所以很可以就把這一項，作爲中國經部的地位。並且特別搜集的書籍，也有很多法子可以標示出來，如

用一個字母或其他標號，亦無不可。總之中國的經部範圍頗廣，杜威原法的000也有同樣的性質。故利用杜威法來處置四庫，即使有一點牽强之處，也不能算有怎麽大的謬誤。

000　經部，羣經總義。

001　易類

歷代關於這類的著述，若要複分，亦可在 001 後加上歷史年代的分類數碼。

.1　章句註疏（客觀的）

.2　傳訓詳說（主觀的）

.3　考證

.4　圖譜

.5 易緯

.6 擬易

.7 卜筮

002 書類

歷代關於這類的著述，若要複分亦可在 002 後加上歷史年代的分類數碼。

.1 章句註疏（客觀的）

.2 傳訓詳說（主觀的）

.3 考正

.4 圖譜

.5 書緯

.6　外傳

003　詩類

歷代關於這類的著述，若要復分亦可在 003 後加上歷史年代分類數碼。

.1　章句註疏(客觀的)

.2　傳訓詳說(主觀的)

.3　考正

.4　圖譜

.5　詩緯

.6　外傳

004　禮類

歷代關於這類的著述若要複分亦可在 004 後加上歷史年代的分類數碼。

.1 周禮 （複類可按易，書，詩類辦法。）

.2 儀禮（仝上）

.3 禮記（仝上）

.301 大戴禮

.302 小戴禮

005 春秋類

.1 春秋

.11 章句註疏（客觀的）

.12 傳訓詳說（主觀的）

.13　考正

.14　圖譜春秋事實分類學

.15　春秋緯

.16　外傳

.2　左氏傳

.3　公羊傳

.4　穀梁傳

006　孝經類

歷代關於這類的著述，若要複分亦可在 006 後加上歷史年代的分類數碼。

.1　章句註疏（客觀的）

.2 中庸

.21 章句註疏(客觀的)

.22 傳訓詳說(主觀的)

.23 考正

.24 圖譜

.3 論語

.31 章句註疏(客觀的)

.32 傳訓詳說(主觀的)

.33 考正

.34 圖譜

.35

.36　外傳，別編

.4　孟子

.41　章句註疏（客觀的）

.42　傳訓詳說（主觀的）

.43　考正

.44　圖譜

.45

.46　外傳

案樂類見 780 音樂；小學見 495.1 中國語言學。

（十一）叢書

叢書可用 080（在杜威書籍十類法中，080 是備爲特別搜集或彙集

的。將他移挪過來，作爲中國叢書的類別，與杜威原法宗旨相吻合。）叢書又有種類之不同，故 080 下又可複分惟經部類叢書，因經部有特別的號碼，故宜仍用經部類 000 爲較妥當。集部叢書可歸入 895.1 及其複分類別裏。集部內的閨秀作品，既然是文藝，與男子所作，並無分別，故不宜再加區分。叢書別示如下：

000　經部叢書

080　普通叢書

081　彙刊叢書

082　前代叢書

083　近代叢書

084　自著叢書

085　子部叢書

086

087

088

089.151　地理叢書

089.51　史部叢書

089.15　十中國地理分類數碼＝郡邑叢書

000　經部叢書應注意之點如下：

1. 純粹經部入這類。

2. 非緒經有較小類可入者不用。例方氏易學，喩氏易書等，可入易類。春秋三書可入春秋類。說文類可入 495.1 中國語言學及其複分類別裏。

080 普通叢書類。這類遇必要時可用。惟尋常之叢書，均以可入這類的複分類別為宜。

081 各省書局所刊之書，向無一定的標準。楊守敬原編叢書舉要，李之鼎補編叢書舉要及民國七年宜秋館校印之增訂叢書舉要均用『彙刻書目』的名詞。今因這類一類書也是一種叢書；而『書目』二字在叢書舉要裏，乃是為方便起見而用，故我意不如將這類的名詞，改為『彙刊叢書』這種叢書範圍非常之廣，甚麼東西都可以有的。今特列在各類之首。

082 前代叢書。明以前所刊為前代叢書。書籍之專屬某年代者，可即將該年之分類數碼附加于此號之後。例漢魏叢書為082.02。此外應注意的要點有二——

1. 按增訂叢書舉要所載，說部類書籍，有歸在這類下的。但說部類似以歸

在中國小說類爲較當。清華學校圖書館對於小說類的辦法，是用一「說」字與西法用一來代替一樣『說』類書籍全排在 895.1 的後面。若要將這類放在別處，也未始不可。

2. 據增訂叢書舉要所載，前代叢書裏有歷代小史及稗史集傳，都屬歷史範圍，此類書籍似以放在089.51史部叢書裏爲宜。

083 近代叢書，書多不可勝數，凡有清以來所刊之叢書，皆屬此類。如欲知某書是否是清代的刊物，可查增訂叢書舉要。

084 自著叢書。個人所著之書已搜集而刊在一起的歸入這類。單行本非屬其叢書一部分者仍另分類。例章實齋的章氏遺書，劉氏嘉業堂刊本，搜羅富有，應作自著叢書看。其另一部章氏遺書；長沙經文局書本只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二種，範圍多少限于史學方面，故應仍放在史學裏爲妥。

085 學部叢書，據增訂叢書舉要所載，這類裏天文，地理，三教，九流，甚麼都有，散雜難堪。分類辦法，最好將凡能另分者提出放在別處。其所搜集類別過多者，如諸子彙函，百家類纂，等則不妨放入這類。此外應當注意之要點如下：——

1. 如增訂叢書舉要所錄純粹哲學的書籍之屬此類者，可歸入 181.1 中國哲學類裏。例：先儒諸子合編可入 181.101 中國古代哲學。

2. 校補之書如讀書雜志，羣書拾補等，歸入 085 子部叢書裏頗宜。

3. 軍事學書如武經七書直解可歸入 355 軍事學。

4. 農政全書農政叢書等可歸入 630 農學。

5. 居家必備可入 640 家政學。

6. 河間傷寒，仲景全書等，可入 610 醫學，及其複分類別。

7. 歷法類可入510數學，及520天文學。

8. 圖書集成係類書，應入039.51中國百科全書類。

089.151 地理類叢書，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及蓬萊軒地理叢書可入這類。

089.51 史部叢書應注意之點如下：

1. 爲求找書便利起見，及易於安放，排列爲抽取起見，武英殿二十四史，汲古閣十七史，掃葉山房二十四史，五書局合刻二十四史，均可單分，使各史有特別檢查號碼。要知道那些書是那一種，在編製目錄片時，儘可在片上詳細註明。查了目錄片，整套書的各部檢查號碼就一望可知。故各部的排列地方，儘不妨遠隔，且檢查號碼上既已有詳細記載，故此整套的書籍，在系統實質上並未損及分毫。

2. 史學叢書，正史補餘，考史拾遺等書，可入這類。

3. 二十二史考異，非叢書，似不應放在這裏。

4. 資治通鑑紀事本末係歷史，應入951。

5. 凡屬一朝代的書則按朝代區分例：七家後漢書入 951.022，九家舊晉書輯本入 951.031。餘倣此。

6. 學案可入 181.1 中國哲學類。如要復分，可將中國歷史年代分類號碼或地理分類號碼加上，卽得任何年代或地方的哲學類叢書。

7. 史部書籍可按年代區分，或按地理區分。按地理分類的意思乃是將書籍按其所叙的地方（或與那地方有特別關係）分類，與純粹講地理者大有分別。例：畿輔叢書入 089.5111，湖北叢書入 089.5125。換句話說，就是在089.15後面加上了中國地理分類的號碼，史部叢書及羣邑叢書

之關係，就連合起來了。

8. 純屬地理類，可用0 89.151 屬何年代，卽在這類後加上年代分類號碼。屬何地方，卽加上地理分類號碼。

9. 華夷譯語一類的書，可入比較語言學。

10. 歷朝聖訓可入 172 國家倫理類。雍正硃批上諭可入 328，制定法規類，或入 350 國家行政類。

11. 國史館刊名臣傳，名臣言行錄，年譜類的書，可入 920 集傳類。

12. 三通一類的書可入039.51 中國百科全書類。

13. 八史經籍志一類的書可入015.51 中國書目類。這號碼後面，還可加上中國歷史年代分類數碼。

14. 金石類書籍可入913.51 中國古蹟古物類；或 700 美術類及其複分類

別裏。

089.51十中國地理分類數碼＝郡邑叢書辦法見089.51下所舉要點第七，茲不贅。

(三)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不管單人著作，或總集，都可用1811.1。我在我的杜威書目十類法補編裏曾主張用一個漢字來代替，而在這字後加上中國歷史年代分類數碼。現在覺得用漢字的辦法亦屬不妥。因爲用了漢字就是一個例外，而且强管理書籍的人及閱者去記住所用的漢字，是甚麼數碼的代替符號，也非佳法。我的朋友們現在都以爲漢字還是去掉的好。較當之法，可卽在1811.1後面，加上中國歷史年代分類數碼，如是就成了任何年代的哲學類；加上任何地理分類數碼，就成了任何地方的哲學類。如此辦法，在實用上也不算過

於簡單。

(四)中國語言學及小學。

杜威書籍十類法裏，495是爲東亞中國及日本用的中國的歷史分類是951。那末在495後加上.1卽495.1就成了中國特有的語言學及小學類了。小學所講的是中國文字的形，聲，義，三方面，故放在這裏，似乎算不得是牽强。杜威書籍十類法後的附表第四語言分類(Table4-Philological Diuisions)內中，各類應得的數碼，編得最好。祇須將那些數碼摘出來，就可得我們所需要的類別數碼：例表中爲字典類用的數碼是3。將3加在495.1卽495.13就成了中國字典類了。現在我將我所編目過的幾本書的分類號碼抄錄於下，以資借鏡。

495.1 小學類編 495.114 注音字母發音圖說 495.115古音諧 495.117

隸辨。

495.12 說文解字羣經校字 495.13 經籍纂詁 495.15 國文法草創（杜威法裏未將文法的5載在附表中。這數碼是我參酌杜威原法中各情形加的。）495.16 韻詁

495.2 日語讀本杜威原法裏未有將日本特別提出。可是中國既然有了.1，日本自然可得.2。將.2加在495後卽495.2就成了日本語言學類了。

（五）中國文學

我昔在我的杜威書目十類法補編裏，是主張把個人著作提出來用漢字代替他所應得的分類數碼 895.1，然後再在這漢字後，加上中國歷史年代的分類號碼。以爲像這樣一來，總集可用 895.1 別集則用漢字並中國歷史年代分類號碼，總集與別集，就可以分別淸楚。可是自經實用以後，發現了

很多困難，覺得吾人用杜威方法最好是用數碼一直到底，例外總以愈少爲愈妙。現在我將分類中國文學的辦法從新擬定如下：——

895.1 中國文學。895.101 中國文學哲理。895.102 中國文學輯要。895.103 中國文學辭典。895.104 中國文學論文。895.105 中國文學雜誌。895.106 中國文學會社。895.107 中國文學研究及敎讀。895.108 中國文學叢刊。895.109 中國文學歷史。

案以上爲中國文學的形式分類 (Form Diuisions)

895.11 中國詩詞。案形式分類，亦可做中國文學類辦法。書屬某年代者卽加上該年代的分類數碼。例唐詩三百首可用 895.1104。042 就是唐代的分類數碼。若在地理上有特別的之處，可將地理的分類數碼加上。例：嶺南三家詩可用895.1132。32卽廣東的地理分類數碼。故若能善於利用數碼，中

國詩詞可有三種分類卽形式分類，年代分類，及地理分類。是895.12中國戲劇。辦法同上節。895.13中國小說。辦法同上節。如不分類而用一『說』字來代替，如淸華學校圖書館所採的辦法，也未始不可。895.14中國散文。辦法同中國詩詞類。895.15中國雄辯。辦法同上節。895.16中國名人手札。辦法同上節。895.17中國諷刺文。辦法同上節。865.18 中國文學總集。辦法同上節。四庫所稱的總集，放在這裏頗爲妥當。總集內文體不拘一例，恰配得上杜威所辦的gMiseellang。895.19 中國文學別集。杜威在他的書籍十類法裏對於各國的文學，祇分類到8爲止。這9的數目，很可利用，我國的文學別集，照杜威的辦法如以上所舉，還沒有相當的去處，9的這個位置，誠是一個絕好機會。反正中國文學歷史已有了895.109在895.1後面加上9，卽895.19，已不能發生9是代替歷史的衝突。況且總集既是895.18接着就是895.19中國文學別

集，於條理上也緊湊非常。至於形式，年代，及地理的複分，也可倣照中國詩詞類的辦法。

以上的研究及辦法，都是我最近所得的結果，在實際上頗稱便利。海內外同志，如肯不吝賜教，使我的方法，更臻完善，我謹預先在此，表示我歡迎之竭誠。中國歷史年代分類，及中國地理分類之法，我在杜威書目十類法補編裏，曾將鄙見詳述以供同志之參考。茲為完成我的辦法，及令本文中所提到一切，能使大家容易了解起見，我再把他們附錄在下面以作本篇的尾聲。

附錄

中國歷史年代分類法

951　中國史

951,01　古史　　西紀前2100(?)-206

1 神秘時代 „ 2100(?)-2206

2 夏 „ 2205-1766

3 商 „ 1783-1122

4 周 „ 1134-249

41 周之初期：迄東遷 „ 1134-771

42 周之中期：春秋之世 „ 770-376

43 周之末期：戰國之世 „ 375-249

5 秦 „ 246-206

951, 02 漢三國 „ 206-280

1 西漢 „ 206- 24

2 東漢 „ 25-220

3 三國 〃 190-280

1 魏 〃 220-265

2 蜀 〃 221-263

3 吳 〃 229-280

951.03 晉，南北朝 〃 265-589

1 晉 〃 265-420

11 西晉 〃 265-316

12 東晉 〃 317-420

951.032 南北朝 〃 386-589

1. 南朝 〃 420-589

1 劉宋 〃 420-478

2　齊　,,　479-501

3　梁　,,　502-556

4　陳　,,　557-589

2.　北朝　,,　386-580

1　北魏-拓跋氏　,,　386-534

2　東魏　,,　534-550

3　西魏　,,　535-557

4　北齊　,,　550-577

5　北周　,,　557-581

951.04　隋，唐，五代　,,　581-960

1　隋　,,　581-618

2 唐 ” 618-907

951.043 五代 ” 907-960

1 後梁 ” 907-923

2 後唐 ” 923-935

3 後晉 ” 936-946

4 後漢 ” 947-950

5 後周 ” 951-960

951.05 宋,遼,金,夏, ” 916-1279

1 宋 ” 960-1279

951.05-11 北宋 ” 960-1126

12 南宋 ” 1127-1279

2	遼	〃	916-1201
21	遼，契丹，	〃	916-1125
22	西遼	〃	1125-1201
3	金	〃	1115-1234
4	夏	〃	1034-1227
951.06	元，明	〃	1206-1644
1	元	〃	1206-1370
2	明	〃	1368-1644
951.07	清	〃	1644-1911
1.	開創時期	〃	1644-1683
1	勘定中原	〃	1644-1661

2 三藩之亂 " 1673-1682

3 收服台灣 " 1660-1683

2. 全盛時代 " 1684-1795

1 朔漢及中亞之蕩平 " 1690-1792

2 其他各部之征定 " 1721-1795

951.073. 浸衰時期 " 1796-1911

1 鴉片之爭 " 1839-1842

2 太平天國 " 1850-1864

3 英法聯軍 " 1856-1860

4 中法之戰 " 1884-1894

5 中日之戰 " 1894-1895

6　拳匪之亂　〃　1900-1901

7　日俄之戰　〃　1904-1905

8　辛亥革命　〃　1911

951.08　民國　〃　1912

1　開創時期　〃　1912

中國地理分類法。950 亞細亞 951 中國

1. 縣之位置，可參觀內務部職方司第一科之全國行政區劃表民七；及全國行政區劃表删補民九。

2. 地理分類法中各號碼係爲各該地方歷史書籍之用。其各該地方之地理書籍及遊記等等，則可在 6 後加上 1 而將小數點移前一位。例：北京歷史爲 915.111 北京指南則爲915.1111；

951.1 北部

.11 京兆直隸

.111 京兆

.112 直隸

.1121 津海道

.1122 保定道

.1123 大名道

.1124 口北道

951.12 山東

.121 濟南道

.122 濟寧道

.123 東臨道

.124 膠東道

951.13 山西

.131 冀寧道

.132 雁門道

.133 河東道

951.14 河南

.141 開封道

.142　河北道
.143　河洛道
.144　汝陽道
951.15　陝西
.151　關中道
.152　漢中道
.153　榆林道
951.16　甘肅
.161　蘭山道
.162　渭川道
.163　涇原道
.164　寧夏道
.165　西寧道
.166　甘涼道
.167　安肅道
951.2　中部
.21　江蘇
.211　金陵道
212　滬海道
.213　蘇常道

.214 淮揚道　　.215 徐海道

951 .22 浙江　　.221 錢塘道

.222 會稽道　　.223 金華道

.224 甌海道

951 .23 安徽　　.231 安慶道

.232 蕪湖道　　.233 淮泗道

951 .24 江西　　.241 豫章道

.242 廬陵道　　.243 贛南道

.244 潯陽道

951 .25 湖北　　.251 江漢道

.252 襄陽道　　.253 荆南道

951.26 湖南

.261 湘江道

.262 衡陽道

.263 武陵道

.264 辰沅道

951.27 四川

.271 四川道

.272 東川道

.273 建昌道

.274 永寧道

.275 嘉陵道

951.3 南部

.31 福建

.311 閩海道

.312 廈門道

.313 汀漳道

.314 建安道

951.32 廣東

.321 粵海道

.322 嶺南道　.323 潮循道

.324 高雷道　.325 瓊崖道

.326 欽廉道

951.33 廣西　.331 南寧道

.332 蒼梧道　.333 桂林道

.334 柳江道　.335 田南道

.336 鎭南道

951.34 雲南　.341 滇中道

.342 蒙自道　.343 普洱道

.344 騰越道

951.35 貴州　.351 黔中道

.352 鎮遠道　.353 貴西道

951.4 滿洲

.41 奉天　.411 遼瀋道

.412 東邊道　.413 洮昌道

951.42 吉林　.421 吉長道

.422 濱海道　.423 延吉道

.424 依蘭道

951.43 黑龍江　.431 龍江道

.432 綏蘭道　.433 黑河道

951.5 特別區域

.51 熱河　.511 熱河道

.512 其他旗屬

.52 察哈爾

.521 興和道

.522 其他旗屬

914.53 綏遠

.531 綏遠道

.532 其他旗屬

.54 川邊

.541 川邊道

951.6 邊疆

.61 新疆

.611 迪化道

.612 伊犁道

.613 塔城道

.614 阿克蘇道

.615 喀什噶爾道

.616 阿山道

.617 焉耆道

.618 和闐道

951.62 青海

.621 和碩特部

.622 卓羅斯部

.623 土爾扈特部

.624 輝特部

.625 喀爾喀部

.626 住木土司

951.63 西藏

.681 前藏

.632 中藏

.633 後藏

.634 阿里

951.64 外蒙古

.641 土謝圖汗

.642 三音諾顏汗

.643 車臣汗

.644 扎薩克圖汗

.645 科布多

附註

(一)臧勵龢，中國人名大辭典緣起，第一及二頁，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一〇年（一九二一）。

(二)周禮，第三卷第一九頁，地官司徒，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

(三)仝上。

(四)劉向，七略別錄，第一……五頁，玉函山房輯佚書本；又班固，漢書藝文志，第二……一六頁，八史經籍志本，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五)周禮第六卷，春官宗伯，第四一……四二頁，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文中附註，該書所載，不能詳盡，故採他書補實，因恐箋釋不周，則文義晦澀，或有不能卒讀之處，讀者諒之。

(六)仝上第四三……四四頁。

(七)仝上第四六……四七頁。

(八)仝上，第四七頁。

(九)仝上第四七……四八頁。

(一〇)仝上，第一〇卷，秋官司寇，第一七……一二〇頁。

(一一)仝上，第三卷，地官司徒，第一〇……一一頁。

(一二)仝上，第二卷，地官冡宰，第二〇頁，

(一三)仝上，第六卷，春官宗伯，第一〇頁。

(一四)仝上，第八卷，夏官司馬，第一頁。

(一五)仝上，第九卷，秋官司寇，第一五頁。

(一六)仝上，第二七頁。

(一七)仝上，第二卷，天官冢宰第一九頁。

(一八)班固，漢書藝文志第一頁，八史經籍志本，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一九)張學誠，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第一五之一。章氏遺書第一二卷，第二〇頁。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民國一一年(一九二二)。

(二〇)仝上漢志詩賦，第一五之三，章氏遺書，第一二卷，第二二頁。

(二一)仝上。

(二二)仝上。

(二三)後漢儒林書傳，及隋書經籍志均有頗詳細的記載。上海，五洲同文書局石印本，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

(二四)廣雅書局刊光緒一七年(一八九一)。

(二五)仝上，光緒一四年(一八八八)。

(一六)隋書經籍志有關於這次浩刼的記載。但寫得最沉痛的，我看莫如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所載：「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則製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見馬端臨，文獻通考，第一七四卷第二〇頁。浙江書局，光緒丙申年(一八九六)

(一七)晉書鄭默傳「說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文，删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見晉書第四四卷第三頁。上海五洲同文書局石印本。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

(一八)荀勗因鄭默的中經制成新簿見隋書經籍志，隋書第三二卷，第四頁。上海五洲同文書局本。晉書荀勗傳則說「及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

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見晉書第三九卷第一二頁。上海，五洲同文書局石印本。按鄭默制了中經，荀勗又制了中經二人所撰的，似乎有點矛盾。實則荀勗所撰的中經卽新中經簿之謂。淸章宗源有很翔實的考證。他列出好些書，都是引過荀勗的這部書的。見他所著隋經籍志考證第八卷第二一……三頁。鄂官書處重刊本，民國元年（一九一二）。

(二九)隋書經籍志，隋書第三二卷第四頁。板本仝上。

(三〇)仝上。

(三一)漢書藝文志，第一頁。八史經籍志本，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三二)仝上。

(三三)章學誠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第十五章。氏遺書第一二卷第十九頁。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民國一一年（一九二二）。

(三四)隋書經籍志隋書第三二卷，第四頁。板本同前。

(三五)文選注文選第四六卷，第二三三頁。湖北崇文書局同治八年（一八六九）。

(三六)見唐釋道宣廣宏明集第三卷，第八……九頁，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

(三七)錢大昕元史藝文志第一卷，第一頁。八史經籍志本，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三八)南齊書，王儉傳祇說他撰了七志幷元徽四部目錄。南齊書第二三卷，第九頁。上海五洲同文書局石印本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隋書經籍志，及阮孝緒七錄俱載七志的內容。見隋書第三二卷，第五頁。板本同前；及唐釋道宣廣宏明集，第三卷，第一〇頁，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

（三九）隋書經籍志，隋書第三二卷，第五頁，板本同上。

（四〇）唐釋道宣廣宏明集，第三卷第九頁。板本同上。

（四一）隋書經籍志，餘同前。

（四二）高似孫史略，第五卷第一二頁。古逸叢書本，遵義黎氏校刊，光緒一〇年（一八八四。）

（四三）唐釋道宣廣宏明集第三卷，第一〇……一二頁。板木同前。

（四四）同上第一二頁。

（四五）隋書經籍志，隋書第三二卷第五頁。板本同前。

（四六）牛宏傳，隋書第四九卷，第一……四頁。乾隆四年校刊本（一七三九。）

（四七）許善心傳，隋書第五八卷，第一三頁。乾隆四年校刊本。（一七三九）

（四八）郡齋讀書志，郭嵩燾撰敘。長沙王氏刊本，光緒甲申年（一八八四，）

(四九)高似孫史略第五卷，第一四頁。古逸叢書本，遵義黎氏校刊，光緒一〇年(一八八四)。

(五〇)唐會要經籍載『至貞觀二年(六二八)秘書監魏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粲然畢備』唐會要第三五卷，第一五頁。坊刻倣武英殿聚珍板，又見新唐書崔行功傳，新唐書第二〇一卷，第九頁。乾隆四年校刊本。(一七三九)

(五一)李懷儼之『儼』字，唐會要作『嚴』校書年代，唐會要作乾封元年，(高宗年號西歷六六六)唐書崔行功傳不載校書員，唐會要不載崔行功。唐書崔行功傳則載，見唐會要第三五卷，第一五頁。板本同前，及新唐書崔行功傳，新唐書第二〇一卷，第九頁。板本同前。

(五二)韋述傳，新唐書第一三二卷，第二頁。乾隆四年校刊本。(一七三九)

（五三）馬端臨說「唐分書爲四類，日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見他的文獻通考第一七四卷第二八頁，浙江書局光緒丙申年（一八九六）書籍分類用四部四類的辦法，到唐就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了。

（五四）馬懷素傳新唐書第一九九卷，第二三頁。乾隆四年校刊本（一七三九）

（五五）舊唐書，經籍志卷上，第一……二頁。八史經籍志本，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五六）唐會要載七年（玄宗開元七年，西歷七一九）九月敕比來書籍缺亡，及多錯亂，良由簿歷不明，綱維失錯，或須披閱，難可校尋。令麗正殿寫四庫書，各於本庫每部爲目錄。其有與四庫書名目不類者，依劉歆七略排爲七志。其經，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時代爲先後，以品秩爲次第。其三教珠英，既

有缺落，宜依舊日隨文修補』唐會要卷三一五第一六頁，坊刻倣武英殿聚珍板。

(五七)馬懷素傳，新唐書，新唐書第一九九卷，第二三頁，乾隆四年校刊本，（一七三九）

(五八)元行冲傳，新唐書第二〇〇卷第四頁載：『先是馬懷素譔書志，褚無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冲並代之』板本同前，奏上的話，見舊唐書經籍志卷上第二頁，八史經籍志本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五九)舊唐書經籍志卷上第二頁，有『今錄盛時四部諸書以表經文之盛』新唐書藝文志第一卷第一頁有『而藏書之盛莫過於開元』均八史經籍志本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六〇)舊唐書經籍志卷上第三頁板本同前。

(六一)東方雜誌第二〇卷第二二……二三號，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

(六二)新教育第八卷第四期，五八九……五九〇頁。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

(六三) Dewey melvii; Decimal Clarsification and Relatiue Tndex. Third Summary, 000 底下註解。Hthed N Y Lake Placi l Club, 1922.

古書辨僞方法

張西堂

一

現在辨訂古代僞書的方法，胡適之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已經提出五條了，梁任公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上又擴充爲十數條。這兩位先生所舉之方法是很可採用的；但我們不可自以爲滿足，說是「淋漓詳盡」，而不再討論了。大概方法愈加嚴格，產生之結果必定眞實；方法愈加詳細，產生

之證據必益加多。我以爲嚴格的方法，正確的標準，至少尙有許多地方該加討論說明。我們應當精益求精才是！

我平日很注意這個問題，故於梁胡二先生所說之外，尙有上十條意見。現在請將這些條意見分別寫出，並附帶的討論諸子考證的一些問題。這篇文字實有兩個目的，希望讀者注意。但我要聲明兩件事：第一，我覺得古書辨僞的事業是很重要的，故我大胆的提出這複雜的問題，其中當然不免有些誤處與偏見，我希望讀者不客氣的批評，指教。第二，因爲我沒有關於以「史事」「來歷」爲考訂方法的意見，現在只討論以「思想」「文字」「文體」「旁證」爲辨僞的一些方法。缺漏之處，尙請原諒。茲摘抄梁胡各條於前，（同者不錄）再附以新增各條於後，分爲四層說明。

二

（梁）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者，卽可斷其僞。

（胡）凡能著書立說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學說，總有一個系統可尋，決不致大相矛盾，故看一部書裏面的學說是否能連絡貫串，也可幫助證明那書是否眞的。……大凡一種重要的新學說，發生以後，決不會完全沒有影響。

（增）大凡哲學家之思想，必有個性可見，由此亦可證明古書之眞僞。

（增）大凡思想矛盾衝突之處，宜加審查，不可驟然確定古書之眞僞。

在辨訂古書之方法中，我以爲最重要的莫如思想，故列爲第一項。爲什麽呢？先秦的古書，有許多不是自己編定的；流傳既久，難保無竄亂的地方，這在現存古書中，很可察見的。我們現在若僅根據文字史事等類辨訂古書的

眞僞，恐不免有些寃枉。且一段一節的文字，有時在文字上，史事上，察不出證據來的，我們單恃思想就可做確着的證據了。但是孫星衍說「凡稱子書，多非自著」（晏子春秋序）嚴可均說「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不必手著。」（鐵橋漫稿）他們的話是不錯的，他們拿來辯護晏子春秋，管子這一類却錯了。我們須注意思想，須不以「凡稱子書，多非自著」而沒滅旁的證據。

凡是哲學的著作，必定出於個體精神之努力，在哲學家之著作中，很易見出個性來的。我們讀王充的論衡，處處見得有批評的精神；我們讀莊子的內篇，亦能見出有浪漫的意味。論語上見得有孔子的個性，孟子上見得有孟子的個性。故哲學思想不合個體精神，至少總是假造的證明之一。譬如一部管子，我們決不能見出個體精神來的。論語上說：「管子有三歸，官事不攝，焉

得儉？」又說：「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管子的見解，只是如此，其個性可以想見，他那是提倡「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政治家！梁任公先生說：「管子書中許多與衍的法理，我絕對承認是由後人引申放大，但這種引申放大的話，爲什麼不依託令尹子文，不依託狐偃趙衰，不依託子產，獨獨依託管仲？便可推想管仲和這些思想淵源，一定有些瓜葛。」梁先生是怕把「祖宗遺產蕩去一大半，」故有此話，但是我們實在不能「刀下留人！」只有對於管子「宣告死刑」罷？此外僞書如鬼谷子，鶡冠子，都是看不出個體精神，惟有商君書似有個性存在，但須另加討論其眞僞。

思想是活潑的東西，不能絕對沒有變遷，也不說沒有似乎矛盾的地方；我們憑活潑的思想作史料的考證，應當以愼重的態度處之，思想之矛盾，有

因年代之關係而發生，茲以論語爲例。廖季平說：「論語少壯晚年之語俱有，故不一律」又說『論語「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孔子初年之言，「古」學所祖也，「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樂則韶舞」此孔子晚年之言，「今」學所祖也。』（今古學考）如不明白年代之關係，必以爲孔子之思想有矛盾，某句不是孔子之言了。有人以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不是孔子的，因爲孔子實在作了春秋。其實如明白年代的關係，決不至有此種疑問。思想之矛盾有因特別事故而發生的，請以廖季平爲例。廖季平於「今」「古」畫分甚嚴，後來因受賄而自駁其說。他自己也說過：『舊用東漢法，於「今」「古」劃分甚嚴。壬辰以後，化去「今」「古」之迹，丁酉以後，乃著「小」「大」之分。』（穀梁古義疏）假使千百年後人們不知道他思想之變遷，一定疑惑穀梁古義疏或今古學考不是廖季平的了。胡適之先生說『如韓非子第一

篇勸秦王攻韓，第二篇勸秦王存韓。這是絕對不相容的，司馬光不仔細考察，便駡韓非請人滅他自己的祖國，死有餘辜，豈不寃煞韓非了！故說：「韓非子第一篇是張儀說秦王的書。」其實這一篇不是張儀的，前人如王應麟早已說過了。篇中「華軍之勝」在秦昭王三十四年，「長平之勝」在昭王四十七年。張儀死在秦武王元年，在「長平之戰」前五十一年，張儀那能見到這次大戰呢？這種思想之不相容發生在韓非子，我們也無法說是不是韓非子的，我們於古人思想有不相容處，以審愼處之才是！

註一　以論語證管子，是略本朱子之說而變其意的。關於商君書之眞僞另有討論。

三

(胡)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字，不致亂用。作僞書的人，多不懂這個道理，故

往往露出作僞的形迹來。

(增)在音韻上有一音之誤用，卽可見出古書之眞僞。

(增)在意義上有一義之誤用，卽可見出古書之眞僞。

(增)在文法上有一字之誤用，卽可見出古書之眞僞。

文字在考證古書上是很重要，僞造古書的人們雖能假裝得十分像是眞的，但於一音一義一字之分別上，決不甚留心的。鍾文蒸說：『春秋言「降」後言「下」，春秋言「取」後言「拔」，春秋言「敗」後言「破」，春秋言「滅」後言「屠」，春秋言「伐」後言「擊」。』(穀梁補注)黃楚望說：『左氏成于春秋「無戰國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等詞。』(趙汸春秋師說)這都是以一字爲考證古書之方法的先例。梁任公先生說：「不必從字句上求枝葉之反證，」其實又何妨從字句上求枝葉之反證呢？豈不較確着些？我恐怕煩瑣的

證據，格外使人心服些！罷漢學家考訂一字之意義，有不惜費數千萬言之筆墨的，考證只求精確，不管他枝葉也好，瑣屑也好。故我今于文字一項更細分爲三層。

音韻之變遷是以時代爲轉移，故卽因音韻之時代，以見書籍竄僞之時代，亦是一種方法。老子是孔子以後的人物，其書是戰國時代的出產，可以一字之音爲證。老子是有韻之文，如「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如「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這都極合古韻。但是據顧亭林的考證，離字音就不同了。離古音同羅，戈歌韻，而老子的離字竟用在支韻，讀若今音了！顧亭林在唐韻正上說：「按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知，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爲。」「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

德不離，復歸于嬰兒。」』莊子馬蹄篇『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在宥篇『若彼知之，乃是離之。』始以離爲二字，與知爲韻，顧氏明知古音支歌二部，『在古詩截然不相入，楚詞亦然，』（在楚詞有例外）因爲不敢說老子是後人作的和莊子馬蹄在宥都靠不住，竟認「離」「知」在孔子前之「老子」時已合用了！現在我們知道老子在孔子後，由這「離」字，又加一層證明了易經的雜卦也是靠不住的。顧亭林說：『易雜卦傳「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久與止爲韻，猶之「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親新信爲韻，離字亦不入韻也。』這也有可懷疑的地方，總之，以一字之音爲準，我們也可作爲辨訂古書之方法。（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上亦與顧亭林有同樣之錯誤，不可信。）

在意義上一字之誤用，亦可見出書之眞僞。譬如徽字在說文上訓「循

也，」「王弼注老子始作歸終也。」于今列子書上有「死也者德之徼也」這句把「徼」當「終」字解，可見列子一定是假造的書。(看列子僞書考)閻百詩作古文尚書疏證以一二字鑒別僞古文之處甚多，如五子之歌中之「鬱陶」二字卽其一例。爾雅釋詁「鬱陶，繇喜也。」郭璞註引孟子「鬱陶思君」禮記「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等于繇，邢昺疏說：『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總之，鬱和陶都無憂意，今僞古文竟把他們誤了！(一看原書五十七) 這種意義上一字之誤用，是極明白淺顯的證據，研究文字學卽知。

古代的文字與現今的文字，在文法上有許多不同的地方，譬如「然而」古作「如是而」講，在現今就不同了。清儒的文字很有討論古今用字之區別的，胡適之先生在爾汝篇吾我篇亦說過古代文法一字之使用，有謹嚴之區

別。故今就文法上一字之誤用來考訂古書之眞僞。胡先生說：『尙書大禹謨曰：「天之歷數在汝躬。」論語堯曰篇引此語乃作「在爾躬。」此可見尙書之不可靠。』這是據「汝」字只用爲單數對稱詞主格賓格的結果考證古書。我常以爲老子書中多用「此」字，亦是老子在孔子後之明證。顧亭林考見論語多用斯不用此，至孟子才用此字不用斯字。假如老子在孔子以前，何以書中偏多用此呢？（老子書用此字例狠多，無須詳舉例證）此文法上指示代名詞之一字可爲證明之例。又列子楊朱篇曰：『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在古書上用「但」字爲連接字的似乎沒有而此篇竟連用二但字，恐怕也是作僞之明證罷！「但」在古時作「裼」字講，但裼，肉袒也，我們現在作袒裼，古只用但裼；現在的用法，只是後人引申的，古來並不如此。這也不和「責」「債」「畾」「逼」等古今字相同，說這

但字是後人改的，我們可以引爲證明無礙。此亦就一字之用使而見古書之眞僞。

梁任公先生說：各時代之社會狀態，吾儕據各方面之資料，總可推見崖略，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之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絕者，卽可斷爲僞。社會之風俗，習慣，以及所使用之器具等類，皆可由一字上見出來的；但是不是文字自身的，只應列入史事一項上說。我在上面所舉一字之證，我想很可推用，如若中國文字學者文法學者能考見字之使用的時更代詳細些，則考證僞書必可更加詳明。我希望研究國學的人們，對于此事注意。證據是愈複雜愈不能駁倒，我們還只有從枝葉的瑣屑的方面求複雜的證據！

四

(梁)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之界劃，多讀書者，自能知之，……但一望其

文體，卽能斷其僞者。

(胡)不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體，一個人也有一個人的文體……。

(增)文體從地域上看去，亦有區別。故習發見有不合處，卽可斷其僞。

中國的地域廣大，故留慣風俗民性，向有南北之分，故學者亦不免有地方的色彩，這是沒有什麼疑問的。文學之有地方的色彩在詩詞曲上他們有很多的例子；故從地域方面着眼，以見文體之區別，因而考證全書或一篇之眞僞，當然也是可能的事了。譬如左傳的作者，史記上說是魯君子左丘明，這話固不可靠，(看新學僞經考)其不可靠之處，正由文體之地域上的區別看出來。鄭樵六經奧論說：「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如「楚師熸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爲楚人」。其實左傳中之文體，靡麗浮誇，決不是北方之魯人，樸直剛強，所能描叙出來的。我們由文體的地方色彩着眼，我相信總可作爲一個證

據。我這種意見可以適用到兩方面去。第一，看書中描寫的社會情形，屬於那種區域最多；凡使用時器具生活的狀態，如此等類，可見出作者是屬於何方人物，因此以考證之各種不同的說法。如墨子究竟是宋人呢？還是魯人呢？這個問題，或者可以在文體之地方色彩上尋出根據。第二，思想之發生，或與地域上也有關係，這話說的甚多。我以爲因緣主客都可以說有些須之牽連的，故持以考訂書籍之眞僞，雖說似乎隔一層，其實不無可能之處。這兩層我現在極其相信，我將來總要嘗試的證明一下。

五

(胡)還有一些證據，是從別書裏尋出來的，故名爲旁證。旁證的重要，有時竟與內證等。

(增)旁證之來歷，須加審查，然後引用。

(增)旁證之內容，須加鑒別，方可徵信。

(增)孤證不能爲定說，須求複雜之證據。

我們搜求旁證，原以作爲根據爲目的，如其來歷有許多不可靠處，我們可必拿來欺人自欺呢？旁證之來歷不可靠的約有兩種。第一是後人臆度之言。譬如左丘明這人，史記孔門弟子列傳中並無他的大名，十二諸侯年表序上也只說是魯君子左丘明，劉歆一般左氏學者更未說過丘明是孔子弟子，受經于仲尼。但杜預作春秋左傳敘氏偏說「左丘明受經于仲尼，」而錯認爲孔門弟子。後來左傳學者也不問這句的來歷，究竟史記說過沒有？劉歆說過沒有？竟將杜預的話，奉若天經地義，作爲根據和人辨難，豈不寃哉！又如晁公武讀書志說老子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書關尹喜，這也是無根據的推想，如以爲證明老子時代之資料，雖再詳徵博引些，我恐怕只是欺騙人罷！我以爲

凡屬于後世的臆度之談都須加以一番審查或證明，然後才可引用。第二類的來歷不可靠的東西是後世編造的書籍。僞造的書籍，拿來作旁證，當然是等于無證，這不必說。就是雜鈔的書，如戴記說苑之類亦須加以審查。如戰國策把韓非子初見秦篇當作張儀的，是不可相信的。如荀子勸學篇禮論樂論，我以爲只是戴記等抄荀子，恐怕不是荀子鈔戴記等書，他們本是鈔別人的東西而編成，胡適之先生以爲「究竟不知誰鈔誰，」這話未免過于懷疑了。我們只拿荀子的各篇對照之就知道了，如樂論上非墨的意見，與荀子別篇的思想相同，這分明是別人鈔他的東西。有許多旁證，其來歷並非後人的臆度，而出于比較可靠之古書上，我們也不可盡信。譬如呂氏春秋是比較可信之古書，其本味篇引伊尹說湯的一段如「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等類，一定是託古自重的人們的話，我們若據此依託之言以證明「伊尹割烹要湯」二

事，雖有參驗，亦不免「非愚則誣」的譏評。又如左傳疏引嚴氏春秋引孔子家語觀周篇說：「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這一段話，我們無法證明這家語是王肅僞造，或嚴氏春秋本有可疑。但我們如果是眞的，劉歆何以不徵引？杜預何以不徵引？直至注疏才徵引呢？我們據種種證明見得左丘明是六國時人，據這可疑的觀周篇，便能推翻這種種的證明嗎？其實這嚴氏春秋所引只有靠不住的。（看皮錫瑞春秋通論。）故我們對於旁證，應加鑒別；有許多像是鐵證，其實儘有不能信任之處。

爲什麼我主張孤證不足爲定說呢？我們中國的古書，幾無一種沒有竄亂的痕迹，如以一種孤證就斷言全書之僞，這恐怕有些寃枉。我並不是要替古代僞書辯護，我不過想用暫時取保的辦法，候我們搜集了許多旁的證據，再傳訊，再宣告死刑，就是的。人們考證古書，我希望不以一條證據就以爲滿

足，請他另多的搜集些以求更複雜之明證。比如胡適之先生說王充的論衡之不可全信，我之意見亦復如是。但他說：『但其中如亂龍篇極力為董仲舒作土龍致雨辯護，與全書宗旨恰相反。篇末又有「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的話，全無道理。明是後人假造的。』亂龍篇確是與全書宗旨相反，但王充那樣信命運，也與全書宗旨相反。人們說這是因他自己遭遇不時故極信命運，我們又安知他信土龍致雨沒有特別理由？我們又怎敢擔保他是一個主張澈底的學者？他所說的能全有道理？如以篇末舉出篇名書名為可疑，則論衡中如謝短篇曰：『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又曰：『論衡訓之，將使爽然各知之。』自稱書名篇名，恐怕也不是強證罷！王充本說過：『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但他以命運不虛不妄，要說他以「土龍致雨」必虛必妄，這也有討論之必要。我不過提出這個問題，以證明孤

證之難爲定說，我們應當再蒐尋證據，以討論這種問題。我這段話似與梁任公先生說的「無極强之反證，足以判定某書爲僞者，吾儕只得暫以爲眞」一相同；但我的主旨在於辨僞，而梁先生之意在於求眞，且尚有旁的不同的地方。

六

現在我請提出三個重要的事情。

第一，我們不要只注意整個的贋品，我們對於片斷的假貨也要加以檢查。現在所謂輯軼鉤沈的書籍很不少見。作輯軼鉤沈的事業者，只顧蒐集材料而不鑒別來原，其中不無假造的東西和錯誤之處，所我們若不個別的審查之，其害將與僞書同。最顯著的例子，如現今的尸子，決不是尸佼的作品，然而已公然取得哲學史料的第一等地位了！愼子的佚文有許多不是愼到的，

田駢自己決不會說出「田子貴均。」然而如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之類，不會加以檢查，我們須要認明這假冒的招牌。

第二，我們決不怕把祖宗遺產蕩去大半，如果我們將一方面可認為之眞書考訂出來。我以為辨偽與求眞是一樣的重要，應當一樣的努力去做。不辨偽則哲學史文化史固成了逃器記，靈異經之類，不求眞則哲學史文化史也成了斷爛朝報似的東西，不完全了。我們若欲不將祖宗遺產蕩去大半，若欲構成一部完全無缺陷的文化史之類，則考訂一方面可認為眞書的事業，勢不容緩。求眞的方法可以從辨偽的方法中採用，只變換其目的便是。我要請大家注意這一件廢物利用的事業，把他變成精製品。

第三，我希望人們多作些這類乾燥無味的考證事業，我以為如不把這些古董一件一件問出娘家來，則整理國故的事業必勞而無功。近來講老子

哲學的文章不少，但在不明瞭「老子在孔子後」的時期，對於老子的解釋，簡直是廢話。此可見現在考訂古董之重要。記得黃楚望曾說：「宋氏諸儒經學極深，然考古之功却疎。若以宋儒之精，用漢魏晉儒考古之功，則全美矣。」我們不要像宋儒只講義理，而不究來源，或望文生義，使整理之功白費去，那就好了。疑點正多，考訂急需，此我之所望於青年之研究國學者。我是不願意作使「書受我之益」的工夫的，但處現在時代而講古時學問，我以爲不能免去這種苦工。

最後，我們有見于辨僞求眞之必要，而偏有一般人用欺騙的手段，曲解證據，隱匿證據來哄我們，這是要大張撻伐的。我們更不要自己作出這種「不德」的事。國學研究界中批評太少，我希望能多有些批評，尤其是對於使用欺騙的手段的加以嚴格之批評！

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寫於太原。

古書疑義舉例補

姚維銳

小引

嘗讀德淸俞樾所箸書，獨喜其古書疑義舉例，援引詳明，條理精密，昭然發千古之矇，老馬識途，所以詔迪來學者至矣！近人儀徵劉師培申叔長沙楊樹達遇夫於是書皆相繼有所增輯，（劉箸見國粹學報，楊箸見北京師大國文學會叢刊第一期。）足以補俞氏之缺，意甚善也。不佞學慚窺豹，義存識小，謬欲師劉楊二氏之指，稍事增補，庶亦古人有聞必錄之誼與？海內方家，不吝賜敎，所深幸也！

一　耦語中異字同義例（此與俞氏上下文異字同義例有別）

莊子山木篇曰：『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此耦語也。按：泄與動義近。韓非揚榷篇『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是泄亦訓行字異而義實同也。又

大宗師篇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此亦耦語也。按神與生，字異而義實同也。說文云，『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又云『出，進也，象草木益滋上出達也；』又云『生，進也，象草木生出土上，』是神與生俱有引出之義明矣。又釋詁云『神，重也；』說文云，『身，神也；』詩大雅篇云，『大任有身，』傳『身重也。』箋『重謂懷孕也。』可知懷孕為生之始，義與引出亦相適也。

二　一字不成詞則加助語例

古人屬文遇一字不成詞，則往往加助語以配之。若虞夏殷周本朝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有周，此加有字以為語中助詞也。它如書臯陶謨篇『亮采有邦』之有邦，『夙夜浚明有家』之有家，立政篇『乃有室』之有室，盤庚篇『民不適有居』之有居，多方篇『告猷爾有方多士』之有方，及詩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之有的，十月之交篇『擇三有事』之有事，皆因一字不成詞，加有

字以爲助語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卷三）

詩雄雉篇『道之云遠』瞻卬篇『人之云亡』此云遠云亡之云亦助語也。因遠與亡不成詞故加云字以配之也。昧者不達，訓云爲言，失之遠矣。

書皋陶謨篇『百工惟時，』召誥篇『無疆惟休』時與休不成詞，則加惟字以配之，亦其例也。

襄十七年左傳『而何以田爲』二十二年傳『雨行何以聖爲』晉語『將何治爲』楚語『何不來爲』論語顏淵篇『何以文爲』季氏篇『何以伐爲』莊子逍遙遊篇『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楚辭漁父篇『自令放爲』荀子議兵篇『何以兵爲』韓子說林篇『奚以薛爲』皆因句末第二字不成詞，加助語爲字以配之。（參觀劉淇助字辨略卷一）

詩天保篇『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此言無不爾承也。或字在句中

無意義，此亦如助字之例。一字亦助語也。昭二十年左傳『君一過多矣』莊子大宗師篇『回一怪之』，燕策『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諸一字皆用如助語，所以配其詞也。一或作壹，禮記檀弓篇『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戴禮小辯『吾壹樂辯言』，成十六年左傳『敗者壹大』，襄二十一年左傳『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諸壹氏皆助語，無意義可言，只用以配成其詞而已。而或訓為專壹，或決定之意，俱不得其說而為之辭。詩瞻卬篇『蟊賊蟊疾，靡有夷屆』，又『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此夷字亦語助也。傳箋訓夷為常，失之。昭二十四年左傳『紂有億兆夷人』，言有億兆人也；孟子盡心篇『夷考其行而不掩者也』，言考其行而不掩也；兩夷字並為助語，一則人上加夷，一則考上加夷者，均所以配成其詞耳。

它如詩揚之水篇『云何其憂』之其，柏舟篇『日居月諸』之居及諸，越語

『安與知恥』之與，皆因一字不成詞，加助語以配之之例，披閱往籍，若斯之類，更僕難數，約舉一隅，以待三反。

三　助語用無字例

無有之對也，古今相沿未之或易；然古人屬文乃有用作助語者，不善讀之，則失其本義矣。詩文王篇『王之藎臣，無念爾祖，』傳『無念念也，』箋『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而小爾雅亦云『無念念也。』隱十一年左傳『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昭六年左傳『無寧以善人爲則』杜注並云『無寧寧也。』論語子罕篇『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朱熹集注及馬融注並云『無寧寧也。』此諸無字皆用爲助語，與詩生民篇『上帝不寧』之不字同一用法。又中庸『莫顯乎微。』古無莫同音同義，小爾雅云『無顯顯也』是也。

四　有草木蟲魚鳥獸同名例

草木蟲魚鳥獸，古書所釋，往往有同名者，或音轉於雙聲，或文歸於通字。如爾雅釋草中蓧蓧之與苗蓧，字相通也；蕨攈之與英莌，音相轉也；離南活莌，倚商活脫，考之古音，亦無不相合也。它若釋草有果贏，而釋蟲亦有果贏；釋草有蒺蔾，而釋蟲亦有蒺蔾；釋鳥有天鷄，而釋蟲亦有天雞，此同名之昭然可見者。至於釋草之莪蘿，與釋蟲之蛾羅；釋草之葖蘆萉，與釋蟲之蜚蠦萉，皆取音相同也。又釋草有菋荎藉，釋木亦有菋荎著；釋木有諸慮名山櫐。釋蟲亦有諸慮名奚相；釋蟲有密肌繼英，釋鳥亦有密肌繫英。郭氏景純或疑有重出之文，不知古人命名，不嫌相假，或因其色同，或取其象類，俱未可知也。郭註以葖蘆萉之萉，宜改爲菔，失之。今本爾雅釋蟲果贏字中不從果從虫，而唐石經仍作贏，是石經之文可信也。考釋蟲果贏爲細腰蟲，而釋草栝樓之果贏，亦有長而

銳者；然則命名之同，兼寓象形，亦堪會意，六書之誼，胥可貫通。又釋草茨蒺蔾，言其多刺不可近，故名蒺蔾；而釋蟲蛆蝍之蒺蔾，今蜈蚣也，蜈蚣亦難近，非猶乎蒺蔾與？又釋草莪蘿蒿屬也，其色多白；今釋蟲之蛾羅，蛾其色亦白矣。他若奔星爲彴約言其星光似彴約然也；而石杠謂之徛，徛亦云略彴是石杠之橫水而過亦猶乎奔星之如水而流，故同有彴名。釋山獨者蜀，蜀爲蟲名，獨行而無匹，山亦假借其名。釋草戎葵之爲蜀葵，釋畜大雞之爲蜀雞，同一取義。若夫籧篨爲竹席之名，而口柔之人亦名籧篨；戚施爲詹諸之稱，而面柔之人，亦稱戚施，斯并人亦假物以爲呼矣；又何疑草木蟲魚鳥獸之同名哉！（見經義叢鈔）

五　有叶韻之字而後人誤讀之例

書洪範篇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從古文作誼。唐玄宗開元十四年

詔書，以頗與誼不協，肊改經文爲陂；詎知誼從宜得聲，宜本作㝖，從多聲，正合古音。即使依今文作義，而義古音莪，從我得聲，與頗字固爲不叶也。（參觀簡朝亮尙書集註述疏及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味者不達，泥於今音，而讀古書，誠可哂已。（顧炎武音論答李子德書，亦頗多論及。）

詩國風篇『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束蒲，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如字毛云草也』；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按：許國古作鄦，隸變作鄦，說文『鄦炎帝大嶽之胤，甫候所封，在潁川讀若許，』是其證。鄦今通假作許，從鄦聲，正與蒲爲韻，若孫氏之說，是不知古音者矣。

詩小雅篇『式夷式已，無小人殆。』陳奐云：『殆讀始，與仕，使子韻也。』（見毛詩音）而釋文引音待，是與上文之仕子，已三字不協矣。蓋古音之不講，唐人已然。

詩國風篇云：『凡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德行之行，後人皆誤讀若杏與臧不叶。按：行音杭，與臧韻，凡德行及行列，古人皆讀平聲，非若後世之分析繁碎。顧炎武唐韻正錄至數百事並無讀去聲者，此其明證也。（俞樾谷風篇嵬萎怨爲韵說（見詁經精舍自課文）亦可例此。）

六 句中用韻例

陳奐云：『古人用韻之例自不徒施於句末也，隨處有然。』（見毛詩音）斯言也，證諸經傳而益信矣。詩國風篇『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此不特蟲與螽韻，喓喓趯趯一韻也草阜亦一韻也，此句中用韻之例也。錢氏養新錄云：『周南「於差麟兮」句似無韵，實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字爲韵也。召南「於嗟乎騶虞」乎與虞韵。秦風「於嗟乎不承權輿」，乎與輿韵。鄘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韵桑與上亦韵也。邶風「有瀰濟盈，有鷕知鳴，」

盈與鳴韻，瀰與鷕亦韻也。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韵也。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句似無韻而王與商，文與殷皆韵，咨咨亦韻不必在句尾也。魏風「父曰嗟予子行役，母曰嗟予季行役，兄曰嗟予弟行役，」子與已止韵季與寐棄韻，弟與偕死韻此韻不在句尾也，』錢氏之說亦云詳矣。

披閱往籍，句中用韵層見疊出，又自不獨詩爲然也。莊子人間世篇引楚狂接與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三焉字韻，成生刑韻，兩道字韻兩聖人韻，兩天下亦韻。又曰：『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德與趨韻。已與殆（讀若始，證見前）地，趨，德亦韻，兩已字句中韻兩殆字句中韻，四乎字又韻。又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无傷吾足。』陽與傷行韵，曲與卻足韵迷陽與迷陽，韻无傷與无傷韵。

史記淳于髡傳「甌窶滿篝，汚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此四句不特車與家韻也，甌窶與篝韵，汚邪與車韵，穀與熟韵，蕃與滿韵，穰穰重文亦韵，五與車家亦韻，幾無一字不叶韻矣。左傳讒鼎之銘「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與丕，旦與顯，後與猶，世與怠俱韵也。

七　註經用韻例

古人註經，亦多用韻，固不僅作詩然也。爾雅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顒顒卬卬君之德也，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噰噰喈喈民協服也，佻佻契契愈遐急也，宴宴粲粲尼君息也，」每句第七字皆用韻也。說文「天顛也，吏治人者也，」天顛疊韻，吏治亦疊韻。又「帝諦也；旁溥也；」帝諦疊韵，旁溥雙聲亦韵。又「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神引疊韵，祇提疊韵。諸如此類，說文中更僕難數，此皆注

經用韻之例也。（參觀鄧廷楨說文雙聲疊韻譜）大戴禮記載孝昭冠辭云：『以承皇天嘉祿……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祿與服德韻，是西漢人且既協用之矣。（見經義雜記）

八　二聲相近二義相通而字亦相通例

史記周本紀或作有，蓋或字古讀若域，有字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二聲相近，故曰：『或之言有也。』聲義既相通則字亦相通。說文『或，邦也，从口戈以守一，一地也或从土作域。』詩元鳥『正域彼四方，』傳『域有也。』域之訓爲有，猶或之訓爲有也；或之訓通作有，猶元鳥之『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也。又或猶又也詩賓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言又佐之史也。韓詩又曰作或曰，或古又讀若異（說亦見唐韻正）二聲相近，二義相通，而字亦遂相通矣。

周禮冬官考工記篇『矢人前弱則俛，後弱則翔，』唐石經俛作勉。漢碑黽勉多作僶俛。陸機文賦『在有無而僶俛，』李善注引詩『何有何無僶俛求之。』漢書谷永傳『閔免遁樂，』師古注『閔免猶黽勉也。』而孔穎達左傳疏賈公彥儀禮士冠禮周禮弁師疏則並云『冕俛也。』據此，則俛之與勉，黽勉之與僶俛，閔免之與黽勉，冕之與俛，皆因其聲音相近，故義與字亦互通。

莊子在宥篇『而百姓求竭矣，』求竭雙聲語，猶上文言爛漫爲疊韻語也。求竭卽膠葛，今作糾葛。楚辭遠遊篇『騎膠葛以雜亂兮，』王逸注『參差駢錯而縱橫也。』廣雅膠葛又訓作驅馳，是有行列紛糅之意。此求竭亦同義。求與膠古同聲，王制東膠注膠或作絿，是其證。竭葛皆从曷聲，故求竭得借爲膠葛也。

書呂刑「泯泯棼棼」泯之與湎，棼之與紛，聲相近也。漢書敘傳「風流民化，湎湎紛紛；」論衡寒溫篇「蚩尤之民，湎湎紛紛」湎湎卽泯泯，紛紛卽棼棼，聲相近，義相通，而字亦相通矣。

禮記郊特牲「肵之爲言敬也，」釋文肵音祈。今考說文無肵字，當與祈同。祈亦敬也，書召誥「祈天永命，」言敬天永命也。肵祈聲近義通，字亦相通。

九　二形相似二聲相近而義亦相通例

露敗也。昭元年左傳曰「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言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敗其體也；逸周書皇門解曰：「自露厥家，」言自敗厥家也。管子四時篇「國家乃路」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潞，」莊子天地篇「無落吾事，」所讀路所謂潞所謂落亦俱言敗也。（說詳章氏莊子解故）按露，路，潞，落，四字形聲俱近，故義亦相通也。

莊子人間世篇『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王先謙集解引廣雅『蕉黑也，』說文『蕉生枲也，』此蕉之本誼也。然郭嵩燾云：『蕉與焦通，』故蕉瘁班固焦瘁，左傳又作蕉萃（成九年左傳「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孟子及國策則作憔悴，（孟子「民之憔悴於虐政。」國策「顏色憔悴。」）玉篇更作顦顇，而俱用為形容困苦或枯槁之意；蓋二形相似，二聲相近之字，古人往往通用，不必強為區別也。

陽借為場，說文『場，祭神道也，』釋宮『場，道也，』場古讀若唐，唐古文作陽，與陽場皆从易聲。古釋宮『廟中路謂之唐；』詩傳『唐堂塗也。』章炳麟云：『道塗場之字雙聲而同義。』（見莊子解故）然則，莊子人間世篇所云：『迷陽迷陽，无傷吾行，』迷陽者，卽迷場也，猶言迷塗也。按陽場暘三字形聲相近，故義亦相同也。

襄二十七年左傳『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正義引服虔曰，『蔽踣也，又曰罷也。』釋文云：『服虔王肅董遇並作，』是蔽弊同也。范宣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錢氏養新錄解云：『與此傳同義謂諸侯疲弊事晉楚，則罷於奔命也，』據此則蔽弊敝三字，亦因其形聲相通，故義亦相通也。

十　有雙聲之字連用不分得爲二義例

易說卦篇『坎爲水爲溝瀆。』周禮秋官司寇篇『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鄭注云『溝水瀆，』又云：『瀆溝也。』按溝瀆雙聲字，不得區分二義。周禮天官小宰篇『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書大禹謨篇『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警戒與儆戒。說文云：『警戒也』而戒亦訓警。按警戒雙聲，其義一也。

楚辭離騷篇『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說文云：『歔欷也，』

欷亦訓爲歔。按：歔欷亦雙聲字之連用，不得分訓。

說文云：「一歲豵尙叢聚也。」又云「叢聚也。」而聚亦訓叢。叢聚聚雙聲也，義同。

史記項羽本紀「悲歌忼慨」說文云：「忼慨也。」慨亦訓忼。忼慨雙聲言高亢憤激也。

它若「踰越，」「詰詘，」「緊急，」「號呼，」「滌盪，」「貪饕，」「宦養，」「通達，」「宋慕，」「伶弄，」「邱虛，」「屏蔽，」「屏蔽同，」「潛藏，」「畺界，」「斟勺，」俱爲雙聲字，在古書中往往連用，其義無別；淺人强爲區分，皆多事也。

十一　有疊韻之字連用不得分爲二義例

襄八年左傳：「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杜注曰：「馮迫也。」王念孫曰：「馮亦陵也，馮陵疊韵，不得分爲二義。」又襄十三年左傳「君子稱其功，以

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注曰：『加陵也，馮亦陵也。』爾雅『馮河徒涉也。』詩小雅篇『不敢馮河，』毛傳曰：『馮陵也』正義曰：『陵波而渡，故訓馮爲陵，』此皆足申王氏之說。又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鄭注曰：『馮猶乘陵也。』按：馮陵，乘陵俱疊韻，不得分二義。（王氏經義述聞略同）

閔元年左傳管仲之戒齊桓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說文曰：『宴安也，』安宴古通。按：宴安亦疊韵，不宜分訓。

史記武帝本紀：『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封禪書作浸尋，漢書郊祀志作寖尋，文選風賦作侵淫，李善注云『漸進也，』說文云『侵漸進也。』按：侵尋疊韻，尋淫疊韵，浸尋疊韵，寖尋亦疊韻，俱同義，不得分訓。

詩民勞篇『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傳曰：『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

無良，愼小以懲大也。』正義曰：『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尙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愼矣。』按經義述聞云：『詭隨疊韻字，不得分訓。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詭隨卽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譎詐謾欺之人也。』王說是也，傳與正義俱失之。

它若「傀偉」「俾益」（與埤益裨益同。）「完全」「偪僂」「匐伏」「逸失」「怪異」「愴傷」「氾濫」「排擠」「貪婪」「綢繆」「光明」「照燿」「展轉」「光昌」「團圓」「諷誦」「局促」「禱告」俱爲疊韻，在經傳中連用，其義一也。

十二　補倒句例

莊子應帝主篇曰：『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按：『而曾二蟲之無知，』倒文成句也。釋詁云：『知匹也。』詩檜風篇云：『樂子之無知，』箋云：『樂其無妃匹之意，』「而

曾二蟲之無知，』猶言不能妃匹二蟲也。

論語爲政篇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集注云『道引導齊所以一之也。』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猶言設爲政令以化導之。設爲刑罰以整齊之也此亦倒文成句之例。下文接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與此同。

禮射義『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求反諸己而已。』（據唐石經）王念孫曰『求反諸己，文義不順，蓋涉上文求正諸己而誤也。』愚按：王說非也，求反諸己，猶言反求諸己，倒文成句也。

中國經書之分析

陸懋德

吾國學者凡語及經書，即覺其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勢力；故中國所謂經者，其名詞實爲近時歐美各國所未有也。然因何而謂之曰經？自古至今，尙

無人能爲切實之解釋。近時學者章炳麟先生精於訓詁，嘗謂『經卽是一根線；所謂經書只是一種線裝書』。余昔聞其說而甚以爲不然也。夫以著作稱經，在周末已見於管子墨子莊子荀子等書，知其由來久矣(詳見下節)。今人所謂經書者，大抵皆爲周代人士所纂述之書籍；而周代人士所謂書籍者，又大抵皆用竹簡爲著錄之材料。晉書束晳傳稱汲郡魏王冢發現竹簡穆天子[二]傳齊書文惠太子傳稱襄陽楚王冢發現竹簡攷工記[三]，此其明證也。周秦之時，尚無紙張，故用竹簡；編以竹簡而累積之，則謂之書。古書不但不稱幾本且不稱幾卷。當時凡書皆謂之册；册者古文作[四]𠕋，卽象竹簡編貫之形也。司馬遷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五]，抱朴子[六]稱『孔子讀易，鐵撾三拆。』由此可知孔子之時，皆用竹簡作書，或用韋編聯之，或用鐵撾貫之，而竹簡編貫，既厚且重，決不能用線裝也。余攷古書自漢以後，始改用捲子，故稱曰卷。見漢書藝文志[七]；自

唐以後，始改用葉子，卽今之書本，見歐陽修歸田錄[8]。蓋自書籍用紙爲葉子，方能用線裝定成本故線裝書至早當在唐末始能發生。近時燉煌發現之唐人寫經，尙用捲子不用葉子，此其證也。唐距周相差八百餘年，安得謂周末經書之名，卽由於「線裝書」而起也。

余考古人尊其著作爲經，其起原當在周末。管子[9]書內有經言，墨子[10]書內有經說，是知周人於其本人最精之說，已謂之曰經。管墨之書，雖未必爲本人自作，然經言經說等編至少必爲門人後學所輯。此外荀子性惡篇引道經之語，是必當時有道家之書名道經者矣。莊子天下篇有墨經之名，是必當時有墨家之書名墨經矣。天下篇雖未必出於莊子，然亦必出於門人後學之手。性惡篇當爲荀子所作，當與孟子同時。由此言之，則經之名詞，起於周末，無可疑也。余又考孟子盡心篇曰「君子反經而已矣。」趙岐孟子注曰「經，常[11]也。」

班固白虎通曰『經，常道也。』此語當爲古代相傳之故訓，蓋古人初無名其書爲經者，至周末百家並起，著作繁多，於是尊其精深之語，名之曰經，即爲人人所當遵守之常道也。道家既尊其師說爲道經，墨家既尊其師說爲墨經，則儒家自可尊其師說爲儒經，此即經書之名所由出也。然百家之學既皆稱經，則經之名詞，自不應爲儒家所獨用。故余謂儒家之經當曰儒經；今不曰儒經而曰經，此名之不可不正者也。

世人所謂經者，果何指耶？莊子天道篇稱『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聃』而未言明十二經爲何書。或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然周末之時，決無六緯；又按『十二』字或爲古篆書『六』字傳寫之訛，亦未可知。世人所謂六經者，指實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著作而言也。然古人最初並不稱之曰詩經，易經，書經，禮經，樂經，春秋經，而僅曰詩，曰易，曰書，曰禮，曰樂，曰春秋。莊子天運篇始言

『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一此六經之名所自始也。天運篇雖未必出於莊子之手，然至少必爲周末後學所述。其後禮記經解篇[15]即以此六種著作爲經，六經之名，自此始通用。經解篇雖首稱孔子之說，然此篇實類漢初人文字；則謂六經之名始於周末而通行於漢初可也。其後又因樂經久亡，於是由六經變爲五經。漢武帝以易書詩禮春秋列於學官，宣帝詔諸儒講五經[16]異同，此又五經之名所自始矣。東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見後漢書本傳注引謝承書）蓋以易書詩禮儀禮春秋公羊論語爲七經，（見隋書經籍志引漢人一字石唐）唐以後以易書詩三禮三傳爲九經[17]，宋以後又加以孝經論語孟子爾雅爲十三經[18]。然而周禮禮記均非孔子時代之著作，而三傳及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又均爲孔子以後之人所纂述，故十三經之內，仍當以六經爲正宗也。所謂六經者，漢初人亦謂之六藝，見史記自敘。六經雖古其書，而實皆定於孔子。史

記儒林傳曰，『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因魯史作春秋，以寓正法[一九]。』又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二十]。』余考孔子以易爲學，以詩書禮樂爲教，已見於論語，而作春秋之說，又見於孟子。此皆見於周人之書者也。然則史記之言當是實事，故知六經之學，即孔子之學也。禮記經解篇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二一]。』莊子天下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二二]。』史記自敍曰，『易著天地陰陽，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樂樂其所以立，故長於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草木禽獸，故長於風；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二三]。』漢興，樂經既亡，於是只有五經。揚雄曰『大哉五經之爲衆說郛[二四]。』班固曰『五經何謂易書詩禮春秋也[二五]。』又曰『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蓋班固

以五經配仁義禮智信，猶言五經如天地五常之大道，不可或增，不可或減者也。古人重視五經，不僅以爲五常之大道，且以爲天神之傳授，由是由道德的古訓而入於宗教的神祕矣。易繫詞稱『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漢人謂『伏羲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二六]。』易繫詞又稱伏羲『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於是始作八卦。』書洪範亦稱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八卦爲周易之根源，洪範爲尚書之一篇，其來源之神祕如此，自古有其說矣。其他古人所稱引神祕之事，如曰『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言若天書然[二七]。』又曰『尚書二十八篇，上應二十八宿[二八]。』又曰『孔子敍書，上謂天談，下謂民意[二九]。』又曰『孔子論經，有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三十]。』又曰『孔子學孝經文成道立，齋以告天，玄雲踊，紫雲[三一]開。』又曰『孔子作孝經，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而罄折[三二]。』又曰『孔子作春秋精

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三三]。』又曰『孔子作春秋成，天下血書魯端門；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化爲赤鳥[三四]。』又曰『孔子修春秋成，制孝經，齋戒告備於天，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三五]。』此皆見漢人緯書中所言之神祕。今曲阜孔廟尚存漢魯相史晨碑，內述孔子制作諸經之遺事曰『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景應，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鉤河擿洛，却揆未然[三六]。』此卽總述孔子修定諸經之神跡也。由是觀之，可知古代確有多數人尊六經爲天書，並奉孔子爲『代天制作。』余幼時常見塾師某先生，每誦經書，必洗手淨面，正襟危坐，而後敢開卷，斯亦見神祕之印象入人深矣。

由漢至今之學者，雖未必盡信諸經爲代天之制作，然無人不奉以爲五常之大道。劉勰曰，『經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敎[三七]。』也此語實可代表二千年內中國人對於經書之態度；而其所謂經者，其道是否恆久，其敎是否不刊，是

爲別一問題。然由此亦可考見諸經在中國思想界地位之尊，與其勢力之大矣。諸經在思想界地位既如此其尊，勢力既如此其大，然而究竟現存之諸經，是否爲孔子論定之原文，是否爲周末通行之原本，惜乎自古至今，議論紛紜，莫衷一是。近人或篤於信古而不敢懷疑，或勇於疑古而不求實據，余均無取焉。余故本先秦西漢之舊說，用近時科學之眼光，爲之詳細鉤稽，並分析而辨明之如下：

易者諸經中最古之書也。伏羲始畫八卦見尸子[三八]及易繫詞，此見於周末人之書中者也。伏羲又爲六十四卦，見淮南子要略[三九]，訓八卦出於河圖，見孔安國論語注[四十]此見於漢初人之書中者也。余考河圖之物，周室藏爲寶器，見書經顧命篇，孔子歎爲瑞徵，見論語子罕篇，是必古有其物。蓋上古或有哲人本一時之妙悟，劃陰陽之文於龜板，流之於黃河，伏羲見而法之，遂畫八卦，故謂八

卦出於河圖此亦事之可能者也。要之由八卦變爲六十四卦，遂能包括一切學理，此爲吾國上古之最大發明，世界學者莫不承認。或謂卦詞作於文王，爻詞作於周公，實則在先秦古籍中並無確證。然文王演易見史記自敘，周室增爻[41]見淮南子要略訓，亦皆漢初人舊說。秦時周易以卜筮之書，未遭焚燬[42]。晉時盜發汲郡魏襄王冢，得竹簡本周易上下篇，與西漢人所傳之本正同。此周易尙爲完本之明徵。夫周易爲吾國最古之經，而至今完全無缺，此吾國學術界之幸也。竹簡古本周易原無所附之十翼，而史記漢書均以十翼爲孔子所作，其實在先秦人書中亦無確據。

余考十翼中多稱『子曰』云云，其文例與論語相同，此明爲孔門後學所記，非孔子手筆也。然周易上下經自爲完全之書，雖無十翼，無害其爲全本也。論語孔子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書之貴重，於此可見。

史記儒林傳言『魯商瞿受易於孔子，[四四]』又傳六世至菑川田何。據漢書儒林[四五]傳，沛人施讎，蘭陵人孟喜，諸人梁丘賀，均受易於田何，東郡頓丘人京房又受易於田何弟子梁人焦列壽，於是西漢之時易有施孟梁丘京四家之學，列於學官。今四家之學皆亡。

東漢人所傳書緯稱尚書原有三千篇，孔子刪爲百編，[四六]此言蓋不可信。西漢人舊說多以二十八篇爲備。[四七]然揚雄法言問神篇曰『古之說書者序以[四八]百，』是西漢人亦有百篇之說也。余謂上古遺文，決無三千篇之多，亦不至如二十八篇之少；然則百篇之說，較爲可信。史記儒林傳稱『秦焚書，濟南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敎於齊魯之間。[四九]』所謂二十九篇者，即以顧命及康王之誥分爲二篇，史記周本紀分列二篇之名，其說即出於伏生，然合之仍爲二十八篇也。史記儒林傳又稱『孔氏有古文

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惜此十餘篇後遭巫蠱之禍，未列於學官，遂以亡失。其後武帝末年，民間有得泰誓篇於屋壁者，獻於[五十]朝，而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又得尚書一篇，[五一]然二篇皆不久亦亡，後無傳焉。然則三代所遺之高文典冊，卽此二十八篇而已。晉以來之僞古文尚書久有定論，故不多述。書經以堯典爲首篇，而稱「曰若稽古帝堯」則知其非堯時著作明矣。孔穎達謂堯典爲虞史所修，[五二]劉逢祿謂爲夏史所修，[五三]魏源謂爲周史所修，[五四]其實皆無確實證據。然謂二十八篇已爲周代史官所整理，而其中亦有虞夏商史官之遺文，則無可疑也。史記稱「孔子序書」[五五]又稱「孔子論次詩書」[五六]。曰「序」曰「次」，其意正同，均爲編定次序之義，是西漢人並無孔子刪書之說也。余又考所謂序書，卽是次書；自東漢人班固誤讀序字，遂又謂孔子爲尚書作序，[五七]「言其作意」，而不知西漢人實無此說。前言揚雄所謂「古之說書

者序以百』正謂次以百篇也。今所存書序蓋後人由史記三代本紀及世家各篇內針出而加以補綴。皮錫瑞謂史記引書序[五八]，而不知其實爲作書序者鈔史記也。據史記儒林傳，[五九]文帝求治尚書者，時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於是使朝錯往受之。又據漢書儒林傳[六十]，伏生之書傳千乘人歐陽伯和及夏侯勝夏侯建，於是西漢之時，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列於學官。今三家之學皆亡。

史記孔子世家稱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六一]』是孔子刪詩，西漢人已有此說矣。此事在先秦人書中雖無其他確據，然古詩決不止三百五篇，可斷言也。然『詩三百』已見論語，又可見其由來已久。此經自遭秦火之後，依然完全存在。班固曰，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中故也[六二]。』今詩中最古之篇曰商頌，相傳爲商代詩人之著作[六三]，其實不然也。余考史記宋世家曰『宋大夫正考父美襄公修仁行義，故追道殷所

以與，作商頌[六四]，』此明謂商頌爲周末宋大夫所作也。西漢人韓嬰[六五]韓詩及揚雄法言並同此說，可見商頌乃宋人追美前王而作，並非商代之遺詩也。由是言之，大雅周頌亦多爲周人追美前賢而作，未能皆證明爲周初之遺詩也。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則知關雎作於『周道之缺，』鹿鳴作於『仁義陵遲，』然則二詩出於周衰，亦爲西漢舊說，而東漢人鄭玄反謂二詩爲文王時作者誤矣[六六]。惟周公作鴟鴞之詩，見於書經金縢篇，周公作清廟之詩，見於尚書大傳皐陶謨篇，周公作文王之詩，見於呂氏春秋古樂篇；此皆信爲周初作品，距今亦三千年矣。蓋詩經不過代表周人一代之著作，而其年代最早者，亦只有周公之作數篇，並未有周公以前之遺文也。今所傳毛詩傳，據鄭玄之意以爲子夏所作[六七]，其實西漢人實無此說。『余考後漢書儒林傳稱東海人衛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六八]。』然則詩序爲東漢人所作，已有明據。余又考東漢以前之

著作，無人語及詩序者，此亦一證也。要之今之詩序是否爲衛宏之書（崔述認詩序爲衛宏所作）亦無確證；然其非子夏之作則無可疑也。據史記儒林[69]傳，漢興言詩者有魯人申培，齊人轅固，燕人韓嬰，於是西漢之時詩有魯齊韓三家之學，[70]列於學官。今三家之學皆亡。

尸子稱『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71]此周時已有禮書之明證也。然當時雖有其書，必不完備。史記儒林傳稱『禮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散亡益多。獨有士禮，魯人高堂生能言之。』[72]漢書儒林傳稱士禮有十七篇[73]。藝文志又稱『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74]所謂魯淹中者蓋卽指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在之地，而所謂孔氏者，蓋卽指孔安國之家也。余考士禮十七篇，卽今之儀禮是也。藝文志又稱『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勝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75]

然則三家所傳者，均爲儀禮之學，其事甚明，此卽西漢人所謂禮也。蓋當時僅有士禮十七篇，列於學官，而士禮又僅有三家之說，備人傳習。前言後得禮古經五十六篇，除內有十七篇與士禮相同外，餘三十九篇，皆爲古文，均無師說，未立學官，故未久而亡。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又得逸禮一篇[七六]，而河間獻王亦得古文禮禮記[七七]，其書後皆不傳。然河間獻王所得之禮記，後人亦無能證其爲今之禮記。故知西漢人所謂禮，所謂戴氏之禮者，卽指士禮而言，亦卽指今之儀禮而言也。晉人始謂『戴德刪古禮八十五篇爲大戴禮，戴聖刪爲四十九篇爲小戴禮。馬融盧植又考其異同，去其繁重，卽今之禮記[七八]。』余考大戴禮小戴禮二書之名，均未見於史記漢書，是知西漢人並無『大小戴作禮記』之說，而今之禮記，實爲馬融盧植所輯也。士禮十七篇，是否爲周公遺制，今已無從證明，然謂爲周人所述周代舊制，則尙爲可信。禮記雖或爲東漢人馬融

盧植所輯，而內存先秦及西漢舊說尚多，然亦雜矣。據漢書儒林傳，后倉爲東海郯人，說禮數萬言，授梁人戴德戴聖沛人慶普，於是西漢之時，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立於學官[七九]。今三家之學皆亡。

春秋爲孔子所作，孟子已言之，所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也。史記稱「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八十]」又曰「孔子論史記舊文，興於魯而次春秋，約其文詞，去其繁重，以制義法。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八一]。」嚴氏春秋曰，「孔子與左邱明乘而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八二]。」劉向別錄稱「左邱明授曾申[八三]。」此皆西漢人之舊說也。然則孔子之春秋當時必與左氏之傳相輔而行。春秋所以寓褒貶，左傳所以詳本事，缺一不可者也。漢興之初，春秋何以完全保存，左傳何以無人傳習，後人已無從考明。東漢人雖稱「漢興，張倉賈

誼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詁，授趙人貫公[84]。」然西漢所作史記張倉賈誼二傳，均無此事，則此言亦非舊說也。且據劉歆所言，則春秋左傳藏於祕府，未有今文[85]，未行於民間，是知西漢人尚未有治左氏傳者也。司馬遷以太史之資格，當可見祕府中之左傳，而非外人所能借讀。左傳既不通行於世，於是春秋之本事無人能詳，而春秋之大義遂無人能通，蓋不能以空言說經也。史記儒林傳稱「漢興至於五世之間，惟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86]，」斯可見當時通春秋者之少矣。左傳既不通行，且其書重在記事，而不重在解經，故當時僅有公羊穀梁二家爲解經之書。舊說公羊穀梁皆受春秋於子夏，余考此說始於戴宏[87]應劭[88]，此實東漢人誇誕之說，不足信也。二子既非受子夏眞傳，則所說亦未必盡合孔子本意也。據史記儒林傳，漢初言春秋者，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瑕丘江公治穀梁春秋[89]。公穀二人究竟生於何時，受

春秋於何人，在西漢著作中已無可考。漢書藝文志亦僅言公羊子爲齊人，穀梁子爲魯人而已[九十]。然謂公穀二人生於漢初以前，尙爲可信，此因治公羊之胡毋生，治穀梁之江公，皆西漢初年之人故也。據漢書藝文志，在西漢之時，公羊穀梁二家之學，均列於學官[九一]。今二家之學尙存。

前所述如易上下篇，詩三百五篇，禮十七篇，書二十八篇，及公羊氏穀梁氏春秋，此皆西漢人所謂經也。其說皆有傳授可考，其學皆有淵源可尋，又其書皆列於學官，掌於博士，此卽西漢人所謂經學也。又因已上各經皆已寫爲漢初通行文字，故謂之今文經。書史記儒林傳所謂『以今文讀之』漢書儒林傳所謂『以今文字讀之』者卽謂此也。此外又有所謂古文經書者，如漢祕府中有古文易經[九二]，而武帝末年，魯共王壞孔子宅，聞鼓琴瑟鐘磬之聲，乃止不壞，而得古文尙書禮記論語孝經，而祕府中又有春秋[九四]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

書，河間獻王又得古文周官禮禮記孟子之屬。[九五]東萊人費直所治周易與古文[九六]同。孔氏古文尚書[九七]比今文多十六篇，時遭巫蠱之禍，未立學官，故未久而亡。詩有毛詩二十九卷，漢書藝文志稱『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九八]，蓋班固亦不能證明其傳授，故稱之曰『自謂』，蓋不之信也。魯淹中所得古禮經，比今文多三十九篇[九九]，然未久亦亡。漢書藝文志所存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此蓋與前言河間獻王所得禮記略同，今共存四十九篇，謂之禮記，又三十八篇，謂之大戴禮。漢志所載左氏傳三十卷，蓋卽漢祕府所藏之本，而是否卽今之左傳，亦無從證明。漢志又載周官經六篇，或卽前言河間獻王所得之本，今只存周官五篇，後以考工記補之，謂之周禮。以上各書，在西漢皆因無人傳授，無人通曉，無人譯爲今文，故謂之古文，均未列於學官。如漢志所錄，在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篇之外，又有古論語

二十篇，蓋卽前言魯共王所得之本。孝經十八章之外，又有古孝經二十二章，蓋亦共王所得之本。此二書之今古文無甚大異，不過有幾處章節字句之不同而已。此西漢經學今古文字之大略也。

由前所述觀之，可見西漢已列學官之今文諸經，皆漢初經師之舊說。漢初去周末未遠，有師承可尋，有家法可守，雖未必直接孔子之眞傳，然亦必淵源孔門之遺說，此西漢經學所以可貴。而西漢經學究竟是否無誤，則又爲別一問題也。惜乎各家之書皆亡，今所存者只有公羊穀梁之春秋傳而已。再以古文之書言之，如費氏之易，孔氏之書，今皆不存。漢書藝文志有毛詩故訓傳，而未言作者姓名，且稱『毛公自謂子夏所傳』，可見其無他證據矣。余考今本毛氏傳所說多與左傳周禮相合，而左傳周禮在王莽篡位以前，實未通行，此見今本毛詩傳，當作於王莽以後也。余又考後漢書儒林傳馬融亦作毛詩

傳，然則今本毛詩傳或卽東漢人馬氏之書，實非西漢人毛氏之書也。余前已證明大小戴均受儀禮，並未作禮記，有史記漢書爲據。又前已言據晉人說，則今之大小戴禮記乃東漢人馬融盧植所輯，非西漢人戴氏之作也〔一〇一〕。左傳周禮在西漢並爲晚出古文，傳受皆不明瞭。左傳乃紀事之書，今本雖未必爲左邱明〔一〇二〕，原書，然大半必爲周末人所著。周禮爲記政之書，今本雖非周公制作〔一〇三〕，然大半亦必爲周末人所述。或以二書爲劉歆僞作，則劉氏其可謂萬能乎？晉時盜發汲郡魏襄王冢，得竹書紀年〔一〇四〕，所言多與左傳符同，是知左傳內容大部分必爲先秦古書無疑矣。周禮原缺冬官，河間獻王購以千金不得，乃取考工記補之，此事初見隋書〔一〇五〕，而漢人亦無此說。六朝時，盜發襄陽楚王冢，得科斗書考工記〔一〇六〕，然則此書亦必爲先秦古書無疑矣。論語，孝經，孟子，爾雅，西漢人均視爲傳記之書，尚不尊爲經也。東漢人好治古文經學，然所注古文諸經，亦多失傳，今

所存者，亦只有鄭玄三禮法，趙岐孟子注而已。

章學誠謂『六經皆史』[107]，其說非也。經內如尚書，如春秋，固皆古史之類，而易詩禮性質不同，豈可謂之史書乎？顧炎武謂『經學卽理學』[108]其說亦非也。經內如易，如禮，固皆言理之書，而詩書春秋性質不同，豈可謂之理學乎？二氏皆未詳細分析，故言之未得其當也。余用近世科學方法，將諸經分爲三類，曰哲學，曰史學，曰文學。現存之五經，固皆可歸納於此三類。周易論語孝經孟子，在哲學以內，禮記多述七十子後學遺言，亦附焉。尚書春秋在史學以內，公羊穀梁左氏解釋春秋，周禮儀禮紀載古制，亦附焉。詩經在文學以內，爾雅詳於古訓，亦附焉。再就其內容分析之，禮記雖在哲學範圍以內，而其中如王制月令喪服等篇，爲記制度之書，又有史學的性質。尚書雖在史學範圍以內，而其中如洪範皐陶謨等篇，爲言學理之書，又有哲學的性質。然自其大體而論，固

可以三類分析者也。由以上之分析觀之，可知周易為最古之哲學，尚書為最古之史學，詩經為最古之文學。自此系統既定之後，則後起之著作，皆可按類分入其內，無慮渾淆矣。然則經之稱謂，與經學之名詞，雖廢去可也。茲為分析其門類如下：

1 哲學類——易經，論語，孝經，孟子，及禮記。

2 史學類——書經，春秋三傳，周禮及儀禮。

3 文學類——詩經，及爾雅。

試就哲學類言之，余前述周易上下篇尙全，且與汲冢古本正同，其為周人相傳之古書，毫無疑義。易內之十翼，並非孔子所作，前已言之矣。論語記曾子之死，而曾子在孔門中年又最少，且壽又最長；是知論語當為孔子再傳弟子所記，且今本論語又為張禹所亂，非原書矣。孝經開端言「仲尼居，曾子侍，

』此可見不僅非孔子所作，亦且非曾子自著，且其文多鈔襲左傳，姚際恆古今僞書考已詳言之矣。西漢人治孝經者，凡四家[一〇]，其說皆亡，今本孝經或東漢人所補輯歟？孟子爲公孫丑萬章之徒所作，已見史記[一一]。余前已言今本禮記爲東漢人馬融盧植所輯。然其內存七十子後學遺言尙多，惜不易分辨。再就史學類言之，余前已言書序非孔子所作，尙書二十八篇中，其殷盤周誥凡十篇，已不可讀。史記多採錄尙書原文，惟於殷盤周誥則略而不錄，蓋自西漢人已不能通其讀，後人無能爲役矣。春秋之作，『子夏不能贊一詞[一二]』其精微可知。夫褒貶賞誅既繫於一字，而三傳之說經又各不同，然則後人將何所適從乎？余前已言張倉賈誼傳受左氏傳，非西漢舊說，並言公羊穀梁二氏，亦非子夏弟子。春秋之師說既缺，徵言絕矣。儀禮僅存士禮，周禮僅存五官，且二書所言禮制，彼此不同，可知爲周末一家之紀載，非周公一代之制作也。再就文學類

言之，詩經尚全，並與論語所言之篇數相符。余前已證明詩經之商頌爲宋大夫所作，而周詩僅有周初之詩數篇，餘均爲東遷以後作品。且西漢三家之詩說既亡，而今本之毛詩序毛詩傳又爲東漢人所作，余亦言之於前矣。然則所謂某詩爲某作者，安可信乎？爾雅乃漢初時『小學家綴緝舊文遞相增益』[二三]更不得謂之爲經。然則吾國人二千年以來所尊爲『神聖不可侵犯』之孔門經典者，實則殘缺譌亂，所餘無幾矣。

歐陽修曰：『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間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於本眞』[二四]。蓋最初諸經原不難讀，自遭秦火以後，始變爲『脫亂訛缺』非爲之分別直僞，辨析異同，則後生小子無從下手也。余謂最要之條件須以先秦西漢之說爲證。關於著作人者，如前述伏羲畫八卦，見於尸子；孔子作春秋，見於孟子。關於篇章者，如前述詩有三百，見於論語，禮存士禮，

見於史記。此皆爲先秦西漢舊說，當爲可信。自此以後，頗多虛誕之說。如前述史記並未言賈誼治左氏，而漢書則言賈誼作左傳詁，故信漢書不如信史記，因史記代表西漢人舊說，而漢書則參加東漢人意見也。又如前述班固僅謂穀梁子爲魯人，而應劭則謂穀梁子爲子夏弟子，故信東漢末年著作，不如信東漢初年著作，因東漢初年傳聞失實尙小，而東漢末年傳聞失實又多也。又如前述史記稱宋大夫作商頌，而漢末人反謂商頌作於殷代；漢書稱戴氏傳士禮，而晉初人反謂禮記作於戴氏。如此之類，以誤傳誤，輾轉至今者甚多，故不可以不辨也。夫諸經之存於今者，其數已微矣。近時青年學子，往往震於聖經之名，而不知其內容何似，故略爲分析如上，以便初學。莊子曰『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一一五)孰知今之六經又皆『脫亂訛缺』之陳迹。然而吾國最寶貴最尊重視爲『神聖不可侵犯』之古籍，已盡於此矣。

附註

一、章太炎演講國學概論，第六頁，上海泰東圖書局本，民國一一年（一九二二）。

二、晉書第五一卷，第二五頁(下)，五洲同文局本，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

三、南齊書第二一卷，第二頁(下)，同文局本，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

四、說文古籀補第二卷，第一〇頁(上)，吳大澂自刻本，光緒戊戌年（一八九八）。

五、史記第四七卷，第二三頁(下)，同文局本，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

六、抱朴子第四卷，第三二頁(下)，湖北局本，光緒元年（一八七五）。

七、漢書第三〇卷，第三頁(下)，同文局本，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

八、歐陽修歸田錄第二卷，第一三頁(下)，學津討原本，嘉慶一〇年（一八〇

五。）

九、管子第一卷，第二頁（上），四部叢刊影宋本，民國九年（一九二〇。）

十、墨子第一〇卷，第一頁（上），靈巖山館本，乾隆甲辰年（一七八四。）

一一、趙岐注孟子第一四卷，第一八頁（下），四部叢刊影宋本，民國九年（一九二〇。）

一二、白虎通第四卷（上）第八頁（下），抱經堂本，乾隆甲辰年（一七八四。）

一三、莊子集解第四卷，第五頁（上），王先謙自刻本，宣統元年（一九〇九。）

一四、莊子集解第四卷，第一四頁（上），王先謙自刻本，宣統元年（一九〇九。）

一五、禮記第一五卷，第一頁（上），四部叢刊影宋本，民國九年（一九二〇。）

一六、詳見漢書儒林傳及宣帝本紀甘露三年（元前五一）詔書。

一七、日知錄第一卷第二頁（下），湖北局本，光緒元年（一八七五。）

一八同上。又按唐人雖用九經而開成（八三六……八四〇）石經亦附刻論語，孝經，爾雅。

一九、史記第一二一卷，第一頁（下。）

二〇、史記第四七卷，第二三頁（上。）

二一、禮記第一五卷第一頁（上）四部叢刊影宋本，民國九年（一九二〇。）

二二、莊子集解第八卷，第二八頁（上。）

二三、史記第一三〇卷，第九頁（下。）

二四、揚子法言第八頁（上），湖北局本，光緒元年（一八七五。）

二五、白虎通第四卷（上）第八頁（下。）

二六、漢書第二七卷第一頁（下。）

二七、惠棟九經古義第三卷，第一頁（上，）引書賸，學海堂本，道光（一八三…

…一八五〇）末年。

二八、皮錫瑞書經通論第四頁（上），引正義思賢書局本，光緒丁未年（一九〇七）

二九、馬總意林第四卷第一二頁（上），學津討原本，嘉慶一〇年（一八〇五）。

三〇、太平御覽第八〇四卷第五頁（下），引演孔圖，鮑氏仿宋本，嘉慶一二年（一八〇七）。

三一、太平御覽第六一〇卷第八頁（下），引孝經中契。

三二、北堂書鈔第八五卷第一二頁（上），引孝經右契，金陵局本，同治一〇年（一八七一）。

三三、劉向說苑第一四卷第四頁（上），湖北局本，光緒元年（一八七五）。

三四、何休公羊傳解詁第一二卷第九頁（下），金陵局本，光緒二一年（一八

九五）

三五、宋書第二七卷，第九頁（上）同文局本，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

三六、漢魯相史晨碑現存曲阜孔廟漢碑亭。

三七、劉勰文心雕龍第一卷，第一〇頁（上），兩廣督署本，道光一三年（一八三三）。

三八、北堂書鈔第一五三卷，引尸子。

三九、淮南子第二一卷，第四頁（下）湖北局本，光緒元年（一八七五）。

四〇、孔星衍周易集解第一卷，第一頁引學雅堂本，咸豐（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初年。

四一、同（三九）。

四二、史記，第六卷，第二二頁（下）。

四三、晉書，第五一卷第二五頁（下）。
四四、史記，第一二一卷，第一頁（下）。
四五、漢書第八八卷，第七頁（上）。
四六，尙書正義第一卷，第九頁（下）引，江西局本，嘉慶二〇年（一八一五）。
四七、漢書第三六卷，第三六頁（下）。
四八，揚子法言第九頁（上），湖北局本，光緒元年（一八七五）。
四九、史記第一二一卷，第八頁（上）。
五〇、尙書正義第一卷，第一一頁（下）引，劉向別錄，江西局本，嘉慶二〇年（一八一五）。
五一、王充論衡第二八卷，第一頁（下），湖北局本，光緒元年（一八七五）。
五二、尙書正義第二卷，第二頁（上），江西局本，嘉慶二〇年（一八一五）。

五三、續經解第三二三卷第一頁(上)，南菁書院本光緒一二年(一八八六)。

五四、魏源書古微第一卷第一頁(上)，淮南局本光緒四年(一七八八)。

五五、史記第四七卷第二二頁(上)。

五六、史記第一二一卷第一頁(下)。

五七、漢書第三〇卷第四頁(下)。

五八、皮錫瑞書經通論第三三頁(下)，思賢書局本光緒丁未年(一九〇七)。

五九、史記第一二一卷第八頁(上)。

六〇、漢書第八八卷第一二頁(上)。

六一、史記第四七卷第二二頁(下)。

六二、漢書第三〇卷第六頁(上)。

六三、鄭氏詩譜第一九頁(上)，江南局本。

六四、史記第三八卷第一六頁（下）。

六五、史記第三八卷第一六頁（下），集解引韓詩。又按揚子法言學行篇亦曰正考父常希尹吉甫矣。又按魯語雖有校商頌於周太史之說，然周人多謂宋爲商，且宋詩亦必存於周史也。

六六、鄭氏詩譜第三頁（下）第一四頁（下），江南書局本。

六七、毛詩正義第一卷第一頁（上）引，江西局本嘉慶二〇年（一八一五）。

六八、後漢書第一〇九卷（下），第六頁（下）同文局本，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

六九、史記第一二一卷第五……第八頁。

七〇、漢書第三〇卷，第六頁（上）。

七一、文選李善注第一六卷第二六頁（下），恨賦注引湖北局本，同治八年（一

一八六九）

七二、史記第一二一卷，第九頁（上）。

七三、漢書第三〇卷，第七頁（下）。

七四、同上。

七五、同上。

七六、王充論衡第六卷，第六頁（下）湖北局本，光緒元年（一八七五）。

七七、漢書第五三卷，第一頁（下）。

七八、經典釋文第一卷第一八頁（下），序錄引陳邵說，抱經堂本，乾隆辛亥年（一七九一）

七九、漢書第三〇卷，第七頁（下）。

八〇、史記第一二一卷，第二頁（下）。

八一、史記第一四卷第一頁（上）。

八二、左傳正義第一卷第一一頁（上）引，江西局本嘉慶二〇年（一八一五）。

八三、左傳正義第一卷第一頁（下）引。

八四、漢書第八八卷第二六頁（下）。

八五、漢書第三六卷第三六頁（上）。

八六、史記第一二一卷第一一頁（上）。

八七、公羊傳徐彥疏第一卷第二頁（上）引，江西局本嘉慶二〇年（一八一五）。

八八、經典釋文第一卷第二〇頁（下），序錄引風俗通，抱經堂本，乾隆辛亥年（一七九一）。

八九、史記第一二一卷，第一〇……一一頁。

九〇、漢書第三〇卷，第九頁（上）。
九一、漢書第三〇卷，第一一頁（上）。
九二、漢書第三〇卷，第三頁（下）。
九三、漢書第三〇卷，第七頁（上）。
九四、漢書第三六卷，第三六頁（上）。
九五、漢書第五三卷，第一頁（下）。
九六、同（九二）
九七、同（九三）。
九八、漢書第三〇卷，第六頁（上）。
九九、漢書第三〇卷，第七頁（下）。
一〇〇、後漢書第一〇九卷（下），第六頁（下），同文局本，光緒癸卯年（一九

〇三)

一〇一、見(七八)。

一〇二、史記稱左傳爲左邱明所作,見前。

一〇三、劉歆謂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賈公彥周禮序引周禮正義第一卷,第一〇頁(下),江西局本嘉慶二〇年(一八一五)

一〇四、杜預左傳集解後序附杜注左傳本後,學部圖書局本宣統元年(一九〇九)

一〇五、隋書第三二卷,第一六頁(下),同文局本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

一〇六、同前(三)。

一〇七、張學誠文史通義第一卷,第一頁(上),粵雅堂本咸豐(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初年。

一〇八、全祖望鮚埼亭集第一二卷第二頁(下),借樹山房本同治一〇年(一八七一)

一〇九、崔述洙泗考信錄第二卷第一一……一二頁,東壁遺書本道光二年(一八二二)。

一一〇,漢書第三〇卷,第一二頁(下)。

一一一、史記第七四卷,第三頁。

一一二、史記第四七卷,第二六頁(下)。

一一三、四庫全書提要第四〇卷,第一頁(下),點石齋本,光緒二六年(一九〇〇)。

一一四,新唐書第五七卷,第一頁(上),同文局本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

一一五、莊子集解第四卷,第一四頁(上),王先謙自刻本,宣統元年(一九〇

九。

對於國學書的討論

胡適之

這是我答應清華學校胡君敦元等四個人擬的。他們都是將要往外國留學的少年，很想在短時期中得着國故學的常識。所以我擬這個書目的時候，并不爲國學有根柢的人設想，只爲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這是我要聲明的第一點。

這雖是一個書目，却也是一個法門。這個法門叫做「歷史的國學研究法。」這四五年來，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詢問「治國學有何門徑」的信。我起初也學着老前輩們的派頭，勸人從「小學」入手，勸人先通音韻訓詁。我近來懺悔了！那種話是爲專家說的，不是爲初學人說的；是學者裝門面的話，不是教育家引人入勝的法子。音韻訓詁之學，自身還不曾整理出個頭緒系

統來，如何可作初學人的入手工夫十幾年的經驗使我不能不承認音韻訓詁之學只可以作「學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學」的門徑。老實說來，國學在今日還沒有門徑可說；那些國學有成績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幹出來的。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學的門徑。對初學人說法，須先引起他的眞興趣，他然後肯下死工夫，在這個沒有門徑的時候，我曾想出一個下手方法來：就是用歷史的線索做我們的天然系統，用這個天然繼續演進的順序做我們治國學的歷程。這個書目的順序，便是下手的法門。這是我要聲明的第二點。

（一）工具之部

這個書目不單是爲私人用的，還可以供一切中小學校圖書館及地方公共圖書館之用。所以每部書之下，如有最易得的版本皆爲注出。

書目舉要（周貞亮李之鼎），南城宜秋館本，這是書目的書目。書目問答（張之洞）刻本甚多，近上海朝記書莊有石印「增輯本」最易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附存目錄廣東圖書館刻本，又點石齋石印本最方便。彙刻書目（顧修）顧氏原本已不適用，當用朱氏增訂本或上海北京書店翻印本，北京有益堂翻本最廉。續彙刻書目（羅振玉）雙魚堂刻本。史姓韻編（汪輝祖）刻本稍貴，石印本有兩種。此爲廿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中國人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歷代名人年譜（吳榮光）北京晉華書局新印本。世界大事年表（傅運森）商務印書館歷代地理韻編，清代輿地韻編，（李兆洛廣東圖書館本，又坊刻李氏五種本。歷代紀元編，（六承如）李氏五種本。經籍纂詁（阮元等）點石齋石印本可用。讀古書者，於尋常字典外，應備此書。經傳釋詞（王引之）通行本。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等譯編）上海醫學書

局

(二)思想史之部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胡適）商務印書館。二十二子：老子，莊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孫子，孔子集語，晏子春秋，呂氏春秋，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揚子法言，文子纘義，黃帝內經，竹書紀年，商君書，韓非子，淮南子，文中子，山海經，浙江公立圖書館（即浙江書局）刻本。上海有鉛印本，亦尚可用。彙刻子書，以此部爲最佳。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最好先看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墨子間詁（孫詒讓）原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莊子集釋（郭慶藩）原刻本，石印本。荀子集注（王先謙）原刻本，石印本。淮南鴻烈集解（劉文典）商務印書館出版。春秋繁露義證（蘇輿）原刻本。周禮通行本。論衡（王充）通津草堂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湖北崇文書局本。抱朴子（葛洪）

平津館叢書本最佳，亦有單行的；湖北崇文書局本。四十二章經金陵刻經處本。以下略舉佛教書。佛遺教經同上。異部宗輪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般若綱要（葛𩇕）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夠了。揚州藏經院本。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玄奘譯）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眞帝譯）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譯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大方廣圓覺了義經（卽圓覺經）（佛陀多羅譯）金陵刻經處白文本最好。十二門論（鳩摩羅什譯）金陵刻經處本。中論（同上）揚州藏經院本。以上兩種，爲三論宗「三論」之二。三論玄義（隋吉藏撰）金陵刻經處本。大乘起信論（僞書）此雖是僞書，然影響甚大。版本甚多，金陵刻經處有沙門眞界纂註本，頗便用。大乘起信

論考證（梁啓超）此書介紹日本學者考訂佛書眞僞的方法，甚有益。商務印書館將出版小止觀（一名童蒙止觀，智顗撰）天台宗之書不易讀，此書最便初讀。金陵刻經處本相宗八要直解（智旭直解）金陵刻經處本因明入正理論疏（窺基疏）金陵刻經處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慧立撰）玄奘爲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偉大人物，此傳爲中國傳記文學之大名著。常州天寧寺本華嚴原人論（宗密撰）有正書局有合解本，價最廉。壇經（法海錄）流通本甚多。古尊宿語錄此爲禪宗極重要之書，坊間現尙無單行刻本。大藏經縮刷本騰字四至六。宏明集（梁僧祐集）此書可考見佛教在晉宋齊梁士大夫間的情形。金陵刻經處本。韓昌黎集（韓愈）坊間流通本甚多。李文公集（李翺）三唐八集本。柳河東集（柳宗元）通行本。宋元學案（黃宗羲，全祖望等。）馮雲濠刻本，何紹基刻本，光緒五年長沙重刊本。坊間石

印本不佳。明儒學案（黃宗羲），莫晉刻本最佳。坊間通行有江西本，不佳。以上兩書保存原料不少，爲宋明哲學最重要又最方便之書。此下所列，乃是補充這兩書之缺陷，或是提出幾部不可不備的專家集子。直講李先生集（李覯）商務印書館印本。王臨川集（王石安）通行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二程全書（程顥，程頤）六安涂氏刻本。朱子全書（朱熹）六安涂氏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朱子年譜（王懋竑）廣東圖書館本。湖北局本。此書爲研究朱子最不可少之書。陸象山全集（陸九淵）上海江左書林鉛印本很可用。陳龍川全集（陳亮）通行本。葉水心全集（葉適）通行本。王文成公全書（王守仁）浙江圖書館本。困知記（羅欽順）嘉慶四年翻明刻本。正誼堂本。王心齋先生全集（王艮）近年東台袁氏編訂排印本最好，上海國學保存會寄售。羅文恭公全集（羅洪先）雍正間刻本，四庫全書本與此本同。

胡子衡齋（胡直）此書爲明代哲學中一部最有條理又有采精之書。豫章叢書本高子遺書（高攀龍）無錫刻本學部通辨（陳建）正誼堂本正誼堂全書（張伯行編）這部叢書搜集程朱一系的書最多，欲研究「正統派」的哲學的，應備一部。全書六百七十餘卷價約三十元。初刻本已不可得，現行者爲同治間補刻本。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商務印書館。日知錄（顧炎武）用黃汝成集釋本。通行本。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單行本。掃葉山房梨洲遺著彙刊本。張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遺書本。思問錄內外篇（王夫之）同上。俟解一卷，噩夢一卷，（王夫之）同上。顏李遺書（顏元李塨）畿輔叢書本可用。北京四存學會增補全書本。費氏遺書（費密）成都唐氏刻本。（北京大學出版部寄售。）孟子字義疏證（戴震）戴氏遺書本。國學保存會有鉛印本，但已賣缺了。章氏遺書（章學誠）浙江圖書館排印本，上海

劉翰怡新刻全書本章實齋年譜（胡適）商務印書館出版崔東壁遺書（崔述）道光四年陳履和刻本畿輔叢書本只有考信錄，亦可夠用了。全書現由亞東圖書館重印，不久可出版漢學商兌（方東樹）此書無甚價值，但可攷見當日漢宋學之爭。單行本朱氏槐廬叢書本漢學師承記（江藩）通行本，附宋學師承記新學僞經考（康有爲）光緒辛卯初印本；新刻本只增一序。史記探源（崔適）初刻本北京大學出版部排印本章氏叢書（章炳麟）康寶忠等排印本；浙江圖書館刻本。

（三）文學史之部

詩經集傳（朱熹）通行本。詩經通論（姚際恆）聞商務印書館將重印。詩本誼（龔橙）浙江圖書館半广叢書本。詩經原始（方玉潤）聞商務印書館不久將有重印本。詩毛氏傳疏（陳奐）淸經解續編卷七百七十八以下。

檀弓禮記第二篇。春秋左氏傳通行本。戰國策商務印書館有鉛印補注本。楚辭集注，附辨證後語（朱熹）通行本；掃葉山房有石印本。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嚴可均編）廣雅局本。此書搜集最富，遠勝於張溥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編）上海醫學書局出版。古文苑（章樵注）江蘇書局本。續古文苑（孫星衍編）江蘇書局本。文選（蕭統編）上海會文堂有石印，胡刻李善注本最方便。文心雕龍（劉勰）原刻本通行本。樂府詩集，（郭茂倩編）湖北書局刻本。唐文粹（姚鉉編）江蘇書局本。唐文粹補遺（郭麐編）同上。全唐詩（康熙朝編）揚州原刻本，廣州本，石印本，五代詞亦在此中。宋文鑑（呂祖謙編）江蘇書局本。南宋文範（莊仲方編）同上。南宋文錄（董兆熊編）同上。宋詩鈔（呂留良吳之振等編）商務印書館本。宋詩鈔補（管庭芬等編）商務印書館本。宋六十家

詞（毛晉編）汲古閣本，廣州刊本，上海博古齋石印本。四印齋王氏所刻宋元人詞（王鵬運編刻）原刻本，板存北京南陽山房。彊邨所刻詞（朱祖謀編刻）原刻本。王朱兩位刻的詞集都很精，這是近人對於文學史料上的大貢獻。太平樂府（楊朝英編）四部叢刊本。陽春白雪（楊朝英編）南陵徐氏隨菴叢書本。以上兩種爲金元人曲子的選本。董解元絃索西廂（董解元）劉世珩暖紅室彙刻傳奇本。元曲選一百種（臧晉叔編）商務印書館有影印本。金文最（張金吾編）江蘇書局本。元文類（蘇天爵編）同上。宋元戲曲史（王國維）商務印書館本。京本通俗小說這是七種南宋的話本小說，上海蟫隱廬煙畫東堂小品本。宣和遺事士禮居叢書本；商務印書館有排印本。五代史平話殘本董康刻本。明文在（薛熙編）江蘇書局本。列朝詩集，（錢謙益編）國學保存會排印本。明詩綜（朱彝尊編）原刻本。六十種曲

（毛晉編刻）汲古閣本此書善本已不易得。盛明雜劇（沈泰編）董康刻本。暖紅室彙刻傳奇（劉世珩編刻）原刻本笠翁十二種曲（李漁）原刻巾箱本九種曲（蔣士銓）原刻本。桃花扇（孔尚任）通行本長生殿（洪昇）通行本。

清代戲曲多不勝舉；故舉李蔣兩集，孔洪兩種歷史戲作幾個例而已。

曲苑上海古書流通處（？）編印本。此書彙集關於戲曲的書十四種，中如焦循戲說，如梁辰魚江東白苧，皆不易得。石印本價亦廉，故存之。綴白裘這是一部傳奇選本，雖多是零篇，但明末清初的戲曲名著都有代表的部分存在此中。在戲曲總集中，這也是一部重要書了。通行本曲錄（王國維）晨風閣叢書本。湖海文傳（王昶編）所選都清朝極盛時代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學者的文人」的文學。原刻本。湖海詩傳（王昶編）原刻本。結埼亭集（全

祖望）借樹山房本惜抱軒文集（姚鼐）通行本大雲山房文稿（惲敬）四川刻本南昌刻本文史通義（章學誠）貴陽刻本浙江局本鉛印本龔定盦全集（龔自珍）萬本書堂刻本國學扶輪社本曾文正公文集（曾國藩）曾文正全集本清代古文專集，不易選擇；我經過很久的考慮，選出全姚，惲，章，龔，曾，六家來作例。吳梅村詩（吳偉業）梅村家藏稿（董康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本無注。此外有靳榮藩吳詩集覽本有吳翌鳳梅村詩集箋注本。甌北詩鈔（趙翼）甌北全集本單行本。兩當軒詩鈔（黃景仁）光緒二年重刻本。巢經巢詩鈔（鄭珍）貴州刻本北京有翻刻本，頗有誤字。秋蟪吟館詩鈔（金和）鉛印全本家刻本略有刪減。人境廬詩鈔（黃遵憲）日本鉛印本。清代詩也很難選擇。我選梅村代表初期甌北與仲則代表乾隆一朝；鄭子尹其金亞匏代表道咸同三朝；黃公度代表末年的過渡時期。

明清兩朝小說；水滸傳亞東圖書館三版本。西遊記（吳承恩）亞東圖書館再版本。三國志亞東圖書館本。儒林外史（吳敬梓）亞東圖書館四版本。紅樓夢（曹霑）亞東圖書館三版本。水滸後傳（陳忱，自署古宋遺民）此書借宋徽欽二帝事來寫明末遺民的感慨，是一部極有意義的小說。亞東圖書館水滸續集本。鏡花緣（李汝珍）此書雖有「掉書袋」的毛病，但全篇爲女子爭平等的待遇，確是一部很難得的書。亞東圖書館本。以上各種，均有胡適的考證或序，搜集了文學史的材料不少。今古奇觀通行本。可代表明代的短篇。三俠五義此書後經俞樾修改，改名七俠五義，此書可代表北方的義俠小說。舊刻本。七俠五義流通本較多。亞東圖書館不久將有重印本。兒女英雄傳（文康）蟫英館石印本最佳；流通本甚多。九命奇冤（吳沃堯）廣智書局鉛印本。恨海（吳沃堯）通行本甚多。老殘遊記（劉鶚）商務印書館鉛印

本。以上略舉十三種代表四五百年的小說。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胡適）本書卷二（跋）文學史一部，注重總集：無總集的時代，或總集不能包括的文人，始舉別集。因爲文集太多，不易收買，尤不易遍覽，故爲初學人及小圖書館計，皆宜先從總集下手。

附錄一　清華週刊記者來書

適之先生：

在努力週報的增刊，讀書雜志第七期上，我們看見先生爲清華同學們擬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我們看完以後，心中便起了若干問題，現在願說給先生聽聽，請先生賜教。第一，我們以爲先生這次所說的國學範圍太窄了。先生在文中並未下國學的定義，但由先生所擬的書目推測起來，似乎只指中國思想史及文學史而言。思想史與文學史便是代表國學麼？先生在

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裏，擬了一個中國文化史的系統，其中包括（一）民族史，（二）語言文字史，（三）經濟史，（四）政治史，（五）國際交通史，（六）思想學術史，（七）宗敎史，（八）文藝史，（九）風俗史，（十）制度史，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便是國學研究，這是先生在該宣言裏指示我們的。既然如此，爲什麼先生不在國學書目文學史之部以後，加民族史之部，語言文學史之部，經講史之部……呢？第二，我們一方面嫌先生所擬的書目範圍不廣；一方面又以爲先生所談的方面——思想史與文學史——談得太深了，不合於「最低限度」四字。我們以爲定清華學生的國學最低限度，應該顧到兩種事實：第一是我們的時間，第二是我們的地位。我們淸華學生從中等科一年起，到大學一年止，求學的時間共八年。八年之內，一個普通學生，於他必讀的西文課程之外，如肯切實的去研究國學，可以達到一個什麼程度，這是第一件應該考慮的。第

三，清華學生都有留美的可能。教育家對於一般留學生，要求一個什麼樣的國學程度，這是第二件事應該考慮的。先生現在所擬的書目，我們是無論如何讀不完的，因爲書目太多，時間太少。而且做留學生的，如沒有讀過大方廣圓覺了義經或元曲選一百種，當代的教育家，不見得會非難他們，以爲未滿足國學最代的限度。因此，我們希望先生替我們另外擬一個書目，一個實在最低的國學書目。那個書目中的書，無論學機械工程的，學應用化學的，學哲學文學，學政治經濟的，都應該念，都應該知道，我們希望讀過那書目中所列的書籍以後，對於中國文化，能粗知大略，至於先生在讀書雜志第七期所列的書目，似乎是爲有志專攻哲學或文學的人作參攷之用的，我們希望先生將來能繼續發表民族史之部，制度史之部，等的書目，讓有志於該種學科的青年，有一個深造的塗徑。致祝先生康健，清華週刊記者。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附錄二　答書

記者先生：關於第一點，我要說，我暫認思想與文學兩部爲國學最低限度；其餘民族史經濟史等等此時更無從下手，連這樣一個門徑書目都無法可擬。第二，關於程度方面和時間方面，我也曾想過，這個書目動機雖是爲清華的同學，但我動手之後，就不知不覺的放高了，放寬了。我的意思是要用這書目的人，從這書目裏自己去選擇，有力的，多買些；有時間的，多讀些；否則先買二三十部力所能及的，也不妨，以後還可以自己隨時添備。若我此時先定一個最狹義的最低限度，那就太沒有伸縮的餘地了。先生以爲是嗎？先生說：「做留學生的，如有沒讀過圓覺經或元曲選，當代教育家不見得非難他們。」這一層，倒有討論的餘地。正因爲當代教育家不非難留學生的國學程度，所以留學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讀點國學書，所以他們在國外既不能代表

一，中國，回國後也沒有多大影響。我們這個書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班留學生或候補留學生知道元曲選等是應該知道的書。如果先生們執意要我再擬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我只好在原書目上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眞是不可少的了。此外還應加上一部九種紀事本末（鉛印本）以下是加圈的書：

書目答問。法華經。左傳。中國人名大辭典。阿彌陀經。文選。九種紀事本末。壇經。樂府詩集。中國哲學史大綱。宋元學案。全唐詩。老子。明儒學案。宋詩鈔。四書。王臨川集。宋六十家詞。墨子間詁。朱子年譜。元曲選一百種。荀子集注。王文成公全書。宋元戲曲史。韓非子。清代學術概論。綴白裘。淮南鴻烈集解。章實齋年譜。水滸傳。周禮。崔東壁遺書。西遊記。論衡。新學僞經考。儒林外史。佛遺教經。詩集傳。紅樓夢。

附錄三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梁啓超

兩月前淸華週刊記者以此題相屬，蹉跎久未報命。頃獨居翠微山中，行篋無一書，而記者督責甚急，乃竭三日之力，專憑憶想所及草斯篇。漏略自所不免，且容有並書名篇名亦憶錯誤者，他日當更補正也。

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啓超碧摩巖攬翠山房。

目次：（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丙）韻文書類。（丁）小學書及文法書類。（戊）隨意涉覽書類。（附錄一）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附錄二）治國學雜話。（附錄三）評胡適之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

▲論語孟子　論語爲二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孟子自宋以後勢力亦

與相埒。此二書可謂國人內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學者熟讀成誦。即不能，亦須翻閱多次，務略舉其辭，或摘記其身心踐履之言以資修養。論語孟子之文，並不艱深，宜專讀正文，有不解處方看注釋。注釋之書：朱熹四書集註，爲其生平極矜愼之作，可讀。但其中有墮入宋儒理障處，宜分別觀之。清儒注本：論語則有戴望論語注，孟子則有焦循孟子正義最善。戴氏服膺顏習齋之學，最重實踐，所注似近孔門眞際：其訓詁亦多較朱注爲優。其書簡絜易讀，焦氏服膺戴東原之學，其孟子正義在清儒諸經新疏中爲最佳本。但文頗繁，宜備置案頭，遇不解時或有所感時則取供參考。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乃戴氏一家哲學，並非專爲注釋孟子而作。但其書極精闢，學者終須一讀。最好是於讀孟子時並讀之，既知戴學綱領，亦可以助讀孟子之興味。焦循論語通釋，乃摹仿孟子字義疏證而作，將全部論語拆散，標舉重要諸義，如言仁言忠恕……

…等列爲若干目通觀而總詮之。可稱治論語之一良法；且可應用其法以治他書。右兩書篇葉皆甚少，易讀。陳澧東塾讀書記中讀孟子之卷，取孟子學說分項爬梳，最爲精切。其書不過二三十葉，（？）宜一讀以觀前輩治學方法，且於修養亦有益。▲易經此書爲孔子以前之哲學書。孔子爲之注解，雖奧衍難究，然總須一讀。吾希望學者將繫辭傳文言傳熟讀成誦；其卦象傳六十四條，則用別紙鈔出，隨時省覽。後世說易者言人人殊。爲修養有益起見，則程頤之程氏易傳差可讀。說易最近眞者，吾獨推焦循。其所著雕菰樓易學三書（易通釋，易圖略，易章句）皆稱精詣。學者如欲深通此經，可取讀之。否則可以不必。▲禮記此書爲戰國及西漢之「儒家言」叢編，內中有極精純者，亦有極破碎者。吾希望學者將中庸大學禮運樂記四篇熟讀成誦，曲禮王制檀弓禮器學記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傳祭義祭法鄉飲酒義諸篇多瀏覽數次，且摘

錄其精要語。若欲看注解，可看十三經注疏內鄭注孔疏。孝經之性質與禮記同，可當禮記之一篇讀。▲老子道家最精要之書。希望學者將此區區五千言熟讀成誦。注釋書未有極當意者。專讀白文自行尋索為妙。▲墨子孔墨在先秦時兩聖並稱，故此書非讀不可。除備城門以下各篇外，餘篇皆宜精讀。注釋書以孫詒讓墨子間詁為最善，讀墨子宜卽讀此本。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張惠言墨子經說解及梁啓超墨經兩書可參觀，但皆有未精愜處。小取篇有胡適新詁可參觀。梁啓超墨子學案屬通釋體裁，可參觀助興味，但其書為臨時講義，殊未精審。▲莊子內篇七篇及雜篇中之天下篇最當精讀。注釋有郭慶藩之莊子集釋差可。▲荀子解蔽正名天論正論性惡禮論樂論諸篇最當精讀，餘亦須全部瀏覽。注釋書王先謙荀子注甚善。▲尹文子愼子公孫龍子今存者皆非完書。但三子皆為先秦大哲，雖斷簡亦宜一讀。篇帙甚

；少不費力也。公孫龍子之眞僞尚有問題。三書皆無善注。尹文子愼子易解。▲韓非子法家言之精華，須全部瀏覽。（其特別應精讀之諸篇，因手邊無原書，臚舉恐遺漏，他日補列。）注釋書王先愼韓非子集釋差可。▲管子戰國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質頗雜駁，然古代各家學說存其中者頗多，宜一瀏覽。注釋書戴望管子校正甚好。▲呂氏春秋此爲中國最古之類書。先秦學說存其中者頗多。宜瀏覽。▲淮南子此爲秦漢間道家言薈萃之書，宜稍精讀。注釋書聞有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頗好。▲春秋繁露此爲西漢儒家代表的著作。宜稍精讀。注釋書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頗好。康有爲之春秋董氏學，爲通釋體裁，宜參看。▲鹽鐵論此書爲漢代儒家法家對於政治問題對壘抗辯之書；宜瀏覽。▲論衡此書爲漢代懷疑派哲學，宜瀏覽。▲抱朴子此書爲晉以後道家言代表作品，宜瀏覽。▲列子晉人僞書，可作魏晉間玄學書讀。右所列爲漢晉以前

思想界之重要著作。六朝隋唐間思想界著光采者爲佛學，其書目當別述。以下舉宋以後學術之代表書。但爲一般學者節嗇精力計，不願多舉也。▲近思錄朱熹著，江永注。讀此書可見程朱一派之理學其內容何如。▲朱子年譜，附朱子論學要語王懋竑著。此書敍述朱學全面目，最精要有條理。若學研究程朱學派，宜讀二程遺書及朱子語類。非專門斯業者可置之。南宋時與朱學對峙者尚有呂東萊之文獻學一派，陳龍川葉水心之功利主義一派，及陸象山之心學一派。欲知其詳，宜讀各人專集。若觀大略，可求諸宋元學案中。▲傳習錄王守仁語，徐愛錢德洪等記。讀此可知王學梗概。欲知其詳，宜讀王文成公全書。因陽明以知行合一爲教，要合觀學問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經過，具見集中各文，故陽明集之重要，過於朱陸諸集。▲明儒學案黃宗羲著。▲宋元學案黃宗羲初稿，全祖望王梓材兩次續成。此二書爲宋元明

三朝學理之總記錄，實則作的學術史。明儒學案中姚江江右王門泰州東林蕺山諸案最精善。宋元學案中象山案最精善。橫渠二程東萊龍川水心諸案亦好。晦翁案不甚好。百源（邵雍）涑水（司馬光）諸案失之太繁，反不見其眞相。末附（王安石）荊公新學略最壞。因有門戶之見，故爲排斥。欲知荊公學術，宜看王臨川集。此二書卷帙雖繁，吾總望學者擇要瀏覽，因其爲六百年間學術之總匯，影響於近代甚深。且彙諸家爲一編，讀之不甚費力也。清代學術史可惜尙無此等佳著。唐鑑之國朝案小識以清代最不振之程朱學派爲立脚點，褊狹固陋，萬不可讀。江藩之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亦學案體裁，較好。但江氏學識亦凡庸，殊不能叙出各家獨到之處。萬不得已，姑以備參考而已。啓超方有事於清儒學案，汗靑尙無期也。▲日知錄亭林文集顧炎武著。顧亭林爲清學開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於日知錄，宜一瀏覽。讀文

集中各信札，可見其立身治學大概。▲明夷待訪錄黃宗羲著。黃梨洲爲清初大師之一。其最大貢獻在兩學案，此小册可見其政治思想之大概。▲思問錄王夫之著。王船山爲清初大師之一。非通觀全書，不能見其神深博大。但卷帙太繁，非別爲系統的整理，則學者不能讀。聊舉此書發凡，實不足以代表其學問之全部也。▲顏氏學記戴望編。顏習齋爲清初大師之一。戴氏所編學記，頗能傳其眞。徐世昌之顏李學，亦可供參考。但其所集習齋語要，恕谷（李塨）語要，將攻擊宋儒語多不錄，稍失其眞。顧黃王顏四先生之學術，爲學者所必須知，然其著述皆浩瀚或散殊，不易尋繹。啓超行將爲系統的整理記述以餉學者。▲東原集戴震著。▲雕菰樓集焦循著。戴東原焦理堂爲清代經師中有精深之哲學思想者。讀其集可知其學並知其治學方法。啓超所擬著之「清儒學案」「東原理學」兩案正在屬稿中。▲文史通義章學誠著。此書雖以文

史標題，實多論學術流別，宜一讀。胡適著章實齋年譜，可供參考。▲大同書康有為著南海先生獨創之思想在此書，曾刊於不忍雜誌中。▲國故論衡章炳麟著可見章太炎思想之一斑，其詳當讀章氏遺書。▲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著有偏宕處亦有獨到處。▲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胡適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啓超著將讀先秦經部子部書，宜先讀此兩書可引起興味，並啓發自己之判斷力。▲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著。欲略知清代學風，宜讀此書。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

▲尚書內中惟二十八篇是眞書，宜精讀；但其文詰屈聱牙，不能成誦，亦無妨。餘篇屬晉人僞撰，一瀏覽便足。（眞僞篇目，看啓超所著「古書之眞僞及其年代」一日內當出版）此書非看注釋不能解，注釋書以孫星衍之尚書今古文注疏爲最好。▲逸周書此書眞僞參半，宜一瀏覽。注釋書有朱右曾逸周書

集訓校釋頗好。▲竹書紀年此書現通行者爲元明人僞撰。其古本，淸儒輯出者數家。王國維所輯最善。▲國語春秋左氏傳此兩書或本爲一書，由西漢人析出，（？）宜合讀之。左傳宜選出若干篇熟讀成誦。於學文甚有益。讀左傳宜參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可以得治學方法。▲戰國策宜選出若干篇熟讀，於學文有益。▲周禮此書西漢末晚出。何時代人所撰，尚難斷定。惟書中制度，當有一部分爲周代之舊：其餘亦戰國秦漢間學者理想的產物。故總宜一讀。注釋書有孫詒讓周禮正義最善。▲考信錄崔述著。此書考證三代史事實最謹嚴，宜一瀏覽以爲治古史之標準，▲資治通鑑此爲編年政治史最有價值之作品。雖卷帙稍繁，總希望學者能全部精讀一過。若苦乾燥無味，不妨仿春秋大事表之例，自立若干門類。標治摘記，作將來著述資料。（吾少時曾用此法。雖無成書，然增長興味不少）王船山讀通鑑論，批評眼光，頗異俗流，讀通鑑

時取以並讀，亦助興之一法。▲續資治通鑑畢元著，此書價值遠在司馬光原著之下。自無待言。無視彼更優者，姑以備類耳。或不讀正續資治通鑑，而讀九種紀事本末亦可。要之非此則彼，必須有一書經目者。▲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皇朝文獻通考三書卷帙浩繁。今爲學者摘其要目田賦考，戶口考，職役考，市糴考，徵榷考，國用考，錢幣考，兵考，刑考，經籍考，四裔考，必須讀。王禮考，封建考，象緯考，……絕對不必讀。其餘或讀或不讀隨人。（手邊無原書，不能具記其目，有漏略當校補）各人宜因其所嗜，擇類讀之。例如欲研究經濟史財政史者，則讀前七考。餘仿此。馬氏文獻通考，本依仿杜氏通典而作，若尊創作，應學通典。今舍彼取此者，取其資料較豐富耳。吾輩讀舊史所貴者惟在原料，鑪錘組織，當求之在我也。兩漢會要，唐會要，五代會要，可與通考合讀。▲通志二十略鄭漁仲學識史才，皆邁尋常。通志全書卷帙繁，不必讀。二十略則其精神

所聚，必須瀏覽。其中與通考門類同者或可省。最要者氏族略六書略七音略校讎略等篇。▲二十四史通鑑通考，已浩無涯涘，更語及龐大之二十四史，學者幾何不望而却走！然而二十四史終不可不讀。其故有二：（一）現在既無滿意之通史，不讀二十四史，無以知先民活動之遺跡。（二）假令雖有佳的通史出現，然其書自有別裁。二十四史之原料，終不能全行收入。以故二十四史終久仍爲國民應讀之書。書既應讀，而又浩繁難讀，則如之何？吾今試爲學者擬摘讀之法數條。一曰就書而摘。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俗稱四史。其書皆大史家一手著述，體例精嚴，且時代近古，向來學人誦習者衆，在學界之勢力與六經諸子埒。吾輩爲常識計，非一讀不可。吾希望學者將此四史之列傳，全體瀏覽一過，仍摘出若干篇稍爲熟誦，以資學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一若欲吾舉其目亦可，但手邊無原書，當以異日）四史之外，則明史共認爲官

修書中之最佳者且時代最近，亦宜稍為詳讀。二曰就事分類而摘讀志。例如欲研究經濟史財政史，則讀平準書食貨志；欲研究音樂，則讀樂書樂志；欲研究兵制，則讀兵志；欲研究學術史，則讀藝文志經籍志，附以儒林傳；欲研究宗教史，則讀魏書釋老志。（可惜他史無之）……每研究一門，則通各史此門之志而讀之，且與文獻通考之此門合讀。當其讀時，必往往發見許多資料散見於傳者，隨即跟蹤調查其傳以讀之。如此引申觸類，漸漸便能成為經濟史宗教史……等等之長編，將來薈萃而整理之，便成著述矣。三曰就人分類而摘讀傳。讀名人傳記，最能激發人志氣，且於應事接物之智慧增長不少，古人所以貴讀史者以此。全史名傳既不能徧讀，（且亦不必）則宜擇偉大人物之傳讀之，每史亦不過二三十篇耳，此外又可就其所欲研究者而擇讀：如欲研究學術史，則讀儒林傳及其他學者之專傳；欲研究文學史，則讀文苑傳及其他

文學家之專傳……用此法讀去，恐只患其少，不患其多矣。又各史之外國傳蠻夷傳土司傳包含種族史及社會學之原料最多，極有趣，吾深望學者一讀之。▲廿二史劄記趙翼著。學者讀正史之前，吾勸其一瀏覽此書。書記稱「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此書深得「比事」之訣，每一個題目之下，其資料皆從幾十篇傳中零零碎碎覓出，如採花成蜜，學者能用其法以讀史，便可養成著述能力。（內中校勘文字異同之部約占三分一，不讀亦可。）▲聖武記魏源著。▲國朝先正事略李元度著。清朝一代史績，至今尚無一完書可讀，最爲遺憾。姑舉此二書充數。魏默深有良史之才，聖武記爲紀事本末體裁，敘述綏服蒙古戡定金川撫循西藏……諸役，於一事之原因結果及其中間進行之次序，若指諸掌，實罕見之名著也。李次青之先正事略，道光以前人山略具，文亦有法度，宜一瀏覽，以知最近二三百年史績大概。日本人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

尙可讀。(有譯本)▲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著。此爲最有組織的地理書。其特長在專論形勢，以地域爲經，以史績爲緯，讀之不感乾燥。此書卷帙雖多，專讀其敍論，(至各府止)亦不甚費力，且可引起地理學興味。▲史通劉知幾著。此書論作史方法，頗多特識，宜瀏覽。章氏文史通義，性質略同，範圍較廣，已見前。▲中國歷史研究法梁啓超著。讀之可增史學興味，且知治史方法。

(丙)韻文書類

▲詩經希望學者能全部熟讀成誦，即不爾，亦須一大部分能擧其詞。注釋書，陳奐詩毛氏傳疏最善。▲楚辭屈宋作，宜熟讀，能成誦最佳。其餘可不讀。注釋書，朱熹楚辭集註較可擇讀。▲樂府詩集郭茂倩編。專讀其中不知作者姓名之漢古辭，以見魏六朝樂府風格。其他不必讀。魏晉六朝人詩宜讀以下各家：曹子建，阮嗣宗，陶淵明，謝康樂，鮑明遠，謝玄暉。無單行集者，可用張溥漢魏百

三家集本或王闓運八代詩選本。▲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右丞集▲孟襄陽集▲韋蘇州集▲高常侍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李義山集▲王臨川集（詩宜用李壁注本）▲蘇東坡集▲元遺山集▲陸放翁集以上唐宋人詩文集。▲唐百家詩選王安石選。▲宋詩鈔呂留良鈔。以上唐宋詩選本。▲清眞詞周美成。▲醉翁琴趣歐陽修。▲東坡樂府蘇軾。▲屯田集柳永。▲淮海詞秦觀。▲樵歌朱敦儒▲稼軒詞辛棄疾。▲後村詞劉克莊。▲白石道人歌曲姜夔。▲碧山詞王沂孫。▲夢窗詞吳文英。以上宋人詞集。▲西廂記▲琵琶記▲牡丹亭▲桃花扇▲長生殿以上元明清人曲本。本門所列書，專資學者課餘諷誦陶寫情趣之用，既非爲文學專家說法，尤非爲治文學史者說法，故不曰文學類而曰韻文類。文學範圍，最少應包含古文（駢散文及小說。吾以爲苟非欲作文學專家，則無專讀小說之必要。至於古文，本不必

別學吾輩總須讀周秦諸子左傳國策四史通鑑及其關於思想關於記載之著作，苟能多讀自能屬文。何必格外標舉一種名曰古文耶？故專以文鳴之文集不復錄。（其與學問有關係之文集散見各門）文選及韓柳王集聊附見耳。學者如必欲就文求文無已，則姚鼐之古文辭類纂，李兆洛之駢體文鈔，曾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可用也。清人不以韻文見長，故除曲本數部外，其餘詩詞皆不復列舉。無已，則於最初期與最末期各舉詩詞家一人，吳偉業之梅村詩集與黃遵憲之人境廬詩集，成德之飲水詞與文焯之樵風樂府也。

（丁）小學書及文法書類

▲說文解字注段玉裁著。▲說文通訓定聲朱駿聲著。▲說文釋例王筠著。段著爲說文正註，朱注明音與義之關係，王著爲說文通釋，讀此三書，略可通說文矣。▲經傳釋詞王引之著。▲古書疑義舉例俞樾著。▲文通馬建忠著。讀此

三書，可知古人語法文法。▲經籍纂詁阮元編此書彙集各字之義訓，宜置備檢查文字音韻，爲清儒最擅之學，佳書林立。此僅舉入門最要之數種。若非有志研究斯學者，並此諸書不讀亦無妨耳。

（戊）隨意涉覽書類

學問固貴專精，又須博涉以輔之。況學者讀書尚少時，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爲何。隨意涉獵，初時並無目的，不期而引起問題，發生趣味，從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絕業者，往往而有也。吾故雜舉有用或有趣之各書，供學者自由繙閱之娛樂。讀此者不必順葉次，亦不必求終卷也。（各書亦隨憶想所及雜舉，無復詮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乾隆間四庫館，董其事者皆一時大學者，故所作提要，最稱精審，讀之可略見各書內容。（中多偏至語，自亦不能免）宜先讀各部類之敘錄，其各書條下則隨意抽閱。有所謂存目者，其封被

屏，不收入四庫者也。內中頗有怪書，宜稍注意讀之。▲世說新語將晉人談玄語分類纂錄，語多雋妙，課餘暑暇之良伴侶。▲水經注，酈道元撰，戴震校，六朝人地理專書。但多描風景，記古蹟，文辭華妙，學作小品文最適用。▲文心雕龍，劉勰撰。六朝人論文書。論多精到，文亦雅麗。▲大唐三藏慈恩法師傳慧立撰此爲玄奘法師詳傳。玄奘爲第一位留學生，爲大思想家，讀之可以增長志氣。▲徐霞客游記霞客晚明人，實一大探險家。其書極有趣。▲夢溪筆談沈括宋人筆記中含有科學思想者。▲困學紀聞王應麟撰，閻若璩註。宋人始爲考證學者。顧亭林日知錄頗仿其體。▲通藝錄程瑤田撰。清代考證家之博物書。▲癸巳類稿俞正燮撰。多爲經學以外之考證，如考棉花來歷，考婦人纏足歷史，輯李易安事蹟等。又多新穎之論，如論妒非婦人惡德等。▲東塾讀書記陳澧撰。此書僅五冊，十餘年乃成。蓋合數十條筆記之長編乃成一條筆記之定稿，

用力最爲精苦，讀之可識搜集資料及駕馭資料之方法。書中論鄭學，論朱學，論諸子，論三國諸卷最善。▲庸盦筆記薛福成多記清咸豐同治間掌故。▲張太岳集張居正江陵爲胡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王心齋先生全書王艮吾常名心齋爲平民的理學家。其人有生氣。▲朱舜水遺集朱之瑜舜水爲日本文化之開闢人，唯一之國學輸出者，讀之可見其人格。▲李恕谷文集李塨恕谷爲習齋門下健將，其文勁達。▲鮚埼亭集全祖望集中記晚明掌故甚多。▲潛研堂集錢大昕竹汀爲清儒中最博洽者。其對倫理問題，亦頗有新論。▲述學汪中容甫爲治諸子學之先登者，其文格在漢晉間，極遒美，▲洪北江集洪亮吉北江之學長於地理，其小品駢體文描寫景物，美不可言。▲定盦文集龔自珍吾少時心醉此集，今頗厭之。▲曾文正公全集曾國藩▲胡文忠公集胡林翼右二集信札最可讀，讀之見其治事條理及朋友風義。曾滌生

文章尤美集桐城派之大成，▲苕溪漁隱叢話胡仔。詩話中資料頗豐富者。▲詞苑叢談徐釚。唯一之詞話，頗有趣。▲語石葉昌熾，以科學方法治金石學，極有價值。▲書林清話葉德輝。論刻書源流及藏書掌故，甚好。▲廣藝舟雙楫康有為論寫字，極精博，文章極美。▲劇說焦循。▲宋元戲曲史王國經二書論戲劇，極好。既謂之涉覽，自然無書不可涉，無書不可覽，本不能臚舉書目；若舉之非累數十紙不可。右所列不倫不類之寥寥十餘種，隨雜憶所及當坐譚耳。若繩以義例，則笑絕冠纓矣。

附錄一　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右所列五項，倘能依法讀之，則國學根柢略立，可以為將來大成之基矣。惟靑年學生，校課既繁，所治專門別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讀。今再為擬一眞正之最低限度如下：

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

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或通鑑紀事本末）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其他詞曲集隨所好選讀數種。以上各書，無論學鑛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並此未讀，真不能認爲中國學人矣。

附錄二　治國學雜話，

學生做課外學問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講堂上功課及格，便算完事，那麼，你進學校，只是求文憑，並不是求學問。你的人格，先已不可問了。再者，此類人一定沒有「自發」的能力，不特不能成爲一個學者，亦斷不能成爲社會上治事領袖人才，課外學問，自然不專指讀書：如試驗，如觀察自然界，……都是極好的。但讀課外書，最少要算課外學問的主要部分。一個人總要養成讀書趣味。打算做專門學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業家，也要如此，因爲我們在工廠裏在公司裏在議院裏在……裏做完一天的工作

出來之後，隨時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侶，莫過於書籍，莫便於書籍。但是將來這種愉快得着得不着，大概是在學校時代已經決定。因爲必須養成讀書習慣，纔能嘗着讀書趣味。人生一世的習慣，出了學校門限，已經鐵鑄成了。所以在學校中不讀課外書以養成自己自動的讀書習慣，這個人簡直是自己剝奪自己終身的幸福。讀書自然不限於讀中國書，但中國人對於中國書，最少也該和外國書作平平待遇，你這樣待遇他，他給回你的愉快報酬，最少也和讀外國書所得的有同等分量。中國書沒有整理過，十分難讀，這是人人公認的，但會做學問的人，覺得趣味就在這一點。吃現成飯，是最沒有意思的事，是再沒有出息的人纔喜歡的。一種問題，被別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編成敎科書樣子給我讀，讀去自然是毫不費力，但從這不費力上頭結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細緻不刻入。專門喜歡讀這類書的人，久而久之，會把自己創作的才

能汨沒哩。在紐約芝加哥筆直的馬路嶄新的洋房裏舒舒服服混一世，這個人一定是過的毫無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過有意味的生活，須是哥侖布初到美洲時。中國學問界，是千年未開的礦穴，礦苗異常豐富；但非我們親自絞腦筋絞汗水，却開不出來。翻過來看，只要你絞一分腦筋一分汗水，當然還你一分成績，所以有趣。所設中國學問界的礦苗，當然不專指書籍，自然界和社會實況，都是極重要的。但書籍為保存過去原料之一種寶庫，且可以為現在實測各方面之引綫。就這點看來，我們對於書籍之浩瀚，應該歡喜感謝他，不應該厭惡他。因為我們的事業，比方要開工廠，原料的供給，自然是越豐富越好。讀中國書，自然像披沙揀金，沙多金少。但我們若把他作原料看待，有時尋常人認為極無用的書籍和語句，也許有大功用。須知工廠種類多着呢。一個廠裏頭還有許多副產物哩。何正金有用，沙也有用。若問讀書方法，我想向諸

君上一個條陳；這方法是極陳舊極笨極麻煩的。然而實在是極必要的。什麼方法呢？是鈔錄或筆記。我們讀一部名著，看見他徵引那麼繁博，分析那麼緻密，動輒伸着舌頭說道這個人不知有多大記憶力，記得許多東西，這是他的特別天才，我們不能學步了。其實那裏有這回事。好記性的人不見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較的倒是記性不甚好。你所看見者是他發表出來的成果，不知他這成果原是從銖積寸累困知勉行得來。大抵凡一個大學者平日用功，總是有無數小冊子或單紙片，讀書看見一段資料覺其有用者，卽刻鈔下。（短的鈔全文，長的摘要記書名卷數葉數。）資料漸漸積得豐富，再用眼光來整理分析他，便成一篇名著。想看這種痕跡，讀趙甌北的二十二史劄記，陳蘭甫的東塾讀書記，最容易看出來。這種工作，笨是笨極了，苦是苦極了。但眞正做學問的人總離不了這條路。做動植物的人，懶得採集標本，說他會有新

發明，天下怕沒有這種便宜事。發明的最初動機在注意。鈔書便是促醒注意及繼續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當讀一書時，忽然感覺這一段資料可注意，把他鈔下，這件資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腦中，和滑眼看過不同。經過這一番後，過些時碰着第二個資料和這個有關係的，又把他鈔下，那注意便加濃一度，經過幾次之後，每翻一書，遇有這項資料，便活跳在紙上，不必勞神費力去找了。這是我多年經驗得來的實況。諸君試拿一年工夫去試試，當知我不說謊。先輩每敎人不可輕言著述，因爲未成熟的見解公布出來，會自誤誤人，這原是不錯的。但青年學生「斐然有述作之譽」也是實際上鞭策學問的一種妙用，譬如同是讀文獻通考的錢幣考，各史食貨志中錢幣項下各文，汎汎讀去，沒有什麽所得，倘若你一面讀一面便打主意做一篇中國貨幣沿革考，這篇考做的好不好另一問題，你所讀的自然加幾倍受用。譬如同讀一

部荀子，某甲汎汎讀去，某乙一面讀一面打主意做部荀子學案，讀過之後，兩個人的印象深淺，自然不同。所以我很獎勵青年好著書的習慣。至於所著的書，拿不拿給人看，什麼時候纔認成功，這還不是你的自由嗎？每日所讀之書，最好分兩類：一類是精讀的，一類是涉覽的。因爲我們一面要養成讀書心細的習慣，一面要養成讀書眼快的習慣。心不細則毫無所得，等於白讀；眼不快則時候不敷用，不能博搜資料。諸經諸子四史通鑑等書，宜入精讀之部，每日指定某時刻讀他，讀時一字不放過，讀完一部纔讀別部，想鈔錄的隨讀隨鈔。另外指出一時刻，隨意涉覽，覺得有趣，注意細看；覺得無趣，便翻次葉。遇有想鈔錄的，也俟讀完再鈔，當時勿窒其機。諸君勿因初讀中國書勤勞大而結果少，便生退悔。因爲我們讀書並不是想專向現時所讀這一本書裏頭現錢現貨的得多少報酬，最要緊的是涵養成好讀書的習慣和磨鍊出善讀書的腦

力。靑年期所讀各書，不外借來做達這兩個目的的梯子。我所說的前提倘若不錯，則讀外國書和讀中國書——當然都各有益處。外國名著，組織得好，易引起趣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齊齊擺出來，可以做我們的模範，這是好處。我們滑眼讀去，容易變成享現成福的少爺們，不知甘苦來歷，這是壞處。——中國書未經整理，一讀便是一個悶頭棍，每每打斷趣味，這是壞處。逼着你披荊斬棘，尋路來走，或者走許多冤枉路。（只要走路斷無冤枉，走錯了回頭，便是絕好教訓。）從甘苦閱歷中磨鍊出智慧，得苦盡甘來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卻最眞切，這是好處。還有一件：我在前項書目表中，有好幾處寫「希望熟讀成誦」一字樣。我想諸君或者以爲甚難，也許反對說我頑舊。但我有我的意思，我並不是獎勵人勉强記憶。我所希望熟讀成誦的有兩種類。一種類是最有價値的文學作品；一種類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學是涵養情趣的工具，做一個民族

的分子，總須對於本民族的好文學十分領略。能熟讀成誦，纔在我們的「下意識」裏頭得着根柢，不知不覺會「發酵」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上形成共同意識。我既做這社會的分子，總要徹底了解他，纔不至和共同意識生隔閡。一方面我們應事接物時候，常常仗他給我們的光明。要平日摩得熟，臨時纔用得着，我所以有些書希望熟讀成誦者在此。但亦不過一種格外希望而已，並不謂非如此不可。最後我還專向淸華同學諸君說幾句話：我希望諸君對於國學的修養比旁的學校學生格外加功。諸君受社會恩惠是比別人獨優的。諸君將來在全社會上一定占勢力，是眼看得見的。諸君回國之後，對於中國文化有無貢獻，便是諸君功罪的標準。饒你學成一位天字第一號形神畢肖的美國學者，只怕於中國文化沒有多少影響。若這樣便有影響，我們把美國藍眼精的大博士抬一百幾十位來便毂了，

又何必諸君呢。諸君須要牢牢記着：你不是美國學生，是中國留學生。如何纔配叫做中國留學生，請你自己打主意罷。

附錄三　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胡君這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爲他文不對題。胡君說「幷不爲國學有根柢的人設想，只爲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依我看，這個書目，爲「國學已略有根柢而知識絕無系統」的人說法，或者還有一部分適用。我想：清華週刊諸君所想請教胡君的，幷不在此，乃是替那些「除卻讀商務印書館教科書之外沒有讀過一部中國書」的青年們打算。若我所猜不錯，那麼，胡君答案相隔太遠了。胡君致誤之由：第一在不顧客觀的事實，專憑自己主觀爲立腳點。胡君正在做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這個書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徑和所憑藉的資料。（對不對又另是一問題，現在且不討論。）

」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不是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這裏頭的書什有七八可以不讀，眞要做哲學史文學史家，這些書却又不彀了。胡君第二點誤處，在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爲一談。結果不是個人讀書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機關小圖書館之最低限度。（但也不對，只好說是哲學史文學史家私人小圖書館之最低限度。）殊不知青年學生，（尤其清華）正苦於跑進圖書館裏頭不知讀什麼書纔好，不知如何讀法，你給他一張圖書館書目，有何用處。何況私人購書，談何容易。這張書目，如何能人人購置。結果還不是一句話嗎？我最詫異的：胡君爲什麼把史部書一概屛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裏頭有什麼三俠五義九命奇寃，却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豈非笑話？若說史漢通鑑是要「爲國學有根柢的人設想」纔列舉，恐無此理。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寃便彀不上

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陋，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却不服。平心而論，做文學史——尤其做白話文學史——的人，這些書自然該讀。但胡君如何能因爲自己愛做文學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譬如某人喜歡金石學，儘可將金石類書列出一張系統的研究書目；某人喜歡地理學，儘可以將地理類書列出一張系統的研究書目。雖然，只是爲本行人說法，不能應用於一般。依我看胡君所列各書，大半和金石萃編，愙齋集古錄，殷墟書契考釋，（金石類書）水道提綱，朔方備乘，元史譯文證補，（地理類書）等等同一性質。雖不是不應讀之書，却斷不是人人必應讀之書。（胡君覆清華週刊信說：「我的意思是要一班留學生知道元曲選等是應該知道的書。」依着這句話，留學生最少也該知道殷墟書契考釋，朔方備乘……是應該知道的書。那麼，將一部四庫全書總目搬

字過紙更列舉後出書千數百種便了，何必更開最低限度書目？須知「知道」一是一件事，「必讀」又別是一件事。我的主張很是平淡無奇。我認定史部書爲國學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幾部經書幾部子書之外，最要緊的便是讀正史通鑑宋元明紀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關係史學之筆記文集等，算是國學常識，凡屬中國讀書人都要讀的。有了這種常識之人不自滿足，想進一步做專門學者時，你若想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你就請教胡君這張書目。你若想做別一項專門家，還有許多門我也可以免強照胡君樣子替你另開一張書目哩。

胡君對於自己所好的兩門學問研究甚深，別擇力甚銳，以爲一般青年也該如此，不必再爲別擇，所以把許多書目臚列出來便了。試思一百多册的正誼堂全書千篇一律的「理氣性命」叫青年何從讀起？何止正誼堂，即以

浙刻二十二子論，告訴青年說這書該讀，他又何從讀起？至於其文學史三部所列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古文苑，續古文苑，唐文粹，全唐詩，宋文鑑，南宋文範，南宋文錄，宋詩鈔，宋六十家詞，四印齋宋元詞，彊邨所刻詞，元曲選百種，金文最，元文類，明文在，列朝詩集，明詩綜，六十種曲等書，我大略估計，恐怕總類在一千册以上，叫人從何讀起？青年學生因爲我們是「老馬識途」，虛心請教，最少也應告訴他一個先後次序。例如唐詩該先讀某家後讀某家，不能說你去讀全唐詩便了。宋詞該先讀某家後讀某家，不能說請你把王幼霞朱古微所刻的都讀。若說你全部讀過後自會別擇，誠然不錯。只怕他索性不讀便了。何況青年若有這許多精力日力來讀胡君指定的一千多册文學書，何如用來讀二十四史九通呢？還有一層：胡君忘却學生沒有最普通的國學常識時，有許多書是不能讀的。試問連史記沒有讀

過的人，讀崔適史記探源懂他說的什麼？連尙書，史記，禮記，國語沒有讀過的人，讀崔述考信錄懂他說的什麼？連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沒有讀過的人，讀康有爲新學僞經考懂他說的什麼？這不過隨手舉幾個例，其他可以類推。假如有一位學生，（假定還是專門研究思想史的學生）敬謹遵依胡君之教，順着他所開書目讀去，他的書明明沒有尙書史記漢書這幾部書，你想這位學生讀到崔述康有爲崔適的著述時，該怎麼樣狼狽呢？胡君之意，或者以這位學生早已讀過尙書史記漢書爲前提，以爲這樣普通書，你當然讀過，何必我說。那麼四書更普通，何以又列入呢？總而言之，尙書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爲國學最低限度不必要之書，正誼堂全書……綴白裘……兒女英雄傳……

……反是必要之書，眞不能不算石破天驚的怪論！（思想史之部，連易經也沒有。什麼原故，我也要求胡君答覆。）總而言之，胡君這篇書目從一方面看，嫌

他罣漏太多；從別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認爲是不合用的。

評胡梁二先生所擬國學書目

徐劍緣

胡梁二先生是近今國學巨子，我很敬佩他們，他們爲我們青年學生擬定國學書目，給我們開一條研究國學之路，我尤其感激他們，可是我對於他們二人所擬的書目，有些不贊成，或者是因爲我腦力太笨的緣故，然而正因爲我的腦力太笨，而與我腦力相等的人尤占多數的緣故，所以這兩篇書目不適用，我們的腦力是「足」，胡梁二先生的書目是「履」，二先生的履是爲了我們的足而做的，要是二先生不抱削足適履的主張，則請二先生把這雙履修改一下，二先生以爲如何？如今我把我的意見陳述於下。

胡先生那篇的篇名叫做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我初看了「最低」兩個字，心中就喜歡到了不得，因爲我對於國學，素抱着一種做到「小康」

地位的志願，我平日跑到圖書館裏，看看這本也好，那本也好，東翻西找，結果弄到一本也沒有看，我不知讀了那幾本書，可以做到『小康』的地位，更不知那幾本書應該先讀，那幾本書應該後讀，所以當我看見最低兩個字的時候，我以爲當與我『小康』的程度相合了，誰知我一看了他的內容，幾乎把我嚇得呆了，其中有幾部書我是沒有興趣去讀的；有幾部書是沒有時間去讀的；有幾部書是沒有智力去讀的，而其中又有幾部書，簡直我從來沒有聽見過，若說這是爲專治國學的人而設的嗎？則清華學生都不是專治國學的，若說這是爲有學者資格的學生而定的嗎？則清華學生難道個個都有學者資格？眞正弄得我莫名其妙。

梁先生那篇，比較上好得多了，他批評胡先生的話，也很中肯，可是我看他所定的書目，多少也與胡先生犯同一毛病，梁先生以爲胡先生自己喜歡

哲學史與文學史，所以在他的書目中，開了一大篇關於哲學文學的書目，我以爲梁先生自己喜歡文化史，所以在他的書目中開了一大篇歷史的書，什麽逸周書啊，竹書紀年啊，考信錄啊，資治通鑑啊，續資治通鑑啊，文獻通考啊，續文獻通考啊，皇朝文獻通考啊，馬氏文獻通考啊，兩漢會要啊，唐會要啊，五代會要啊，通志二十略啊，還加了一部最大的二十四史，俗語不是說『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讀起』嗎？在從前專治國學的時代，學者尙且見之而怕，何況現在梁先生雖然給我們了一些讀史的方法，然而難到底還是一個難啊。

胡梁二先生的誤點，究在什麽地方呢？我以爲他們太不懂敎育心理學，他們只知自己讀書能力的神速，而不知我們讀書能力的薄弱，他們只知自己家庭敎育的深厚，而不知我們家庭敎育的空洞，他們要拿我們同他們自

己比——至少同他們次一等的學者比——！簡直不承認教育上有這個Rormal Curve。我們平常的正功課，大概一年不過讀十餘本書，然而若是教員稍許嚴一些，我們就忙到要死了。何況自修國學的時間不及預備正功課的時間遠甚，何況應讀國學的卷帙繁於正功課十倍，何況古書的文字難於今文與西文，二先生替我們算算一年可能讀幾本國學書？我的意見以為二先生要替我們定標準，應該先把全國中等以上學生舉行兩種測驗，國文常識測驗，與智力測驗或讀書能力測驗，就測驗所得的結果，把學生約分做上中下三等，然後再依着這三等學生定三個標準，較為近於科學的方法。

他們還有一個誤點，就是把國家看得太狹小了，國學裏面也包含西洋人所謂哲學，也包含着西洋人所謂文學，也包含西洋人所謂政治學與社會學等等：我們研究西洋學術，分門別類，惟恐不細，而研究國學，則文哲政社都

須包括在內，（梁先生雖說這是普通常識，研究專門學問尙須再開書單，我以爲他所舉的歷史一類，可謂已入於專門，若在西學能夠讀得完這許多歷史書，至少可以得碩士的學位了）而且這些書籍，以爲只須於閑暇時旁及之，卽可成事，這未免太看輕國學了，我以爲在這個龐雜零亂而急待整理的國學界中，應該實行分工主義，研究文學的，專門精研文學的書，研究哲學的，專門精研哲學的書，其他與所研究的專門學沒有關係的書，任憑他是一部名著，我不讀他也可不以爲恥，我們要養成精攻一門的精神；要打破「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恥，我們要是能夠從梁先生所謂礦苗豐富的礦穴中，開出一個礦苗來，比『淹博』這個雅號榮得多了。

他們還有一個誤點，就是看不淸自修的功效，我以爲自修只能補助我所精研那一門的專門學問，却不能在我所專門研究的功課以外，再立起私

的專門研究的學問，譬如我是讀社會學或政治學的，我所讀的書，當然是西書，我若是能夠在讀西書社會學或政治學之後，從中國歷史中去尋找政治學說或社會情狀等事，與西書互相參證比較，那末，就覺得非常有興趣，有功效。否則，若是我所讀的專門研究的是土木工程，你也要我去讀二十二子，二十四史，那末，非特沒有興趣，沒有功效，而且是無意識，所以我的意見，以爲我們必須把國學書目分做二類，一類是基本書或說是必讀書，一類是專門研究書，基本書必須排在中等學校以上的課程中，一則可以給我們（每一個青年學生）一些基本智識，二則可以引起我們讀古的興趣，三則可以養成我們讀古書的能力，使我們退則可守，進則可攻，這裏所謂基本書，我以爲只須包含着：

（一）哲學　四書，老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論衡，宋元明學案選讀。

（二）文學　詩經，楚辭，文選，古詩源，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元曲選，選讀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或這三部中之任何一部，

（三）歷史　左傳，史記，資治通鑑或通鑑紀事本末，宋元明紀事本末，清朝全史。

（我這篇書目是暇定的，也不是根據於科學方法的）

這些書是排在學校課程中的，他的讀法，先由教員指定功課，有許多可以不讀的地方，可由教員指定時越過，後由學生自讀，再在教室中上課時，由學生發疑難問題，由教員講解或由學生自己討論，在開始講解或討論之前，教員須每次給學生以五分鐘之筆試，問些所指定功課中之大意，以防學生不預備，但是這是教學方法，我把這個意見寫出來，無非要指出，單靠個人自

修的不足恃，這教學方法，不在此篇範圍以內，我也沒有能力來談這個。

若是這個計畫能夠實行，則我們每一個青年學生都能眞正有一些最低限度的國學知識，不致空懸標準，徒使學生（普通學生）望洋興嘆，若是智力較高或家庭教育根底稍厚的學生，得了這個基本智識，及讀古書之能力，然後可以更進一層，請教胡梁二先生的書目，若再有餘力，便可再請教他們另開一張，這是我的意見，不知胡梁二先生及讀者以為如何。

梁任公墨經校釋序

胡適之

梁任公先生近來把他十餘年來讀墨子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隨時做的箋註，輯為一書，寫成墨經校釋四卷。他因為我也愛讀這幾篇書，故寫信來，要我做一篇序。我曾發願，要做一部墨辨新詁；不料六七年來，這書還沒有寫定。現在我見了梁先生這部校釋，心裏又慚愧，又喜歡。這篇序，我如何敢辭呢？

梁先生的校釋，有許多地方與張惠言孫詒讓諸人的校釋大不相同，我們看這部書便知道梁先生在這四篇書上着實用過許多工夫。我們雖未必都能贊同他的見解，但這裏面很有許多新穎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學的人的參考。例如經說下第六七條，「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梁先生據明嘉靖癸丑本於「則」字上校增「可」字。嘉靖本近始由上海涵芬樓列入四部叢刊印行，但從前校墨子的人都不曾見此本，故梁先生這一條乃是用嘉靖本校墨子的第一次。將來一定有人繼起，把嘉靖本與他本的異同得失一一校勘出來。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學說了。他在新民叢報裏曾有許多關於墨學的文章，在當時曾引起了許多人對於墨學的新興趣。我自己便是那許多人中的一個人。現在梁先生這部新書，一定可以引起更多更廣的新興趣，一定可以受更多讀墨子的人的歡迎，是無可疑

的。但梁先生還要我在這篇序裏「是正其譌謬。」他這樣的虛心與厚意，使我不敢做一篇僅僅應酬的序。我讀了這部書，略有一點意見貢獻出來，請梁先生切實指教。梁先生自己說他治這部書的方法中有一條重要的公例：「凡經說每條之首一字，必牒舉所說經文此條之首一字以爲標題。此字在經文中所以與下文連讀成句；在經說中，決不許與下文連讀成句。」梁先生用了這條公例，校改了許多舊注。他自己說：「竊謂循此以讀，可以無大過。」他所改的地方，如經說下第八條牒出「異」字，如經說下第四九條牒出「知」字，確然都可自立一說，可供治墨學的參考。但我覺得他把這條公例定的太狹窄了，應用時確有許多困難；若太拘泥了，一定要發生很可指摘的穿鑿傅會。例如經說下第六條牒出「不」字，第七條又牒去「不」字，似乎太牽强了。牒出標題的辦法，——假令眞有此辦法，——不過是要求標題的分清醒目，似乎

不致牒出像「不」字那樣最常用的字罷?依我個人的愚見,我們至多只可說,「經說每條的起首往往標出經文本條中的一字或一字以上。」但(1)不限於經說每條的首一字,(2)不限於經文每條的首一字,(3)不必說「必,」(4)不可說「此字在經說中決不許與下文連讀成句。」梁先生必欲加上這四種限制的條件,故經說下第五四條起首的「心中,」梁先生只肯留下「中」字;剩下的「心」字,他改爲「必」字,再改爲「平」字,然後倒移到二十三個字的前面去,作爲第五四條經說的標題。這豈不是太牽强的校勘嗎?又如經說上第三條「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梁先生也讀「知材」兩字爲牒題,可見「首一字」的限制,無論是經或經說,都不可拘泥。第六條梁先生也牒「有間」兩字,與此條相同。又如經說上第一,二,三,四,五,六,等條標題的字都是獨立的,不與下文連讀成句。但此項限制並非普遍的。如第二一條「力,重之

謂：「這一類的句子，我們就不能不把標題的字與下文連讀成句了。況且梁先生對於他提出的這條公例也不能完全謹守。例如經說下近篇末之處有「諾超城員止也……」一大段，依梁先生牒題的公例，這一段應該是經文「諾不一利用……」的說了。但梁先生卻把經說的「諾」字改為「言」字，移作「言江之利也」的說的標題；並且把經文「諾不一」一段認為衍文，一齊刪去了！以上說的是梁先生治墨經的一條主要方法。此外梁先生還有一個意見，他說：「今本之經及經說皆非盡原文，必有為後人附加者。」我是一個最愛疑古的人，但我對於墨子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欲不敢懷疑。這幾篇書因為難懂緣故，研究的人很少；但因為研究這些書的人很少，故那些作偽書的人都不願意在這幾篇上玩把戲。因此，我們覺得這幾篇書脫誤雖然不少，卻不像有後人附加的文句。經上篇末有「說」字，下注「音利」二

字，（孫詒讓校改作「言利」，又改作經文。）此二字確是很像舊注。此外，我們就不容易尋出後人附加的痕跡了。（梁先生說「讀此書旁行」五字是後人所加，此似不然。原書亦未嘗不可有這五個字。）

梁先生這個意見，我覺得有點危險。因爲他根據了這個意見，就把經與經說的原文刪去了好幾段，認爲後人附加的案語。我且舉經文的末數行（自「諾不一利用」以下。）經說末數行（自「諾超城員止也」以下）作一個例：

（經上）

諾不一利用

服執說（音利）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法同則觀其同

法異則觀其宜

止因以別道

缶無非

（經說上）

諸超城（張惠言本作成。）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轉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諸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諸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諸若自然矣

這些經與經說，依我的私見看來，並不很費解。經文並無誤字，但因原書短簡每行平均五六字，爲上行所隔開，誤分作六行，故不可讀。今合爲一條經，

讀如下：諸不一，利用服。執說（舊注「音利，」孫校改爲「言利」是也。但孫說則無理。孫引埤倉云「詁說，言不同也。」今檢任大椿小學鉤沈卷八據集韻類篇引埤倉作「詁說，言不正。」又康熙字典引埤倉亦作「不正。」孫書多誤字，此其一也。「言利」猶言「利口，」卽「言不正」之意。言音形似而譌）巧轉，則求其故，大益。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止因以別道。正無非。如此，便不須解說了。經說一百三十五字，都是說這一條的，也不必分開。今校讀如下：諸，超城邑（原作員）止也。相從，相去，先（原作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不〕服，難成，言務成之，執。（原作九，乃執之壞字）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轉，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止（原作心，依張校改）愛〔於〕人，是孰宜止？（原作心，從張校）彼舉然也，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原作聖）人有非而

不非正，互諸。（互舊僞作五。形似而僞。下同。）人皆於知有說。（皆字舊在人字上。今改正。或當在知字下，則更順了。）過互諸，若「員無直」無說。用互諸，若自然矣。如此校讀，幾乎不須改字，而意義似更明顯。最重要的，乃是一個「止」字的意義。此乃墨辯裏的一個重要術語，試看經下與經說下的第一條，便知此字的重要，又可參證此兩大段。墨辯用「止」字之處甚多，但最重要的莫如上篇的末章與下篇的首章。梁先生都改爲「正」，便不好講了。墨子尚同各篇深怕「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的危險，故主張「上同」之法，——上之所是，必皆是；所非，必皆非之，——很帶有專制的采色。墨家後人漸打破這種專制的正義觀，故經上有「君臣萌通約」之說，經說上釋此條道：「君，以若民者也。」梁先生校改「若」爲「約」；但「若」字向來訓「順」，正不煩改字，而意義更明顯。末章論「諸」，注重於思辨的方法，眞是「別墨」的科學精神！

這樣折服人，自然使人心服，故能做到「互諸」的地位。「正」並不是「上同於天」乃是「互諸。」「人於知皆有說，」但已經成爲公認的眞理，如幾何學上的「員無直，」自然沒有話說了。梁先生校讀此兩大段極重要的經與說，共刪去經文十六字認爲傳寫的人所妄加；又刪去經說「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以下三十一字以爲讀者所加案語；又把「若聖人有非而不非」八字搬在「正」字之下，「五諸」之上；又把「五諸皆人於知有說」以下二十四個一齊刪去，以爲是複寫的衍文。梁先生說，「所以複寫者，因旁行本下有空格，傳者輒思補滿之，乃將前條複寫而又僞衍百出。」這種大胆的刪削與心理的揣測，依校勘學的方法看來，似乎有點牽强。校勘家第一須搜求善本校勘同異。若無善本可以質證，而仍不能不校讎，我們固然有時也可依據普通心理的可能，定校勘的範圍與規律，如「形似而誤，」「涉上下文而衍，」等等。

但此項校勘的程度，至多不過是一種比較的「機數」(Prodadility)。故校勘家當向機數最大的方面做去。例如韓非子說的「舉燭」一件故事，那種心理上的錯誤，便不在校勘學的範圍之內了；因爲一個人寫字時，他的心理上可能的變化是無窮數的：他也許想到舉燭，也許想到喝酒，也許想到洗脚……校勘家如何揣測得定呢？但這樣一兩個字的誤衍，我們有時還勉强可以用「誤衍」兩字去辦理。至於整幾十個字的誤衍，那種事實的機數，在心理學上看來，差不多近於零點，更不能列在校勘學的範圍之內了，梁先生以爲何如？這幾點都是關於梁先生著書方法的討論。至於梁先生校釋墨辯各條的是非得失，那就不是這篇短序裏能討論的了。此外，梁先生和我對於墨辯的時代和著者等等問題的見解不同，我也不願在這裏答辯。

我很感謝梁先生使我得先讀這部書的稿本。梁先生這部書的出版，把

我對於墨辯的興趣又重新引起來了；倘我竟能因此把我的墨辯新詁的稿本整理出來，寫定付印，我就便應該感謝梁先生了。

十，一，二，六，胡適

史記的研究

許嘯天

史記在國學上，早已取得相當的威信——尤其是在文學領域裏佔有相當的地位。況且牠自身也佔有二千年的歷史，（註一）在著作界享有老前輩的資格，我們對於牠似乎祇有絕對的信奉，無所用其懷疑，亦無所用其批評，更無所用其整理。如今生在他——指史記著作者——二千年以後「不學無術」的我，居然對於這史記懷疑起來：由懷疑而批評，由批評而整理。在這地方，固然是我應該向史記的讀者和史記的著者告一個罪；但是我之所以敢於對史記而懷疑者，却也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抽象的）我認為無論一種制度或一種學術，牠的進

步，完全以懷疑爲動機，由懷疑而批評，由批評而改革，由改革而進步。不論他的懷疑確實不確實，祇叫有疑便有批評的價值，有改革的動機而求進步的機會。愈懷疑愈好，懷疑的人愈多愈好。——這或者也是「集思廣益」的意思——我根據了這個理由也不問我的懷疑確實不確實，我便居然對於史記懷疑起來了。

第二個理由：(是具體的)我對於史記固然有一部分的懷疑，但是我對於史記的對方，——讀者——尤其是大大的懷疑。這明明是一部史書，爲什麼從來的讀者大多數拿牠當文學書(註二)去欣賞諷誦，而絕少拿牠當歷史書去研究考證？這不是也值得懷疑的麼？史記的筆法，果然是極好的；但牠確實是一部有實質的史書——而且是一部最古包涵「歷史原子」最豐富最有研究價值的史書。(註三)和假設

事實，專重情感——小說韻文等——的純文學文到底是不同。我們總不該抹殺牠的本質而祇欣賞他的皮毛，轉而放棄了讀者的義務——就書的本質上下研究工夫而發生疑點。是一切讀者的義務。

雖然，自來史記的讀者，也有下研究工夫和發生懷疑的人；(註四)但是他們的結果，和我所研究懷疑到得的結果不同。他們大都在文字上研究研究，在歷史的本身上考證考證；不肯用進一步的工夫研究過去以供現實生活的參證。如今我把史記加以思想上的整理以後預期有兩種結果：

一、從此以後，一般讀者，肯拿歷史的眼光去讀史記。

二、從此以後，史記的「歷史原子」能供我們爲現實生活的參證。

這兩句概括的話，未加解剖以前，還有兩問題須研究。便是：

一、什麼是史？

二、什麼是史書？

（註一）太史公自序文裏說『……遷爲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這部史記，是太史公在縲紲之中著成的；漢太初元年，合西歷紀元前一〇四年，至今爲二〇二八年。

（註二）四庫書目裏，儘管把史記收爲正史類，張之洞書目問答，儘管把史記列在二十四史之首；但是後人大多數總拿他當文學書讀，不願拿他當歷史書讀。總說：「龍門筆法——司馬遷生於龍門——如何精嚴，與左傳國語國策漢書同爲後生修文者不可不讀之書」；歸方吳王——歸震川方望溪吳摯甫王世貞——四人居然把一部史記作八股文看待；拿他肢解開來，評評說說，圈圈點點，弄成一部死的模範文，粱任

公也說：『……稍爲熟誦，以資學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見梁啓超著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從這幾點地方可以證明從來的讀史記者，大多數拿牠當文學書去欣賞諷誦，而絕少拿牠當歷史書去研究考證。

（註三）「歷史原子」這個名詞，也許是我創造出來的。凡是體質，都由原子結合而成；祇叫是實質，總有結構成實質的原子，決不是空空洞洞能夠成功一個實質的。我認爲人類的演成歷史，也有他所以能構成歷史的原子：歷史的原子是什麼？是一種學術的成熟和流行，一種機械的發明和施用；此外如朝代的更換，戰爭的影響，人民的移轉，英雄聖賢的產生等等。於時代的過去未來，都有因果的關係；都有演成歷史的價值。倘然除去這種種，還成什麼歷史？所以我把這種種定一個概括的名詞，

稱他爲「歷史原子。」

（註四）如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史記索隱三十卷，史記志疑三十六卷，史記三書釋疑三卷，史記三書正譌三卷；和崔適的史記探源等書，對於史記，都有一部分的研究批評和懷疑。

* * * * *

* * * * *

什麼是史？

依我的見解：人類生活運動的陳迹，便是史。再看看別人的解說怎麼樣：

馬克斯（Marx, Karl (1818 1883)「階級爭鬥說」Klassenka inpfftheorie 裏說：『一切的歷史盡是階級爭鬥史』——爲什麼有階級？這便是生活運動的結果。爲什麼要爭鬥？這便是生活運動。

他的「唯物史觀」Die Materialis Tishe Geschichtsanffassung 裏又說：『社會的經濟組織，是依着那個社會富底生產力發達的程度，這都是自然的大勢發生出來的。』——所謂經濟組織，便是生活力的表現；所謂封建制度，資本制度，都是生活運動的結果。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金子馬治說：『歐洲之文明淵源於希臘。……蓋希臘國小多山，土地磽瘠，食物不豐；故多行商於小亞細亞，以勤勞為生活。歐式文明之源，實肇於此。』——所謂文明，便是歷史的公積物；所為行商，所謂勤勞，便是生活運動。

梁啓超先生說：『人類對於環境之不滿足，遂永無了期：歷史長在此中心物交戰的狀態中，次第發展。』——所謂環境，便是生活所謂心物交戰，便是生活運動。

他又說：『史之開拓，不外人類自改變其環境；質言之，則心對於物之征服也。』——因爲環境不適於生活，所以要改變，便是生活運動。

梁漱溟先生也說：『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生活又是什麼呢？就沒盡的意欲，（Will）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文化是什麼是什麼東西呢？他便是歷史的公積物。意欲的滿足是什麼呢？便是生活運動。

但是歷史的過程，決沒有這樣簡單。你看他的歷程：

從生物進化而有人類，人類是有意志的生物；他得了生命以後，第一步的發展，雖然和別的動物同爲生活上的運動，但是他的所謂生活，是廣義的，不和別的動物一般，僅僅求肉體上的溫飽而已。所以他除從穴居野處進化而爲宮室，從茹毛飲血進化而爲稻粱，從赤身露體進化而爲衣裳，——這都

是狹義的生活——以外；更進而定婚姻的制度，國家的制度，禮教的制度，土地的制度，法律的制度，經濟的制度，教育的制度，宗教的制度。——這多是廣義的生活——因爲要求這種種制度的適合，便有兩大宗發明：一種是學術的發明：一種是工具的發明。學術的發明，是求精神上的進步；工具的發明，是求物質上的進步。如今我們不問他種種制度，是否完善，種種發明是否適合；但是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制度，他的發明，都是求人類的進化，都是廣義的生活運動，人之生也，負有最大目的以與天地俱存。這最大目的是什麼？便是進化，便是求最廣義最適合的人類生活運動。梁啓超先生說：

我們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進化線」上頭不斷的做他們的工作。

——國學研究會演講錄梁啓超演講的治國學的兩條大路

其實，我和我們的子孫，世世代代也在「宇宙進化線」上頭不斷的做他

們的工作。他又說：

人類常感環境之變化，不能與己之性質相適應。對於環境之不滿足，遂永無了期。歷史長在此種心物交戰的狀態中次第發展。——中國歷史研究法(二一〇)

詹姆士威廉 James. Milliam (1842—1910)「機能的心理學」Functional Psychology 裏說：

心理的生活和生理的生活，有同樣的主要性質；兩種性質，都是使內部的關係，和外部的關係互相適應。——新文化辭書(四九〇)

所謂心生的適應，便是環境的適應；適應也便是發生種種制度的動機，歷史的立脚點。

「萬有理法論」Panlogism 裏也說：

這複雜無極的世界有一定的目的：一切變化，不但是變化，且都是進化。歷史上之廢興成敗，完全是幫助人類進化的歷史，歷史是人類理性發展的記錄。——新文化辭書（七一八）

他不是也承認人類是求進化的嗎？他最明瞭的一句，便是「廢興成敗，完全是幫助人類進化」。

人類要求進化便進化，決沒有這樣容易，必要經過種種試驗。所有一切制度學說，都是求進化的試驗；試驗得對，便進化，試驗得不對，不但不進化，還要退化，進三步退兩步；歷史常在這螺旋式的進行線上步。所以世界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進化，歷史也還沒有終止。

梁啓超先生有兩句話，最能解說人類所以不能立刻進化的原因：

一、往往有動機極小而結果極大者，更有結果完全與動機分離而別

進展於一方者；

二、進展時或被物的勢力所堵截而折回，或爲所牽率而入於其所不豫期之歧路。

因爲這兩種原因，所以進化試驗常常不能到圓滿的結果；而人類的大目的一時不能容易運到。那史書也便可算得一本化學師試驗的記錄。

我們看看，中國人類過去的進化試驗是怎樣？

第一、是生活組織：這個是最狹義的生活組織，便是茹羊飲血穴居野處的生活，更進而爲宮室衣服鑽木取火熟食和嘗百草治病種種對於生命用正當防衞以抵抗天然侵害的組織。換一句話說，便是衣食住的起原。這種起原在古史中隨處可見，不用我拿出例證來。——保護生命本來是有生物最粗淺而最普遍的知識，也是人類在進化試驗中第一

步的知識。

第二，是倫理組織：有生物既有了性命，便擔負綿延種性的責任，人受了性的逼迫，無形中也擔負了這個責任。不過人的性交格外自由，他的流弊，不但落於亂交狀態擾亂一切秩序，而且容易妨礙生理發生危險疾病反因此戕賊種性。因爲這樣，纔發明倫理組織去防止他。亂交的時代，人生而知有母，不知有父。（註五）有了倫理組織以後，便要人知道有父，更要人知道有姓。古人本來無姓。姓是帝王賜與的。（註六）但是倫理的組織，是帝王主持的，姓也要帝王賜與的，所以帝王制度，是倫理組織的第一步；（註七）而朋友的結合還在帝王制度以前。因爲有了朋友，纔有人羣，纔有帝王；有了帝王，纔有婚姻制度：纔有姓，纔有家纔有夫婦父子兄弟。——飽暖思淫慾，自原人心理自然的步驟；也便是倫理組織的

發源。所以倫理組織，緊跟在生活組織後面。

第三、是宗教組織：人類初走在世界上，享用了一切自然界的供給。却不明白科學的作用；便發生迷信。第一步迷信的是天。以謂人類一切，受天的支配，天的賜與；——這個天是上帝，是天道，是迷信的，不是科學家所研究的天體——因此對於天十分尊敬，十分畏懼。便是一神制。（註八）再進一步，迷信一物有一神附着，便成多神制。倫理成立以後，更進而有鬼神制，祖先制。（註九）

第四、政治組織：承倫理組織，宗教組織以後，便發生政治組織。這政治的發動力，在古時都寄託在天子身上：這天子兩字，便是倫理宗教兩種組織的結合體。天，是說他有天一般的權力；子，是說百姓對他的地位，好似子女的對父母。（註十）——這個天子是眞實的帝王，不是倫理組織

中所說的帝王倫理組織中所說的帝王或許是一羣的首領是未成形的帝王——有了天子，這政治纔有擔責任的人。雖說家天下是自利主義，但他的治國，也有幾分利他的作用；人類文化也靠他進一程，這也許是進化試驗的一種方法。況且將來的民治主義，——民主政治，——人治主義——都靠這個君治政體而演進。——君治是政治組織的一種，且佔有很長的歷史，大概自秦以後便完全（註十一）

第五、法律組織：在表面上看，法律是統治羣衆的一種利器；違法用刑，好似强者對於弱者的一種特權。（註十二）按到法律的原意，不但是無富貴貧賤一律平等；進一層想，還好似專爲保護弱者而設。（註十三）況且法律的組成，是完全根據道德和習慣，是有社會性的，有公理的；是人類進化過程中時間最長的制度，（註十四）並不是一時帝王的私有物。

第六、經濟組織：人之初生，地廣人稀，經濟處於人力支配之下，予取予求，無所用其佔有，亦無所用其競爭；享之自然而有餘，亦無所用其組織。迨後人處於經濟支配之下，於是有競爭刦奪之事。爲免此種種衝突乃有經濟組織。最早成立者，是爲土地制度：因萬物生於地，所有耕種畜牧漁獵，咸取給於是。然此項制度成立之初，尚爲一部分之公有；(註十五)迨後土地私有，而種種物質，皆成私有。於是有勞資種種的階級制度，而各項社會成立；一切工商實業，亦俱賴以發達。且爲異日回復公有制度——共產主義——之引導者。(註十六)

第七、軍事組織：人之初生，因爲要和禽獸爭飲食，要和天地爭生命；那時既沒有羣治的制度，又沒有防衛的工具，祇好人自爲戰，求保存自己的生命。——上古的人體格强健，壽數延長，也許從這一點上得來的——

─後來人事一天繁似一天，生計一天難似一天，人佔據的地方一天大似一天；不但是禽獸和人做仇敵，連人和人也做起仇敵來。因此大家不得不犧牲一點利益，去共同担負一種人的生活；這種人有大家替他担負了生活，他便專做保護人替人爭鬭維持大衆安寧的事業。這個便是兵，兵做的事便是「士」事。雖然有許多野心的首領，常常利用兵力去爭奪個人的權利，但是奪得太利害，便要大鬧。──戰爭──每一回大鬧以後，人民反得安靜，文化或許進一步。（註十七）所以軍事組織，在一方面看來，是擾亂和平，摧殘生機的禍胎；但在又一方面看來，也許是消極的解決問題，企求和平，促進文化，調節生計（註十八）的一種辦法。

第八、教育組織：教育方法，是積極求世界進化的試驗法。從他的消極方面說，是希望養成適合時代的人格和技能，以維持現時代的文明；從

他積極方面說，是希望養成創造時代的聖賢豪傑，挾此世界進於目的地。過去的聖賢豪傑已是不少；他是否能帶我們這個世界到我們的大目的地去，雖不能斷定，但是我們這個世界靠着他進步的卻不少。（註十九）而且現在和未來世界的進步，也靠着過去的聖賢豪傑的指導。（註二十）所以教育組織，在過去史上看來，是求世界進化積極的試驗法；而教育組織中所產生的聖賢豪傑，又是演成過去史蹟和未來史蹟的中心人物。

上面八條雖說隨意寫來，泛泛說去，——此外零星的組織還多我一時也來不及說——但也是句句根據過去的史蹟說的。這不但是中國人類史的歷程，也便是世界人類史的歷程。什麼是史？以上種種，便是構造成史的原子。史是什麼？史便是人類過去廣義的生活運動，也便是人類求達大目的進化

試驗。我們要知道他試驗得對不對，便要細細地查考他各項組織的起原和經過，和變態爲我們繼續試驗的張本。——這便是我們對於歷史應保持的態度。

（註五）我們一讀上古史，便見有「吞鳥卵而生」「履大人跡而生」種種寄託的神話；漢朝的學者，也說：「聖人無父感天而生。」這都是古人生而知有母不知有父的例證，你想天下可眞有無父而生的人？祇因那時男女落於亂交狀態，非不欲知實無從知誰是誰的父親。所以古時契祇知道是他母親簡狄生的——詩經『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帝便是契，說簡狄吞玄鳥的蛋便生契——稷祇知道是他母親姜嫄生的——詩經『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其實在母系時代無父而生的——也可以稱離父而生——豈獨契稷兩人？祇因契稷兩人成了特殊人

物，到了後世父系時代，他子孫認做無父是丟臉的事體，便借這許多神話來裝幌子。

（註六）在母系時代既不知有父，那裏來的家？既沒有家，那裏來的姓？所以姓是人爲的，不是天與的，古時人的姓，是帝王賜與的。楚語裏說：

『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爲百姓。』

周語裏又說：

『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

左傳裏也說：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公八年

那時還是母系時代，所以最古的姓，有姬、姜、姚、姒、妊、嬴、姞、嬛、……等字，都從女從生說文解釋『人所生也。』後來有因地賜姓的，因事賜姓的；

姓愈多完備。

禮記大傳裏說：

「繫之以姓；……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所以一有姓而同姓不婚，實在是團結人羣整理人羣最好的方法；不但是家族制可以在這上面寄託，國家制也靠他建設起來。

（註七）最古的帝王制度，實在是酋長制度，聯合各個體的人羣。有强有力者爲之長。酋長爲便於整理人羣起見，便定家族制度因家族制度日益鞏固，而帝王制度也日益發展；族長是一個小帝王，帝王是一個大族長。禮記大傳裏說：

「君有合族之道。」

郊特牲裏說：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帝王是天子，是替天行道的，所以天便是帝王。

大學裏說：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孟子裏說：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註八）人類初走到世界上來，思想十分簡單，一切都認是天的賜與和懲罰。這個天，便是上帝；這個上帝，便是一神：這個人是有人格化的，是可以叫人尊敬畏懼而祈求的。於是宗教制度便成立。關於古人敬天的例證很多，我如今大略舉幾條在下面：

書經裏說：

『天工人其代之。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皐陶謨

『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益稷

『先王有命，恪謹天服。』——盤庚上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如其台。』——高宗彤日

『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西伯戡黎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洪範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其有能格知大命。……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大誥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康誥

『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乃惟時昭文王，迪見昌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君奭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呂刑

詩經裏說：

『昊天不平，我王不甯，不懲其心，覆怨其正。』——節南山

『天命不徹，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十月之交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雨無正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小宛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大明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板

『昊天上帝，則我不遺。……昊天上帝，甯俾我遯。……昊天上帝，則我不虞。……』——雲漢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敬之

（註九）禮記大傳裏說：『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梁啓超也說：『人莫不親愛其父母，因父母而尊父母所自出之祖先。』所以人的對於祖先，有兩種意義：一種，是因血統關係而有親親之義；一種是因家長的威權而尊敬之義。這兩種意義，對於死後的祖先，再合之宗教上的迷信，

便成祭祀祖先制；擴大的祭祀祖先制，便成鬼神制。

（註十）洪範裏說：『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這是表明政治制度是倫理制度之擴大，詩經裏有一句『昊天其子之。』這又是宗敎制度的蛻化。所以說政治組織中的天子，是倫理宗敎兩種組織的結合體。

（註十一）純粹的君治自秦以後纔完成；因爲秦以前是封建制，把中國地方分作若干區域，封同姓子弟及功臣之後分治之，以爲皇室屛藩，左傳裏說：『周公弔弔叔之不咸，乃衆建親賢以屛藩周。』所以那時的統治權分屬於諸侯，帝王不過徒擁虛名罷了。至周以前的統治權，則更非帝力所及；所有各小地主都是先民承襲自然勢力各部落的酋長，由帝王加以承認。不是天子所能建之，也不是天子所能封之，更說不上純粹的君治政體——那時帝堯帝舜也是一部落的傑出者，遜位以後，他

原有部落的勢力仍在。（參看先秦政治思想六九頁）

（註十二）堯典裏說「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左傳裏又說「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他們所說的蠻夷猾夏和四夷，都不是眞正的罪人，實在眞正是戰敗的弱者。所以古時的法律，是强者對於弱者的一種特權。

（註十三）周官司救裏說：「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三罰。……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後來刑罰不限於蠻夷猾夏，凡民之有衺惡者都適用法律以救濟之；法律漸漸成爲保護弱者而設。

（註十四）世界愈進化，法律的精神愈顯明：凡爲强權所利用以欺凌弱者的僞法律，都不適用；所謂法者，必準諸公理，合乎人情；無貴賤貧富，

一律平等，是謂公法，是謂眞理。人人遵守之，人人維持之，是謂法治。在人類進化過程中，此項制度應用的時間最長；到世界眞正大同，人人都是法，并法律的名義也無須。

（註十五）經濟組織的第一步，土地一定是公有：我們不用說別的，祇須查一查古時的井田制，一夫授田百畝，八家同耕公田，這是何等的公開？此外山林川澤，也是公有的。因爲在上古漁牧時代，人民非公有深山廣場不可。有可耕之地，也是全族的共產；如今青海蒙古的某盟某旗，便是土地公有制度的遺形。所以詩經裏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是古時土地公有的一個好例證。

三代時候的田制怎麼樣呢？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滕文公——人民使用了國家公有的土地，把

土地中所生產的利益提出一部分，貢獻給國家，這便稱做「貢」。禹貢裏說：『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這便是貢的具體辦法。孟子裏又說：『方里而井，井九百里，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里，同養公田』這便是助；助是八家幫助國家同養公田的意思。至於徹，便是抽稅；把國家公有土地，平均分給人民使用，便照他土地中出產的成數，抽他的稅，稱做徹。孟子裏說：『文王治岐，耕者九一』這是說九分裏抽一分的徹法。論語裏說：『哀公問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這時說照抽一成稅的徹法，國家還不夠用；便抽抽成的稅，二成還不夠用。總之那時的田制，無論是貢是助或是徹，那土地所有權總是國家的，使用權却是公開的。

（註十六）勞資階級相差愈遠，即回復資產公用之日愈近；證之歐西，歷歷可考。

（註十七）戰爭，嘗為促進文化改變社會心理的原動力；進一步說，世界無戰爭便無進步。關於這一層；我可以拿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的話來證明。他說：

「人類至當之事，無過於苦與戰者：苦與戰，世界之骨髓也！」——近代思想（四六六）

「人生即戰之謂也：永求不絕之戰也；為生命之戰也。」——仝上（四六七）

他的意思，是說：人生既是從戰爭得來，便善於製造再戰的機會；人生遂從這條戰線，進到那條戰線。在這一推移的時候；生命便跟着他進步。

所以戰爭的目的，不是求和平，是求生命上無限的進化和發展。他又說：

『無論何種永遠之運命不能無戰；我永遠苦戰之自由意志也！汝其與我同戰，汝其與我同燃！』——近代思想(四七四)——他最精要的一句話，便是：

『爲再生而死。』

換一句話說，便是爲再求進步而戰。

不但是這樣，世界上多少非理知可解決的事，惟有戰可以解決多少非理知可治的紛亂，惟有戰可以治；費了多少人力十年二十年不能求得的進步，惟有戰可以在最短的期間內促進之；有多少牢不可破的社會心理，惟有戰能夠改變他：你看中國戰國時候的思想界，和近代甲午以後的民氣；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和近來的仰慕東方文明，那裏一樣

不是戰的結果？

（註十八）戰爭也是調節生計的一種消極方法：世界人口一天多一天，商業一天發達一天，便借戰爭的力量和對方爭市場，爭殖民地。這不獨戰勝國靠這個方法調節生計，便是戰敗國也可以靠這個方法調節生計。因為戰敗國一方面銷耗過鉅，一方面還須担負種種賠償，勢必要竭力設法增加他的生產力；那時便沒有物質過剩的患。另一方面，又因人民死亡率太强，非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不能夠恢復原狀；更沒有人口過剩的患。大家倒可以暫相安於無事。你若不信，祇須看看「中日」「日俄」因人口過剩的戰爭；再看看歐洲因物質過剩的戰爭。

（註十九）教育事業，常跑在各項事業的前面；而他的效果，則跑在各項事業所得效果的後面。因為教育的產兒，便是思想；思想為事實之母，

所以常常跑在前面，但是待他思想成熟而爲事實，則往往跑在後面。因爲思想不容易成熟的；但是天下那一樣事業不是從思想產生的？不是從聖賢豪傑的思想中產生的？所以世界能進步到現在，是全靠從前的聖賢豪傑，也全靠跑在前面的教育事業。

（註二十）以後世界的進步，雖要靠以後聖賢豪傑所產生的思想；但仍是靠過去的聖賢豪傑底指導。好似珊瑚蟲；倘然沒有已經殭死的珊瑚石，如何能接續產生活的珊瑚蟲？世界的文化，是繼續的；人類的業力是延綿的。

* * * * * * * * * * * * * *

什麼是史書？

依我的見解：凡是記錄人類時間空間上遍的有因果的生活運動底陳迹，便是史書。再看看別人的解說怎麼樣：

柏格森 Bergon 的解說「記憶」說：「吾人之意識所以有時有變化增大不息；實因有記憶作用，以過去所經歷，反映於現在之故。」——這是對於史記的效用絕妙的釋解。

歐根 Fucken 的「歷史哲學」裏說：「歷史雖屬過去，吾人得以新精神解釋之以求其中之與新精神相適應者；卽可使歷史爲永久之精神的現在也。故吾人又得於歷史之中，求其永久不滅之物，以應用於現在之生活。此謂歷史可利用於現在也。」——這是說史書對於現在人的關係。

梁啓超先生中國歷史研究法裏也說：「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也。

一——爲現代人之資鑑，是一句最不可忘記的話。

我們是中國人先談中國史書：如今中國有一切正史，別史，雜史，編年，紀事本末，法典政書，方志譜牒等歷史性質的記錄；是否能記出時間空間的現狀？是否能寫普遍性的現狀？是否能寫因果的關係？是否能把過去的經歷返映於現在？是否能用新精神解釋歷史？是否能保存歷史中永久不滅之物？是否能利用於現在？是否能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這句答語，我可難說，我先引一句英人韋爾思 H. C. Wells 的話道？『距今二百年前世界未有一著述足稱爲史者！』我們中國偌大一部四庫全書的史部，什麼可以稱得是史書？好似一個舊貨鋪子，這裏一塊爛鐵，那邊半片破瓦；找不到一樣完全東西。沒有一部是有統系有秩序的記載。我們生在三四千年以後的人，要研究研究三四千年來生活組織平面側面的現狀，也無從研究起：其他倫理組織，

宗教組織，政治組織，經濟組織，軍事組織，教育組織，種種縱斷面橫截面的過去普遍的現狀，都不可得。」中國的正史，正是梁啓超先生所說的：「惟見各時代中常有若干人牛獸之武夫，出沒起伏，聚衆相斫；中間點綴以若干篇塗民耳目之詔令奏議。史之爲史，如是而已！所謂社會，所謂文化，何絲毫之能覩？」

我試問：我們的讀史書和編史書，爲死人呢爲活人呢？爲過去呢爲未來呢？爲普遍的羣衆呢爲特殊的個人呢？要答覆這個問題，有一個極淺近的比方：

有一個極勇敢的巡士，他因爲追捕强盜而送去了他的性命，那巡士已經成了死人，巡士捕盜已經成了過去的事體。總之一句話，都是變成了史跡。任你有如何大力量的人，對於已往的史蹟是無能爲力的了。但是我們爲什麽還要大開其追悼會，大出其喪——寫了許多什麽「拾

身成仁」「見義勇爲」的匾額送了許多極大的花圈——大捐其撫卹金？按到實在，和那已死的巡士，是毫無關係的。爲的是什麼？不是爲的是做把活人看看嗎？不是爲的是給未來送死的巡士一個榜樣嗎？——消極方面便是給未來的強盜一個勸戒——不是爲的是給普遍的羣衆道德上一個教訓嗎？

因此我們讀史書，便該拿這個眼光去讀；編史書尤其是該拿這個方法去編。我們是爲活的找求知識，而讀史書，爲未來世界改善的參考而讀史書；並不是爲撥弄死人的陳骨而讀史書，也不是爲過去世界的憑弔而讀史書。那末，編史書也該拿定這個主意去編。總之一句話，我們當以歷史爲方法，而不以歷史爲手段。方法是公的，手段是私的，方法是爲羣衆的，爲利他的，手段是爲少數人的，爲自利的；方法是爲進化的，手段是爲阻撓進化的。

我們中國的史書怎麼樣呢？我所以說；最初發現在文字上類似的紀念文字，祇可以稱史料，不可以稱史書；因爲他都是片段的，是偶現的，不是有統系的普遍的。那時固無所謂方法，亦無所謂手段。這一類最大的表現，便是詩經。（註二十一）後來做帝王的，便是利用人的戀舊性，漸知以史爲手段，便專立史官；——自史官立而歷代無信史因爲他都以歷史爲手段——如黃帝時的倉頡沮誦，周代的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註二十二）此外如周任，史佚，李耳等，都以編史爲職業的。——以編史爲職業便不可靠——他編的史，大概爲記賬式的編年體；——如竹書記年春秋等（註二十三）——體例的不完備和糝雜自然不用說了。那時還有一種似史非史而足爲史料的尙書，專記古代君臣間的言論，可以和專記事實的春秋相輔而行。漢書藝文志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這幾句話是把尙書和春

秋兩書的性質解剖得很明瞭的了。在戰國時候，七雄相爭，都知以歷史爲手段；——空氣作用——那時史書的出現也最多。(註一十四)但是以上所說的史書，都是平庸的雜亂的離史書的眞精神還很遠；祇有國語國策還比較的完備些。後來出了一部左傳，又出了一部史記，算是中國有史以來空前絕後最完美的兩種史書；他的好處，是在以歷史爲方法，而不以歷史爲手段。他不爲特殊人物宣傳空氣，是第一樣好處；他既描寫了縱斷面的帝王事跡，又能描寫橫截面的社會狀態，是第二樣好處；他是一種有統系有組織有情感的文字，是第三樣好處，——好處正多留在後面歸到本題的地方再說——一到後來，便不興了！班固第一個拍馬屁，斷代爲史，編成漢書；是切斷了人類生活因果的命脈，是替一代帝王宣傳空氣。是以歷史爲手段，而不以歷史爲方法。我先引鄭樵通志總序裏的話道：

『斷代爲史，無後相因之格；……會通之道，自此失矣！』——這便是我說切斷命脈的話。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裏說道：

『史名而冠以朝代，是明告人以我之此書爲某朝代之主人而作也。』——這便是我說宣傳空氣的話。

斷代爲史，專記帝王的史書，祇可以算得奴隸標準書，帝王教科書。任公評資治通鑑道：『其著書本意，專以供帝王之讀；故凡帝王應有之史的智識，無不備，非彼所需，則從擯闕。此誠極好之皇帝教科書，而亦士大夫之懷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讀也！』這不但是資治通鑑，怕自史記以後，所謂二十四史的作用，也跳不出這個圈子嗎！但是斷代的史書，倘然眞能和劉知幾所說的：『包舉一代，撰成一書，學者尋討，易爲其功。』——史通六家編——倒

也罷了；無奈自班固以後，所有的史書，愈弄愈糟！什麽是史書？竟是陳腐的墨卷，雜亂的賬簿！眞是章學誠所說的：『後世失班史之意，而以記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表，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取！』——文史通義書教篇——說雖如此，但是兩漢三國的史書，還是以私人資格不受任何的迫逼而以獨力撰成的，還不失撰述人的個性和文字的精神；最可笑的，那梁陳齊周隨五史和唐宋元明四史，都是歷代帝王特開史局，僱用了許多免得討飯的謄錄生，你來抄一段，我來寫一章，前任辦不了，遺交給後任。一部書裏，夾七夾八，墨圈也有，賬目也有，硬湊成功一部某代史；再把那毫不相干的某大臣某翰林的名字寫在上面，硬派他說是他編撰的。呵呵！寃哉枉也！一面是裝幌子，——僱用方面——一面是騙飯吃；——受僱方面——叫他怎麽能記出時間空間的現狀？怎麽能寫出普遍性的現狀？怎麽能寫因果的關係？怎麽能

把過去的歷史返映於現在？怎麼能用新精神裏解釋歷史？怎麼能保存歷史中永久不滅之物？怎麼能利用於現在？怎麼能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休矣休矣！國史館總裁，肚子餓矣！——民國國史館中人老拿不到薪水總裁窮得變鬼——撰出來的史書，一點生氣也沒有；還講什麼方法，說什麼手段？便算勉强湊成，也好似百結鶉衣，無復筆彩。劉知幾史通忤時篇裏有幾句話，描摹衆官撰史的苦況最痛快。他說：『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白頭可期，汗青無日！』因爲一方面是僱用的，一方面是裝幌子的，所以開口便是聖祖仁宗。他祇知道爲自己吹牛，怎麼有心思顧到那時的社會？祇知道描寫表面，怎麼有精神描寫到那時的背景？所以從嚴格的說一句：中國史書，不但不能寫出民族的精神，社會的特性，文化的遞蛻；并且不能夠寫出帝王的實狀，滿紙浮文飾詞！梁啓超先生說是絕好的皇帝教科書，這還是恕

詞，我說他連皇帝教科書的資格都還夠不上；因爲既稱到教科書，必要如梁君所說『凡帝王應有之史的智識無不備』；又要使讀者知道當時的實狀。如今他專裝幌子，不說老實話；明明是大盜朱溫，偏偏說是『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見新五代史——叫後來做帝王的，無從知其所以興，亦莫知其所以亡。也不知道做帝王的宮庭裏有多少黑幕；——我現在正撰清宮十三朝演義一書，查太后下嫁如此大事，東華錄中絕不題及，須知中國史書中此例正多——帝王的自身有多少罪惡，帝王的嗣統有多少變故；——如呂氏易嬴等例甚多——後之讀者，如墮入五里霧中，眞相莫明，因果亦無從尋繹，那歷史的效用，也完全失去。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徒然叫後來的帝王讀了，自以爲天子龍種，妄自尊大，造成幾千年來專制的劣根性。——一切貴族觀念富翁氣燄也未始非這一點天皇神聖暗示的縮小——所以編史書

的技能：——也可以說是歷史的人格——第一是要寫實；第二是要有剪裁；第三是要寫了縱斷面，還要寫橫截面。

寫實便是純用客觀的記錄，一絲一毫不能參用主觀的手段。——如孔子作春秋備以寄託他的微言大義有多少失實的地方（註二十五）——鄭樵通志總序裏說『史冊以詳文該事，美惡已章，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爲，豈不知其凶逆？』從前有人要替法皇拿破崙第一立傳，拿破崙說道：你不要忘了我是科西嘉島的一個平民』格林威爾說：『畫我須是我。』這都是說寫實的方法。剪裁，便是要懂得因果律；事之起也有因，事之結也便是果。因有所以成之因，果亦有所以成之果。在他成因結果的重要事實上，不可不詳細從實的寫出；在他枝葉瑣碎的地方可以略去不寫。倘然不分因果，照板謄錄，也不成其爲史書，更不成其爲史法；祇可以算得

老墨卷，舊賬簿！——中國的史書把一朝代的成因結果略去不寫祇湊集了許多虛張門面的諭旨奏議和大臣傳眞不愧純粹的老墨卷純粹的舊賬簿——須知道我們的讀史書，是爲要了解歷史上事實的因果，爲後來對付事實增加閱歷起見史書是爲今後的生人而作，不是爲過去的死人而作。——梁任公說：『舊史家殊不爾爾彼蓋十九爲死人作也史官之初起實由古代人主欲紀其盛德大業以昭示子孫故記事以宮廷爲忠而主旨在隱善陽善觀春秋所因魯史之文而可知也』(見中國歷史硏究法五一)——又須知道人類活動遺跡，其性質是整個的，有生命的，有方向的；我們須將他整個的遺跡剪裁下來，叫後人得在這整個的遺跡裏去尋覓他的因果始末。斷代爲史，是編史最劣的手段。——祇能以時代爲輔記憶的一種符號——寫橫截面，便是說寫一件事實，要兼寫當時的背景。——人能離社會而生存，事實的

發生，多少與當時的社會有關係；社會便是事實的背景，所以寫一件事實，不能不兼寫當時社會的情狀。寫社會的情狀，便是寫橫截面；事實的縱斷面，大都寄託在橫截面上，什麼是橫截面？橫截面大約是下列的幾種：

一、民族特性如何？
二、地理如何？
三、政治組織如何？
四、階級制度如何？
五、法律制度如何？
六、經濟狀況與其制度如何？
七、宗教勢力如何？
八、文化勢力如何？

以上幾種橫截面的背景，我以爲無論研究什麼史，總該問一問。但是中國史書，祇知道專寫縱斷面的皇帝世系，——連皇帝所寄託底當時宮廷的背景也不寫出他寫的還是裝幌子的虛僞的帝王社會叫他如何能寫出背景來——那皇帝所寄託當時社會的背景，卻絕不提起叫我們後人讀了眞疑心帝王是自天而降的貴種。因此我們在今日中國史學絕種的地位，要研究社會進化史，以及各種制度學術的沿革史，眞好似大海撈針，不知從何處着手？梁啓超先生說歷史的背景道：

『無論何種政治，何種思想，皆建設在當時此地之社會心理的基礎之上。』——中國歷史研究法（二〇七）

他又說編史書的兼寫橫截面的方法道：

『史家最要之職務，在觀出此社會心理之實體：觀其若何而蘊積？若

何而發動？若何而變化？而更精察夫個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仝上（二〇六）

該括的說一句：個人心理常受社會心理的暗示；而社會心理，又藉個人心理以表現。所以我們描寫縱斷面的個人，不能不兼寫橫截面的社會；反過來說一句，不明白當時社會的情狀，便不能了解當時由社會而產生的個人生活的實跡。不單是帝王的個體，便是文化，宗教，經濟，法律，政治，科學，一切在歷史上的個體，都要先知道當時他所寄託的社會的情狀，纔能着手研究縱斷面的本體。

如今中國史書最大的罪惡：在科學上，經濟上，文化上，宗教上，外交上，種族上，法律上，及一切專門制度上，固然沒有適當的史書可以給我們讀；便是這種種縱斷面橫截面的史料，也被他們粗心慷慨的——好似紈袴子弟揮

力注為因們他給，料史的得再可不去一這。棄拋意任——般一產遺宗祖

年千幾這在生們我害滅毀意隨輕重足無為視史王帝的屁馬的帝皇拍於

—家史多許前從為因也史專編重要是便。識智的史專這了乏缺，人的後以

容何談，來起理整新從今如，了去敗全完料史的富豐份一把——子家敗—

遺的面截橫面斷縱會社王帝來歷把能然倘，史王帝於力注專然旣們他？易

面這在者或識智的史王帝的分充到得以可們我叫但不，末那，出寫全完跡

不間時寫祇是史王帝的他奈無料資考參的力有史專於種別得覓尋少多

後們我要還且幷，住不靠識智的史王帝種這但不的面片的偽虛的閒空寫

把形原的他顯來後怕深念一的榮虛於蔽時為因——中料資尋可無在人

不很料資種這尋要人後以所滅銷齊一跡痕的面截橫的託寄所王帝時當

大罪是眞這。來史王帝的全完部一出理整新從他替來料資出尋——易容

惡極！

講到整理史書的手續專史可以不必談起；我們中國史界上，連這個名詞也沒有。——這個責任怕要全歸後來的歷史學者——如今勉強談談通史罷，我們來看看中國有幾部通史可以勉強用得。那種斷代爲史，不明因果，墨卷式賬簿式虛僞的某朝史，怕太要不得罷！再進一步，可以講得到整理的我以謂在編年史中有左傳，在記傳史中有史記，在記事史中有通鑑紀事本末，在通史中有通典。（二十六）這四種，可以稱得中國模範的史書，——但是非加以整理不可。

（註二十一）詩經長發篇：「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殷武篇「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又六月篇「……玁

吉甫萬邦爲憲。』這都是商周時的記事詩，也便是最古的史書。

(註二十二)據中國歷史研究法所引：『夏太史終古殷內史向摯，見呂覽先識周吏佚見周書史佚左僖十五周語上史扃見文選注引六韜。太史辛甲見左襄四，晉語韓非說林。太史周任見論語左隱六。左史戎夫見周書史記。史角見呂覽當染史伯見鄭語內史遇見左莊三十二周語上。內史叔興見左僖十六二十八周語上內史叔服見左文元太史儋見史記老子傳史大弢見莊子則陽。』

(註二十三)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這樣的寫法，不是像記賬式麼？

(註二十四)春秋戰國時候，各國都有史書：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見孟子——此外還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見墨子——各人製造各人的空氣，各人宣傳各人的威權。

(註二十五)孔子作春秋，而左丘衍其文爲左傳；以事繫年，爲史學界最初有組織之名著。梁任公謂左氏之特色有三：第一，不以一國爲中心點，而將當時數個主要之文化國平均敍述；第二，其敍述不局於政治，常涉及全社會之各方面；第三，其敍事有統系，有別裁，確成爲一種組織體的著述。——節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語——史記爲漢司馬遷作，取材於尚書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書而成；以人物列傳爲橫截面，以八書年表爲縱斷面，最合於史書的科學方法。——後節當詳言之——通鑑記事本末爲宋袁樞作，以事爲起訖；就一千六百餘年史的範圍中，分

爲二百三十九事，紀傳體以人物爲主，編年體以年代爲主，紀事本末體，則以事爲主。求一事之因果，爲後世之借鑑，不背史書之原理。楊萬里說：『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曆而泄，其故悉而約。』通典爲唐杜佑作，其書以志爲體，以史爲用。李翰序通典文中有一段說道：『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議論得失，靡不條載，附之以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

* * * * * * * * * *

我把史與史書的特性和界說說明白了以後，再回到本題來說史記。我在未說史記以前，再聲明一句；史記是史書，是純粹的史書，決不是文學書。你們認明了這一點界說，我上面的許多話纔不白說：你們明白了上面的一番

話，我後面的一段話纔有根據。

我們來看看，史記一向的輿論怎麼樣？

班固說道：『遷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漢書司馬遷傳贊

鄭樵說道：『自春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通志總序

司馬貞說道：『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其敘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補史記序

章學誠說道：『遷書通變化。』——文史通義書教篇

梁啓超說道：『……其最異於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爲本位。故其書厠諸世界著作之林，其價值乃頗類布爾達克之英雄傳，其年代略相先後，（布爾達克後司馬遷約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而其影響所被之廣且遠亦略同也。後人或能譏彈遷書，然遷書固已臯牢百代二千年來

所謂正史者，莫能越其範圍。豈後人創作力不逮古，抑遷自有其不朽者存也！』——中國歷史研究法(二一八)

又說：『史記以社會全體爲史的中樞。故不失爲國民的歷史。』——同上(二二〇)

又說：『司馬遷忍辱發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故讀其書，而著者之品格思想皆見焉。』——同上(三二一)

說雖如此，但司馬遷的能夠做成這部好書，——史記——這裏面却有四個大原因：便是因爲他有史料，史法，史才，史力。

什麼是史料？便是我上面說的「歷史原子。」——歷史的原料愈豐富，著成的史書愈有光彩；歷史的原子愈複雜，著成的史書也愈熱鬧。你們看史記的史料，太豐富複雜了：第一種，是上古時代各種事物制度創造力的偉大；第二

種是政體的遞嬗，自部落而國家，一方面又自封建而郡邑，又一方面元首自傳賢而傳子；第三種是戰爭的經過，自與玁狁三苗等種族戰爭，移而爲朝代戰爭，如夏商之戰，商周之戰，春秋戰國，又同時爲局部之戰，擾亂數百年以後，又有秦漢楚漢之戰；第四種是學術的發明，思想的發展，如子產鄧析孔子計然老子關尹墨子李悝楊朱尸佼申不害商鞅孟子莊子荀子韓非李斯等，都能自成一家，不獨影響於當時，且爲數千年禮敎文化思想制度的根本寄託。有這種種豐富而又複雜的史料，一一採入史書，如何不成爲一部好史書？——我常說史記的歷史原子不獨構成秦漢以前的史光且爲中國數千年來東方文化的胚胎你們試看秦漢以後的學術界思想界可有別種創造物一班腐儒鬧來鬧去無非搬弄秦漢以前的幾件老骨董（今日又搬出洋去在一班所謂整理國故的新人物又大搬而特搬）——這樣重要的史料，便成

那樣重要的史記。

什麼是史德？便是所謂「歷史的人格。」如何而可保全歷史的人格？編史者的動機，不可偏於有手段，亦不可偏於無手段，什麼是有手段？便是編者對於史事的敘述，有所爲而爲：如孔子的撰春秋，並非忠實的描寫史事，他是借題發揮，以史書爲手段；故意將史蹟放大，或縮小，或消滅，以史爲宣傳主義的輔助物，而以讀者供其犧牲。——梁任公說孔子作春秋別有目的而所記史事不過借作手段……若作史而宗之則乖莫甚焉——什麼無手段？是編者對於史事之敘述，無所爲而爲；如梁陳齊周隋唐宋元明等大開史局，由傭工編成的史書；以無責任的人，寫成無生氣的史書。無剪裁，無描寫，一聽主其事者之指揮；虛僞陳腐，千篇一律，處處以死人爲本位，一似今日之活人，專爲讀死人虛僞之史書而用者。其無手段之程度，亦可稱達於極點矣！所謂史德

者，不以史爲手段，而以爲活人「鑒往知來」的方法。惟其爲方法也，故記載須求忠實；惟其爲方法也，故文字須有剪裁。自己有編史的才，有編史的力，有編史的料，便自動的担負編撰史書的責任。爲今後數千萬年人類社會求進化而編史書，爲活人而編史書；須有極公正的態度，極熱烈的意志，極忠實的考察，極敏銳的眼光，先養成極完全的史德。司馬遷的史德，我們可以從他的遺傳性和環境裏推想得出：他是一個極公正的極熱烈的人。他的公正，是因他前代嘗爲史官的遺傳性造成的。他的熱烈，是因他受寃屈受腐形個人悲憤的環境造成的。有人說惟其處於悲憤的環境，便寫成偏重於失敗英雄的史記文字；如項羽本紀，游俠列傳，都是借他發洩其抑鬱不平之氣。說這個話的又是爲中國歷來偏於帝王史的習慣所愚弄。我以謂史記的忠實，正在他能竭力描寫失敗英雄；史記的公正，亦是在他能竭力描寫失敗英雄。司馬遷的

有史德，亦正在他有悲憤的環境中養成；倘然他不失敗，不受腐刑，平平庸庸，繼承他祖先周室太史的事業而做太史令，那我怕他做夢也想不到世間有失敗英雄和失敗英雄之可貴，帝皇社會以外還有種種人類社會；政治勢力以外還有學術力。還不是一樣寫他聖祖仁宗虛僞陳腐的帝王史！偏於恭維帝王便失了觀察社會的公正眼光。如今他的史記能以全社會爲中樞，能着眼在失敗英雄身上，正是他公正有史德的地方。——他雖兼寫社會却沒有放大縮小和消滅史蹟的病——本來世界上的公理，常寄託在羣衆，而眞正事業，常寄託在失敗英雄身上。——此涉於社會學範圍當以別文詳言之——我們看司馬遷的序文裏說：『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他的藝術，何等忠實？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裏說：『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的態度，何等公正而闊大？這便是他的史德。

什麼是史才？便是能以死的史蹟，加以活的史命。什麼是史命？便是拿史蹟連貫起來，記他的本末，求他的因果，寫他的縱斷面，有剪裁，有描寫。使過去死的史局，與未來活的史胎，息息相通，便成爲有生命的史書。這種史方，無敏密的文筆固不可，無偉大的器識更不可。後人不察，祇知欣賞史記的文筆，更淺薄的直以史記爲純文而欣賞。——這便是我從思想上整理史記的大動機——須知道司馬遷的才固然好，但是他的才是史才，不僅僅是文才；又須知道他是有文才而又有器識的人。我們借欣賞他的文才而引起研究史記的興趣，我們不是因史記而引起欣賞文才的興趣。除史以外無文，除史以外無才。他的史固然寄託於才，他的才却是寄託於識，却又從他的環境造成；他得了艱難困苦的環境，纔知道世間有種種社會，纔知道世間種種人物寄託於種種社會。社會是人物的背景，——如項羽本紀中之鴻門宴垓下歌等——

——不能以背景爲本位，而兼寫背景之人物。——如貨殖傳中之陶朱公寡婦清等——凡此種種，都是他史才的變化不是文才的寄託。吾人當視爲文字最濃郁資料最豐富之史書讀之，不當視爲純文學文讀之。

史記全書中最能寫出時代背景的，惟有貨殖列傳。我如今摘寫幾句在下面，或許是研究之一法。

『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甯有政敎發徵期會哉！』

『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

朝焉。」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這一段是講經濟原理——

「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猗頓用監監起，而邯鄲郭縱以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秦皇帝

以爲貞婦而容之，爲築女懷淸臺。』

——這一段敍述漢前經濟中心人物——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

『夫……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嬴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

——這一段是說明當時經濟背景——

『蜀卓氏之先。……獨夫妻推輦行至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卽鐵山鼓鑄。……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宛孔氏之先。……」

「宣曲任氏之先。……」

——這一段是敍述當時經濟中心人物——

又有西南夷列傳寫來最有層次。如今也摘寫幾句在下面：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爲巂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

『——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我們旣賞識他的史才，便當賞識他的史法。拿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他整理他，——照上面兩種格式——這史記的歷史學也須由我們發輝而光大之。

什麼是史力？這個力是不可勉强的。便是梁啓超說的：『察其人所處地位何如。』司馬遷對於史的地位，在他自序文中便可以看得出他是很有力的。『司馬氏世典周史。』『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凡此種種，都是表現司馬遷有編史的能力和機會。

有此種種，以成司馬遷，有司馬遷以成史記。史記者，中國史書中體例最

完備——能以社會爲中樞——時代最古者也；吾人當以最忠誠細膩之態度，以研究而整理之。吾人非徒爲欣賞文字而讀史記，吾人非徒爲死死人而研究歷史歷史者，後人之借鏡也。後世之文化愈盛，生活之競爭愈烈；而所以造成今日之局面者，歷史蘊釀之力也。吾人欲明瞭未來和現在，如何可不研究過去？因未來之局，其機早已伏於過去。故研究過去，須求其與未來有因果關係者；而因果關係嘗伏於過去社會之全體，不僅係於帝王之片面，史書而能以社會爲中樞者，是爲良史記帝王片面之現狀者，是爲劣史；紀帝王虛僞之片面現狀者，是劣之尤劣。吾人不可不明辨之也。

以上所說，不過對於史記心理上的整理，告人以讀史書的眼光，以科學的方法讀史記；其史記本質上之整理，因迫於時間與篇幅，祗得俟諸來日讀者諒之！

本篇所參考之書;

詩經

尚書

國語

漢書藝文志

通志——鄭樵

史通——劉知幾

文史通義——章學誠

史記集解——裴駰

史記索隱——司馬貞

論語

孟子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

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胡適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啓超

中國歷史研究法——梁啓超

新文化辭書——唐敬杲

近代思想解剖——樋口秀雄

近代思想——過耀根

現代思潮——南庶熙

我很感謝以上各書的著者給我以許多有力的例證!

史記訂補叙例

李笠

——第三次改定稿——

史記一書，上踵六經，下蒙羣史，六經自西漢而還，承學之士，奉爲圭臬，箋疏論述，代有達人，是以大義微言更數千年而不墮。班氏因史公義例，斷代爲書，而當時宏哲便爲之作注，迄於唐代，無慮數十家；顏監之注，至集荀悅服虔等三十餘家之說，發明義蘊，披覽煥然。范氏陳氏，各承舊制，撰爲國史，而年代寖近，文辭益闡，著易知；魏晉而下無論矣。注史記者今僅有裴參軍張長史小司馬三人而已。小司馬所稱引前人音義，亦僅有延篤徐廣鄒誕生劉伯莊四人而已（此外尚有音隱五卷，不箸撰人。）諸家又皆非經學大師，探討雖殷，而於博物訓詁之識微闕如！是以舛譌比見。雖柳宗元龍城錄稱漢末大儒張昶撰龍山史記注，唐書藝文志載許子儒王元感徐堅李鎭陳伯宣俱注史記，玉海謂史記之學有韓琬寶羣裴安時，金史載蕭貢注史記一百卷，今皆亡佚，

無從窺其得失，要不足與荀服韋肩比也。——班書承襲史記，班書多留古字；而史記率改從今文，注家之淺深，亦可概見矣。——況史記自當代亦無完書；經褚少孫劉歆馮商等之補葺楊終之刪改，乖戾踳駮，益難究詰。而世之讀史者，務覽其盛衰治亂之要，其於字句音訓之間，率以爲煩瑣而忽之，遂令別風淮雨大義愈乖，故後之治太史公書者，不急夫詮注而急夫考訂也。北齊顏之推書證以「雞口」爲「雞尸」，「妬媚」爲「妬媢」，「隗林」爲「隗狀」，此訂史之權輿也。宋王應麟（困學紀聞）洪邁（容齋隨筆）王觀國（學林）孫弈（示兒編）明程一枝（史詮）顧炎武（日知錄）諸儒踵而爲之，亦各有所諟正，惟業之不專，故遺漏猶多。清初方苞之史記補正甄采綦詳，而學識未宏也。乾嘉以後，大儒輩出，訓詁聲韻之學，遠邁前代，其致力於史記者，若錢大昕之考異，暨拾遺，梁玉繩之志疑，王念孫之雜志，錢塘之三書釋疑，王元啓之三

書與月表正譌，錢泰吉之校勘記，張文虎之札記暨舒藝室隨筆，研精覃思，啓發窔奧，尤爲專門之學。他如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趙翼之二十二史劄記暨陔餘叢考，洪頤煊之讀書叢錄，洪亮吉之四史發伏，朱亦棟之羣書札記等，皆足羽翼羣賢，有功乙部。笠少好史公書，耽玩裴張馬注釋，偶有結轖，輒依誼證所及而論定之，旋覈以諸家之說，有合有離；鑽研既久，塗徑粗通，不揣檮昧，輒事匡補，凡再閱寒燠，成史記訂補八卷，槀本寫定，爰綜全書，撰例十二，以資隅反。非敢謂能紹錢王諸先生之緒也，聊藉講習之勤，錄待鴻才之商榷耳。

一　繁緟例

史公爲文，專取氣勢，不事琢鏤，閒有冗煩，益形古茂，不足病也。如「皆各」(見五帝紀及大宛傳)「愈益」(秦本紀)「尙猶」(同上又貨殖傳)「唯獨」(景惠間侯者年表)「始初」「仍再」(並歷書)「咸各」(自序)之類，皆駢

累出之，似複而非複也。齊世家云「尙其後苗裔也」，既云「其後」，則「苗裔」二字可省，然陳杞世家亦云「夏后禹之後苗裔」，則此非誤衍可知。諸如此類，當以虛實輕重之間求之，未易輕改。然如殷紀云「格汝衆庶來！」「格」卽爲「來」，而上下隔絕，用之文不成義，此類乃塙爲誤耳。審之義例，證以經典，然後孰爲史公駢字，孰爲後人竄亂，灼然可見矣。

二　牴牾例

班固譏史公「采經摭傳，多有疏略牴牾，」今原其故，蓋有二焉：司馬貞刺客傳索隱曰：「太史公聞疑傳疑，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此據單行本，合刊本文少異。殷本紀太甲下正義亦云：「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此其故一也。六國表敘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獨有秦紀，又不載日月。」是六國存時，各有史記，秦政始焚毀之。然天官

書云：「余觀史記考行事」自敘傳（各本無傳字）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則史公獨及見其闕文，是以紀錄互異，此其故二也。秦本紀云：「韓王與韓非謀弱秦」而韓非傳曰：「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此非秦韓史記互異之明徵乎？徐孚遠以「韓非弱秦，即李斯譖非之辭，載於秦史記」說至當也。吳世家云「季札自衞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懼猶不足，而可以畔乎？』」衞世家云：「季子過宿，孫文子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衞亂乃此矣』」此類蓋亦在傳疑之例。而王若虛滹南集辨惑以爲「乖異矛盾」豈曰知言？

三　互見例

史臣叙事，有闕於本傳而詳於他傳者，是曰互見。史公則以屬辭比事而互見焉；以避諱與嫉惡，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隱蔽其事而互見焉。游俠傳不詳

朱家之事，而述於季布傳，高祖紀不言過魯祀孔子，而著於孔子世家，此皆引物連類而舉遺漏者也。封禪書盛推神鬼之異，而大宛傳云「張騫通大夏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又云：「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高祖紀謂高祖「豁達大度。」而佞幸傳云：「漢興高祖至暴抗也。」此皆恐犯忌諱，以雜見錯出，而明正論也。

四　叚託例

史貴翔實，然亦有意主形誇詞務奇譎者，不可以循名而責實也。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呂覽淮南並以其事屬之夏禹。李將軍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呂覽以爲養由基，韓詩外傳新序又以爲楚熊渠子。蓋一以形容禮賢之殷，一以誇張術藝之精，初非信有其事也。若必覈其事蹟，考其時代，不以僞乎？即如滑稽

列傳淳于髠言『大鳥不飛不鳴，』與伍舉語同；苟不明叚託之誼何所適從？

五　草剏例

曳公攟摭傳記，亦有草創而未及理董者：裴氏集解於趙世家引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於魏世家引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云者當時人所稱，猶史公謂武帝曰今上也，而燕世家稱王喜亦曰今王，何殊曚語乎？錢氏竹汀謂其『雜采戰國書未及刊正，』得其指已。

六　雜錯例

左傳敘事，往往一人而名字謚號迭出，說者謂當時文法如此。史公好奇，亦有此等書法：呂后紀云：『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季布傳云：『高祖急……漢王引去；』皆以修詞之故，使「呂后」與「高后」「高祖」

與「漢王」歧若二人，王氏若虛梁氏玉繩輒加非難，蓋未達體要也。

七　異文例

三家之注，其初各自成書，或據別本，或因避諱，（如索隱本諱民爲人，諱世爲系或爲代之類）是以互有不同。盧文弨鍾山札記曰：「左公穀三傳經文多有互異，後人別白註明；今史記三家之註，亦多異同；如五帝本紀「暘谷」正義作「陽谷」，「南訛」索隱作「南爲」，殷本紀「羑里」正義作「牖里」，周本紀「居易無固」索隱作「居易」，今若不依三家之例，必有改易遷就之失」；

盧氏之說，允稱洽當，所惜三家單行註本今獨有汲古本索隱而已，其集解本則盡失單行舊式，且正文往往與注相刺繆，未足依據也。（甘茂傳贊「重彊齊楚」，集解引徐廣曰：「此當云見重彊齊」，正義云：「甘茂爲彊齊楚所重」，是裴本無楚字，張本有楚字也。今集解本亦有楚字，則與注語不符矣。

）故自索隱外欲明三家異文，必於合刊本求之：如鄭世家『段出走鄢』正義『鄢』作『鄔』；商君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正義『闟』作『鈒』與盧氏所說諸條皆注有明文，可探而得也。其無有罅隙可尋者，莫得而詳矣。

八　異義例

項羽本紀『馬童面之』集解張晏曰：『以故人難視斫之，故背之。』相如傳『回首面內』（封禪文）集解引韋昭曰：『面向也。』廣雅釋詁二『偭，偝也』釋詁四『面，嚮也』羽紀面字，蓋與偭同。夏侯嬰傳『徐行面雍樹乃馳』當從偝義。（漢書注同。集解引應服說訓向，非是。）田完世家『淳于髡趨出至門，而面其僕』當從嚮義，方氏苞以羽紀面字亦作向義，洪氏頤煊引田氏世家以訂羽紀，俱未當也。

九　正名例

禮記射義「公罔之裘」鄭注曰：「之，發聲也；」左氏昭二十年傳「鱄設諸」杜注曰「鱄諸勇士，」此一字之名上加語詞者也。夏本紀稱帝降曰：帝不降亦是此例。(論證詳訂補夏本紀) 晉侯重耳之名見於春秋經，而左氏定四年傳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曰晉重；(說見日知錄二十二卷) 春秋經「莒展輿出奔吳，」而左氏昭元年傳云「莒展之不立，」此二字之名，省去一字者也。管蔡世家贊稱叔振鐸曰叔鐸亦是此例。

更有姓名之後，附綴尾聲：若秦本紀稱惡來曰惡來革，宋世家稱公子鮑曰鮑革，燕世家稱益曰益已，五宗世家稱臨江王閼曰閼于之類，是也。而諸家考證，聚訟紛紜，亦可謂不善推類矣。今以「來」「鮑」「閼」「益」諸事延聲呼之，自有「革」「于」「已」之韻，其或不符，則時有古今，地殊朔南耳。人之言語，自有緩急，此為聲餘，亦可釋然矣。梁氏曜北既知杞伯鬱稱鬱來為聲之餘，而疑「

鮑革」「關于」爲字之羨，何其蔽也。（論證又詳訂補燕陳杞宋五宗世家）

十　辨諱例

君父之諱，前人所重；然臨文不諱，古有明訓，（六朝時避諱最嚴，然知識階級多知其無謂，故雖以顏之推之拘謹，而家訓風操編亦頗譏切時人。）史遷達人，儻不拘也。遷父名談，史記偶以趙談爲趙同孔平仲雜說，遂謂史記無「談」字後學盲從，奉爲定論，不知晉世家兩書惠伯談李斯傳兩書韓談，司馬相如傳滑稽傳並有「談」字，自序傳且明云談爲太史公。惠帝名盈，漢人或以滿字代之史記年表晉田完世家大夫欒盈並作欒逞，而齊太公世家復書欒盈，晉世家『萬盈數也，』春申君傳『盈滿海內矣，』范雎蔡澤傳『進退盈縮』亦並不諱「盈」字。蓋「談」「同」聲同，「逞」「盈」韻同，史公偶取同音字代之，如韓子難言篇董安于十過七術篇作關于亦猶近人譯科倫布名或作可

倫布，初非有所畏忌也。（說又詳訂補齊太公世家梁氏志疑綜覈史文，亦知談字不避而疑「欒」「盈」爲不應書猶未達也。

十一　別裁例

史記組綴羣經而非經也，貫穿百氏而非子也；故凡六經之注諸子之文，有不適於史記者，不可不察也。齊太公世家云『齊君無知遊於雍林』蓋史記以雍林爲邑名，與左傳『雍廩殺無知』不同也。（秦本紀云：『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雍廩當作雍林人，與齊世家一致，後人依左傳改竄耳。說詳讀書雜志）而集解引賈逵曰渠邱大夫則與史文牴牾矣。此左傳注之不適於史記者，伯夷傳『肝人之肉』劉氏伯莊謂『取人肉爲生肝』正與文義相合；而小司馬非之，引莊子『噲人肝而餔之』以爲詮說則迂遠而難通矣。（論證詳訂補伯夷列傳）此莊子文之不適於史記者。由是觀之，史記信乎成一家

言矣，讀者勿爲注家所惑可也。

十二　旁證例

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既唐宋以前注疏家所引史記文與今本互有異同，梁氏王氏諸儒據以校訂，恆獲眞詮。然亦當審而定之，不宜苟存好異之見也。而御覽引史多混班書；（證見訂補項羽本紀）李善選注恆以肊改，尤宜洞而明之，庶不迷誤。卽如仲尼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集解引家語云『衞人』『樊須字子遲』，集解引鄭玄曰：『齊人』；而邢昺論語正義引史記，並以「衞人」「齊人」，錯入正文。此類亦宜留意。

江藩漢學師承記三云：『錢坫嘗注史記，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山川所在。兵部侍郎松筠爲陝甘總督時，重其學品，親至臥榻問疾，索求未刊箸述，獻之以史記注付公，泣曰：「坫疾不起矣。三十年精力盡於此書，惟明

公憐之。」』今案:獻之遺書,已次第刊佈,而史記注未見傳本,豈錢氏絕學,竟成廣陵散乎?吁!惜已。

近人歸安崔適箸史記探源,勇於疑古,而疏於考證,亦有無證而憑肊刪削者。又其校改史文(其書非專爲校正史記而作,但關於校訂者亦不少)多襲前人成說,不加檢覈,冒爲己有,自用之病,蓋無諱矣。惟全書義例森嚴,不無可取。茲爲擇要討論,其當與否,願與學者共定之。(訂補全書刻已在瑞安付梓,大約本年暑期可以出版)

敘作於民國八年初,只八例,九年二月增入「互見」「錯雜」二例,今刊入國學叢刊二卷第二期者是。近復修訂如此,蓋三易稿矣。民國十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識於廣東大學文理院。

戰國策的研究

許嘯天

（二）

我讀這部戰國策的時候，正在上海□國巡捕槍殺中國人風潮鬧得最激烈的時候；這部是近視眼式的國家主義在那裏作怪，也便是□國人盲目的愛國行爲鬧出來的誤會。羅素說得好：

『□國人慣用仇嫉外人的卑劣手段，以獎勵其國民愛國心。最初仇西班牙人，繼則仇法國人，繼則仇德國人，今後又不知當仇誰氏？』——見羅素著愛國功過

想不到今後□國人所仇視的，竟是我們中國人！天下事變之來，總有一個中心點；這中心點依着自然的趨勢，輾轉推遞，有是潛服的，有是顯明的，慢慢的達到最後的結局。譬如海波拍堤，他的中心點是風吹浪湧；浪與浪相推擊，便直撲到堤邊來了。□國人的所以要仇視中國人，也是依着歐洲勢力自

然的趨迫，而我們懦弱的中國人，適當其衝。梁任公說的：

『歐洲國家，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的堡聚爲其雛型；一切政治論，皆孕育於此種市府式或堡聚式的組織之下。此種組織，以向內團結向外對抗爲根本精神；其極也，遂至以仇嫉外人爲獎勵愛國衝動之唯一手段。』——見先秦政治思想史

人之愛國，誰不如我？口國人知道向外對抗，那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人，何嘗不知道向外對抗？你也對抗，我也對抗，國家的勢力何處伸展，便慢慢的伸展到我們中國地方來了。既被他找到了這個地方，好似貓捉住老鼠，祇能聽貓先生的吞噬搏擊，卻沒有老鼠的行動自由；祇有外國人的仇嫉壓迫，卻不許有中國人的愛國自衛。這種有己無人的愛國行爲，祇可以稱之曰盲目的愛國。現在歐洲列强的局勢，宛似我們中國古時的戰國時代，都

是國家主義最發達生活競爭最劇烈的時代。在國家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祇有供其驅使供其犧牲以求少數野心政治家的快意和縱慾；所謂「民本主義，」「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翁」這種好聽的話頭都一筆圈去。

什麼是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國家主義告訴我說：以國家的統一爲第一義，而以其民衆爲從位。又說：人民視如奴隸，一般爲國家的犧牲；個人若是獨立，沒有價值，必全然只爲國將的財產國家的手段，纔有價值。又說：在當時人格的觀念毫沒有存在的事實；不過和那「朕的國家」，就是君主的國家的觀念相應而構成國家主義罷了。總之一句話，國家主義，無論他是君主國或是民主國，總是消滅人民活力剝奪個人權利，養成機械式的國民，而離間人類同情性的一個主義。少數野心政治家，便利用他以快一己之私慾；——如拿破崙威廉第二——他的結果，在國內是消失社會發展的機能，在國

外是破壞世界人類的和平。

我說到這裏，再引證托爾斯泰的國家一篇在下面：

「有童子三人，相聚而談，長曰費知亞，生已十年矣；次曰嘉舜，少費知亞一歲；又次者八歲，名曰瑪沙，女子也。嘉舜曰：「吾輩俄羅斯人也，必不許普魯士人奪我輩之寸土片地。」費知亞曰：「然。凡此寸土片地，皆屬之於我輩；蓋此乃吾輩昔所侵奪者也。」瑪沙忽起而問之曰：「爾等所稱吾輩，果何人耶？」費知亞曰：「爾尙稚也，此非孺子所能知者；所謂吾輩，卽吾國之祖國耳。」嘉舜申之曰：「人各有其國，或爲此國人，或爲彼國人，不相混也。」瑪沙曰：「然則余其爲何國人耶？」費知亞曰：「爾爲吾輩，皆俄羅斯人也。」瑪沙曰：「設余不欲爲俄羅斯人者，又將何如？」曰：「爾既生於俄羅斯，則爲俄羅斯人，爾縱不願，亦

欲何能？且人人皆有其君長，……」語未已，嘉舜承之曰：「亦有其議院，……」既而費知亞又繼前言曰：「且有軍旅以護之；惟人人當出租稅以奉其上。」瑪沙問之曰：「胡以爲此者？」費知亞笑曰：「愚哉，爾也！各人各愛其國耳。」曰：「余實不知何爲紛紛若是也？且吾輩游戲時，輒以羣集爲樂，世人何獨不若此耶？」曰：「游戲時固以羣集爲樂，惟天下事則不然。」曰：「余終不能明之。」嘉舜曰：「他日爾長則能明之矣。」瑪沙曰：「然則。余終不欲長也！」

世界人類，原是以羣集爲樂的，但是國家主義，則務分其羣，務仇嫉其羣，奴隸其人民，猶以爲未足，又進而讎殺別國的人民。善哉瑪沙之言曰：「余實不知何爲紛紛若是也？余終不能明！余終不欲長也！」今觀夫戰國燕趙韓魏秦楚齊，同屬中國之土地也，同屬中國之人民也；徒以少數野心家國家主義

之逼迫，而互相兼併，而互相讎殺。置人類博愛之公誼，社會進化之責任於不顧；亟亟出於巧取豪奪詐欺霸佔之一途徑。齊桓晉文倡於前，楚莊秦始成於後。嗚呼！所謂國家主義者，戕賊人民的同情性，滅殺社會的進化力，他始終背着人類和平的大方向，開着倒車走的。從古如此，於今爲烈。我一面讀了戰國策殘殺刦奪的記事，一面親眼看着口國巡捕受他近視眼式的國家主義所驅迫而槍殺我們中國人，我不禁替世界的全人羣起了無窮的感歎！

（二）

國家主義是從個人主義擴大來的；按到實在說，國家主義便是强權主義，便是野心侵略主義，是有己無人的主義，在個人便是强盜。戰國時候，祇因周天子不能保持他國家固有的勢力，——也便是沒有力量貫澈他的國家主義——便有戰國七雄起而代之。那班齊桓晉文，存着野心，時時想侵略別

人的土地，擴張他自己的國力；巧取豪奪，兵連禍結。犧牲自己的百姓，殘殺別國的人民；弄得鬼哭神嚎，民不聊生，全一個戰國時代，都落在戰爭恐怖的狀態中。在那個時候，農不能安於野，商不能安於市，士不能安於學，百工不能安於所業；所謂仁義道德藝術文章，都不及時了。在那時最時髦的，是三種人：一種是兵家，一種是法家，一種是縱橫家。吳起孫臏這班人，是殺人不眨眼的，動不動殺數十萬，坑百萬；拿我們做百姓的性命，看得比螻蟻還不如。商君申不害這班人，做着帮兇；他們主張治亂世，用重刑。這亂世原是少數野心家造成的，那重刑却叫我們老百姓受着。說來說去，他們這班三等奴隸，甘心做軍閥野心家的走狗，祗因要討權君霸主的好；不惜用着全力殺戮我人民，壓制我士氣，去貫徹他的國家主義。在那時最出鋒頭的人。要算縱橫家了。——便是游說之士——這班人，士不像士，農不像農，工不像工，商不像商；手無搏雞之

力，胸無一經之通，居然鮮衣美食，高視闊步，祇仗他的空心架子，油滑嘴舌，撥弄是非，顛倒黑白，他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國利，什麼叫做民福，更不知道什麼叫做氣節；終日做着小扇子，東邊去扇扇，西邊去動動，秦國裏去挑挑，楚國裏去撥撥。鼓吹得大家不安起來，這壁廂大動干戈，那壁廂競起烽火；調弄得兵士們送命，百姓們逃難。他却於中取利，今日金盡裘敝，明日便可以高車駟馬佩六國相印了。在人前還誇着嘴，說是縱橫家；在人格上講起來，這班人祇可以稱他是高等的流氓，變相的乞丐。祇因他毫無實學，不費功力；利用野心家摧殘人民的生機，去換他個人的富貴利祿。正是人類的蟊賊呢！

戰國時候的游說之士，頗似如今利祿薰心的政客，也頗似西洋希臘時代的「詭辯派」Sophists 詭辯派這三個字，並不是好名詞，解釋詭辯派學說的告訴我說：

蘇格拉底Socrates爲反抗這派而起因恨其學說，混淆是非，顚倒黑白故加以「詭辯派」之名。——見新文化辭書

又說：

道德上的善或正，也是這樣强者就是善，就是正。所以我人所當努力的，不在於發見眞理，而在研究可以說服多數人的方法。因此，這派狠研究辯論之術而教授之；當時有政治野心的青年子弟，麕集於他的門下，遂至風靡希臘全土。——同上

又說：

但是「詭辯派」的人生哲學，通俗淺薄，沒有堅實的基礎；非但不能以學問使生活高尚，却使生活和學問同樣徬徨於歧路。……「詭辯家」的學說行爲，助成雅典道義之頹廢，……虛無破壞的思想。——同上

什麼「混淆是非，顚倒黑白；」「強者就是善就是正；」「不在於發見眞理；」「沒有堅實的基礎；」「彷徨於歧路；」「助成道義之頹廢；」「虛無破壞的思想；」這些評語信條，都是從來游說之士政客詭辯派所共同享受而遵守的。但是再進一步說，那班游說之士和今日的政客，還實在夠不上那時希臘所謂「詭辯派」的資格。正如胡適之說得好：『管仲申不害商鞅這三個人，都不配稱爲「法家」：這一流的人物，——管仲子產申不害商君——都是實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學家，故不該稱爲「法家」。』——見胡適君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我也說蘇秦張儀這班人都不配稱他是「縱橫家」；所謂家者，都該有一種獨到的學識，高深的思想。像那「詭辯學派」雖得着種種虛無破壞的惡名；但他確有一種超脫的學理，高潔的精神。他所懸的兩個疑問是：

人類果然關於自然界或關於倫理道德能有眞正的知識麼？

我人所有的知識究有絕對的價値麼？

這是何等高超的學識，強固的思想；豈是那班朝秦暮楚油嘴滑舌的游說之士所能望其項背？所以這一統的人物——蘇秦張儀淳于髡呂不韋——都是娼妓式的尖嘴了頭式的自了漢！——祗因他們祗圖自己的富貴不顧國家人民的安甯——不該稱他爲什麼家——如今搬弄是非於中取利大軍閥大政閥門下的食客，也便是蘇張輩的徒子徒孫。

雖然，這班政客，也好似糞坑裏的蛆虫一般，是時勢製造出來的；糞坑裏有了糞，纔能產生蛆虫，有了戰國時候那種干戈擾攘民難樂業的時局，纔有這班詭譎奸巧窺名竊利的政。客那時候皇權的虛僞既已揭破了，國家大權便傍落在一班強霸的諸侯手裏；你搶我奪，祗有強權，沒有公理。這個風氣一開，所謂仁義忠信維繫人羣的道德，一律破滅；國中所有的，祗富商顯宦兩種

人。——逃不了名利兩字——到後來顯宦一有財產便去做富商，——陶朱公是一個例——富商一得了勢力便去做顯宦；——呂不韋又是一個例——全國人民都低頭於這兩種人勢力之下，供這兩種人的犧牲而朝夕膜拜着。這是戰國時候人格的破滅：戰國時候的人民，輾轉喘消於鋒鏑蹄騎之下，強的欺弱的，大的吞小的；每經一次戰爭，寡人妻的有多少，孤人子的有多少，流離骨肉的蕩淅產業的又有多少？要求片時的安居也還不可得，還有什麼工夫去講究樂業呢？於是農輟於野，工輟於肆，士輟於庠序；人民拿着螻蟻似的性命，聽政客的支配，軍閥的宰割。這是戰國時候生產力的破滅。

一方面喪失他的人格，一方面斷絕他的生計；那軟弱的，果然祇有輾轉溝瀆的分，那強悍的便一躍而爲軍閥，狡滑的也走上了政客的途徑。按到實在，那軍閥還是受着政客的煽惑和支配。在這道德淪亡、生機囚絕的時候，做

政客原是一個捷徑；掉着三寸不爛之舌，便可以取得功名富貴，遑事體何樂而不爲；因此也惟有戰國時代游說之士爲獨多。游說之士越多，那軍閥戰爭之禍，也越是輾轉糾結而不解。這游士軍閥兩派人，原都是趨承那班霸主的意旨而圖謀一己的功利的；所以戰國時代的擾亂，完全由於野心政治家的弄權竊柄造成的。但這裏面最大的癥結，又因爲醉心於國家主義的帝皇，他剝奪了人民天賦的人權；一旦失了他的維繫，又不能好好的還給人民，便把大權散落在一班諸侯手裏，任他們去劫奪播弄着。那班無業的高等游民，——政客——又從而鼓吹之慫恿之；我們這班失權的主人翁——人民——便做了二重犧牲，萬劫不復的了！這都是國家主義的賞賜，也便是政客軍閥的賞賜。

（三）

讀過戰國策的人，一方面果然感覺到那時的人民流離痛苦，和諸侯的專橫，軍閥的殘暴，政客的狡詭；但是在或一方面，又感覺到那時的思想界異常發達。在中國學術界思想界上所稱誦的「諸子百家」，幾乎全產生在這個時期裏。這是什麼緣故？但我可以拿「艱難玉汝」四個字來解答這個疑問。我在史記新序裏也說：『戰爭嘗爲促進文化改變社會心裏的原動力；進一步說，世界無戰爭，便無進步。』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說：

『人類至當之事，無過於苦與戰者；苦與戰，世界之骨髓也！』

戰國時代的政局，全入於戰的狀態中，人民也全入於苦的狀態中；但苦與戰，是產生思想學術的原動力。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金子馬治說：

『歐洲之文明，淵源於希臘。……蓋希臘國小多山，土地磽瘠，食物不豐；故多行商於小亞細亞，以勤勞爲生活。歐式文明之源，實肇於此。』

國小多山，便能產生勤勞的商人，而發揚歐式的文明；此比例和恐慌擾擾的時局，能產生聰明特達的思想家學術家，是一個原理的。優生學家常說。私生兒因成胎在他父母恐慌擾擾的時候，他的知能常常超勝於常兒。戰國時候的思想家，雖不能說他個個是私生兒，但他們都是成胎在他父母恐慌擾擾的時候，這是可以斷定的。

梁任公說：「社會變遷太劇，刺激人類心理之驚詫及疑悶，而亟求所以解決慰藉之方；故賢智之士，自能劃出種種方案，以應當世之要求。」——見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〇五——這個意思，也和我上面說的道理一樣。

戰國時代前後三百年中，思想家產生之多，好似雨後春筍，人才輩出；和那時戰爭之頻繁，可以做一個正比例。那時思想家的多，叫我一時數也數不清；如今揀那思想界中的主要人物，依着先秦政治思想史的調查，轉錄在下

面。

戰國時代政況及政治思想界主要人物年代表。

(時期)	(政事及戰爭)	(大思想家及大政治家產生)
西歷紀元前五百三十二年，到四百八十二年，周景王十四年，到周敬王卅八年。	魯三家專政，齊田氏專政，晉六卿專政，楚滅陳蔡。鄭滅許。宋滅曹。吳楚，吳越交兵。春秋告終。	子產 鄧析 孔子(西歷紀元前五百五十二年生四百七十九年死) 計然
西歷紀元前四百八三年到四百三	越滅吳。楚滅蔡滅杞。周分東西。	老子(?) 關尹(?)

十二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到周考王九年。	韓趙魏滅智氏。 晉政歸三家。 戰國開始。	墨子（西歷紀元前四百七十年到三百八十年之間？）
西歷紀元前四百三十三年，到三百八十二年；周考王十年，到周安王二十年。	韓趙魏分晉。田氏篡齊。 楚滅莒。韓滅鄭。 齊屢伐魯，始滅亡。 天下分為秦，楚，燕，齊，韓，趙，魏，七國。 秦魏屢交兵。	李悝（西歷紀元前四百廿四年到三百八十七年之間？） 楊朱（？） 尸佼
西歷紀元前三	秦孝公用商鞅變法，秦國强。	申不害（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七年死）

百八十三年，到三百二十二年；周安王二十一年，到周顯王三十七年。	魏屢敗於秦，徙都大梁。 齊威王招天下游士，集稷下。 楚滅越，益强。 七國相王。韓魏趙屢相攻。	商鞅（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八年死） 孟子（西歷紀元前三百七十二年到二百八九年之間？）
西歷紀元前三百二十三年，到二百八十二年；周顯王三十八年，到周赧王三十三年。	蘇秦張儀等合縱連横。 燕齊相攻。 秦滅蜀，屢伐楚，沾其國之半。 屢伐韓，幾滅之。 趙武靈王略取胡地。	宋鈃尹文 彭蒙田駢慎到 許行陳仲白圭鄒衍 莊子（紀元前三三五年到二七五年之間？） 惠施公孫龍

西歷紀元前二百八十三年，到二百三十二年；周赧王三十四年，到秦始皇十五年。

韓魏服於秦。

秦趙交兵。

燕趙交兵。

燕齊交兵。

秦滅六國。

荀子（西歷紀元前三百十年到二百三十年之間？）

韓非（西歷紀元前二百三十三年死）

李斯（西歷紀元前二百〇八年死）

照這個表裏記的名姓，僅僅是幾個主要的思想家罷了；此外還有同派分支的，還有同門的弟子。眞好似千山競秀，萬壑朝宗。不說別的，單是附屬於孔子的，已有三千人；身通六藝的，七十七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裏第一段說道：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直，參

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囘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衞，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僅僅這一百多個字裏，他列舉當時的大小思想家文藝家，已有三十六人；有受業的，有嚴事的，有稱道的。就這一小段文字看來，便可以證明當時思想學術的發達；是中國全四千年一切哲學史文學史政治史藝術史最興盛的時代。後世子孫不肖，不能夠繼承祖宗的學業，弄得國弱民病，百業不振；坐聽後進的歐美人，得了我們往哲先賢的一點餘緒，便爾魚肉我人民，侵佔我土地，吸收我脂膏，這都是我們自作之孽，也怨不到別人。想到這一層，那戰國時代的思想家，便愈覺得可寶貴，也愈有可注意的價値。

戰國時候思想家的思想，雖千頭萬緒；但從大體講來，也可以分成四類。我如今趁便約略說幾句在下面：

第一類儒家思想　他的主要思想，是要拿人爲的禮教去整飭人羣。倫理，道德，是他最大的立脚點；他的倫理道德，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依着人類同情心的疏密，定倫理的遠近；他的道德，也以禮制的範圍，不趨於積極的博愛主義，也不偏於消極的法制主義，求物質和精神雙方面的平均發展。在他的理學上講來，是有時間性的，有時或須失了他維繫人心的效用。

第二類墨家思想　他的主要思想，完全建設在人類同情性上，趨於極端的情感作用。他不贊成倫理上的一個倫字，他以爲人類同受天的覆育，人生在世上，祇有「愛羣」「敬天」兩種大義務。他的愛羣，非但不分

親疏，並且要撤去自己的立脚點愛人勝己。他說『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可也』這一句話，可以代表他思想的全精神。

第三類道家思想　他是一種頹廢派的哲學，祇知崇拜自然。他看做一切人爲的禮敎制度，全是人類的作僞；人類有絕對的自由絕對的平等，人不能處治人，人也無需乎人的處治，他的一部分思想，很能夠和現在的無政府主義 Anurchism 相暗合。

第四類法家思想　他的思想，恰巧和道家的「無治主義」完全相反，是一種法治主義。他看作人類。是完全受法的支配的，認政治爲有無上的威權；在他眼光裏看個人主義，是全無價值的，他要把國家弄成整個，人民完全受機械式的法理支配。——這思想和歐戰前的「日耳曼主義」完全相同——在這主義之下，野心政治家便借着他的幌子圖一

己的利祿，那人民的活動力完全消滅。

這四類是戰國時候思想界四大區域劃成的大界線，也便是所謂東方文化的四大派別；在抽象的眼光看來，那時儒家思想的宗主是孔子，墨家思想的宗主是墨翟，道家思想的宗主是老子莊子，祇有法家思想找不出他的宗主來。祇因這思想，並沒有什麼高深的學理，於人羣也沒有什麼大福利；徒應當時時勢的要求，爲便於行施國家主義爲野心政治家駕馭羣衆的利器。這一類專制的法理思想，便應運而生大昌於當時，而流毒於萬世。戰國時候的人民，全是吃這一類思想的苦；而同時所產生的墨家道家儒家三種思想，以愛羣爲前提的，反被這專制勢力壓抑住了，人民不能得到他一點利益。這一層情形，讀戰國策的人們，不能不用銳利的眼光看出來。

（四）

稱頌我們中國的幾句客套話總說是「文明古國」，又說「東方文化的先進。」照中國古時的文化看來，什麼哲學思想，文學思想，政治思想，藝術思想，實在十分發達，足以當之而無愧；但一過了戰國以後，便不行了，各種文化都暗淡無光，政治也一天黑暗似一天，國力也一天衰弱似一天。直到現在，所謂東方文化古國，勢力幾等於零！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情形絕似上海的跑馬：中國原是一匹好馬，誰都也說可以博得優勝，待到比賽的時候，一鞭揚處，果然絕塵而馳，其餘世界各國的馬，都瞠乎其後。誰知這匹中國馬，纔跑得半個圈子，正在看客的歡呼掌聲裏面，他的脚却被地面上的石子絆了一跤；折斷了腿，從此一蹶不振。後面世界各國的馬，無論什麼駑啊駘啊，都搶上這匹中國馬的前面去；眼看他們絕塵而馳，自己反瞠乎其後了。這是馬的罪嗎？這實在是那塊石子的罪。石子是什麼？便是利用國家主義減殺人民活力的野心

帝王和諸侯，還有那趨炎附勢爲虎作倀的無聊政客。馬脚是什麼？便是以愛羣爲前提，以促進社會文化爲主旨的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從來說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這班謀人羣幸福的孔子墨子老子莊子產生，一方面也便有專以銷滅個人福利的國家主義發生。假借國家主義以圖擴充他個人野心的；果然有七國的諸侯，但推之波而助其瀾的，又有齊國的管仲，——在西歷紀元前七百零八年到六百四十三年——鄭國的子產，在西歷紀元前五百四十三年到五百二十二年——越國的范蠡，——在西歷紀元前四百八十二年到四百七十二年——魏國的李悝，——在西歷紀元前四百二十四年到三百八十七年——楚國的吳起，——在西歷紀元前四百零一年到三百八十一年——秦國的商鞅，——在西歷紀元前三百五十二年到三百三十八年——韓國的申不害，——在西歷紀元前三百五十一年到三百

三十七年——秦國的李斯，——在西歷紀元前二百三十七年到三百零八年——這些都是當時屠殺人羣活力的劊子手，也便是思想家的大魔鬼。在他們眼光裏望出去，祇有國家，沒有人民；人民祇有獻身於國家的義務，國家沒有替人民謀幸福的責任。是人民賴國家而存在，並不是國家賴人民而成立。在這種主義之下，祇知有戰爭有權利，不知有文化有道德，更不知有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所以一切思想家藝術家教育家，都在他藐視之列。思想家文藝家受了當時一班政治家的壓抑，便沒有發展他事業的機會；從此他的思想和文藝祇有胚胎而無成長，永遠成了一個僵體。也可以說中國數千年來思想文化之不振，全是當時一班抱國家主義的政客壓抑之罪。

雖然，所謂思想家文藝家，都是應當時環境而生的；有戰國時候顛連困苦民不聊生的環境，便產生替人羣謀幸福反對國家主義求解決此環境的

思想來。這個思想，倘然能夠發揮而光大之，培養滋育之；我可以斷定，如今西方的民本主義，科學精神，早早可以實現在我們中國，而且可以更得人本主義之實現。——人本比民本更進一步民的名詞是對國家而言還承認有國家的存在人的名詞是對天而言天之下便是人他的思想祗知謀全人類的幸福而無需於國家之存在——無奈這思想之花正在蓓蕾的時代；一再經當時國家主義的政治思想，狂風暴雨似的摧殘着，中國全歷史的思想之花，哲學之花，文藝之花；在戰國時候，萬紫千紅競放着的，也在戰國時候一齊萎謝。從此便斷了種子絕了根蒂。這戰國時候摧殘文化的主動力，我也大略可以分說在下面：

一專制一尊是摧殘文化的原動力　秦國宰相李斯有「別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這是抹煞是非推翻衆理唯一的專制手段。荀子說：

『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解做而字用——以聖王之制爲法。』——解蔽篇

以聖王爲師，以聖王爲法；而不以學理爲師，公理爲法。他的專制態度，發達到如何程度？——韓非子也說：

『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問辨篇

明主是什麼主？是國家主義最豐富的主；明主之國是什麼國？是國家主義最發達的國；明主之國之法令是什麼法令？當然是保護國家主義的法令。這便是專制，這便是一尊，絕對無思想家發展的餘地！

二功利富貴是摧殘文化的原動力　這功利，是說狹義的功利主義；那時國家擾攘不甯，一般人的目標，一方面爲功利所引誘，一方面爲生活所逼

迫，於是羣趨而出於功利之一途。周游列國，舌疲脣焦；人人腦中，懸一個季子位尊而多金的偶像。思想家的眼光，常注目在各種制度的前一程，不計眼前狹義的功利，而注目在將來最大多數之最大功利；但功利主義家的眼光，却專注目於眼前狹義的功利，不惜破壞最大多數之最大功利以獻媚於一人。這一人是什麼人呢？便是借着國家主義以圖一己私欲的快意的野心專制一尊的帝王和諸侯；那獻媚的，又是什麼人呢？便是一面奴顏婢膝以事國主，一方面操刀而屠殺人民的以求自己尊位多金的無恥政客！他謀人羣多數幸福的思想家，恰巧站於相仇視的地位。戰國時代，又是國家主義功利主義最發達的時代，雖有思想家的潛勢力，但如何抵敵得住當局的重重壓制，重重摧殘呢？

三懷疑態度是消滅文化的原動力　一切學理，一切思想，都是因欲求

解決當時此地困難的環境而產生。胡適解釋杜威哲學，內中有一段比喻道：

『許多蛆在糞窖裏滾來滾去，滾上滾下，滾到牆壁，也會轉灣了。這也是對付環境。一個蜜蜂，飛進屋裏，打幾個回旋，嗤的一聲，直飛向玻璃窗上，頭碰玻璃，跌倒在地；他掙扎起來，還向玻璃窗上飛。這一回小心了，不致碰破頭；他飛到玻璃上，爬來爬去，想尋一條出路。他的「指南針」只是光線；他不懂這光線的玻璃何以不同那光明的空氣一樣，何以飛不出去。這也是應付環境。』——見胡適文存

戰國時代的學者，終身在戰爭恐慌中過着日子；好似糞蛆滾在牆壁上，蜜蜂能進了屋子裏，覺得於生活上發生困難。但人是求和平的動物，他遇到這種恐慌的環境，便創造出種種學理來，研究出種種思想來，以求解決此環境而仍復回到和平進化的路上去；蛆虫和蜜蜂，究竟是下等動物，他受牆壁

和玻璃的攔阻，不知道別求解決困難途徑，依舊是在牆壁上轉，在玻璃上爬。人是高等有智的動物，他遇到了困難，便用種種學理種種思想去解決這困難，去找尋光明的路。但是戰國時代不安的原理太複雜了，他的結果，什麽大學問家大思想家，他解決環境的智力，依舊是等於蛆虫蜜蜂，而終於找不到眞正解決困難的路。他們找不到眞正解決困難的路，便對於自己平素所主張的學理思想一齊懷疑起來了。孔子和墨子對於人生觀，都有一種自信的精神，和解決的方法；倘照這種精神和方法繼續研究下去，不但可以得到解決當時環境的眞理，并且在這數千年前，便可以確立一種科學的哲學，而增進數千來科學的文明。無奈後來一到了莊子老子手裏，一轉而爲懷疑態度，去應付時局；他們認做世界上的一切制度學理思想，沒有是非，沒有眞假。因此以後的知識階級，漸漸的拿消極態度去對付一切學理思想；更以消極態

度去對付當時的環境，而環境也愈惡劣了，文化也因之愈消失了！這都是被莊子的無是非，老子的清靜無爲和愼到田駢的莫之是莫之非的頹廢主義所害的。此之謂思想家的自殺。

四迷信事業是消滅文化的原動力　戰國時代的擾亂狀態，越到後來越劇烈了；那所謂孔子墨子的人生哲學，既不能夠解決當時的環境而減少人民的痛苦；——並不是孔墨思想的無用乃是這思想事業沒有繼續力所以不能奏效——那懷疑哲學，又是各呈口舌，無可捉摸，更加不是救急的良方。沒奈何，無可依賴，到戰末局，便相率而出於迷信之一途，以依賴帝天而求帝天一解其痛苦。但因信仰帝天，却又不得不承認君王爲天子。天子的威權越大，那變相的國家主義越擴張；國家主義越擴張，那謀羣衆幸福的學術文化越遭政治家的摧殘和厭惡。——那時連諸侯都有迷信，燕昭王且被長生

藥所毒死。

戰國正在物質進步思想發達的時代，何以迷信事業也同時發生？除去我說的上面的一大原因以外，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所舉的，還有以下三種原因。我如今再轉錄在下面，可以互相參證：

（一）那個時代，乃是中國本部已成熟的文明開化四境上各種新民族的時代。——試想當日開化中國南部的一段歷史——新民族吸收中原文化，自不必說；但是新民族的許多富於理想的神話，也隨時輸入中國本部。試看屈原宋玉一輩人的文學中所有的神話，都是北方文學所無，便是一證。或者神仙之說，也是從這些新民族輸入中國文明的。

（二）那時生計發達，航海業也漸漸發達；於是有海上三神山等等神話從海邊傳來。

（三）最要緊的原因，是當時的兵禍連年，民不聊生；於是出世的觀念，也更發達。同時的哲學，也有楊朱的厭世思想和莊子一派的出世思想。可是當時的趨勢……故仙人觀念之盛行，其實只是那時代厭世思想流行的表示。

在這三種原因裏。我承認第三條所舉的理由最是充足。東方人在受天然勢力的優待本來最容易入於頹廢依賴迷信厭世的一流；到了戰國時候霸政越發達，文化越退步。造成困難時局，使特別產生許多思想家學術家，雖也是當時一般政治家的功勞；但他祇爲保全自己的國家主義起見，不惜摧殘當時的人民，——戰死流離遷徙——又摧殘當時的民衆文化，社會藝術，使中國文化失了傳統精神，直至今日黯淡而無光，這又是那班政治野心家的大罪。

一部戰國策，全是政治野心家——諸侯——侵略民衆活力的成蹟；和

一班賣嘴圖富貴的政客撥弄是非鬧成的局面。政客之罪，眞是貽臭萬年！直到今朝，他們的孽種還未死盡，還要努力的在粗暴無知的軍閥跟前掀風作浪，造成恐怖世界，作踐民命，摧殘文化；不惜以殘忍手段，保全他少數軍人政客所假託他國家主義。我盼望一般讀戰國策的人們，不要忘了古今中外這一班無業游民的罪狀。

十四，八，三十作於上海。

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

顧頡剛

詩經所錄是否全爲樂歌，這在宋代以前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也曾說過：『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他的話是否確實（三百五篇是否皆孔子所弦歌，三百五篇是否皆可合韶武雅頌之音）是另一問題，但他以爲詩經所錄的詩全是樂歌，這一個意思是很顯明的。自宋以來，始有人懷疑內有一部分詩是徒歌。前年我在歌

謠週刊（第三十九號）中曾說詩經所收的民間徒歌，已經全由樂工改爲樂章；魏建功先生反對這個意思，著論駁了。（見歌謠週刊四十一號）現在我把這個問題根本討論一下，試作一個解答。請魏先生和讀書諸君指正。

我前數年搜集蘇州歌謠，從歌謠中得到一個原則，即是徒歌中章段迴環複沓的極少，和樂歌是不同的。徒歌中的迴環複沓只限于練習說話的『兒歌』（如吳歌甲集所錄的天上星，碰碰門等篇，）依問作答的『對山歌』（如甲集所錄的啥人數得清天上星，山歌好唱口難開等篇）。此外，惟有兩類也是迴環複沓的，一是把樂歌淸唱的徒歌（如蘇州景，四季相思，孟姜女，十二月花名等篇），一是模倣樂歌而作的徒歌（攤子上的唱本很多這一類，例如依了樂歌的蘇州景，而作的留園景，遂園景等；買唱本的人照着牠唱了，就變成了徒歌了。）但這兩類實在算不得徒歌。除了這四類所有的成人

的抒情之歌，大都是直抒胸臆，話說完時歌就唱完，不用迴環複沓的形式來編製（如甲集所錄的姐妮有病在香房，忽然想起綉眉頭，俏佳人臨鏡把頭梳等篇）。吳歌甲集中有兩篇東西，是從樂歌變成徒歌的，我們可以借此看出樂歌與徒歌的形式的不同。今鈔錄于下，作一比較：

甲之一　跳槽（樂歌）

自從一別到呀到今朝，
今日相逢改變了！
耶呀，另有了貴相好！
噲呀，噲噲唷，耶呀，另有了貴相好！

* * * * *

此山不比那呀那山高；

脫下藍衫換紅袍。
耶呀，容顏比奴俏；
噲呀，噲噲啃，耶呀，金蓮比奴小。

* * *

打發外人來哵來請你，
請你的寃家請呀請弗到。
耶呀，撥勒別人笑！
噲呀，噲噲啃，耶哵，撥勒別人笑！

* * *

你有呀銀錢有呀有處嫖，
小妹妹終身有人要！

郎呀，不必費心了！
噲呀，噲噲唷，郎呀，不必費心了！

*　*　*

你走呀你的陽呀陽關路；
奴走奴的獨木橋！
郎呀，處處去買香燒！
噲呀，噲噲唷，郎呀，處處去買香燒！

甲之二　跳槽（徒歌）

自從一別到今朝，
今日相逢改變了！
女兒的貴相好，

此山不比那山高；
脫脫藍衫換紅袍。
人也比奴好；
容也比奴俏。
打發外人來請你，
請你的寃家請亦請弗到，
撥勒別人笑！
你走你的陽關路；
奴走奴的獨木橋！
偺傺各處去買香燒！

乙之一　玉美針（樂歌）

楊柳兒青青楊柳兒青青，

青青的早上同耶去遊春同耶去遊春。

遊春之後失落了玉美針，失落了玉美針。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失落了玉美針，失落了美玉針。

那一個公子拾去奴的針，拾去奴的針？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拾去奴的針，拾去奴的針，

輕輕巧巧送上我家門。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送上我的門，送上我的門，

青紗帳裏報報你的恩！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公婆知道棍子打上身，棍子打上身，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打來打去打不掉奴的心，打不掉奴的心！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必要寫退婚；
一乘小轎抬到娘家門，抬到娘家門。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這是爲何因？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這是爲何因？這是爲何因？
十二十四偸情到如今，偸情到如今。
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不認這門親，不認這門親。
一乘小轎抬到菴堂門，抬到庵堂門。
手掐佛珠念上幾卷經，念上幾卷經，
有情的南無觀世音，南無觀世音，不修今生修來生，修一修來生；
修上一個有情郞君，有情郞君。
有情的南無觀世音，南無觀世音，過上幾十春，過上幾十春！

乙之二二玉美針（徒歌）

楊柳那得青青，
青青那得早起，失落了一個玉美針。
誰家的公子拾了奴的針？還了奴的針？
十三歲，要儂情；
儂到如今，終弗能稱心。
剛剛稱心，夫家知道一定要退婚。
叫肩小轎，抬進庵門；
先拜彌陀，慢拜尼僧；
削落兩根頭髮，做個尼僧。
『月亮裏點燈挂啥明（名）！』

從今以後，終弗渝情。

在以上四首裏，可見樂歌是重在迴環複沓的，徒歌則只要作直捷的陳述。樂歌的跳槽，每章第一句第五字必重沓，第三句必以『郎呀』起，第四句必把第三句重沓了一下而加上『噲呀噲噲唷』到了徒歌裏這些規則都沒有了。本來的五章，到了徒歌裏也併作一首了。樂歌的玉美針，每句必重沓，或一次或二三次；問了一句，必以『有情的人兒哎，人兒哎』引起，（此歌也必可以分成若干章的，但因石印唱本有脫誤，故現在分不清；如能得到他的全文或樂譜，必可把章數整理出來）到了徒歌裏也完全沒有了。一篇近四百字的長歌，變到徒歌時只縮成一百字了。這是什麼緣故？故因爲樂歌是受樂譜的支配的，（1）歌詞雖很齊整；（如跳槽，前二句爲七言，後二句爲五言）但樂譜並不也是這樣整齊的，所以歌詞以外的羨聲只得插進襯字（如『郎

呀，』）疊字（如『到呀到，』）儗聲（如『噲呀，噲噲唷，』這是摹儗樂聲的，不知道應該叫什麽姑立此名）等許多東西。有了這些東西，歌詞既與歌譜密合，而歌聲也愈覺得宛轉可聽了。（2）樂譜是很短的，但歌却不能同牠一樣的短，所以樂譜要複奏，歌詞便依了牠的複奏而分章。（例如跳槽樂譜複奏五次，歌詞便編製五章。）至于徒歌，牠是毫不受這種束縛的，所以牠不必有襯字一類東西，也用不着分章；牠所重的只是在發抒情感。就是從樂歌裏變來的，也只要取了樂歌裏面的主要意思，而把迴環複沓的章句都删去了。樂歌變徒歌既如此，徒歌變樂歌當然如彼：本來沒有章段的都分出章段來了，本來沒有襯字的也加進襯字去了。疊章，疊句，疊字，大都由此而來。

用了這個眼光去看詩經，便覺得裏面樂歌氣味的濃重，例如鄭風的溱洧：

溱與洧，方渙渙兮。
士與女，方秉蕑兮。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 * *

溱與洧，瀏其清矣。
士與女，殷其盈矣。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這兩章中，除了『方渙渙兮，方秉蕑兮』和『瀏其清矣，殷其盈矣』之外是完全相同的；而這不同的地方，只是兩句無關緊要的話，並沒有必須分成兩章的需要。倘在徒歌中，只要一首也就夠了。鄭風中複爲二章，可見這是樂歌，所以樂譜複奏了一回時，歌詞就複唱了一遍。至于歌詞不複沓的，如邶風的谷風，衞風的氓，也無礙其爲樂歌，因爲樂歌中凡是敍事的，或是意境較複雜的，樂譜雖複奏，而歌詞不必複沓，如攤簧，彈詞，大鼓書等都是這般。

前年冬間，我應歌謠週刊的要求草草寫成的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一文中說：

我以爲詩經裏的歌謠，都是已經成爲樂章的歌謠，不是歌謠的本相。凡是歌謠，祇要唱完就算，無取乎往復重沓。惟樂章則因奏樂的關係，太短了覺得無味，一定要往復重沓的好幾遍。詩經中的詩，往往一篇中有好

幾章都是意義一樣的章數的不同，只是換去了幾個字。我們在這裏，可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來的歌謠，其他數章是樂師申述的樂章。

下面引了月出一篇作例而說道：

這裏的「皎，皓，照，」「僚，懰，燎，」「窈，糾，懮，受，夭，紹，」「悄，慅，慘，」完全是聲音上的不同，借來多做出幾章，並沒有意義上的關係，（文義上卽有不同，也非譜曲者所重。）在這篇詩中，任何一章都可獨立成爲一首歌謠，但聯合了三章則便是樂章的面目而不是歌謠的面目了。

我們在這裏，要從樂章中指實某一章是原始的歌謠，固是不能；但要知道那一篇樂章是把歌謠作底子的，這便不妨從意義上着眼而加以推測。雖則有了歌謠的成分的，未必卽爲歌謠，也許是樂師模仿歌謠而做出來的，但我們的研究之力所可到的境界是止於此了，我們只可以盡

這一點的職責了。

這文的大體的意思，我至今還沒有變。

魏建功先生見了此文，表示反對，他和我討論『詩中歌謠是否爲已成樂章的歌謠問題，』他的結論是：『歌謠是很注重重奏復沓的；重奏復沓是人工所不能強爲的。……所以重奏復沓是歌謠的表現的最要緊的方法之一。』他的文中的理由是以下諸點：

(1)歌謠的作用與詩的作用是同樣的，爲的是要發洩內心的情緒；因爲內心的情緒沒有一定，所以發表的東西也沒有一定的格調。

(2)詩的往復重沓，無論意思是否相同，都有他的不得已，並不因於奏樂的不得已。

(3)奏樂的有味無味，在于譜調的製作的好壞，並不能因往復重沓好幾

遍而定。

(4)我們雖不能分別詩經中何者是歌謠與何者不是，却要相信由歌謠而成的詩的本相不能『定』是只有一個原來歌謠，其他是樂師申述的樂章。

(5)數章中改換的字句的意義或同或異；我們不能因爲牠意義相同，便說他有申述的揉合。

(6)改換一二字而復奏的，多少總有程度的深淺或次序的進退；就是沒有分別，而作者以聲音改換的複奏，不能不說他內心情緒非如此不可。

(7)就歌謠的實例看，大都用同樣的語調，隨口改換字句唱出來；兒歌尤其是的。

現在把我的回答的話，依了這個次序寫在下面：

(1)歌謠與詩的作用確是同樣的，都爲了發洩內心的情緒而作。內心的情緒是沒有一定的，所以除了聲調的諧和以外，都不應當有一定的格調。但到了樂章裏，有樂譜的束縛，便不能如此了。例如作七言絕詩的，無論內心的情緒怎樣湧溢，但每首只能有二十八字，每句只能有七字，句中也只能有平平仄仄的聲律。作詞曲的受樂譜的束縛更甚了；作者既選定了一個詞牌，總必得那樣做。李煜的浪淘沙，岳飛的滿江紅，情緒是奔放極了，但格律卻不能不與一般平庸人所作的有詞無情的東西一樣。要純粹的自由發抒情感而不受固定的格調束縛，只有現在的白話詩是可以的，但又不可入樂了。(現在的白話詩也有迴環複沓的，這是模倣樂歌而作，是另一事。)徒歌是什麼，是里巷間婦人女子販夫走卒發抒情感的東西，他們在形式上所要求的只在聲調的自然諧和，不像士大夫與樂工們的有固定的樂律可以遵守。他

們要直捷敘述時就直捷敘述，要迴環複沓時也無妨迴環複沓。但因徒歌中需要迴環複沓的甚少，大致偏重在直捷敘述方面。所以他們的發洩內心情緒雖與樂歌同，而格調的沒有一定却與樂歌異。我在上次文中曾說：『樂章因奏樂的關係，太短了覺得無味，一定要往復重沓的好幾遍。』魏先生質問道：『爲什麼在這篇裏復沓一遍爲二章就有了意味？爲什麼在那篇裏復沓要到三遍爲四章才有意味呢？』我以爲這個問題，只要看現在的樂歌就可明白。現在的樂歌中，五更調必爲五章，十送情哥，十杯酒，十把扇子等必爲十章，唱春調大都爲十二章，學校裏的唱歌，大都爲二章至四章。這或者因調子上的關係，或者因習慣上的關係，都說不定。樂歌的章數雖有多少，但牠的意味的一部分在複沓，牠和不分章段的徒歌的形式不同，乃是很明顯的。

（2）徒歌的迴環複沓，是只在作者的內心情緒的不得已，樂歌的迴環

重沓，則樂調的不得已重于其內心情緒的不得已，例如作五更調的，不能因情緒已竭而縮之成三，也不能因情緒有餘而衍之成七。又如作唱春調的，他的內心情緒也許比五更調的短淺得多，但他既以十二個月編排了，則無論如何也必把歌中事實湊到第十二個月而止。

（3）樂聲的有味，無味確在於譜調的製作的好壞，而不關于迴環複沓了若干度。但這事專爲品評樂譜者說的，不是爲普通的聽歌者說的。若目的重在聽歌，要從聽唱的歌調中得到盡興的愉快，便不能不把樂譜迴環複沓的奏上好幾遍，把歌詞也隨着唱上好幾遍了。四季相思的調，五更調的調，唱春調的調，十八摸的調，當製譜的時候，原只有要求音調的諧和有味，何嘗定出非四，非五，非十二，非十八首歌詞不可的規則出來。但是樂工爲了職業的關係，希求聽歌者的盡興，便不由得不把歌詞迴環複沓上四度，五度，十二度，

十八度了。這種的希求與限制是唱徒歌的所沒有的。

（4）我們確應相信由徒歌變成的樂歌不能在一篇中惟有一章是原來的歌詞。例如唐風的葛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 * *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
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 * *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　　＊　　＊

夏之日，冬之夜。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　　＊　　＊

冬之夜，夏之日。

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這首詩前二重的句式一律，第三章的起興的式子與前二章不同，後二章的句式又另是一種樣子。其中是否有二章是原來的徒歌詞，或是否是經過樂工的改竄，現在已無法知道，我們決不能斷定裏面的某章是當時徒歌的本相了。我們祇能說，這首詩是富有民歌意味的樂歌。我上次所舉的月出，這次所舉的溱洧，都是最整齊的幾章，這一章與那一章的意義是沒有分別

的，在徒歌中是可以不複沓的，所以我懷疑裏面有一章是徒歌的本眞，其餘是樂工申述的樂章。但天下的事決不會整齊畫一到極端，所以適用于月出和溱洧的，未必便適用于關雎和葛生。

（5）這一條，魏先生引碩鼠的重言『適彼樂土』爲證，證明這是作者要表明棄此遠去的決絕的態度，詞句的複沓由於情緒的不得已，不能說裏面有一句是樂工申述的。這個意思我極以爲然，但這樣的例在徒歌中也儘有可舉。例如吳歌甲集第六十二首重言『勠哭哉』，第七十九首重言『小登科』，皆是。但是請魏先生不要誤會我前一文的意思，以爲樂歌是必須複沓的，徒歌是必不複沓的。我也知道徒歌中是可以有複沓的，但這限于作者內心情緒的不得已的宣洩，故複沓處較少，就是複沓也沒有極整齊的格調。至于樂歌，則因樂譜複奏的關係，卽使內心情緒的宣洩已盡于一章，但也必敷

衍成爲若干章，所以牠的複沓是極整齊的複沓；這些複沓，有的在意境上尚可分出些深淺，有的竟是全同。詩經上各篇的複沓之章，都顯出的牠樂歌的樣子，所以我有這樣的話。——魏先生若單舉了碩鼠的重言「適彼樂土」來證明不能僅以複沓的句子作樂歌的證據，我當然贊同。若說碩鼠的全篇三章，雖是意義一致，但我們還只能說他是徒歌的本相，我就禁不住要樹異議了。

（6）複沓諸章在意義上雖有程度的深淺或次序的進退，但不能說這是徒歌的本相而不是樂工所申述，因爲申述的人也儘有使先後各章分出深淺及進退的道理。何況實際上也並不如是。——例如魏先生舉的鄘風的牆有茨篇，牠的原文是：

牆有茨，不可埽也。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

中冓之言，不可詳也。……

* * *

牆有茨，不可束也。

中冓之言，不可讀也。……

魏先生說：

『掃』和『襄』和『束』是一層的動作。

『不可道』簡直是『不能說』；『不可詳』就是『可說而不可細說』；

『不可讀』却便是『可說而不可多說』。

照這樣講，這首詩的程度的深淺便成了下列的方式：

第一章——牆有茨，最淺；中冓之言，最深。

第二章——牆有茨，漸深；中冓之言，漸淺。

第三章——牆有茨，最深；中冓之言，最淺。

我眞不明白，爲什麼『牆有茨』和『中冓之言』，的程度的深淺要反其道而行呢？這明明只取押韻罷了，有什麼深意在內！（起興與意義無關，見吳歌甲集寫歌雜記。）我們還是不要這樣的深文周納，繼漢代經師的步武吧。至于魏先生說：『就是沒有分別，而作者以聲音改換的復奏不能不說他乃心非再三詠歎不足以寫懷的緣故，』那是無理由的要把詩經歸到徒歌之下，我更不敢贊同了。

（7）魏先生所舉的歌謠上的實例；大都是『兒歌』。（如紅雲嫁黑雲，姑娘弔孝等）和『對山歌』（如西陽山歌，江陰船歌等）至于『成人的抒情之歌

』則絕少。（天叫天一首確是這一類，但樂歌的氣味甚重，恐是把樂歌淸唱成徒歌的與孟姜女十二月花名同。）對山歌因問作答，非複沓不可。例如江陰船歌既用『舍個彎彎天上天？』發問，作答的當然說：『亮月彎彎天上天。』兒歌注重于說話的練習，事物的記憶，與滑稽的趣味，所以也有複沓的需要。例如姑娘弔孝一歌一個女孩子的未婚夫死了，想去弔孝，問娘應穿什麼，娘答以『紅紗衫兒紅紗裙兒；』問爺，爺爺說：『綠紗衫兒綠紗裙兒；』問哥，哥哥又說：『黃紗衫兒黃紗裙兒』問嫂，嫂嫂說：『白紗衫兒，白紗裙兒。』這樣的迴環複沓，是重在小兒意中的滑稽趣味和紅綠等顏色的記憶，毫不帶着情感的色彩。至于重在發抒情感的成人之歌，有這樣的迴環複沓的格調的却絕不多見，看我搜集的吳歌可知。去年適之先生也曾告我：『外國歌謠大都是迴環複沓的，中國歌謠中頗少此例，也是一個特異的現象。』這個問題當然

不是我的學力所可討論。我現在所要說明的，是我們今日的成人的抒情之歌極少複沓的，這是事實；我們古代的成人的抒情之歌極少複沓的這也是事實。(詳見下。) 詩經中帶有徒歌性質的諸篇，都是成人的抒情之歌；這些歌什九複沓，與現在流行及古代流行的徒歌不同。所以這很有把徒歌改爲樂歌的傾向。

總以上所說，可以把我的意思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徒歌是民衆爲了發洩內心的情緒而作的；他並不爲聽衆計，所以沒有一定的形式。他如因情緒的不得已而再三咏歎以至有複沓的章句時，也沒有極整齊的格調。

樂歌是樂工爲了職業而編製的，他看樂譜的規律比內心的情緒更重要；他爲聽者計，所以需要整齊的歌詞而奏複沓的樂調。他的複沓並

不是他的內心情緒必要他再三咏歎，乃是出于奏樂時的不得已。

詩經中一大部分是爲奏樂而創作的樂歌，一小部分是由徒歌變成的樂歌。當改變時，樂工爲他編製若干複沓之章。這些複沓之章有的似有一點深淺遠近的分別，有的竟沒有，但這是無關重要的。至于詩經裏面的徒歌和樂歌的分別，我們現在雖可用了許多旁證而看出一個一概，但已不能作清楚明白的分析了。

以上答覆魏先生的話，都是偏在理論方面的，現在再從事實方面證明詩經所錄全爲樂歌。

第一、我們看春秋時的徒歌可以證明詩經是樂歌。今就左傳，國語，論語，莊子，孟子等書所記錄的鈔出若干條于下：

（1）晉與人誦（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2)宋城者謳及華元答謳（左傳宣公二年：）

(甲)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

(乙)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

(丙)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3)聲伯夢歌（左傳成公十七年：）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4)魯國人誦（左傳襄公四年：）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5)宋築者謳（左傳襄公十七年：）

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獲我心。

(6)鄭輿人誦（左傳襄公三十年）：

(甲)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我其與之！

(乙)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7)南蒯鄉人歌（左傳昭公十二年）：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8)宋野人歌（左傳定公十四年）：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

(9)萊人歌（左傳哀公五年）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士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10)申叔儀歌（左傳哀公十三年）：

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11)齊人歌　(左傳哀公二十一年)：

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12)輿人誦惠公　(國語晉語三)：

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

(13)國人誦共世子　(國語晉語三)：

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偸居倖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鎭撫國家，爲王妃兮。

(14)楚狂接輿歌（論語微子篇）：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15)楚狂接輿歌（莊子人間世篇）：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我行！吾行却曲，無傷我足！

(16)孔子聽孺子歌（孟子離婁篇）：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這些歌雖未必一定可靠；（例如莊子上的接輿歌詞與論語上的大不

同，又如國人誦共世子的說了許多應驗的預言）但總可以藉此窺見一點當時徒歌的面目。這些徒歌的形式，我們可以綜括爲下列諸點：

（1）篇幅長短不等，但都沒有整齊的章段。長的如國語誦共世子，莊子接輿歌，但並不像詩經所錄的一段分成若干章。短的如左傳晉輿人誦，宋野人歌，僅有兩句，也是詩經裏所沒有的。

（2）篇末多用複沓語作結。如聲伯夢歌的『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魯國人誦的『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南蒯鄉人歌的『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萊人歌的『師乎，師乎，何黨之乎！』論語接輿的『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皆是。這或者取其搖曳有致，或者取其慨歎有力，皆未可知。

（4）篇末如不用複沓語作結，亦多變調。如鄭輿人誦的甲篇首二句

皆云『取我，』末一句變爲『孰殺，』乙篇首二句皆以『我有，』起末一句，變爲『子產而死，』皆是。

(4)篇中用對偶的很多。如宋築者謳的以『澤門之晳』與『邑中之黔』對，與人誦惠公的以『佞之見佞』與『詐之見詐』對，又以『得國而狃』與『喪田不懲』對，孔子聽儒子歌的以『水清濯纓』與『水濁濯足』對皆是。若莊子接輿歌，則幾乎全篇是對偶了。但無論如何用對偶，却沒很整齊的章段，改去數字向另成一章或數章的。我很疑心徒歌裏的對偶，到了樂歌裏就用來分章了。

(5)孟子所載孺子歌是反覆記正反兩個意世的。魏先生曾舉江陰船歌『結識私情勿要結識大小娘』和『記結識私情總要結識大小娘』作例，證徒歌是可以複沓的。但這正是與孺子歌一樣，是兩個意思的轉

說，不是一個意思的複說。

從以上論條看起來，古代徒歌中的複沓是可以有的，但往往用在對偶，反覆，尾聲，而不是把一個意思複沓成爲若干章。

左傳中也有類似詩經格式的歌詞，如隱公元年的鄭莊公母子的賦和昭公十二年的晉侯齊侯的投壺詞：

（甲）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鄭莊公）
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武姜）

（乙）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行穆子爲晉昭公）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齊景公）

如果他們確是徒歌，他們的性質也等于『對山歌』。凡是對山歌，起的人先唱了什麽，接的人就用了原來的格式接上什麽。例如魏先生舉的酉陽山歌和江陰船歌都是如不是對上什麽，卽是反言什麽。例如魏先生舉的江陰船歌中的『結識私情弗要結識大小娘』和『結識私情總要結識大小娘』兩首。總之，凡是二人對唱的歌，總容易取同樣的格式。若是一個人獨唱的徒歌，把一個意思用同樣的話改去數字而複沓爲數章的，實很不經見。

當時的樂工採得了徒歌如何把牠變爲樂歌，我們現在固然無從知道；但不妨做上一點臆測。假使我做了樂工，收得了南鄘的鄉人一歌要動筆替他加上兩章，便爲下式：

（一）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二)我有圃，生之榛乎。從我者賢乎。去我者庶乎。倍其鄰者顚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人乎！

(三)我有圃，生之桑乎。從我者臧乎。去我者狂乎，倍其鄰者亡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良乎！

這是最老實的疊章法，文字的形式全沒有改變。倘使不老實一點，也可改成下列的方式。

我有圃，生之杞子之從我，甯而歸子，
我有圃，生之鞠。子之去我，自貽顚覆。
我有圃，生之李。子之倍鄰，實維爾恥。
予口諄諄，乃不我信。已乎已乎，非吾黨之人！

這樣一來，便把這首徒歌的意思融化在四章樂歌之內，樂歌的形式也

與綠衣，燕燕，新臺，大車等詩相似了。後人雖是知道他是從徒歌變來的。但如何在這篇樂歌之中，再理出一首原來的徒歌來呢？所以我們固然知道詩經中有若干篇是富有歌謠的成分的詩，但原始的歌謠的本相如何，我們已見不到了，我們已無從把他理析出來了。

第二，我們從詩經的本身上，可以證明詩經是樂歌。徒歌因爲不分章段，所以只要作一方面的敘述。樂歌則不然，牠因爲遷就章段之故，往往把一方面鋪張到多方面。例如魏先生舉的鄘風桑中篇的三章，卽可以見出徒歌的一方面變爲樂歌的多方面的痕跡：

(1)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2)爰來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3）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這是一首情歌，但三章分屬在三個女子——孟姜，孟弋，孟庸——而所期，所要，所送的地點乃是完全一致的。我很不解，是否這三個女子是一個男子同時所戀，而這四角戀愛是同時得到她們的諒解，並且組成一個迎送的團體的？這似乎很不近情理。況姜弋庸都是貴族女子的姓，（姜爲齊國貴族的姓；戈卽姒，爲莒國貴族的姓；庸爲衞國貴族的姓，錢大昕說）是否這三國的貴族女子會得同戀一個男子，同到衞國的桑中和上宮去約會，同到淇水之上去送情郎？這似乎也是不會有的事實。這種境界在徒歌裏是沒有的。拿搜集到的歌謠看，誰見有既愛了趙姑娘，又愛了錢姑娘，又愛了孫姑娘的。性

在樂歌中則此例甚多。前曾見一唱本題爲十個大姐，頗與此詩相類；惜不在手頭，未能徵引。在手頭的，有時調三翻十二郎（紹興思義堂刻本），可以取來作證。今節鈔于下：

（1）一位姑娘本姓王呀，私情相好十二郎呀。

小呀加加，小呀尖尖，小小三來十二郎，喂喂。

大郎哥哥縣裏爲皂隸呀，二郎哥哥家中當糧房呀。

小呀加加，小呀尖尖，小小三來十二郎，喂喂。

（3）三郎哥哥家裏裁衣做呀，四郎哥哥，府上做皮匠呀。

小呀加加，小呀尖尖，小小三來十二郎，喂喂。

（4）五郎哥哥府上糖燒餅賣呀，六郎哥哥家內開茶坊呀。

小呀加加，小呀尖尖，小小三來十二郎，喂喂。……

這歌雖沒有寫明那一種『時調，』但有『小呀加加，小呀尖尖』等等有調無義之詞，可見這是一篇樂歌。樂歌要把一個調子三反四覆的重疊，所以他的歌詞容易把一方面鋪張到多方面。在徒歌裏只要說一只茶盌，到樂歌裏往往要說七只茶盌了。在徒歌裏只要說一把扇子，到樂歌裏往往要說十把扇子了。因此，我們可以把桑中篇下一個假設：這詩在徒歌中原只有一章，詩中人的戀人原只有一個（以地望看來，或許是『美孟庸』；又『孟庸』與『桑中』『上宮』均同韻；）惟自徒歌變成樂歌時，才給樂工加上了兩章。

鄘風的小有扶蘇與桑中意味略同。桑中是一男候三女，山有扶蘇是一女候二男。其實『子都』為美男子的稱謂是確的，『子充』則不過取來湊『狡童』的韻脚而已。我們對此，可以假設上一章（言子都的）是原有的徒歌下一章（言子充的）是樂工加上的樂章。

又如王風的揚子水：

(1)揚子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2)揚子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3)揚子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假使這詩確是征夫懷家人的徒歌，則作歌的征夫，決不會分成三身而時戍申，戍甫，又戍許。這也是樂歌的從一方面鋪張到多方面的表徵。

又如秦風的權輿：

(1)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2）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下章先言『每食四簋』下接言『每食不飽』着眼點都在飯食，是首尾相貫的。上章先言『夏屋渠渠』，着眼在居住上了，下卻接言『每食無餘』改說到飯食上，前後很不相稱。所以我對於此篇，覺得可以下一個假設：這詩原來在徒歌中只有下一章，上章是樂工爲了要重沓一章而硬湊上去的。

以上所說的話，在詩家看來，怕要說我把句義看得太死了，因爲詩歌的創作是純任主觀的，不當有清楚的分析。但我所以敢于這樣說，因爲尙有別的方面給我以詩經是樂歌的證據，所以我敢在牠的本身上尋出他從徒歌變爲樂歌的痕跡。

也許有人說：『詩經所錄的既爲樂歌，安知不全是樂工做出來的，何以見得必是從徒歌變到樂歌的呢？』我對于此說也表同情。我所以說詩經裏

有一部分詩是徒歌變爲樂歌之故，因爲王制說『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漢書食貨志說『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在這些話裏是說詩經中一部分詩是從徒歌變爲樂歌的。但這些話都是漢代人說的，未必一定可靠。我所以還敢信他們之故，因爲漢以後的樂府，也有變民間徒歌爲樂歌的。假使這些話眞是無據之談，我所說的徒歌變爲樂歌之說，當然可以推翻。但推翻的只是從徒歌變爲樂歌之說而不是詩經所錄全爲樂歌之說。

第三，我們從漢代以來的樂府看，可以證明詩經是樂歌。漢書藝文志諸賦略中所著錄的有以下詩書：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這些各地方的歌詩，卽是直接詩經中國風一部分的。但這些歌詩，決不是徒歌，一因其中有『曲折』（卽樂譜），二因牠們都在樂府。詩賦略序中說：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漢書禮樂志又說：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樂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

爲協律都尉

又敘述各地方音樂的樂員道：

……邯鄲鼓員二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沛吹鼓員十二人，陳吹鼓員十三人，……楚鼓員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

那時的奏樂的樣子，從楚辭中可以看得更明白。招魂說：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鍾按鼓，進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阿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

又大招說：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陽阿，趙簫倡只。

在這些材料中，可見當時樂調最盛的地方，在北是代秦趙齊，在南是鄭蔡吳楚，（藝文志中所載詩，邯鄲是趙，淮南是吳。）因為那些地方的樂調最盛，所以著錄的歌詩也最多。

隋書經籍志總集類中也有類似漢志所錄的歌詩：

吳聲歌辭曲一卷。　樂府歌詩二十卷。

樂府歌辭九卷。　晉歌詩十八卷。

三調相和歌辭五卷。　樂府新歌五卷。

這些書的名目上大都寫明是樂府。『吳聲歌』及『相和歌』，晉書樂志上有幾句記載的話：

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也。吳聲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子夜歌，……鳳將雛

歌，……阿子及懽聞歌，……團扇歌，……懊憹歌，……長史變，……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又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

相和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吳聲歌『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是由徒歌變成樂歌的。相和歌『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是猶今攤簧及大鼓書之類，可見隋志所錄的風詩也沒有不是樂歌的。

鄭樵通志樂略中白紵歌條下說：

白紵歌，有白紵舞，白鳧歌，有白鳧舞，並吳人之歌舞也。吳地出紵，又江鄉水國，自多鳧鷖，故興其所見以寓意焉。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其音出入清商調，故清商七曲，有子夜者，卽白紵也。在吳歌爲白紵，在雅

歌爲子夜，梁武令沈約更制其詞焉。……

右白紵與子夜一曲也。在吳爲白紵，在晉爲子夜。故梁武本白紵而有子夜四時歌。後之爲此歌者，曰白紵，則一曲；曰子夜，則四曲。今取白紵于白紵，取四時歌于子夜，其實一也。

在這兩段裏，可見白紵歌始爲田野間徒歌，後來成爲樂歌，又加上了舞。過了幾時，又取了他的樂調，改製子夜歌；本爲一曲的，到這時便變成了四曲。卽此可知徒歌的變爲樂歌，是由簡變繁，由少變多的。

總括以上所說，可以寫出一個從徒歌變爲樂歌的程序：

（1）原爲民間徒歌（如吳聲歌），或民間樂歌（如相和歌）。

（2）爲貴族蓄養的樂工所采，被之弦管，成爲正則的樂歌。

（3）貴族更制其樂（如魏明帝之于相和歌），或更制其辭（如梁武帝

之于白紵歌）後遂守之不變。

詩經中一部分詩帶着徒歌的色彩的，牠的變爲樂歌也許照了這個程序。牠的能轂列入詩經與西漢六朝的樂歌列入漢志隋志所錄的歌詩集中也是一樣的。

第四，我們從古代流傳下來的無名氏詩篇看，可以證明詩經是樂歌。前面所舉的春秋時代的徒歌以及其他時代的徒歌，只爲與政治人物發生關係，故得流傳下來，這原是重在政治人物的物事故，並不重在歌謠的本身。其餘和政治人物沒有關係的徒歌早已完全失傳再不能尋見了。

我讀文選中古詩十九首時，嘗疑這詩些既無撰人名氏，如何會得流傳下來。後讀玉臺新詠（卷一）所載古詩第六首開端云：

四座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

乃知流傳下來的無名氏古詩亦皆樂府之辭。所謂『四座且莫諠，願聽歌一言，』正與趙德麟商調蝶戀花序中所說『奉勞歌伴先聽調格，後聽蕪詞，』北觀別墅主人誇陽歷大鼓書引白所說『把絲絃兒彈起來，就唱這回』相同，都是歌者對於聽客的開頭語。

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卷四）說：

焦仲卿妻，又是樂府中之別體。意者如後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乎？

這句話很可信。我們看焦仲卿妻一詩中，如『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如『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和『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辭氣均與現在的大鼓書和彈詞相同；而縣君先來，太守繼至，視歷開書，吉日就在三天之內，以及聘物車馬的盛況，亦均富于唱詞中的故事性。末云：『多謝後世人，戒

之愼勿忘』這種唱罷時對于聽衆的丁甯的口氣，與今大鼓書中單刀赴會的結尾說：『這就是五月十三聖賢爺單刀會留下了仁義二字萬古傳』呂蒙正敎書的結尾說：『明公聽了這個段，凡事要忍心莫要爲』是很相像的。

漢隋兩志著錄的歌詩集不久都失傳了。我們看玉臺新詠中的古樂府，看樂府詩集中的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雜曲歌辭……凡是帶着民歌的氣息的，那一首不是樂歌。更看元代的陽春白雪，太平樂府，清代的霓裳續譜，白雪遺音，凡是著錄當代的歌曲的，裏邊又那一首不是樂歌。再看現在市攤上賣的唱本，有戲本，有曲詞，有模倣樂曲而做成的歌詞，可是沒有徒歌。我近來爲孔德學校整理新購的蒙古車王府的曲本千餘册，其中除了戲本之外，有大鼓書，有快書，有牌子曲，有岔曲，有馬頭調，有彈詞，但也沒有一首徒歌。這不必奇怪，因爲徒歌本來不爲人所注意的，本來不使人感到有搜集和

保存的價值的（除了與政治人物發生關係）。

徒歌的搜集和保存，在紀錄歷史方面始于明楊愼的古今風謠（函海及藝海珠塵本），在紀錄地方方面始于淸李調元的粵風（函海本）他們倆都是『才子』，都是才子故事的箭垛人物（楊愼的故事見于北新書局出版的徐文長故事，李調元的故事見于京報附送的民衆週刊）。惟其是才子，所以纔能超出于當代的學術潮流之外而賞鑒這類眞正的民衆文藝。但明淸兩代似乎只有他們二人而已。（至多也惟有加上一個受了楊愼影響而編古謠諺的杜文瀾，一個受了杭世駿等續方言的影響而編越諺的范寅。）直到現在，纔有用了學術的眼光眞正搜集民間徒歌的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這種事情在以前是絕對沒有的。我們現在北京大學裏，耳聞目見的多了，不免以爲搜集民間歌謠是很便當的事，詩經中的一部分既帶着很濃重

的民歌色彩，想來也是搜集來的徒歌。但我們一從歷史上觀察，便可知道搜集徒歌是現代學術界上的事情，以前是絕對不成問題的。以前的人，儘可以會唱許多徒歌，儘可以聽得許多徒歌，但除了與政治人物發生關係的幾首看爲值得注意之外是隨他澌滅的。樂工爲了搜取樂歌的材料起見，所以對于徒歌有相當的注意，但他們注意的目的不過取來備自己的應用而已，絕對不是客觀的搜集和保存。西洋人的搜集徒歌的工作固然做得比我們早，但也不過早上數十年而已。總之自人類始有文化以來直到十九世紀的初葉，徒歌是沒有一天間斷過的，但是全世界人對於他卻是一例的不注意。詩經是二千年前的東西，二千年以前的人是決不會想到可以做搜集和保存徒歌的工作的，所以我敢說這是樂歌。

以上四條，是我所以說詩經所錄全爲樂歌的理由。現在就把上面的意

思括成一個簡單的結論：

春秋時的徒歌是不分章段的，詞句的複沓也是不整齊的，詩經不然，所以詩經是樂歌。凡是樂歌，因爲樂調的複奏，容易把歌詞鋪張到多方面，詩經亦然，所以詩經是樂歌。西漢六朝的樂歌很多從徒歌變來的，那時的樂歌集又是分他著錄，承接着國風，所以詩經是樂歌。徒歌是向來不受人注意的，流傳下來的無名氏詩歌亦皆爲樂歌，春秋時的徒歌不會特使人注意而結集入詩經，所以詩經是樂歌。

主張詩經中有一部分是徒歌的，在魏先生以前，有南宋的程大昌和清初的顧炎武。我現在乘討論之便，把他們的議論也攷量一番。

程大昌詩論（藝海珠塵本，荊川稗編本題詩議）中『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一篇云：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由笙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

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

詩更秦火，簡編殘缺，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第第相授，于是剏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正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于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擬議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四詩』條云：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據周禮籥章)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

(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目。然禮記王制言『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卽謂自邶至曹十二國爲風無害。)

又『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條云：

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詩譜，『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于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釋文云，『

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正義曰，『變者雖亦播于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今按以變雅而播之于樂，如衞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

從以上許多話看來，我們可以歸納出他們的幾項主張：

（1）『南』爲樂君，『國風』之名爲秦以後人所擬。

（2）南雅頌爲樂詩，邶以下諸國爲徒詩。

以上程大昌說：

（3）南豳雅頌爲『四詩』。

(4)『國風』之名可存，但列國詩只附于四詩。

(5)二南，豳之七月，正小雅，正大雅，頌，爲入樂之詩；邶以下十二國，豳鴟鴞以下，變小雅，變大雅，爲不入樂之詩。

以上顧炎武說：

我對于他們的主張，有十分贊成的（南爲樂名），有以爲可以備考的（南豳雅頌爲四詩），有以爲可商的，（國風之名），有以爲必不然的（邶以下諸國及變雅爲徒詩）今依次敘述于下：

第一，南爲樂名，我十分贊成。因爲周南，召南的『南』，正如周頌商頌的『頌』；頌既爲樂名，南亦當然是樂名。『以雅以南』確是一個極好的證據。『胥鼓南』一證也是重要的。從前人因爲要維持一個『國風』的總名，不惜把『南』字解爲『南夷之樂』（毛詩），又把周南召南的『南』解爲『王化自北

而南』（毛詩序）實在是極謬妄的。

第二，豳爲四詩之一，我不敢直捷了當的斷說因爲豳是以地名（大雅公劉『于豳斯館』）名樂聲的，與邶鄘諸名一律。獨把豳詩示異于諸國，未見其必然。周官雖有『豳詩豳雅豳頌』諸名，但周官這書的可信的價值原不很高，我們終不能據此一言便視爲定論。（就使可信，也許牠說的豳雅是指小雅中的大田甫田諸篇，豳頌是指周頌中的載芟良耜諸篇，因爲籥章說的『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分明是從甫田篇的『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田畯至喜』等話夸東的；牠既以小雅爲豳雅，則以周頌爲豳頌亦屬可能，豐年和載芟都說『爲酒爲醴，以洽百禮』和『吹豳頌』而爲『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的蜡祭意義亦差同。

第三，『國風』確是後起之名，但似不是秦以後人題的。荀子儒效篇中有

『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的話，是和小雅的『取是而文之，大雅的『取是而光之，』頌的『取是而通之』並列的。樂記記師乙的話，有『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是和『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連着說的。如果儒效篇與樂記不出于漢人的手筆，則『風』的一名想來是在戰國時就成立的『風』字上加一『國』字，當更稍後。得大雅崧高篇『說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又看左傳成九年說鍾儀『操南音，』范文子說他『樂操土風，』則風字的意義似乎就是『聲調。』聲調不僅諸國之樂所具，雅頌也是有的。所以『風』的一名，大概是把通名用成專名的。所謂『國風』猶之乎說『土樂。』

較前于荀子和樂記的有左傳，裏面沒有把『風』字概稱諸國詩的（隱公三年傳的『風有采蘩采蘋』的『君子』的話，是漢人加上去的。）又較前

的有論語，裏面說及『周南召南』又說及『雅，頌』但也沒有說及諸國詩。但他雖沒有說『國風，』雖沒有說『諸國詩』欲曾說了兩次『鄭聲』衛靈公篇云，『顏淵問爲邦，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鄭聲淫。』陽貨篇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孔子是正雅頌的人，他說『鄭聲亂雅樂，』『正』和『亂』正是對立之詞，雅樂既卽是指雅頌，則別鄭聲于雅樂之外，似乎他是把『鄭聲』二名泛指着一般士樂（國風）。國風亂雅是可能的事，我們只要看小雅中黃鳥，谷風，采綠，都人士，我行其野等篇，牠們的風格婉變輕逸，與國風極近而與雅體頗遠，就不免引起了這個懷疑。如果牠們確是從國風亂到小雅裏的，則牠們的所以亂的緣故不出二端：一是由于音調的相近（如徽調與漢調，漢調與京調），一是由于用爲奏雅樂時的穿插（如皮黃班中有小放牛和探親家等小調戲）這是我暫時下的一個假設。

我所以有此假設之故，因爲漢書禮樂志中的紀事也是把燕代秦楚各地的音樂都喚做「鄭聲」的。禮樂志云

河間獻王有雅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于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卽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衞之音興。……鄭衞之音興則淫僻之化流。……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及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衞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楚鼓員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六人，……皆鄭聲，可罷。……』，奏可。然百性漸漬日久，……豪富吏民

湛汚自若。……

讀此篇，可見當時把楚秦巴齊蔡等地方的樂曲都喚作『鄭聲，』而眞正的鄭地的樂工在西漢樂府中倒反沒有。又可見此類樂調單言則爲『鄭聲，』疊舉則爲『鄭衞之音。』『鄭聲』一名如此用法，成了一個很普泛的樂調的名字，正如現在所說的『小調。』禮樂志中又說『貴戚與人主爭女樂，』可見那時的鄭聲中有一部分是女樂。說起了女樂，使我聯想到論語上的『齊人饋女樂孔子行』的故事，又想起招魂所寫的女樂『起鄭舞，發激楚，吳歈蔡謳』的詞句。恐怕孔子所說的鄭聲，卽是這類女樂。牠們是混合了各地的樂歌而成立的班子。因爲其中的音樂以鄭國爲最著名，所以總稱爲『鄭聲。』正如現在無論那地的戲班子總歡喜寫『京都名班，』有一個新出道的小戲子上台總歡喜寫『北京新到，』其實裏面或儘多土調，與北京全不

相干。他們所以如此，原為北京是樂曲最著名的地方呵。

凡是士樂，一定是最少紳士氣的，牠敢把下級社會的幼稚的思想，粗獷的態度，淫蕩的聲音，盡量地表現出來。例如北方的嘣嘣戲，跑旱船，南方的打花鼓，蕩湖船，以及上海遊藝場裏的四明文戲，揚州小戲，男女化裝，蘇攤，化裝申曲，（東鄉調）都是。這些東西因為毫沒有紳士氣，所以最為紳士派所厭惡。他們總想把牠們完全禁絕，以正風化，所以四明文戲已不見于甯波，而嘣嘣戲也絕跡于北京城。豈但這班衛道的官紳呢，就是我們一輩人也何嘗不如是。我以前在上海，很想多逛游藝場，現在在北京，很想多逛天橋，但是同志是永遠難找到的。因此，使我想起了春秋時各國的士樂包羅在鄭聲一名之下而為孔子所痛絕也，是很可能的。

這一條衍說得太長了，今就我對于國風一名的由來的解釋立一假設

如下各國的土樂原是很散亂的，最先只用國名爲其樂調之名，沒有總名；後來同冒于『鄭聲』一名之下；更後乃取『風』（聲調）的一個普通名詞算做牠們的共名，最前乃加『國』字于『風』字之上而成今名。

第四南雅頌固然是樂詩，但抑以下諸國及變雅卻非徒詩。這個問題很複雜，現在分爲下列三事而作解答：

（1）春秋時的賦詩與樂歌。

（2）宗廟燕享所用的樂歌與樂歌的全部。

（3）正變之說的由來。

對于第一問題，我以爲春秋時人所賦的詩都是樂歌。在左傳上，有下列諸種證據：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

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文四年）

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襄十四年）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襄二十八年）

從以上諸故事中可見春秋時的『賦詩』等于現在的『點戲』。那時的貴族（王，侯，卿，大夫）家裏都有一班樂工，正如後世的『內廷供奉』和『家伶』。貴族宴客的時候，他們在旁邊侍候着。貴族點賦什麼詩，他們就唱起什麼詩來。客人要答賦什麼詩，也就點了叫他們唱。甯武子所說的『肄業』，業是部版，所以紀樂譜的。（周頌有瞽篇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

樹羽。）師曹的『誦』巧言，穆子的工的『誦』茅鴟，也許有人據了班固所說的『不歌而誦謂之賦』（藝文志序）和韋昭所說的『不歌曰誦』（魯語注）來證明賦詩是徒歌而不是樂歌。但歌與誦原是互文。光就動詞方面看，襄十四年傳說『公使歌之，遂誦之』，襄二十八年傳說『使工為之誦』，襄二十九年傳說『使工為之歌』，可見是同義的。再就名詞方面看，小雅節南山說：『家父作誦』，四月說『君子作歌』，大雅崧高和烝民說『吉甫作誦』，桑柔說『既作爾歌』，可見也是同義的。『誦』與『頌』通，頌即周頌魯頌之頌，也即歌頌之頌，（嘗疑頌名即頌義，也是由通名變成專名的，與『風』同。）班固和韋昭的說話，實是漢人妄生分別的曲解。

我們既知道賦詩為樂歌，試再看以下許多賦詩的故事：

季武子如宋，……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

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襄二十年）

齊侯，鄭伯爲衞侯故如晉，晉人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襄二十六年）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襄二十七年）

在第一段裏，常棣，魚麗，南山有台都是在他們所謂正小雅之內。在第二段裏，嘉樂在所謂正大雅，蓼蕭在所謂正小雅，緇衣在鄭。在第三段裏，草蟲在召南，鶉之賁賁在鄘，黍苗，隰桑，桑扈在所謂變小雅，野有蔓草在鄭，蟋蟀在唐。程大昌說，『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這句話是對的。但他接說，『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又說『然

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那就錯了！照他所說，不知道何以能于賦詩的『使太師歌』和『使工爲之誦』？要是諸國詩爲徒詩，不知道是否賦魚麗草蟲時則奏樂賦緇衣蟋蟀時則止樂？要是賦詩時不用樂，又不知道是否他們認爲樂歌的南雅在賦詩時悉當改爲徒歌？顧炎武以正變分別入樂與否，不知是否同一小雅，在賦蓼蕭時則奏樂在賦桑扈時便輟樂？反覆推證，覺得他們的話實在太牴牾了。

對于第二問題，我以爲宗廟燕享所用的樂歌決不足以包括樂歌的全部。這一件事是程顧二先生的誤解的根源。本來賓祭二事是重大的典禮，所以魯要用禘樂，宋要用桑林（見左傳唐公十年。）他們二人生於春秋後千六百年至二千年，在斷簡殘編中找到了幾篇鄉飲鄉射的禮節單，看到他們行禮時所奏的樂歌總是風和雅的頭幾篇，遂以爲二南與正雅是樂歌，其他

是徒歌。他們的理由實在太不充分了！鄉飲，鄉射諸篇之外，難道就沒有別的典禮嗎？典禮中不用的詩，難道就不能入樂嗎？徒歌與樂歌的界限，難道就分在典禮與非典禮上嗎？孔穎達說，『變者雖亦播于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他用了正變之說及周公制禮之說來分別詩篇雖是誤謬，但他把變風，變雅，看爲典禮以外的樂歌則固有一部分的合理。

現在我就用了儀禮所記的在典禮中的樂詩的樣子，來看那時詩樂的關係。鄉飲酒篇云，（鄉射燕禮等略同，不備舉）：

衆賓序升，卽席。……

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受

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乃向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主人請徹俎，……衆賓皆降。脫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

賓出奏陔，……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荐脯醢，羞唯所有，……鄉樂唯欲。

讀了這一段，可以知道典禮中所用的樂歌有三種：（1）正歌，（2）無算學，（3）鄉學。正歌是在行禮時用的；無算學是在禮畢坐燕時用的；鄉樂是在

慰勞司正時用的正歌義取嚴重；無算學則多量的演奏，期于盡歡，猶之乎『無算爵』的期于『無不醉』；鄉樂則更隨便，猶之乎『羞唯所有』，有什麼是什麼了。鄉學，鄭玄注道，『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他爲什麼這般說呢？賈公彥疏道，『上注以二南爲鄉大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故知二南也。』他這話如果是確實的，那麼，鄉飲酒原是鄉大夫之禮，他們爲什麼要在正歌中奏諸侯用的鹿鳴諸篇呢？爲什麼賓出時要奏天子用的陔呢？所以這『鄉樂』一名，我以爲應該作鄉士之樂解纔對。因爲慰勞司正是一件不嚴重的禮節，所以吃的東西只要有什麼是什麼，聽的東西也只要有什麼是什麼。鄉士之樂是最不嚴重的，故便在那時奏了。（周禮旄人的『散樂』也是這類東西；鄭玄注道，『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是不錯的。）

我們在這裏，可以舉出些比較的例來。以前蘇州的攤簧，有前攤和後攤，

的分別。前攤是敘正經事，說正經話的；在宴會之際，歌者看有幾桌客人便歌唱幾曲。（如桌數過多時，當然也有限制。）唱完了前攤，便請客人點唱後攤。後攤是偏重在言情及滑稽方面的，主旨在於博得聽者的笑樂。（近來『人心不古』，大家厭聽正經話，所以前攤幾乎是絕迹了。）用這件事來比較儀禮所載，前攤的性質就是正歌，後攤就是無算樂和鄉樂。

我們更看清宮昇平署的曲本，固然也有姜女哭城，蝴蝶夢等等社會上通行的不很吉祥的戲，但分量佔得最重的是壽山福海，景星協慶，鴻禧日永，萬福攸同等等典禮劇。這因爲帝王家是最重典禮的，所以如此。現在喜慶事的堂會戲，必用大賜福，百壽圖等等祝頌戲開場，繼之以連陞三級，滿牀笏，金榜樂等等喜劇。排戲的人也明知座上諸公的趣味並不在此，他們所要求的乃是梅龍鎭，打櫻桃，等等風情劇，或是托兆碰碑，洪羊洞，等等哀劇，但既在典

禮的場面之中，便不得不請他們暫時把聽戲的興致往下一捺；等到典禮方面的應有諸劇演了之後，再由着他們點唱來。

所以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我們若因儀禮所記的樂歌的篇名只有二南和正雅，便以爲邶以下諸國和變雅不是樂歌，這無異于因今禮（可惜沒有成書，不能徵引）把前攤爲正歌，壽山福海大賜福爲正劇，便說後攤不是樂歌，姜女哭城，打櫻桃等不是戲劇。程顧二先生的誤解點正在此處。

對于第三問題，我以爲正變之說是絕對不能成立的分類。漢儒愚笨到了極點，以爲『政治盛衰』『道德優劣』『時代早晚』『詩篇先後』這四件事情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翻開詩經，看見周南召南的『周召』二字，以爲這是了不得的兩個聖相這風一定是『正風』。邶，鄘，衛以下沒有什麼名人，就斷定爲『變風』了。（豳的所以見于篇章，恐怕卽因有了周公之故）他們翻開

小雅，看見鹿鳴等篇矞皇典麗，必想這一定是文王時作的，是『正小雅』。一直翻到六月，忽然看見『文武吉甫』一語，想起尹吉甫是宣王時人，那麼從這一篇起一定是宣王以後的詩了。宣王居西周之末，時代已晚，政治必衰，道德必劣，當然是『變小雅』了。再從四月翻下去，直到節南山，裏面有『喪亂弘多』之句，心想宣王是不十分壞的，這詩既說得如此，當然是『雖有孝子順孫，百世不能改』的幽王時詩了。從此直到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就都成了刺幽王的詩。但是四月以下很有些頌揚稱美的詩，和鹿鳴等篇的意味是相同的，這怎麼辦呢？於是『復古』『傷今思古』『思見君子』『美宣王，因以箴之』等話都加上去了。他們翻開大雅，看見文王大明等篇言周初立業的事，當然都是好不可攀的周初人作的，是『正大雅』。翻到民勞看見裏面有『無良』『惛怓』『寇虐』等許多壞字眼，心想從此以後一定是『變大雅』了。但『

申伯』『吉甫』等人名還在後面，足見民勞等篇是宣王以前的詩，而宣王以前的最著名的暴君是厲王，那麼民勞以下一定是厲王時詩了。由此着眼，把民勞以下十三篇分配到厲宣幽三王，規定爲『變大雅』他們所謂正變的大道理，老實說起來不過這一點妄意的揣測。小雅中何以刺幽王詩特多而厲王則沒有（鄭玄嫌他寂寞，要從刺幽王詩中分出一點給他，）大雅中何以刺厲王詩較多而幽王則特少，可以說都由于『吉甫』二字的作梗！這全是閉着眼睛的胡說，不近人情的妄爲，而竟支配了二千餘年的經學家的心，中國的學者的不動天君由此可見了！

顧炎武雖是主張從正變的篇第去分樂詩與非樂詩的一個人，但他卻並不是根本相信正變之說的，因爲正變之說的基礎原建築在世次上，他已把世次之說打倒了。日知錄（卷三）『詩序』條云：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于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于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幷楚茨，信南山，甫田……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于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于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興之初，師移其篇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組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歌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

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他這一段話雖未必完全正確（因爲相傳的詩本事不確實的太多，例如武言『於皇武王』，桓言『桓桓武王』，而左傳紀楚莊王言竟以爲武王自作）但詩篇次第的不可信，他說得已很明白。他不信詩篇的次第，又以爲楚茨以下十詩不是刺詩，那麼正雅變雅的次第是如何分別出來的呢？他的『正雅爲樂詩，變雅爲徒詩』之說又如何建設起來的呢？這實在是矛盾得可詫了！

顧炎武在『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條說，『以變雅而播之于樂，如衞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是他明知變雅也是入樂的。他又引朱熹的話。

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

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
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

這幾句話雖猶為正變之說所牽纏，但朱熹的意思，以為有典禮所用之樂，有非典禮所用之樂，義甚明顯。現在我更進一步說，我們不能分樂詩為「典禮所用的」與「非典禮所用的」，我們只能分樂詩為「典禮中規定應用的」與「典禮中不規定應用的」。倒如儀禮中舉的鹿鳴南陔諸篇，以及左傳中所說王宴樂諸書用湛露彤弓，是典禮中規定應用的；至于「無算樂」與「鄉樂」以及左傳中所記的雜取無擇的賦詩，是典禮中不規定應用的。規定應用的，大都是啇皇典麗的篇章；不規定應用的，不妨有愁思和諷刺的作品。這正如今日的堂會戲，除了正式的幾個喜劇之外，也不妨有悲劇和滑稽劇。愁思諷刺的詩因為出于臨時的點唱，沒有正式的規定，所以用不着寫在

禮書上。邶鄘以下和雅中的一部分詩所以特少見于禮書卽因此故。前人不知，就把不見于禮書的算做不入樂的，而又把正變之說硬分出他們的界限來，所以鬧得觸處牴牾。這全由于他們的眼光太窄，思想太拘泥所致。從實際上看來，他們所謂入樂的何嘗盡是典禮所規定應用的，他們所謂不入樂的又何嘗盡是典禮所不規定應用的。例如二南，是他們確認爲入樂的，但其中汝墳說「王室如燬」，行露說「雖速我獄」，以及小星的嘆命，野有死麕的誘女，這決不會成爲典禮所規定應用的。而他們所謂不入樂的變雅，如信南山和甫田說「是烝是享」，「以介我稷黍」，倒確是應用於祭祀的，采薇和白駒說「君子來朝」「於焉嘉客」，也確是應用于宴享的。至于崧高烝民，韓奕諸篇，是爲了燕享而特製的樂詩，更是明白。所以用了典禮應用之說來分別樂詩，雖多謬誤，尙有一部分的理由；若用了正變之說來分別樂詩，簡直是全

盤錯亂了。

總合以上的說話作一結論是：

程顧二先生之說，可以贊同的是南為樂調，與雅頌並立國風的一個名詞是後起的（我疑在未有國風之名時，諸國樂歌同冒于『鄭聲』一名之下。）至豳與南雅頌並立為四詩之說，只可存疑而不可為確證。

他們的『邶以下諸國及變雅為徒詩』之說是極謬誤的。他們的癥結在于誤認樂歌盡于正歌，而不知道正歌以外的樂歌儘多。賦詩的雜取正歌以外的詩即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他們又用了正變之說來分別樂詩與徒詩，但正變之說因是漢人依傍了詩篇的次第而妄造的，全沒有可信的理由。

春秋大義是什麼

張西堂

這篇文字是專論春秋在孔子哲學中的地位，和說明春秋大義的概略

的。我研究春秋一經，絕對的嚴守公羊之說，我只承認公羊是春秋的眞傳。我何故守公羊棄左穀，俟將來再說明；但我希望對於公羊懷疑的人，先看梁任公的歷史研究法，羣要概要這一類的書。對于穀梁近年無多人說，只好先看崔觶甫的春秋復始了。

（二）

大概要是研究孔子的哲學，至少也得知道春秋的大義，才能得其眞，得其全。春秋大義是什麼呢？我可以不遲疑的囘答說：是孔子的哲學之全部。這是如何重要的書籍，但是有許多人不承認春秋有大義，而當爲歷史傳記看了。有許多人不知道大義是哲理，而當爲褒貶善惡看了。有許多人對于春秋，不知其重要，卽專門研究春秋的，也有許多人不甚明白，實在是可太息的事件了。本篇所說，意在明春秋之有大義，說大義就是哲學，並論春秋是極關重

要而已。

我以為春秋大義不能講究明白，慢說研究孔子哲學，要受很大的影響；就是先秦哲學的思想線索，恐怕也連帶的不能講透澈，故我先寫出這篇文字，求大家的注意和批評。

（二）

孟子說：『晉子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這是春秋有大義的明證。現在且詳說之：

一、由于孔子著述春秋的旨趣，可以看出春秋一定是含有深意大義的。古來傳說春秋的旨趣的，約有三種，大概都極可信。

孟夫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

董仲舒說：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子儀表。……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司馬遷說：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詞而指博。

在這三說之中，什麼世道是非，什麼為天下之儀表，以自見于後世，足見孔子著作春秋，「一定含有深意大義的。」但是我們最要留意之一語是：「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廣森公羊通義自敘說：「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

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時之事，季俗之情，漸裁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肖者易曉，亦致太平之所由基也。」廣森這幾句話，算是將深切著明四字解釋清楚了。但是最關緊要的是「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十字，皮錫瑞春秋通論說：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後人亦多偁述，而未必人人能解。春秋一書，亦止是載之空言，如何說是見之行事？卽後世能實行春秋之法，見之行事，亦非孔子所及見，何以見其深切著明？此二語看似尋常之言，有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

這句話的關鍵，依我看來，就在「見」字。「見」字是表現的意思。孔子的意思是：用空話來說理，不如表現之於實事上，理由和證據能彀互相發明。故春秋這部書只是假史明義，因事窮理；義理就是大義，不是一條一條的史文，一

件一件的事實了。皮錫瑞又說：……「卽專著一書，說明立法之義如何，仍是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使人易曉。猶今之大清律，必引舊案以爲比例，然後辦案乃有把握。故不得不借當時之事，以明襃貶之義，卽襃貶之義，以爲後來之法。」這幾句話是說何以假史明義因事窮理的。可以答覆：「孔叟既有爾許微言大義，何妨別著一書，而必淆亂歷史上事實以惑後人」的疑問。總之，孔子著作春秋之旨趣，只是傳義，不是傳事，這是很明顯的。

二、由於孔子著述春秋的體例，可以看出春秋一定是含有深意大義的。春秋既是假客觀的歷史，表主觀的哲學，自然和原來史記大異其趣了。春秋不詳事實之眞像，不重先後之次序；應記的反不記，應不記的反記；該詳的反不詳，該不詳的反詳；這都是春秋非史的明證。分明是晉文公召見天子，春秋却說是「天王狩於河陽。」（僖公二十八年）分明大國先而小國後，春秋却

要說「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二年）分明「夫椒之戰」是件大事，春秋却不登載。（此据胡安國春秋傳說事在哀公元年）分明「丹桓宮楹」是件小事，春秋却要記錄。（莊公二十三年）一個梁國亡了，應詳而反略，春秋只書「梁亡」二字。（僖公十九年）一個宋伯姬事因略而反詳，春秋所書共有八條。（至成公七年至襄公三十年）還有無其事的，反要書上。譬如襄公六年的「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於鄬，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操」這一條，未見諸侯就死了，春秋偏要說他「如會。」春秋中如此類甚多，可見孔子修春秋，只是傳義，不是傳事，由春秋的體例上看來，當然春秋是有大義可攷的。

如若我們說春秋是史，那春秋眞是不倫不類的東西了！王安石譬錫以嘉其名曰「斷爛朝報，」梁任公復加之徽號曰「流水賬簿，」那都是絕妙

的形容詞了！但是孔子說：「君子之於言也，無所苟而已矣！」如孔子修春秋，他豈肯作出這不倫不類的東西嗎？我們看春秋，若是用「屬詞比事」的方法，或細看公羊傳注的解釋，可以確信春秋義例是異常嚴整的，並非不倫不類。春秋重義不重事，是經不是史，千萬不可拿歷史的眼光看待春秋；如拿歷史的眼光看待春秋，那就眞是「斷爛朝報」「流水帳簿」了！梁任公先生說：「蓋春秋而果爲史者，則豈惟如王安石所譏之斷爛朝報；恐其穢乃不減魏收矣！」我們知道孔子不眞那樣無知識無道德的人，孔子決不至於作出這樣的書來！家鉉翁在春秋詳說自序上說：「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爲史者，不明乎春秋者也！」這是一點也不會錯的。

（附說）近來反對「春秋非史」之說的，當然以章太炎先生爲最有力了。其實太炎先生不過有門戶之見，故不得不如此說罷。國故論衡原經上

面的話，理由甚不充足，不可爲訓。

（三）

從孔子到于今，說春秋者，大概有數十百家，有些人們，已經告訴我們春秋大義是哲學的。他們對于春秋的考語，又可以見得春秋是經不是史，傳義不傳事；但是他們都無系統的說明，故至今春秋大義，還是不昌明，被烏烟瘴氣遮蔽滿了！現在揀出時代最古的，學問最深的幾家，作代表，看他們說春秋大義是什麼。爲方便起見，分爲兩組看。

第一組

莊子　春秋以道名分。

史遷　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

揚雄　說理者，莫辨於春秋。

邵子　春秋，盡性之書也。

程子　春秋一句卽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程子　觀聖人之書而知論語之安仁，書於春秋者，無非此理。

朱子　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在那形而上者去。

朱子　春秋本是正誼明道之書。

第二組

子貢　春秋切而爲國家賚。

子夏　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繁露）

董君　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

周子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

程子　春秋聖人之用，聖人之用，全在此書，……乃窮理之要。

程子　……而得乎義理之安，……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胡氏　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

胡氏　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

由第一組看來，前人對于春秋，已看出有論知識，論人生等類地方。莊周揚雄之言，是說有孔子的名學思想，史遷朱子之言，是說有孔子的玄學思想，其餘如盡性，安仁，正誼明道，是說有孔子的倫理思想，或是孔子哲學的根本

秋，觀念。故可見春秋大義，卽是孔子的哲學思想。由第二組看來，前人對于春秋，不惟是承認有孔子之政治思想，且將這種思想，恭維得有些太過。春秋本因當時之政治史蹟，表現其個人意見，這是毫無可疑之處。但政治論之根本，還在人生論的思想；前人於這一點，未曾看出；故大半以爲春秋只是長於治人了。總之，春秋大義，是孔子哲學之全部，這是可信任的。

右由前人之言論，證明春秋大義是孔子哲學，現在請將自己的意見說出來。

春秋既不是史文，而只傳義理，這義理當然是孔子的思想，或是孔子的哲學。既是哲學思想，當然有根本觀念，有出發點，有歸宿處；豈是毫無系統，毫無組織，而可稱爲哲學家之思想？春秋大義，雖分見於各條，但我們能研究出有系統之孔子哲學思想的。在春秋中表現之孔子哲學思想，最要者約有五

項。請略述之：

一、正名　孔子正名之業，在於春秋，這是人人所知道的。由春秋之中，我們可以看出正名主義，至少有：正名實，明是非，示分義，別嫌惑，這四種觀念。此外示人以求知的方法的，尙有所謂春秋「屬詞比事之敎」，亦是很關重要。因此我們相信孔子對於理智，並不輕視。

二、愼微　司馬遷說「春秋推見以至隱」，這是春秋之要義。由春秋之中，我們可以看出愼微主義，無論在正名實，原心意，安仁恕，明政治，這幾條要旨上，都很重要。至於愼微之方法，如重本愼始，防微杜漸，亦可察見，春秋中表現知幾其神的意味是很明切的。

三、原心　董仲舒說：「春秋之論事，莫重于志，」可知春秋有行爲動機論。動機不是專爲揚権誠僞，明辨善惡，其實尙有重要的意義。人們的略述誅

心論，大概是出于春秋，尙有許多應當討論的地方，但必從春秋研究，才能得其眞義。總之行爲動機論，實是孔子哲學的重要觀念。

四、安仁　仁是萬善之總名，是孔子哲學的根本觀念。春秋之中，亦是如此。凡正名，愼徼，原心，明政，這些思想，都出發于仁，歸宿于仁。黃楚望說：「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天子以一理裁萬物，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學者竟未知其爲一貫也。」（趙汸春秋師說）一貫之理，只有仁了。

五、明政　春秋興滅繼絕，尊周攘夷，誅暴討亂，愛民輕君，這都是根本於仁，歸宿於仁的政治思想。在春秋中，政治思想占居全書最大部分，故董君說：「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我們如只認春秋有政治思想，推尋淵源，亦可見出孔子哲學之全部了。

這五種思想，大概也足見春秋大義之一般了！春秋沒有什麼論宇宙之

來源；或論宇宙之本體的。孔子哲學，本很沒有這種宇宙論的思想；中國哲學，大半如此，春秋自然不是例外。但如參天地，盡物性等，本是孔子哲學的要義，其實這種意思，春秋之中，也含有的，不能因此否認春秋大義卽是孔子哲學。

從前研究春秋的學者，對於春秋大義，有兩種誤會之處。第一，他們認錯了春秋大義。譬如研究公羊傳的人們，他們最喜歡把什麼「張三世」「通三統」當作春秋大義。其實那些玩意兒，都是無關宏旨，至多也不過在政治論上有些微之關係，只能說是「小」義，那能比得正名，愼微，那些「大」義呢？人們因爲那些玩意在春秋上有點特別，故大講而特講，講明白了，也與孔子哲學無若何之關係。第二，他們錯講了春秋大義。他們把春秋大義只看爲一條一條的，他們未說出系統來，故不能把春秋大義，視爲孔子之整個的哲學。

春秋本無一字褒貶之說，而人們偏以爲春秋「寓褒貶，」「別善惡，」趙

汸春秋屬辭說：「春秋所以別嫌疑，明是非，而非褒貶之謂也。……學者弗能深攷，一字褒貶之說蓋由是生焉；夫旣以變文爲貶矣，而不變者非褒也，由是有貶無褒之說生焉。」朱子說：「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爲褒貶。」（語類三十八）看這兩段話，就知道春秋不重褒貶了。孔子不是計較利害論人長短的人。「旣往不咎，」孔子又褒貶什麼呢？把春秋當褒貶看實在是大錯了。

（四）

試看春秋大義之重要！

現在我們研究孔子哲學只有根據周易春秋論語三書，餘如詩書三禮，大概都不可信靠。在周易春秋論語三書之中我以爲只有春秋一類，比周易論語，無可疑處。周易本是伏羲文公周王孔子四聖合作，現在雖有人否認周

易有文王周公的成分，（看皮錫瑞易經通論）但也不能否認有伏羲的成分；我們是否能將周易完全認作孔子的哲學，這是第一個問題。相傳孔子作之「十翼，」自歐陽修傳易圖序。葉水心習學記言辨別以後，我們才知道十翼並不是孔子之作。是易經尚有竄僞的部份。我們是否能完全相信爲孔子哲學，這是第二個疑問。至於論語一書，本是曾子弟子記錄出來的；（柳子厚論語辨）廖季平說：「論語少壯晚年之語俱有」（今古學攷，）康南海說：論語盡是曾門小康之道（論語註序。）論語在思想方面，儘有難信之處，我們有了第一個疑問了。論語尚有許多竄亂之處，且有許多不是孔子的話，從韓退之到袁隨園已有不少的發見。論語在文字上面，又有難信之處，這是我們第二疑問了。最好是拿春秋大義作爲資證，才能研究易經論語。

再從春秋方面立說，春秋是極可相信。三傳的並傳，雖使春秋大義湮沒

了兩千年，但一方面却保證了春秋無竄亂的地方。春秋雖是口說相傳，到漢景帝時，才著竹帛，然而是沒有闕漏的。（劉紹攽春秋筆削微旨說：「夫所謂闕文者果傳寫之誤乎？抑舊史之闕乎？以爲傳寫之誤，則一傳可闕，不容三傳俱闕也。以爲舊史之闕，則「西狩獲麟」乃孔子所目覩，何難考驗而得其日月，而但書時不書月？」）公羊傳的文字簡古謹嚴，正合春秋的筆法，其傳授也極可靠，（朱子說：「公羊是個村樸秀才，穀梁又狡黠得些。」）在文字上是沒有疑問。其實思想亦恰合春秋，不過後世因爲有許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故不甚相信。公羊經清儒的解釋，已經「撥雲霧而覩青天」，我們對於春秋公羊傳之大義，絲毫不用懷疑。

在春秋之中，有四條要旨是易經論語所未有，或雖有而不明顯詳細的。這是我們研究孔子哲學有研究春秋大義之必要。

一正名主義，在孔子哲學中，很占重要地位的。但是正名的宗旨，正名的方法，只有春秋表現得最詳盡，在論語書中所有的，不過一兩條罷！春秋屬詞比事之教，在易經論語上，都是沒有。「屬」就是綜合的意思，「比」就是比較的意思，內中含有歸納法的求同求異諸術，我們如不研究春秋，不能知道孔子哲學有這種地方了！此春秋大義根本上之重要之一。

二、孔子哲學是唯心派，故有動機論。但是在論語易經上所說的只有幾條，不能見得其全，在春秋上關于論行為之動機的就多了！在論語上決不能見出原心論有行恕安仁的意義，而在春秋上却表現得極明顯，故我們不研究春秋，不能知道孔子哲學有這些地方了！此春秋大義根本上之重要之二。

三、正誼明道的思想，在論語易經上本有甚多的議論，但我想春秋本是正誼明道之書，在春秋上自然講得格外明顯清晰，條目自然多了。董仲舒首

先提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他是春秋學者，故能見得如此。此春秋大義根本上之重要之三。

四、春秋是評論當日之政治事務和政治行爲的。譬如「譏世卿」是打破貴族政治，誅暴君是發揮民本政治，這些都是在易經論語上不可多見的。蕭楚在春秋辨疑上說：「孟子曰……『民爲貴，君爲輕，』此春秋之義也，……故春秋所書，大致亦以民事爲重。」如不研究春秋，能見得孟子的話是有淵源的嗎？孔子政治哲學，實只傳在春秋，此春秋大義根本上之重要之四。

此外尙有許多處所，亦很重要。譬如顯著幾微，明察人倫，這兩種思想，只研究易經論語就可知道的，但是春秋上表現得格外深切著明，很容易提醒人的。孔子哲學，本關於正心修身的方面較多，這種深切著明的大義，讀之，於我們的心身上必有很大的益處。我在上面說的可以印證易經論語，可以見

得孔子哲學之「眞」之「全」，這不過算一件末事罷！

（五）

在結論中，我請對於春秋大義之懷疑者，加以解釋。我請以朱子之語爲代表。

朱子是一個博學的孔子之徒，他以爲「春秋煞有不可曉處，」他對於春秋沒有什麼著述，他覺得春秋之研究有不可能的地方，他說：

今只眼前朝報差除，尙未知朝廷意思如何，況生乎千百載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況自己之心，又未如得聖人，如何知得聖人肚裏事？除非是孔子還魂親說出，不知如何。（語類三十八）

朱子對於春秋這樣的懷疑，極可敬佩，其實未免矜愼過度了罷！我對於朱子所說，有三層解答。第一，朱子說過：「孔子修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

所以公穀左氏得一個源流……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我們現在雖居在孔子千百年後，如根據孔子親自傳授的公羊研究春秋，那是孔子的眞意，有何不可呢？（朱子不信公羊故如此說）第二，朱子以爲必須孔子還魂，才能再講春秋，這是萬辦不到的事。但是我們能否將春秋「東之高閣」，「存而不問」呢？將正名原心明政之旨置之不理，孔子之學又不得其全，我們就因噎而廢食嗎？第三，朱子以爲研究春秋，不免有「猜謎」的嫌疑，老實說罷，研究古時的學問，都不免於猜謎，譬如「子貢方人」四字，有說是子貢「謗」人，有說是子貢「正」人，朱子說是子貢「比」人，這三說那個對呢，朱子能擔保「比」人猜對了嗎？何以研究他種書籍，不怕猜謎的嫌疑，對於春秋，又說如何知得聖人肚裏事呢？研究春秋，又何嘗是像朱子說底那樣呢？我請鄭重聲明：公羊是孔子親自傳授下來的，我們只用謹嚴的方法研究春秋罷了！對於朱子這

種懷疑，沒有什麽表同情的地方！

最後，我請引朱子的這一句告結束：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孟子註。

今年元夜時，在太原改作。

讀楚辭

胡適

十年六月，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要我講演，我講的是我關於楚辭的意見，後來記在日記裏，現在整理出來，作爲一篇讀書記。我很盼望國中研究楚辭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見，修正他或反證他，總期使這部久被埋沒，久被「酸化」的古文學名著能漸漸的從烏烟瘴氣裏鑽出來，在文學界裏重新占一個不依傍名教的位置。

（一）屈原是誰

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麽

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爲什麼我要疑心呢？因爲：

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

（子）傳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位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謚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爲景帝，如何可說『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丑）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平。』次說，『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王悔，追張儀不及。』又說，『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既『疏』了，既『不復在

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并不曾說『放流，』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會被『放流』而下面忽說『雖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諫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稱屈平，而後半忽稱屈原，五大可疑。第二，傳說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會生在秦漢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但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因爲戰國時代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君臣觀念。我這個見解，雖然很空泛，但我想可以成立。(丑)傳說的屈原是根據於一種『儒教化』的楚辭解釋

的。但我們知道這種『儒敎化』的古書解是漢人的拿手戲，只有那笨陋的漢朝學究能幹這件笨事！

依我看來，屈原是一種複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怎樣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許多東西是一班無名的小百姓發明的，但後人感恩圖報，或是爲便利起見，往往把許多發明都記到一兩個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說是黃帝發明的；中古的，都說是周公發明的。怪不得周公要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了！那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學也就歸到屈原宋玉（玉也是一個假名）幾個人身上去。（佛教的無數『佛說』的經也是這樣的，不過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與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諸葛亮假箭時用的草人，可以收到無數箭，故我叫他們做『箭垛』。我想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後來漸

漸被人認作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這時候，屈原還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箭垛。後來漢朝的老學究把那時代的「君臣大義」讀到楚辭裏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從此屈原就又成了一個倫理的箭垛了。大概楚懷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傷心的事，故當時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歌謠。後來亡秦的義兵終起於南方，而項氏起兵時，竟用楚懷王的招牌來號召人心。當時必有楚懷王的故事或神話流傳民間，屈原大概也是這種故事的一部分。在那個故事裏，楚懷王是正角，屈原大概還是配角，——鄭袖唱花旦，靳尙唱小丑，——但秦亡之後，楚懷王的神話漸漸失其作用了，漸漸消滅了，於是那個原來做配角的屈原反變成正角了。後來這一部分的故事流傳久了，竟彷彿眞有其事，故劉向說苑也載此事，而補史記的人也七拚八湊的把這個故事塞進史記去。補史記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時代的人，故司馬相

如列傳後能引楊雄的話，屈賈列傳當是宣帝時人補的，那時離秦亡之時已一百五十年了，這個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二) 楚辭是什麼

我們現在可以斷定楚辭的前二十五篇決不是一個人做的。那二十五篇是：

離騷 1	九歌 9	天問 1
九章 9	遠遊 1	卜居 1
漁父 1	招魂 1	大招 1

這二十五篇之中，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我們可斷定此篇爲後人雜湊起來的。卜居漁父爲有主名的著作，見解與技術都有代表一個楚辭進步已高的時期。招魂用『些』，大招用『只』，皆是變體。大招似

是模倣招魂的招魂若是宋玉作的，大招決非屈原作的。九歌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係，細看內容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當時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離騷九章與遠遊了。依我看來，遠遊是模仿離騷做的，九章也是模仿離騷做的。九章中，懷沙載在史記哀郢的名見於屈賈傳論，大概漢昭宣帝時候，無『九章』之總名。九章中，也許有稍古的，也許有晚出的僞作。我們若不願完全丟棄屈原的傳說，或者可以認離騷爲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這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遠遊全是晚出的仿作。我們可以把上述的意見，按照時代先後，列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學，……九歌。

(2)稍晚——屈原？……離騷，九章一部分（？）

(3)屈原同時或稍後……招魂。

(4)稍後——楚亡後……………卜居，漁父。

(5)漢人作的……………大招，遠遊，九章的一部分，天問。

(三)楚辭的主家

楚辭的注家分漢宋二大派。漢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識最陋。他們把一部詩話都罩上。烏煙瘴氣了。一首「關關睢鳩」明明是寫相思的詩，他們偏要說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說是美后妃之法的！所以他們把一部楚辭也『酸化』了。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興祖，都承認那『屈原的傳說』處處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愛國的話，正如漢人把詩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樣！宋派自朱熹以後，頗能漸漸推翻那種頭風氣的注解。朱子的楚辭集註雖不能拋開屈原的傳說，但他於九歌確能別出新見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東君，國殤，禮魂，各

篇的注與字裏皆無一字提到屈原的傳說；其餘四篇，雖偶然提及，但朱註確能打破舊說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們應該從朱子入手，參看各家說法，然後比朱子更進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傳說，創造一種新的楚辭解。

(四) 楚辭的文學價值

我們須要認明白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但不是文學。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風，洞庭湖兮木葉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學，却被舊注家放上「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王逸)『喩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五臣)，等等荒謬的理學話，便不見他的文學趣味了。又如：

損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這四句何等美麗！注家却說：

屈原託與湘夫人共鄰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

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分，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脩道德也。（王逸）

或說：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已，無所用也，故棄遺之。……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五臣）

或說：既詒湘夫人以袂褋，又遺遠者以杜若，好賢不已也。（洪興祖）

這樣說來說去，還有文學的趣味嗎！故我們必須推翻屈原的傳說，打破一切村學究的舊註，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他的文學興味來，然後楚辭的文學價值可以有恢復的希望。

十一，八二十八，改稿

讀「讀楚辭」　陸侃如

胡適之先生把讀書雜志第一期寄給我，教我批評他的讀楚辭。「批評」二字我可不敢當，但我對於他這篇文字也很有些意見，正好假此機會寫出來同胡先生及其他研究楚辭的學者們討論討論。

讀楚辭第三四段論歷代注家的荒謬及楚辭的文學價值，我沒有什麼異議。現在所討論的，只在那篇裏的第一第二兩段。第二段裏他定大招遠遊爲後人僞托，是與我不約而同的。所不同者便是關於九歌，天問，卜居漁父等十四篇的著者及時代。我對於九歌的意見，我另有九歌之意義與時代一篇，茲不贅述。現在先討論天問，卜居，漁父三篇。次討論第一段裏他對於屈原的意見。

胡先生以爲天問是後雜湊的，因爲『文理不通，見解卑陋。』但天問裏確有許多很深刻的款問，如「登立爲帝，孰道尙之？」之類，決不是後代腐儒

所能僞造的至於文理的通不通，我們現在還不能斷定，至多只能說他費解罷了。這種費解大半由於我們學識的狹陋。如『該秉季法』與『恆秉季法』二句，二千年來的讀者誰也不能下一句滿意的注釋。自近人王國維先生考得該恆二人都是商代遠祖後，意義方略可通。依此推測下來，天問的意義將來或有明瞭之一日。『文理不通，見解卑陋』二項，照此看來是不能成立的了。卽使能成立，也不爲後人雜湊之證。戰國時人，我們不能希望他們超出『何肆犬豕而厥身不敗』與『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兵』的因果觀念以上，也不能希望他們超出『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與『皇天集命，惟何戒之』的天道觀念以上，我們決不能因這種平庸的見解而說這篇是後人雜湊的。其中文理亂錯的地方，固然我們所不能否認的，但這篇也許是他臨絕時的作品，文理的錯亂也許由於臨絕時心境的不甯；我們決不能說雜湊是

文理錯亂的惟一原因。總之，除非用別的證據來輔助，我們決不能用「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兩句話來懷疑天問的。

胡先生又把卜居漁父的時代移後，因爲他們的「見解與技術都可代表一個楚辭進步已高的時期」他並沒有把他們技術見解高的地方及其餘各篇低的地方詳細指出，故我們無從討論。不過我以爲卜居漁父與離騷等篇的異點只在體裁。一是注重抒情的，一是注重敘事的，一是詩歌，一是偶然有韵的散文。卜居漁父的體裁與宋玉的風賦好色賦一樣，與歐蘇的秋聲賦赤壁賦一樣。我常以爲「楚辭」與「賦」當合作一類，而再以形式分爲兩類：第一類爲詩歌，如離騷，招魂，服鳥賦，悼李夫人賦等篇屬之；第二類爲散文，如卜居，七發，子虛賦，羽獵賦等篇屬之。這種散文在屈原前已有（如老子），在屈原時也有，在屈原後更多；故以文學史的眼光看來，他作卜居漁父是件

很合理的事。

以上關於屈原作品的。至於屈原自身一方面，胡先生是不承認歷來的傳說的。因爲史記屈賈傳，是這種傳說的大本營，故第一步便否認這傳是司馬遷作的。他的理由是：

(一)傳末敍事錯誤，且述及司馬遷以後的謚法。(註：這些理由的原文，詳見讀書雜志第一期此處恕不細說)

(二)傳中敍屈原處有五大疑點。

此外，他還舉出兩個理由來說明傳說的屈原不會生在秦漢以前：

(三)戰國時不會有這種君臣觀念。

(四)這種傳說所據的儒教化的古書解是漢人的拿手戲。其實這幾個理由都站在不堅固的根據上，今分別辯明於後：

（甲）崔適先生在史記探源裏曾指出屈賈傳末幾句是褚先生補的，而胡先生卻因這極小一部分而牽動全文，比較下來似以崔說爲妥。

（乙）這裏分五段來解釋這五個疑點：

（1）既疏了，既不在位了，爲何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

七國中楚國外，惟秦齊最強。從當時的歷史看來，楚臣可分親秦與親齊兩派。親秦的結果沒有一次好的，親秦派中的人也沒有一個好的（如靳尚，子蘭等人都是親秦派），故我們很可定屈原爲親齊派的人。試看他諫不殺張儀與諫入秦二事，便可明白他的主張；且靳尚子蘭第都他的敵人，也可助證我這假設。（諫懷王入秦的話，無論是屈原的或是昭睢的，都可見當時的好人大都反對親秦。） 懷王十六年——屈原已被絀了——親秦絕齊的結果，便是十七年的大敗於秦。懷王此時一定有了悔心了，故起用這親齊派的

「屈原，差他到齊國去修好。到他回國時，拿特使的資格來諫不殺張儀，有何不可？」

（2）前面並不曾流放，爲何下面忽說「雖流放」忽說「遷之？」

這裏上下文的確有些不接氣。原文裏述諫不殺張儀後，急述諸侯共攻楚。前者是十八年的事，後是二十八年事；這遙遙十年間，傳中竟無片文隻字。我以爲這裏一定脫去了一段。這脫去的一段便是敍屈原初次放逐的。這並不是我曲解來替屈傳辯護。一來呢，史記中脫去一段的列很多，我這樣說法不是不近情理的；二來呢，屈原傳裏——從「屈原者名平……」起，至「……竟爲秦所滅，」止——找不出一個可以證明他僞造的確據，我們只好如此解釋。（我這裏所設確據，是指那些極矛盾的，極不可解釋的地方，如管仲見西施之類。）但爲何知道這脫去的一段一定是述他流放的呢？我的理由

是：（一）從上下文看來，這一段非敘此事不可。（二）九章裏有種不同的背景，一是漢北，一是江南（參看抽思與涉江）因此我便知道他一定放逐過兩次，第一次大約在懷王二十四五年親秦派得勢時，後來大約在二十八九年親秦政策失敗後召回的，到頃襄王初年親秦派又執政，便又有第二次的放逐。史記裏的『雖流放……』是指第一次，『遷之』是指第二次。

（3）『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為何楚世家裏說是昭睢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為何張儀傳裏沒有？這種記載上的互異，我們現在不能定孰是孰非，故不能假來證明屈傳的偽造。

（4）屈傳說『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秦分漢中地』，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這與（3）相類。（且屈賈傳與楚世家所舉地名相同，只有張儀傳不同。我們只能據此以攻擊張儀，而不當攻擊

屈傳。

(5)前稱屈平，爲何後半稱屈原？這或者是胡先生沒有細看原文，因爲前半篇裏也有稱屈原的，如『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一句。且第一句就說『屈原者名平』則『原』『平』當可互易。由此可知(3)(4)(5)三點是不能成立的，(1)(2)兩點是可用合理的假設來解釋的。我很希望胡先生及其他讀者們仔細考察我的假設能否成立。

(丙)這一條理由的石證便是離騷：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爲正兮。　夫惟靈修之故也！』

這便可證明「這種奇怪的君臣觀念」是爲發生在秦漢以前的。科學的文學批評論者特別注重時代思潮固然是不錯，但時代思潮決不能限制『旁逸斜出』的天才。

（丁）傳說的根據的時代是不相干的。譬如現在民間傳說的諸葛亮是根據於千餘年後的三國演義的，我們難道也去懷疑諸葛亮的時代？而且我們也可說是根據於離騷的，因爲這篇裏確有思君許多的話。胡先生又說屈原初是文學的箭垜，後來又是倫理的箭垜。關於後一層呢，有楚辭章句替他作證，關於前一層我只希望指出屈原與黃帝周公的時代不同，性質不同：黃帝周公是在無信史時代，屈原是在有信史時代，一個人發明許多什物是件

不可能的事，一個人做一千六百句詩是件很平常的事。屈原與荷馬的時代也不同；前八世紀的希臘很少個人的作品，故 Iliad 與 Odyssey 決不是荷馬一人作的；但前四世紀的中國都是一個個人著作很發達的時代，故我們很可說這些詩是屈原一個人作的。根據這些理由——且不談那作品本身——我認胡先生這『文學箭垜』的假說為不合理。最後，我要附說幾句關於屈原傳說的話，胡先生怪我不肯否認，但我以為是不能否認的。胡先生先說：「傳說的屈原……必不會生在秦漢以前」而在表裏都把那作離騷等篇的屈原放在楚亡前：照此看來，好像有兩個屈原了。但我須知道：屈原只有一個；一方面是離騷等篇的著者，一方面參差做那忠臣傳說的主人公。為什麼？因為離騷九章裏面思君的話，不是腐儒的附會，是不可磨滅的事實。我之所以不肯否認屈原傳說者以此，屈原傳說之所以萬不能否認者以此。這參差的

屈原的時代，必不會在秦漢以後，因爲離騷等篇決不是秦漢以後的作品，胡先生也知道離騷的時代不能移後，而又不肯承認屈原的傳說，故把屈原說的變成兩個人了。總結以上的話，我的意思是：

(一)天問，卜居，漁父是屈原作的。

(二)史記屈原傳是靠得住的，傳說的屈原是會生在戰國時的。

(三)屈原傳說是不能否認的。

胡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人；因爲我敬重他，故不敢隨便附和他的話。我很希望胡先生及其他研究楚辭的學者們細察我的意見，加以修正。

十一年，十月，十四日，燈下。

伴暨南諸生讀孟子記

張九如

小序

結晶。這乃是五年前暨南女部寒期學校四個星期中兩個星期師生共學的結晶。

像這種現蒸熱賣的粗製品，原沒有多大的價值，很希望讀者細細的加以更正。

我更希望讀者採用這種讀孟子的方法，再去讀旁的要籍，如論語禮記詩經……

像這種不健的讀法，原不是讀一切要籍的不二法門，很希望讀者根據這種讀書法細細的改進。

臨了我更要鄭重告誡的，孟子的修養談，實在很有用處很易實習，很希望讀者奮勉淬厲爭爲完人。

民國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晨，張九如自序。

讀孟子緣起

一、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國文科中定商中學生應讀四書節本，故本校學生根據此條法制讀孟子。

二、梁任公說：『著述有帶時代性的，有不帶時代性的。不帶時代性的書無論何時都有用』又說：『一個受過中學教育的中國人，對於本國極重要的幾種書籍內中關於學術思想者若干種，關於歷史者若干種，關於文學者若干種，最少應該讀過一遍』孟子中不帶時代性的學術思想甚多，文字亦極可法，故本校學生根據此種理由讀孟子。

三、年來中國學子，醉心西洋文化，幾至吐棄國內一切有價值的學術思想，已屬可憂，久居海外的南洋僑生，久受外族文化之侵略，中等民族的國民性，日就消失，更覺可危。補弊救偏，增美釋回，刻不容緩，查明清以來六七百年

中，入三家村的數歲孩童，也都以四書爲主要的敎科書，論語孟子等書，遂形成一般常識的基礎，且爲國民心理的總關鍵，本校於寒假中使僑生誦法孟子，優遊浸漬而深敎之，實足以回復其國民性。

四、四年來讀經問題，時起時伏，主張者視讀經爲保存國粹的不二法，爲引進民德的唯一辦法。反對者以爲經書中的學術思想，及政治組織，陳腐而不合時宜。如欲引進民德，則今日公民敎育中所傳授的道德，其中亦自有許多採之於經中的，取精用宏，較美於經，何必讀經。其實經書中的政治組織，因時代不同，其具體的方案，雖有不適用於今日的，然其根本精神，實有歷久不磨的價值。至於其中談哲理處，類皆淵淵入微，可以啓發人的思想，其中談修養處，又多平易篤實，足以引進人的德性。在大多數國民心理中，有潛勢力的經書，如論語孟子，用來作學生觀摩本，遠勝於用資格較淺信仰未深的公民讀

物，本校在寒假中使學生誦法孟子，誰能道半個「錯」字。

孟子讀法

一、考查孟子的環境。

吾人的思想行爲於環境極有關係，或爲順應環境的思想行爲，或爲改造環境的思想行爲，無論其爲順應的或改造的，要之其思想行與環境總有關係。讀孟子的，要考查孟子所處的環境如何，是不可少的一層工夫，所以先，件學生讀孟子前孟的子序說，後列表歸納的所得的如下：

1，崇尙攻伐——當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以攻伐爲賢。

2，急功近利——故齊梁皆以孟子所言爲迂遠而闊於事情。

3，王道陵夷——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4，異端並作——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

5，推　論——既崇尙攻伐，則當時人民的流離死散於兵禍之中，可以想見。秉國政者既急功近利，則當時爲政者必無遠大之計，根本之圖。王道陵夷，則不免橫征暴斂，弄得人民憔悴於虐政。異端並作，則人人沒有中心思想，是非沒有定論。

從上列表看去，孟子所處的環境實在是一個極不好的環境。實在是一個殺氣冲天。災民滿地，暴君滿目，邪說盈耳的環境。

二、考查孟子的編纂者。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則孟子爲孟子自撰的，自無可疑了。可是細細按去，實在不對，孟子中稱時君，都生個死後產生的諡，如梁

惠王梁襄王齊宣王魯平公鄒穆公滕文公等是。這些王，這些公，未必都死在孟子前，爲什麼孟子中都稱他的謚？此爲孟子不是孟子自撰的一個證據。

古人稱他傳授的經師，叫「子」；孟子中於孟子的門人多稱「子」，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徐子，陳子等是，不稱子的甚少。如果孟子爲孟子自撰，怕未必自稱他門人都爲「子」吧！此爲孟子不是孟子自撰的又一個證據。

據此看來，孟子大約是孟子的門人萬章公孫丑等所追述，故所記二子問答之言最多，二子在書中亦不稱子。

孟子七篇非孟子手筆，與學者論定後，卽進而與學者決定孟子的目的。

三、決定孟子的目的。

孟子中有談政治的，有談修養的，有談哲理的，有批評歷史人物的，有批駁他派學說的，有記載孟子出處辭受取與的，學者願意研究那一項各人必

多不同，亦不能由教者代他們決定，宜隨各人興趣，自由定奪。不過孟子中各項的大意，不可不由教者作一個開宗明意的綱要，以便學者知所取捨，作的綱要如下：

(甲)孟子的政治主張：

民本主意：君爲民而立　臣爲民而仕——故宜行仁政

統一主意：原理——天下定於一　原則——行仁政　方針——

君臣與民同樂主意

行仁政的——制產：分田　班祿

條　目——養民　不重稅　不尙刑　不自利

教化：謹教化　申孝弟

如欲硏究孟子政治主張的，宜精讀梁惠王上下篇滕文公上篇，再參閱

其餘各篇。

(乙)孟子的修養談：

根據——人性皆善

提倡獨立自尊的精神　方法：擴充固有的良知良能　尙志　養氣　盡心　求放心　動心忍性

作用——多發揚蹈厲之語。最能興奮人的情感，强固人意志。

欲研究孟子修養談的，宜精讀滕文公告子盡心三篇，並參閱其餘各篇。

(丙)孟子的哲理談：

論證：仁義理智固有論　良知良能說　人心同然論

高唱性善主義　攻擊性惡說的理由：物欲陷溺論　放心論　失養說　夜氣說

作用——引起人獨立自尊的精神，教人以自動的擴大人格在政治上教育上皆有關係。

欲研究孟子哲理談的，宜精讀告子上下篇，盡心上篇，並參閱其餘各篇。

(丁)孟子對於他派爭辨：

距揚墨：楊氏無君　墨氏無父

提倡孔子之道　息邪說：斥許行並耕之制相率爲僞　評仲子之避兄離母爲非廉　對於告子論性的辨難　對於法家者流政策的痛駁

作用——使人民有中心思想

效用——可以明白辨難術

欲研究孟子對於他派的爭辨的，宜精讀各篇而會通之，

(戊)孟子的出處辭受取與觀：

出處進退——以君對於自己有禮沒有禮，及人民對於自己需要不需要爲標準。

辭受取與——以合義不合義爲標準

作用——校正當時上下人等，功利觀念與卑鄙的人格。

效用——可以使人知道自守而不至墮落，可以使人知道爲國而不至專爲自己。

欲研究孟子的出處進退辭受取與的，宜精讀各篇而會通之。

四、計劃讀孟子的方法。

學生看了綱要，各人卽可以決定自己所欲研究的方面了。可是要研究其一方面，亦須定一個很合效率的研究法，合力計劃的方法如下：

(一)欲專門研究那一項的決定後，便盡力孟子七篇，從頭至尾瀏覽一遍，略明全書的內容，瀏覽時只須得其大意不求甚解。

(二)次把所欲研究的一項，寫在紙上，放在書本旁，以免為書淆亂心中已經決定的目的，然後根據綱要中所指示的那幾篇，翻出來讀。

精讀時要明其訓詁，考其故實，通其條理。訓詁明，纔知道某字是什麼意，某句是什麼話，故實考纔知道某物是什麼物，某事是什麼事，某人是什麼人，然後方知道書中所述的有着落，有指歸，有來歷，原因，才能知道他的主要點在什麼地方，有他的理由有那幾種，他的論證怎樣，方不致於散漫無性，莫明其妙。

(三)既把綱要中所指示的幾篇細細精讀後，應再打開全部孟子讀一遍，看旁的篇章中有無足以發我所研究的，如有，就用色筆劃出以便翻閱。

（四）如欲研究孟子哲學，必須將書中所謂心所謂心所謂情所謂才所謂義所謂理……種種名詞細細推敲一番，求得他正確的義意，又須貫通全書，看出那幾點是他宗旨的主腦，然後推他所由衍出的條理，如能將別派學說和他的研究，如荀子春秋繁露等書看他自己的立說及批駁孟子的怎樣更好。

（五）如欲研究孟子的政治論，應先提出幾個大綱領，——例如民本主義，統一主義，非功利主義等等，看他主張的一貫，又須熟察時代背景，徧觀反對派學說，然後下公正的批評。

（六）如欲研究孟子文法，應看蘇批孟子，增補蘇批孟子，看他義理的精明，比喻的巧切，筆法的溫醇，擇自己所愛的反復朗誦，恬詠密吟，必有所得。

五、供給讀孟子的參考書

孟子讀法中還有合定的一個方法，就是專讀正文，不讀注釋，必待反覆讀講後還不明白，才看注釋，當時預備的參考書並說明的如下；

（一）宋朱熹孟子集注——爲朱子生平極矜愼之作，可讀；但其中有隨入宋儒理障處，應分別觀覽。

（二）清焦循孟子正義——焦氏服膺戴東原之學，所以他所著孟子正義，考證最精審，且能發明大義，在現行各注疏中爲最佳本；但文頗繁，宜備置案頭，遇不解時或有所惑時，再取供參考。

（三）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此乃戴氏自己發表哲學意見之作，並非專爲注釋孟子而作。但其書極精闢，如研究孟子哲學，則此書爲極重要的參考品。

（四）清陳澧東讀書記，——其中讀孟子之卷，取孟子學說，分項爬梳，將

孟子全卷，折散而比觀之，所發明不少，其書不過二十一頁，必須一讀，以觀前輩治學方法，且於修養甚有益。

（五）淸瞿逑孟子事實錄，——此爲極謹嚴的孟子小傳，要研究孟子事實的不可不讀。

（六）東漢趙歧孟子章句，——全文見焦循孟子正義中，且每章綴以章旨，遇自力不能解釋時可翻閱。

（七）淸大浣增補蘇批孟子，——研究孟子文法的可參考。

（八）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其中孟子章可作研究孟子各種主張的參考。

六、鼓勵誦法孟子修養談，

學者對於學術思想的研究，宜乎偏向，宜乎專一，宜隨興味學力而定，不

必盡同無須盡同，可是對於本身各方面的修養，則各人都不能自外。

修養人格，決不是單靠記誦或考證，必須身體力行，使孟子的人格，可以影響於我自己的人格，使孟子的思想行爲，變成我自己的思想行爲，才有所得；這種工夫非可以一蹴而幾，應分步進行，合定的進行步驟如下：

（一）須在孟子七篇中打了幾個滾，戰了幾個回合，費了幾番心血，才能深深的印入腦中，才能做「擇善固執」的工夫，故第一步是由教者出了問題，交學者向書中查答，

（二）反覆查書作答後，再反覆查書摘錄其中嘉言，以作自己履行的要則。

（三）把摘錄的嘉言反覆誦習若干次，必能畢然有見於孟子的全人格，以作自己嚮往的準鵠，且其中必有若干語句，恰巧與自己個性相對針，諷誦

吟哦，別有會心，可以作終身受持之用，可以作變化氣質之助。

步驟定了，即按步進行，第一步是採用道爾頓制，功課指定的辦法進行的，下面便是誦法孟子的功課指定實例，第二步中所摘記的嘉言亦錄於後，第三步則不外教者學者互相淬勵勸規。

誦法孟子的功課指定實例。

第一工約　出處進退辭受取與的標準

導言：

我們讀孟子第一要誦法孟子砥勵廉隅，崇尚名節處看他進退辭受取與之間，怎樣的竣立閑防，我們果能尙友他這種守，自然不至於墮落了。

我們都未照着誦法孟子的步驟工作去吧！先按題作答，再看書摘記，然後誠意誦法，看誰回答得全而正確！看誰摘記得快而扼要！看誰誦法得確而

不捨！活似孟子的後身。

問題

1 墨者夷之，一次兩次的請徐辟介紹，求見孟子，孟子。不許他來見，是何道理？夷子聽了介紹人徐辟轉述的話，心中怎樣？……（讀滕文公上篇第五章）

2 陳代勸孟子往見諸侯，是怎樣的措詞，孟子怎樣回絕他的？……

3 陳代的枉尺直尋說，與孟子的枉道事人說，是否相同？……

4 孟子對於王良的出處表同情麼？……

5 枉己者能不能直人？爲什麼不能直人？……（上皆讀滕文公下篇第一章）

6 古之君子，求仕甚急，而終於難仕，是何緣由？……

7 傳稱孔子出疆必載質，是何緣由？……（上皆讀滕文公下篇第三章）

8 古君子爲什麽不見諸侯？……

9 段干木的跳牆避魏文侯，泄柳的關門拒絕魯繆公，孟子讚成不讚成？……（上認讀滕文公下篇第七章）

10 孔子爲魯司寇，因吃不到燔肉而去，是不是由於孔子的好吃？還是有別的原因？……

11 孟子在三卿之中毫無政績而去，與孔子的去魯同不同？……（上皆讀告子下篇第六章）

12 古君子三種去就的標準怎樣？……（告子上篇第十四章）

13 假使有人對於君子恭敬而無實，君子可和他接近麽？……（盡心上篇第三十七章）

14 有一次齊國鬧荒，孟子勸齊王發放棠邑的積穀。後來齊國又鬧荒了，齊人都希望孟子再勸齊王發棠，孟子爲什麽不肯去勸？他若再勸了，就和什麽人一般？……（讀盡心下二十三章）

15 齊王託疾召見孟子，孟子也託疾不見齊王，大家撒謊，孰是孰非？……（讀公孫丑下篇第二章）

16 孟子在齊而其道不行，爲什麽不卽致仕，却去責人的尸位素餐？……（讀公孫丑下篇第五章）

17 孟子爲齊卿，與齊王信用的王驩，同到滕國弔喪。朝暮相見，同來同去，爲什麽不和王驩講出使的禮節？（讀公孫丑下篇第六章）

18 孟子爲什麽去齊，去齊時三宿而後出晝，又爲何如此的濡滯？……（讀公孫丑下篇第十一十二章）

19 孟子爲什麼責樂正子的遲來相見？……（讀離婁上篇第二十四章）

10 孟子在公行子家吊喪時，爲什麼獨不與王驩講話？……（讀離婁下篇下第二十七章）

21 曾子聽得越寇要來，便離開武城；子思聽得齊要來，不肯離魏，孰是孰非？……（讀離婁下篇第三十一章）

22 伊尹耕於有辛之野時的操守如何？他後來怎樣出仕的？他出仕的志趣如何？……（讀萬章上篇第七章）

23 相傳孔子曾宿過看癰疽的醫生家中，又宿過太監瘠環的家中，孟子力辨沒有此事，辨證如何？……（讀萬章上篇第八章）

24 相傳百里奚賣身在秦國一個養牛人的家裏，因而求秦穆公給他做官，孟子力辨沒有此事，辨證如何？……

25孟子爲什麼替伊尹孔子百里奚做辨護士?……(上皆讀萬章上第九章)
26孟子去齊的態度,與孔子去魯的態度,同不同?……(讀萬章下第一章及公孫丑下篇第十一,十二,十四各章)
27孔子爲什麼願做委吏?……(讀萬章下篇第五章)
28子思爲什麼把繆公差來送鼎肉的使者麾諸門外?……(讀萬章下篇第六章)
29君召賢人,賢人可不可去見君?……(讀萬章下第七章)(右爲出處進退問題,左則爲辭受取與方面的問題了;)
30孟子答彭更之問時,用什麼爲辭受一切的標準?……
31食志與食功的分別何在?……(上皆讀滕文公下篇第四章)

32 孟子讚成食志呢？還是贊成食功？……(上皆讀滕文公下篇第四章)

33 陽貨爲什麼矙孔子不在家時去送禮？……

34 陽貨矙孔子不在家時去送禮，孔子怎樣應付他的？……(上皆讀滕文公下篇第七章)

35 陳仲子對於家庭的操守如何？他那種操守，在孟子看去，正當不正當？……

36 陳仲子的小家庭制度，與獨立謀生的主張，在今日看去有沒有理由？……(上皆讀滕文公下篇第十章)

37 孟子捨身取義的主張，價值如何？……

38 一般人有沒有捨生取義的可能性？……

39 一般人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却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何原因？……(上皆讀告子上篇第十章)

40 任人對於「食」「色」與「禮」發生什麼問題？孟子教屋廬子怎樣答覆他的？……（讀告子下篇第一章）

41 孟子受了季任及儲子同樣的送禮，爲什麼獨見季任而不見儲子呢？……

42 屋廬子對於孟子的解釋，明白不明白？……（上皆讀告子下篇第五章）

43 孟子受宋薛的餽金，獨不受齊餽金，受與不受的理由何在？……（讀公孫丑下篇第三章）

44 孟子在齊爲官，爲何不受祿？……（讀公孫丑下篇第十四章）

45 我們當取與問題，生死關頭，自己不易解決時，應偏向那方面進行？……

46 假使人送禮物給孔子，孔子怎樣便受？怎樣便不受？……（讀離婁下篇第二十三章）

47 假使人送禮物給我們，我們取不取的標準，該怎樣訂定？……（上皆讀

萬章下篇第四章）

筆記答案：

把答案實在筆略記中，儘一週中交我校閱。

摘記嘉言：

把你覺得極有價值極可誦法的嘉言懿行，摘記在答案後面，以便朝暮誦法。

上爲指令學者工作的工約。查學者所摘記的爲之删繁留要，略加排比。錄下備覽：

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滕文公）

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公孫丑）

余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現於其面。

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公孫丑）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萬章）

枉己者，未見有能直人者也。（滕文公）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萬章）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萬章）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離婁）

非其道，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滕文公）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勿顧也；繫馬千駟，勿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

取諸人。(萬章)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

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萬章)

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盡心)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告子)

第二工約　光明博大的人格

導言:

我們讀孟子,第一要誦法孟子氣象博大,獨往獨來,光明俊偉,絕無藏閃處。我們果然能尙友孟子這種光明博大的氣象,人格自然擴大,自爲成一個堂堂地的人。來,來,來!大家照着第一工約的作法工作來!

問題:

1 孟子對於梁惠王「望民多」「雪國恥」「富國强兵」三個大問題，怎樣答覆的？孟子的答案，和那時崇尙工利主意以攻伐爲賢的潮流合不合？……（讀梁惠王上篇各章）

2 孟子當着各國王的面，極力非議不與人民同樂的不合，不止一次，試找出各篇中發揮同樂主義的地方，看他理由充足不充足？言詞風厲不風厲？……（除讀梁惠王上篇第二章下篇第二第四章外更翻查其餘各篇）

3 孟子對於齊宣王的「問霸」「好樂」「好勇」「好貨」「好色」等問題，怎樣代他解決的？……（讀梁惠上篇第七章及下篇第三第五章）

4 孟子一次把齊王說得只好推自己沒用，一次把齊王說得回答不來，只得癹說他事，一次把齊國的君臣說得都能自己認罪，一次把齊王說得

變了面色發急，眞是個能言敢說的人；四次說的是什麼事，試摘舉出來。……(讀梁惠上篇第七章，下篇第六章，公孫丑下篇第四章，萬章下篇第九章)

5 齊王用了許多力，才打勝燕國，取得燕地；大膽的孟子，偏教齊王不取，偏說他伐燕沒理；理由何在？措詞如何？……(讀梁惠下篇第十章第十一章公孫丑下篇第八章)

6 勢燄熏天，手炙可熱的齊國大夫王驩，人家都愛和他談話，孟子見了他怎樣？……(讀公孫丑下篇第六章離婁下篇第二十七章)

7 詖詞，淫詞，邪辭，遁辭，的原何在？……(讀公孫丑下篇第二章)

8 君子對於自己做錯之事，態度如何？……(讀公孫丑下篇第九章)

9 小小的滕國，怎樣便能爲王者師？……(讀滕文公上篇第三章)

10 孟子怎樣教訓許子的？……（讀滕文公上篇第四章）

11 孟子騶從甚盛，大搖大擺，傳食於諸侯，何以自己不以爲奢？……（讀滕文公下篇第四章）

12 孟子明目張膽的罵人似偸鷄賊，責人不該再行偸鷄政策，是對什麼人什麼事而發的？……（讀滕文公下篇第八章）

13 孟子把什麼人罵得同蚯蚓一般？……（讀滕文公下篇第十章）

14 什麼人才該在高位？

15 國不能存，國喪無日，原因何在？……（讀離婁上篇第一章）

16 怎樣便是賊君的人？怎樣便是賊民的人？……（讀離婁上篇第一第三章）

17 孟子對於幸災樂禍人的態度怎樣？……（讀離婁上篇第八章）

18 怎樣致做「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讀離婁下篇第六章）

19 戰國時各國都好戰，孟子獨最惡戰，當時責罵好戰的人，罵他們「民賊。」「殃民」「糜爛其民。」「大罪。」「罪不容於死」「服上刑。」「戰勝猶且不可。」「焉用戰。」被他指名罵的是那些人？……（讀告子上篇第八第九章離婁上篇第十四章盡心下篇第一第四章。）

20 各國要用兵力服人，迷信武力統一；孟子却另有一種服人而致統一的妙計。如果行他的那條計策，「雖大國必畏之矣。」「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端的是何種妙計？……（讀梁惠王上篇第五章。公孫丑上篇第四章）

21 大人的言行，要不要必信必果？……（讀離婁下篇第十一章）

22 通國皆稱不孝的匡章，孟子獨於他表示相當的敬禮，不棄絕他。是何理

由？……（讀離婁下第三十章）

23 孟子對於舜瞞着父母私下娶妻的一件事，表同情麼？……（讀萬章上篇第一第二章）

24 舜對於不仁的共工驩兜三苗，或放，或流，或殺，獨對於不仁的兄弟象，不但不加罪於他，反而對他在有庳地方做官，孟子對於這件案子的判決，公平不公平？……（讀萬章下篇第三章）

25 孟子爲什麼把當時的諸侯，比之於攔路打刼的强盜一般？……（讀萬章下篇第四章）

26 大人小人的分別何在？

27 大體小體的分別何在？輕重如何？

28 大體該怎樣的休養？

29天爵人爵的分別何在？價值如何？

30為什麼趙孟之所貴的，趙孟能賤之？……（上皆讀告子上篇第十二章至十七章）

31宋經一團高興的要跑到秦國楚國去勸秦王楚王罷兵息民，不想路上遇着孟子，給孟子教訓了一陣，看孟子怎樣教訓他的？……（讀告子篇第四章）

32君子為什麼不愛吃膏粱之味，不愛穿文繡之美？……（讀告子上篇第十七章）

33君子有怎樣的三樂？……（讀盡心上篇第二十章）

34看孟子貴民輕君的主意如何？……（讀心下篇第十四章）

35孟子對於「善」「信」「美」「大」「聖」「神」各種人格的解釋怎樣？……（

讀盡心下篇第二十五章）

36 怎樣的說話，是等於盜賊手段的說話？……（讀盡心下篇第三十一章）

37 孟子爲什麼不怕巍巍的大人？……（讀盡心下篇第三十四章）

38 鄉原是怎樣一種人？孟子爲什麼要惡鄉原？

39 孟子願學孔子，却不肯枉尺而直尋，是狂者還是獧者？……（上皆讀盡心下篇第三十七章）

40 士該怎樣尙志？……（讀盡心上篇第三十三章）

41 士在窮時或達時，必須怎樣的對己對人？……（讀盡心上篇第九章）

42 殉道殉身的意義如何？何時應以道殉身？何時應以身殉道？……（讀盡心上篇第四十二章）

43 伯夷何以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柳下惠何以能使薄夫敦鄙夫寬？……

⋯（讀盡心下篇第十五章）

44 伯夷與柳下惠兩人的性行如何？孟子對他們有甚批評？⋯⋯（讀公孫丑上篇第九章）

45 人爲什麼要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讀離婁下篇第八章）

筆記答案：

把答案寫在筆記簿中，用加速度的進行，在兩天中交我校閱，看誰最先作好！

摘記嘉言：

把你覺得極有價值極可誦法的嘉言懿行，摘記在答案後面，以便朝暮誦法。

查學者摘記的如下：

大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盡心)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心)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盡心)

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告子)

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告子)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皜皜乎，不可尚矣！(滕文公)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離婁)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離婁)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

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公孫丑）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揖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孫丑）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公孫丑）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謂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告子）

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公孫丑）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公孫丑）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告子）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告子）

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告子）

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滕文公）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梁惠王）

仁則榮，不仁則辱。（公孫丑）

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公孫丑）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似廉潔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鄉原德之賊也。（盡心）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盡心）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離婁）

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盡心）

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

心）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離婁）

第三工約　發强剛毅之意志

導言：

我們讀孟子，第三應誦法孟子的意志堅强，百折不囘處，果能服膺書中語，磨練意志，則對於環境的壓迫，黑暗勢力的侵略，自能增加抵抗力，奮鬥力，我們要能生存於現在的中國，不得不外抗强權，內除國賊，我們要達到强權退避國賊消滅的目的，不能不養成發强剛毅的意志，我們都把孟子做個模範者吧！我們都照着第一工約作法工作去罷。

問題：

1 文王一怒，武王也一怒，他們怒的結果如何？……（讀梁惠王下篇第三

章)

2 君子對於不一定可以成功的事，還持續的做下去麼？……(讀梁惠王下篇第十四章)

3 臧倉在魯平公前說孟子的壞話，說得平公不願見孟子，孟子對於臧倉的惡勢力，作何感想？……(讀梁惠王下篇第十六章)

4 曾子有怎樣的勇氣？

5 怎樣才是浩然之氣？

6 子貢從那件事上斷定孔子是聖人？……(上皆讀公孫丑上篇第二章)

7 孟子因齊王不用他，道不行而回家，那時孟子心中餒不餒？……(讀公孫丑下篇第十三章)

8 成覸顏淵的自視如何？……（讀滕文公上篇第一章）

9 大丈夫的節操當如何？……（讀滕文公下篇第二章）

10 孟子爲什麼好辨？……（讀滕文公下篇第九章）

11 先知先覺的人，應負什麼責任？（讀萬章上篇第七章）

12 把現在的奮鬥主義與不合作主義，去測量古人，則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誰是抱奮鬥主義的？誰是抱不合作主義的？（讀萬章下篇第一章）

13 能擔當大事的人，必有怎樣的身心？（讀告子下篇第十五章）

14 豪傑之士，可要靠人家的勢力，才能成事？（讀盡心上篇第十章）

15 爲什麼孤臣孽子，反多通達？……（讀盡心上篇第十八章）

16 君子在窮困時或得志時，可改變他的本性？……（讀盡心上篇第二十一章）

17大匠遇笨徒弟，可改變他的定法？……（讀盡心上篇第四十一章）

18孟子處於諸說並作，四面楚歌之中，獨行踽踽，與人奮鬥，距楊墨，放淫辭，反對各國戰爭。排斥功利主義，他的自信力如何？他自信的是什麽？……（讀滕文公下篇第九章，盡心下篇第三十八章，公孫丑下篇第十三章）

筆記答案：

把答案寫在筆記簿中，儘三天中交我校閱，

摘記嘉言：

把你覺得有價值而可以效法的嘉言懿行，仍寫在答案後，以便時時翻法。

查學者摘記的如下：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滕文公）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滕文公）

聖人與我同類者！（告子）

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離婁）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離婁）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萬章）

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盡心）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盡心）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孫丑）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公孫丑）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盡心）
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益增其所不能。（告子）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萬章）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
豫哉？（公孫丑）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
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公孫丑）
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凂我哉。（萬章）

第四工約　簡易直捷的修養下手工夫：

孟子道性善，所以他教人修養的下手工夫極簡易直捷，只須從固有的善性上發心著手脩養去，一步步的擴充去，自然可以成爲極完美的人物，看他常說常行的，不離乎下面一類話：『人之所以易於禽獸者在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者在擴充，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親親，敬長，達之天下，擴充也。推恩足以保四海，擴充也，集議，養氣，盡心，知性，知天，擴充。博學，詳說，增益不能，皆擴充也。……』一看他教人步步上進，絕無後儒所言支離，玄涉的兩種毛病，這眞是我們修養最適當的寶貝書啊！胡適之說孟子的政策，是媽媽政策，我看孟子的修養談，實是乳母的修養談咧。

誰不要有光明博大的人格，誰不要有剛毅奮發的意志，誰不要自己的

進退出處辭受取與都能合理，可是要養成完美的人物，須有一定的下手處，我們照着孟子教我們的下手處脩養去吧……一切工作方法，同第一工約。

問題：

1 怎樣便能把最難得的天下，爲我很直捷簡易的得來？……（讀梁惠王上篇第七章）

2 人家侮我的根本原因何在？……（讀離婁上篇第十章）

3 怎樣便是自暴自棄？……（讀離婁上篇第十章）

4 平天下有什麼至近至易的方法？……（讀離婁上篇第十一章）

5 仁義的實，是什麼？……（讀離婁上篇第二十七章）

6 君子自得之道怎樣？……（讀離婁下篇第十四章）

7 心的動態如何？研究心的動態，與修養上有什麼關係？……（讀告子上

篇第八章)

8 學問之道何在?……(讀告子上篇第十一章)

9 堯舜之道怎樣?……

10 孟子教曹交回去,向什麼地方求道?……(上皆讀告子下篇第二章)

11 求仁最近之道何在?……(讀盡心上篇第四章)

12 我們如能擴充不忍不爲之心就可以成何種人?……

13 我們怎樣便能成功一個多仁多義的人?……(上皆讀盡心下篇第三十一章)

14 君子修身的效果怎樣?……(讀盡心下篇第三十二章)

15 最良的養心法怎樣?……(讀盡心下篇第三十五章)

16 我們把仁禮待人,人反說我們不好,應當怎樣?……(讀離婁上篇第四

章，下篇第二十八章）

17 君子所走的是那種門路？……（讀萬章下篇第七章）

18 仁義禮智四種美德，是不是人所固有的？……（讀告子上篇第六章）

筆記答案：

把答案寫在筆記簿中，儘兩日中交我校閱。

摘記嘉言：

把你認爲最有價值而可以師法的嘉言懿行，摘記出來，以便朝暮習誦，隨時效法。

查學者所摘記的如下：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離婁）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盡心）

人能充無欲害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盡心）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告子）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離婁）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告子）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離婁）

操則存，舍則忘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告子）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則天下歸之。（離婁）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離婁）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離婁）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離婁）

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萬章）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

讀荀子書後

吳虞

孔學之流傳於後世，荀卿之力居多；孔教之遺禍於後世，亦荀卿之罪爲大。汪中荀子通論曰：『毛詩，魯詩，皆荀卿所傳。韓詩外傳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則韓詩亦荀卿之別子。左氏春秋，穀梁春秋，皆荀卿所傳。而荀子之學本長於禮，曲臺之禮又皆荀卿之支與裔也。自七十子之徒既沒，漢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据荀子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爲公羊春秋之學。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此皆荀學出於孔氏之證。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子傳之，其揆一也。』(以上皆汪氏說) 夫人之生活，在其精神；學之成立，在其宗旨。精神既失，則形體如尸；宗旨既差，則枝葉無取矣。余就汪氏之說，以讀荀卿之書，則其尊君卑臣愚民之宗旨，蓋莫不與孔氏合。

其禮論篇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

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又曰：『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又善教誨之，喪三年畢矣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楊倞注云：『君兼父母之恩，（孔孟均以君父並尊。）以三年之喪報，猶未足也。』（劉上唐先生亦主此說者。）此實吾國『天地君親師』五字牌之所由立，而君主既握政教之權，復兼家長之責，作之君，作之師，且作民父母，於是家族制度與君主政體遂相依附而不可離。儒教徒之推崇君主，直駕父母而上之，故儒教最為君主所憑藉而利用。此余所以謂政治改革而儒教家族制度不改革，則尚餘此二大部專制，安能得真共和也，夫知政治當改革者，容純父諸人也；知政治儒教當改革者，章太炎諸人也；知家

族制度當改革者，秦瑞玠諸人也；知政治儒教家族制度三者之聯結爲一而皆不可不改革者，嚴幾道諸人也。而荀卿則『三本』並稱，尊王尤甚，其不合於共和一也。

仲尼篇曰：『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曰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云云：引詩『媚茲一人，應候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以證之。又言：『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俗好同之。』又云：『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夏曾佑論之曰：『李斯本孔子專制之法，行荀卿性惡之旨，卒至具五刑，黃犬東門，父子相哭；千古爲之增悲，皆荀卿以持寵固位終身不厭之術爲臣事君之寶之敎害之也。』夫尊君卑臣，患得患失，至於敎之持寵固位，以順爲正，同於妾婦，終不免於禍國亡身，去公僕之義絕遠，其不合於共和二也。

孔氏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爲秦始皇愚黔首政策之所本，而實李斯承荀卿之說以啓之。正名篇曰：『民易以一道，而不可與共故。』郝懿行解云：『故，謂所以然也。夫民愚而難曉，故但可偕之大道，而不可與共明其所以然。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立憲之國，務智其民；敎育普及，富强之要。歐美恆言：『欲民行之，必先智之。』管子曰：『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敎民。』（宋于庭曰：老子之學，出于管子。管子爲黃帝之後。傳其學。故漢志列管子於道家，而當時並稱『黃老。』）荀卿之說，適得其反，此不合於共和三也。

然則吾國專制之局，始皇成之，李斯助之，荀卿啓之，孔子敎之也。大本既撥，二千年來拘墟囿敎，不能含舊謀新，全國厭厭，困於宗法，甘爲奴隸，老洫之識，卑劣之誚，播於全球。廖季平曰：『秦始皇尊孔行經。』日本人曰：『支那人

旨目以崇儒教，眞枯死之國民。」合而觀之，皆有味乎其言也！

韓退之曰：「荀子大醇小疵，要其歸，與孔氏異者鮮。」蘇子瞻曰：「荀卿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故自韓蘇之言觀之，知荀學之歸合與孔，與秦制之本出於荀，則於吾國政教，學術，法典，禮俗之演成，皆可以推明其得失。

若陸桴亭之徒，僅以性惡禮僞之言，譏其純粹不及孟子，力量不及楊墨，則猶屬道學家皮相之論也。

墨子與科學

無叙

(一)序例

(一)墨子這一部書，原來共有七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歷朝散佚不少，直到現在，僅存五十三篇，而此五十三篇之中，有經上下，大取，小取四篇，旨趣

特異，文筆也特別艱深，和其餘諸篇，絕不相類；所以有人疑非墨子所作。所以我現在研究墨子與科學，也截然分開，以免淆亂。且因辭意艱深，有許多缺落和增衍的地方，孫詒讓，陳澧，畢沅，胡適，諸位註家的注釋，也互有出入。我無漢學根柢，考據方面少下功夫，有許多不敢自信的地方，甯缺無濫，以免穿鑿附會之嫌。這篇研究報告是參考墨子閒話，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墨子小取篇新詁，并加己意，編著而成。

（二）科學家之墨子

墨子自備城門篇以下到雜守篇，一共十一篇，都是墨子籌備的守城備敵的方法，墨子雖然『非攻，』但是他善於守備。十一篇裏對於軍事的措施，夷猶如意，他可算是我國古代的一個軍事學家。他又深曉工程，天文，物理，各種科學：因爲這都是與軍事學有密切關係的。十一篇中，關於這等科學的記載，

散見不少，不一一列舉了。現在且報告他的重要的科學方法。

三表法　三表法，就是墨子所用的科學方法。怎樣叫三表法？且看墨子非命篇所說：

『言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言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知也。故言必三表。何謂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墨子的科學精神。

從三表法中更可看出墨子的科學精神：

（一）尊重經驗　『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便是墨子尊重經驗的證據，一切眞理的發明，無非是根據已過的經驗，而推論及於未來，我們假如沒有過去的經驗，從不會發生推理作用，這是杜威的思維術上說過的。世界文明的進步，也無非是經驗的累積。人類的經驗，累積餘多，則新理的發明亦愈多；所以從來沒有科學家不尊重經驗的。哥白尼沒有過去的天文經驗，斷不會發明地球繞日；科侖布沒有過去的地理經驗，也斷不會發見美洲。墨子立言，『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便是科學家的精神。

（二）考察現在的事實　徒然尊重過去的經驗，而不考察當前事實，仍然不是科學的方法。因爲古今時代不同，古時的經驗，斷斷不能全部抄襲，必得還要『原之於百姓耳目之實』，古今參伍而幷觀之，始可得一結論。墨子知道這個道理，所以時常譏諷儒家提倡復古的謬誤。非儒篇說：

『儒者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

應之者曰「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

從這一段話裏，也可似看出墨子的精神了。

(三)應用證明　本之於古，原之於今，而得一結論，這結論是否正確，仍然不能斷定，必定要實地應用而後才可以證明。假若不把這結論實地應用，或是應用而不能獲利，那麼這結論便無存在的價值。所以墨子說：

『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

三表法第三表，『發以爲刑政，以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便是墨子應用證明的一番手續了。實驗方法，是近世科學的惟一利器，不謂中國數

千年的墨子，已能發揮此義，這是中國科學史上的光榮！

(三)墨辯與科學方法

墨辯本非墨子所作，前已論之，所以著墨辯者——胡謂之別墨——所用的科學方法，也和墨子有不同之處。昔羅喬培根曾說探求眞理必要用論辯 Crgument 和實驗 Experiment 兩法。別墨之科學方法，即此兩法，分述於後。

1. 論辯 Argment

辯之功用，小取篇說：『夫辯者所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這便是說的論辯的功用。簡單說來，所謂『明是非，審治亂，明同異，察名實』無非是探求眞理而已。所以論辯是探求眞理的一種工具。

辯之方法，小取篇所論，多是辯論之法；但是語意錯綜晦澁，不易明瞭，茲

爲分別綱目，說明而例證之。

(甲)以名舉實經上云『舉，擬實也』『實』便是事物『以名舉實』就是以名擬事物。我們對於各種事物，必以名擬之，始便於敘述，例如我昨天看見一匹馬，今天要把這所看見的東西告訴人，假如不以『馬』擬其實，使得對面人了解，便要把馬的形狀一一指示出來，人家始能知道我所看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豈不很麻煩嗎？

(乙)以辭抒意，『名』僅可以舉實，不能抒意。要發抒意思，有須乎『辭』。『辭』便是『名』集合而成。例如經上說：『非半不鄯，則不動』這便是集名而成之『辭』借這『辭』便把意見發抒出來了。

(丙)以說出故，『故』經上，『故，所得而成也，』就是原故的故字。『說』，經上，『說所以明也』『以說出故』即就是用一種說法把原故表明出來。例

如問前舉之『辭』『非牛不都，則不動』是什麼原『故』呢？應之曰，『說在端，』這便是『以說出故』了。

『以說出故，』是辯論時最著重之點。因爲要辯論得勝，全靠把立論之『故』說得淋漓盡致，使聽者折服；可是怎樣『以說出故』呢？小取篇復舉出『辟』『侔』『援』『推』四法。

(1)辟　小取篇說：『辟也者，舉也(同他)物而明之也，』解釋『辟』之意義，很爲明白。辯論的時候，假若人家不明白我的意思，可以舉他的做個辟喻，使得立論的關係，更外明了。例如劉備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也，』他這譬喻可以使人更外明暸他和孔明的密切關係。

(2)侔　小取篇說：『侔也者，比辭而俱行者人』『辟』是以物喻物，『侔』則是以辭比辭。胡適之先生舉公孫龍對孔穿之言，證明侔之用法，很爲切

合。例如下：——

『龍聞楚王……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亦曰『人亡之，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

（3）援　小取篇：『援也者，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即今人『援例』之法。例如張三打死了人，不曾抵罪，李四打死了人也可以『援』張三之例，向法官要求道：『張三打死了人，不曾抵罪，難道我不可以打死人也不抵罪嗎？』這便是『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的意思。並這樣看來，『援』法也不過是『將錯就錯』，并不能發明眞理。不過用此法來反詰對面的弱點，使得他的誤謬立見，省得費多少唇舌，也是一種辯鋒。

（4）推　小取篇說：『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所取者予之也。』此法

是發明眞理最重要的工具解釋如下：——

『所取，』是已斷定的例。『所不取，』是沒有斷定的例。『予，』是結論。小取篇說：『以類取，以類予，』就是說舉例要類相同，結論也要類相同。『所不取』者亦『予』之，就是因爲其類同於『所取者』的原故。這便是『推』法的應用。觀左列一例，其意可明。

黃牛・有角……所取
黑牛・有角……所取
灰色牛・有角……所取
棕色牛・有角……所取
————……所取
————……所取

（以上六項合括：）『以類取』——同屬牛類

白牛・是否有角呢？……………『所不取』

白牛也有角・……『予』——『以類予。』

右表所列，便是『推』法應用的手續。觀此可知『推』實兼含歸納，演繹二法。『白牛也有角』這一結論，何故得出呢？就是因爲其『類』同於『所取』者。換言之：就是因爲白牛也屬牛類的原故。白牛屬牛類，爲什樣可以斷定他有角呢？因爲從『所取者』已得有『凡牛皆有角』的歸納的結論，從此結論而演繹之，復可得白牛有角的結論的原故。照這樣看來，可知『推』是先歸納而後演繹的方法。

(5)『辟』『侔』『援』『推』，四法應用之限制　小取篇第三節『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

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不可偏觀也。』這一節就是告誡學者，不可妄用四法，陷於謬誤。分疏如下：

a,『辟』法應用之限制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這是說辟喩不可亂用。大凡人講話用譬喩，則與所喩必有相同之一點，亦僅此相同之一點，可以相提幷論，其餘不必盡同。卽如前舉『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這辟喩，不過說『孤——孔明』和魚——水』兩方面的關係相同，其餘則孤自爲孤，孔明自爲孔明，魚自爲魚，水自爲水，幷不相涉！不明此意，妄用辟喩，就陷於謬誤了！

b.『侔』法應用之限制　『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正。』(當是止字之誤)　這是說『侔』法不可無限制的應用。因爲『比辭而俱行，』不過是形式方面，恰

巧『相侔，』妄用沒有止境，必致名實分離。

c,『援』法應用之限制『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也不必同，』這是說『援』法不可妄用的原故。『援例』必得要『所以然』相同，才行。『所以然』不同，便不能『援例。』例如我前舉之例，『張三打死人，不曾抵罪，李四打死人，也可『援例』不抵罪。』假如張三打死人所以不抵罪的原故，是因爲他是劊子手，有打死人的職務的；而李四不是劊子手，憑空打死人，其『然』同而其『所以然』不同，那就不能『援例』了。

d,『推』法應用之限制『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這是說『推』法應用，應有限制，因爲『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所取者予之也，』所以取之故，既有不同，便不能以所取相同，併爲一談。今把孟老夫子罵墨子的話，補足了用論式列成，做個例證：——

鳥，無父無君者也……所取

牛，無父無君者也……所取（凡無父無君者，皆禽獸也。）

馬，無父無君者也……所取

墨子，無父無君者也……所取

故墨是禽獸也………予

右列「推」論之式，形式并無謬誤，但是『墨子是禽獸也』這一結論是不正確的，何以故呢？就是因爲『鳥，牛，馬，無父無君者也，』和『墨子無父無君者也』兩語，『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同』的原故。

e，總觀以上所論，可以看出別墨所用的方法的縝密。不肯妄用四法，致失眞理，這是別墨科學精神充分表現的一點！

2．實驗 Experiment

中國古代哲人的思想，大部分靠著內心的冥想 Speenlation 和口頭的辯論 Argnment, 而不喜實驗 Enperiment。墨辯著者所用的方法，不單靠空談和冥想而已，還加實驗的功夫，眞有科學的精神。這也許是直接受的墨子的影響，因爲墨子主張實驗主義的原故。

實驗之方法　小取篇：『效也者爲之法。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效』便是實驗的方法。舉例以明之：——

> 此是圓形。
> 何以『故』？
> 『規寫攴』『故』。

在上一論式中，「規寫攴」是成圓之「故」，亦卽爲作圓之「法」。但此「故」是否正確呢？必待實驗而後明：今「效」此「法」，也「以規寫攴」若所得的結果，也是圓形，那麽就是「故中效」這個「故」是不錯的；反之，若不成圓形，那麽就是『故不中效』這個「故」就不能成立了。所以這樣看來，可知

「效」便是實驗的方法了。

經下說「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經說：「我有若視曰知。雜所知與所不知而問之，則必曰是所知也，是所不知也。取去俱能之，是兩知之也。」「以名取」也是墨辯的實驗方法。知與不知，全靠嘴裏講是不足憑信的。用「以名取」的方法，實驗一下，就可以知道他知與不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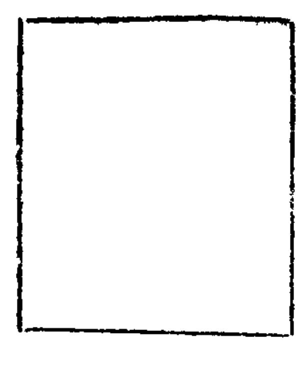
實驗之結果，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所載的光學，力學，形學……原理和定則，都是實驗的結果。

(四)墨辯中之科學

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四篇所論科學甚多，可惜文句很多缺略增衍之處，不能完全了解他的意義。現在僅就可以明了者分別說明之。

1，形學

（一）論平行　經上，「平同高也。」這便是論平行之理：「平，」與地平線平行之意。如左圖，cd 線和 ab 行平行。於 ab 線之 a'b 兩點作垂直線交于 cd 線的 c'd 兩點，便成 ca'db 兩線。這兩線便是cd線的高度。依經上說，則此兩線必相等。茲證之：因 ab 平行 cd'ca' 平行 db' 故 abcd 爲平行四邊形。依幾何定理「平行四邊形相對之面各相等，」則可證明 db=ca，并可知「平同高也」一論爲不謬。



（二）論線之相較　經上，「同長以缶（卽正字）相盡也。」「同長」是長度相同。「以正相盡也」是作「因爲適盡的原故」解（陳澧謂「以正」者圓線與兩直線相交，皆成十字不足據。）全句的意思是說「兩線同長，因爲相較適盡的原故。」如圖，AB, CD 兩線是長度相同

A……………………………………B

C……………………………………D

因爲取兩線相較適盡也。

(十二)論圓　經上「圓，一中同長也。」幾何原本，圓界至中心俱等，即「一中同長之意」如下圖，A爲圓之「一中」AB與AC相等；因爲其長度均和半徑相同的原故。經說，「圓，規寫支也，」亦即釋明此意。(支，余意爲「支」之誤。「支」與「肢」同，即規脚也。)



2，力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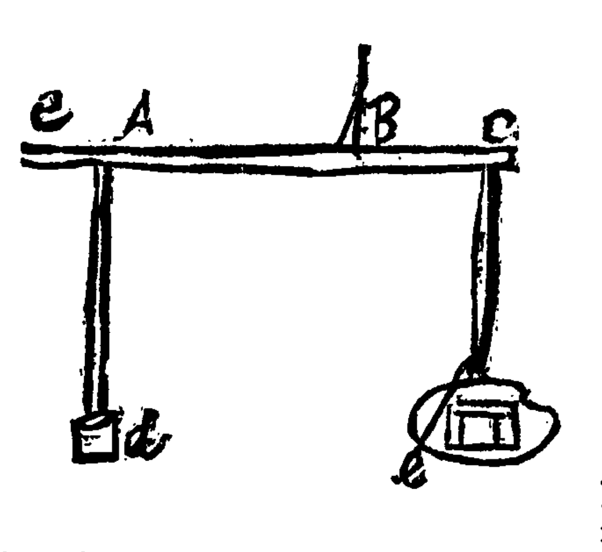
(一)論力之作用　經上，「力，刑之所以奮也。」這是說我們形體的奮興，因爲有力的原故。無力的人，決不會奮臂扼腕和人爭鬥。

(二)論重力　經說，「力，重之謂下與重奮也。」這句話逐字解釋不可通。但從大體看來似說因爲地心有引力，才有重量。經說下，「……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正。」這是明說地心有引力了。提挈一物於空中，假使地心沒有引力，無論何物，必爲空氣振動懸擺不已，故曰「不正」。經說下又說：「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刦，則下直。」這是說重心向下。

(三)論槓杆原理　經說下記載許多槓杆的化用和原理，現擇其旨意明瞭者之：「……衡加重於一旁，必棰。」這是說槓杆的平衡，必定兩旁重量相等，僅在一旁加重，則此一旁下垂，便不能維持平衡狀態了。

「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標得權也。」

這是說槓杆之臂，其長短和重量很有關係。茲繪圖說明如下：



如圖 AC 是「衡」，AB 是「標」，BC 是「本」。通常衡之權物，「重」與「權」平衡，必是「本短標長」。今于「重」之一端加重若干，又於「權」之一端加重若干，使其重量與「重」相等，那麼便不維持平衡了；因爲「本短標長」的原故。所以說「標得權也。」這種說法，和亞幾喋德 Srchimdes 所發見的槓杆原理相合；他也知道槓杆兩臂之長度，和平衡有關係，所以他發明一條定律說槓杆平衡時「本」與「標」長度之比等於「重」與「權」重量之反比。再看經說下說「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上者愈得。下

者愈亡……上者愈喪，下者愈得……」數語，可知別墨所發明的槓杆原理，竟與亞幾默德所稱「若合符節」了。

3，算術

(一)論建位　經下，『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住。』孫詒讓謂『住』係『位』之誤，甚是。此卽論古時算學之建位法。位以十進，『一』在個位就是一，二，三，四，五。之『一』所以說『少於二』；『一』在十位就是個十，十，百，千，萬，之『十』所以說『多於五』。

(二)論無窮小數(E)　經下『非半不斱則不動。』經說曰：『斱半，進取也。前則中無爲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斱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斱也。』胡註云：『這都是說中分一線，又中分剩下的一半，又中分一半的一半，……如此做去，終不會完。分到「中無爲半」的時候，還有一點存在，故說「前則中無

爲半，猶端也」若前後可取，則是點立中間，還可分析，故說「前後取則端中也。」莊子，天下篇云，『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列子，仲尼篇云：『物不盡，』均同此理。按此卽近世算學所稱，無窮小數（符號爲E）之原理『端』卽無窮小數也。

（三）論倍數　經上『倍爲二也。』說云：『倍二尺與尺，但去一。』這是說名爲二倍，實則相差止有一倍也。如下圖，AB 長一尺。

A
....
A　　　　　　:　　　　　　D
....

AB 長二尺，爲 AB 的二倍。其實相差止有一倍。

4，光學

（一）論光之陰影

1，經上『景不徙，說在改爲。』說云：『光至景亡。若在，萬古息。』這是說所以成景，因光之末「至。」景並不是另外一樣東西，光一『至』，影子就沒有了；後成的影子，又是此不透明體和別處光線另生的關係，與前消滅之景，絕不相關，并非前影遷徙而來。就此可知別墨對於光學上陰影之理，非常清楚。

2，經說下『景，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這便是說影之成因了，影之兩邊皆言光綫通過，獨成影的一部，沒有光線通過。這一部爲兩邊的光線所『夾』便覺其爲陰影了，故經說如此云云。如圖F處所發光線爲G所蔽，EB，CD兩光線仍是通過不已，所以夾成陰影 abcl，

3，經說下『景，光之人煦常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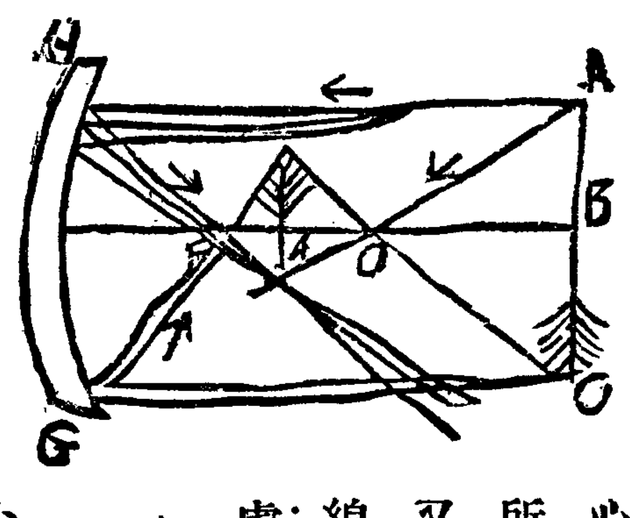
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這也是論的陰影。陳澧註，『此解窪鏡照人影倒故也，不確。這是說光是直線進行，遇不透明之物，便爲所阻，光綫從人底下上射，人的足遮蔽了這下邊的光線，所以人的影子在上面，光線從人上面下射，人的頭遮蔽上頭的光，所以人的影子在下面。

4，經說下『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亦同上述之理。

（二）論光之反射

1，論球面凹鏡之反射 a 經上，『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此與近世光學所論球面凹鏡反射物體之一種

現象相合。證之如下：依光學定律，物體在球面凹鏡焦點以外，則成顛倒之像，在球心以外，則反射之象比實體小。如圖，HG 是球面凹鏡，F 是焦點。O 是球



心，AC 是在球心與焦點以外的物體。其上端 A 所發和鏡軸平行的光綫，必反射而經過焦點 F；又其所發經過球心之線，反射以後，必定仍在此線上，所以此二線之交點 A，卽爲實體 A 所在之處；依此復可求得 C 像所在之處C。AC 卽就是 AB 之倒像，且比實物小。

據上所述現象，與經上所稱「景到，多而若少」的現象正相同。就此可知別墨所稱之「鑑」卽球面凹鏡，亦未可知。但尙未能決定，因爲「其然同，其所以然不必同」的

原故。但是就『說在寡區』一語觀之，便可決定了。『寡區』卽鏡面中窪之謂。他說因爲鏡面中窪，故生以上之像，那麼所稱「鑑」非球面窪鏡而何呢？（孫注亦謂係窪鏡之象。）

b, 經上『鑑位，景一小而易，一大而出，說在中之外內』「鑑位」孫說是「臨鑑而立」之誤。「易」者易其位置，就是顚倒的意思。「缶」卽「正」字，「中」卽焦點（余初以爲球心，實驗以後，與所論現象不合，「中」實焦點也。別墨未辯球心與焦點之不同，故爾牽混。）據現今光學定律，物在體球面凹鏡球心以外，像比實物小，在球心以內，則像比實物大；「又在焦點以外則成顚倒之像，在焦點以內則成正立之像」，可知像之倒正實由於「中之外內」，而經上所稱爲不謬。但像之大小，不一定由於「中之外內」。則墨所驗『小而易』之像，旣在焦點之外，而又適在球心以外，故未發見球心之外內與物像大小之

眞正關係，而將焦點與球心混而爲一。古時科學儀器毫不完備，此不足則爲別墨之過。

e. 經說下『鑒中之內，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這一段論球面凹鏡反射物像大小，倒正之定律。其律疏寫如下：

甲．在焦點內的物體 { a. 距焦點愈近則像愈大． b. 距焦點愈遠則像愈小． } 正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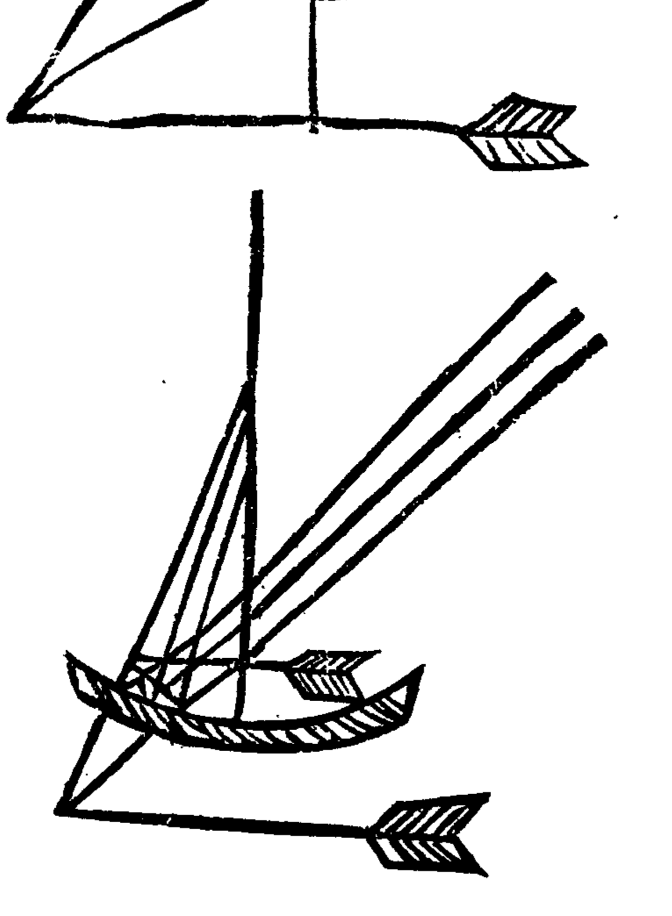
乙．在焦點外的物體 { c. 距焦點愈近則像愈大． d. 距焦點愈遠則像愈小． } 倒像

觀下列四圖的像之大小正倒，可以證上律之不謬。

甲、物體在焦點以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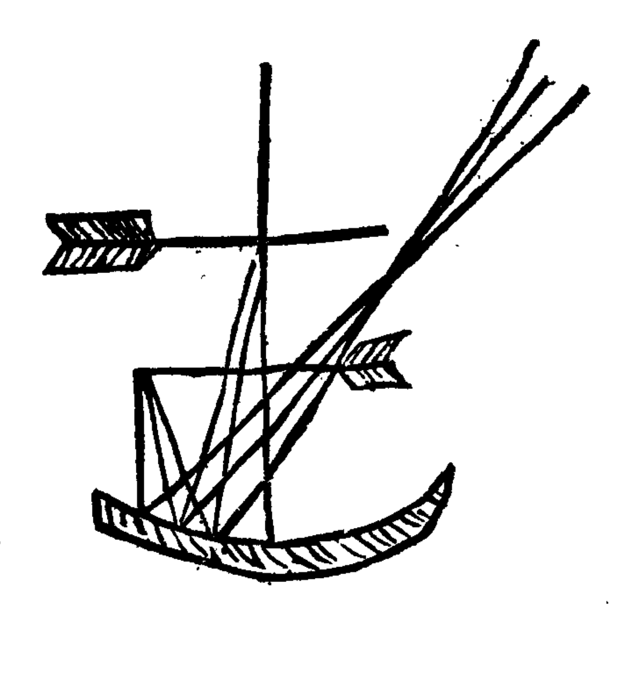
a, 物體近於焦點

b, 物體遠於焦點



乙、物體在焦點以外者

c, 物體近於焦點



d, 物體遠於焦點

2, 論平面鏡之反射　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缶之遠近」「缶」篆在正與「之」之篆文出相似，「缶」恐係「之」之誤，這是論平面鏡的反射作用：平

面鏡的反射物體，大小和我們所見的物體的大小相同，我們距實物愈遠，則反射之像愈小，反之則愈大，故曰「景之小大說在地缶之遠近。」

5，心理學

(一)論知覺 Perception 墨辯論知覺，含有三個分子，分述於左：

1，感官　經上，「知，材也。」說曰「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這是說我們能有知覺，因為先有能知的官能，此等官能，墨辯稱為「五路」——即五官。

2，感覺　經上，「知，接也。」說曰：「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這是說既有「知」之官能，必須有實在的事物，與之接觸，才生知覺。

3，心的作用　經上「恕，明也。」說曰「恕」恕也者以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這是說單有感覺，還不能知覺，必得內心加以認識作用，知覺始能成立，(據胡適之說。)此與近世心理學所稱的知覺公式(Sensatiiro+

Mcangm=Feroption) 相同。

(二)論記憶　墨辯論記憶之成立，因爲「久」的關係：經下，「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這是說不由五官直接事物而可以想知之，因爲從前的影響，能持「久」而可以隨以憶起的原故，按「久」卽今心理學所論的「握住」

(三)論身心關係　經上，「生，刑與知處也，」「形」同形，是形體，Body「知」便是意識 Conciousness，形體和意識併合作用，始有生命，徒有形體而無意識，則不知所以爲生，無形體便無意識，更無生命之可言了，我們睡眠的時候，往往沒有意識；所以經上又說：「臥，知無知也。」

(四)釋夢　睡眠的時候，已無意識，以爲實然之事，其實不然，總不過南柯一夢而已，所以經上釋夢曰，「夢，臥而以爲然也。」

(五)結論

我已經把墨子和別墨的科學和科學方法，大略說了一點了，舉一漏萬，固所難免，但是僅就所說的看起來，我國在數千年前科學的發明，竟有如此的成績，已經值得歎賞不置了！所可惜者：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墨子的科學竟無人研究，以致不能逐漸進步，眞是憾事！假使當時有人繼續研究下來，那麼直到現在，中國科學的發達，不知道到了什麼了！世界文明的程度，也不知超越現在多少了！何致於像現在一樣，世界科學發達史上，竟沒中國科學的位置呢？所以從一方面看來，中國科學之發明，如是之早，可算是國家之榮光；從另一方面看來，中國科學發明，雖如是之早，但是阻滯而沒有進步，我們眞覺得慚愧無地了！雖然，「成事不說」我們惟有勉力於將來，以後我們致力於科學方面，一方面盡人類一份子的貢獻的義務，一方面庶幾也可以對得起中國遠古之科學大家了！

離騷文例

胡光煒(小石)

(一)言「兮」例：語所稽也，用以助氣。

帝高陽之苗裔兮。

攝提貞於孟陬兮。

例多不備舉。

(二)言「之」例：

(甲)言之間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

恐年歲之不吾與。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乙)猶諸也。

又重之以修能。

又申之以攬茝。

(丙)指事之詞。

命靈氛為余占之。。

懷椒糈而要之。。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三)言「以」例：

(甲)猶用也。

惟庚寅吾以降。

肇錫余以嘉名。

又重之以修能。

既替余以攘蕙兮，又申之以攬茝。

折若木以拂日兮。

(乙)與而同。

路幽昧以險隘。

忽奔走以先後兮。

擥木根以結茝兮。

矯菌桂以紉蕙兮。

聊消搖以相羊。

路修遠以多艱兮，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四）言「而」例：

（甲）在白中，常例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

既遵道而得路。

反信讒而齌怒。

忍而不能舍也。

後悔遁而有他。

（乙）略而例。

僕夫悲余馬懷兮。

（五）言「其」例：

(甲)用之未來，擬議之詞也。如乾文言：「其唯聖人乎？」

老冉冉其將至兮。

謂幽蘭其不可佩。

謂申椒其不芳。

曰兩美其必合兮。

(乙)猶之也。(言之問。)

苟余情其信姱以鍊要兮。

苟余情其信芳。

屯余車其千乘兮。

固亂流其鮮終兮。

(丙)語詞，用以足句。

豈其有他故兮。

(丁)狀事之詞，猶然也。

飄風屯其相離兮，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幷迎。

(戊)猶而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其一作以，以猶而也。)

(己)轉詞，猶然也。

雖九死其猶未悔。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六)言「也」例：決詞也，凡用必疊雙。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推靈脩之

故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蕭艾也。宜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七)言「於」例：

攝提貞於孟陬兮。

皇覽揆余於初度兮。

(八)言「與」例：

扈江離與辟芷兮。

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九)言「曰」例：

(甲)句端。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女嬃)

曰：兩美其必合兮。

曰：勉遠遊而無狐疑兮。(靈氛)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

(乙)句中。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丙)句末。

亂曰。

(丁)湝曰例。

論語陽貨篇：『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

語汝。」』又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參照古書疑義舉例二六——二七頁）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夫何煢獨而不余聽。」（以上女嬃之詞）「依前聖以節中兮，……因前修以菹醢」（屈原答）

（十）言「哉」例用爲歎詞。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

（十一）言「雖」例：

（甲）以雖起，不以然應。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言己所爲，雖不周於今人；然卻願依彭咸之遺則也。）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乙)以雖起，以而轉，惟皆在一句中。

雖信美而無禮兮。

(丙)消雖例。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言雖阽余身至於危死，然猶無悔也。)

(丁)猶惟也。

余雖修姱以鞿羈兮。(從讀書雜志說。)

(十二)言「羌」例：王逸曰「羌，楚人語詞也。」朱熹曰「羌，楚人發語端之詞，猶言卿何爲也。」(集註一)

(甲)發語詞。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乙)猶乃也。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十三)言「苟」例：

(甲)設詞。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苟。余情其信芳。

(乙)猶故也。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十四)言「曾」例：

曾。歔欷余鬱邑兮。

(十五)言「夫」例：

(甲)發語詞。
夫。何煢獨而不余聽？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乙)指事之詞。
又何必用夫行媒？
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十六)言「謂」例：
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十七)言「惟」例　或作維，凡經典用惟，用唯，用維，古文但作。
(甲)發語詞。

惟庚寅吾以降。

惟黨人之媮樂兮。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乙)猶獨也。

惟昭質其猶未虧。

惟此黨人其獨異。

豈惟紉乎蕙茝?

豈惟是其有女?

(丙)以雖代之。(例見前。)

(十八)言「乎」例: 同兮同於用以足句,而避兮之複。

(甲)同兮。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歷吉日乎吾將行。

爾何懷乎故宇？

(乙)同於。

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方。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周流乎天余乃下。

苟得列乎衆芳。

(十九)言「焉」例:

(甲)猶於是也。

馳椒丘且焉止息。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乙)問詞。

余焉能與此終古?

(二十)言「將」例:

汩余若將弗及兮。

延佇兮吾將反。

退將脩吾初服。

將往觀乎四方。

巫咸將夕降兮。

歷吉日兮吾將行。

吾將遠逝以自流。

(廿一)言「固」例：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廿二)言「謇」例：

謇朝誶而夕替。

(廿三)言「聊」例：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

聊抑志而弭節兮，邈高馳之邈邈。

(廿四)言「既又」例：

(甲)以既又聞闔爲對文者。詩云：「終風且暴，」猶言既風又暴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

(乙)以既又開闔而不爲對文者。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士又不悟。

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丙）潛又。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言後又悔遁而有他也。）

（丁）潛既。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椒專佞以慢慆兮，椒又欲充夫佩幃。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戊）既在下例。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廿五）言「進退」例：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廿六）言「朝夕」例：

（甲）言朝夕：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乙）言朝夕。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

（廿七）言「前後」例：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廿八）言「初後」例：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又悔遁而有他。

以上言既又進退，朝夕，前後，初後，率相對為文。

（廿九）問詞例：　不用邪，乎，哉，等字收散，故凡有問詞率置句首。

（甲）問詞前置為常例。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改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乎蕙茝？

何。桀紂之猖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何。天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雖體變吾猶未悔兮，豈余心之可懲？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

衆不可戶說兮，孰。知察余之中情？

世幷舉而好明兮夫何。煢獨而不余聽？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

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余焉。能與此終古？（又見前十九條）

詧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何。離心之可從兮？吾將遠逝以自流。

（乙）加又，示有所承。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以上二例又見前二十二條）

（丙）間詞在句中，為變例。其上皆加亦，示有所承。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長顑頷亦何傷？

（三十）德詞前置例。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汩吾若將不及兮。

忳鬱邑余侘傺兮。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紛獨有此姱節。

耿吾既得此中正。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

溘吾游此春宮兮。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

(卅一)實詞前置例。式同上，率以德詞繼其下。

佩繽紛其緐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老冄冉其將至兮。

日忽忽其將莫。

路。曼曼其修遠兮。

飄。風屯其相離兮。

時。曖曖其將罷兮。

皇。剡剡其揚靈兮。

芳。菲菲其難虧兮。

（卅二）業詞前置例：

來。吾道夫先路。